
中國古典孤本小說寶庫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孤本小說寶庫



中國古典孫本小說寶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古典孤本小说宝库

主编：孙再民



第三十六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海上繁华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海上繁华梦

民国·孙家振　著

第一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

沧海桑田几变更，繁华海上播新声。
烟花十里消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
车水马龙游子兴，金樽檀板美人情。
闲来编作新书看，绮梦迷离细品评。

从来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可知"酒"、"色"二字，虽是误人，实是人自己误的。然而繁华之地，偶一不慎，最易失足。即以上海一隅而论，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在司空见惯的，尚能心猿紧缚，意马牢拴，视之如过眼烟云，漠然不动；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则荡产倾家，大之则伤身害命。何况人烟既盛，良莠不齐，诈伪丛生，是非百出。所以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警梦痴仙生长沪滨，浪游已倦，每一感及，怒焉伤



之。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是故此书之作，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菩心也亦无不可。正是：

春花秋月何时了，千古繁华梦一场。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姓谢，名景石，字幼安。原籍安徽休宁人氏，因避红巾之乱，徒居姑苏。父名谢阴恩，也是个博学儒生。母金氏，乃慈乡金念萱之女。当幼安临蓐的时候，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因以“景石”二字命名，幼安为号，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乃至长成，出落得一表人才，堂堂非俗；而且资质甚是聪颖，读书一目数行。因此才名藉甚，远近皆知。十六岁上案元人泮。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一双两好，夫唱妇随，甚是相得。

孰料不多几年，父母忽相继逝世。幼安哀毁逾恒，忽忽不乐。幸家道颇可温饱，遂绝意进取，做一个林下散人。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名胜之区，足迹几遍。著有《小东山馆纪游吟稿》，自号小东山主，诗笔清新，艺林传诵。膝下二子：长名麒儿，年七岁，已就傅读书；次麟儿，年才五岁。幼安在家，闲暇无事，不是以诗酒自娱，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

一日，值元宵佳节。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在花香月满楼与丈夫庆赏元宵。夫妻父子，共是四人，团圆一桌，

说说笑笑，颇极天伦之乐。两个小孩子，也甚乖觉，你也一杯、我也一盏的敬与父亲。饮至月过花西，幼安酒落欢肠，不觉多用了几杯，玉山颓倒。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扶了丈夫，一步步同进房来，伏伺着宽了鞋袜、外衣，上床安置。

那幼安是酒醉的人，一经卧倒，早入黑甜。朦胧之间，似有一人手拉手儿，飞也似的出门而去。回头一看，不是别人，乃自幼同窗、谊结金兰的好友：此人姓杜，名继勋，号少牧，文才出众，人品轩昂，平日之间，最是莫逆。幼安梦中因开言道："我认是谁，原来牧弟。往那里去?"少牧道："不必多言，去便自知。"幼安心下好生纳闷，因是至支，不便拒绝，顺着脚儿，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后到一处，人烟稠密，灯火辉煌，往来之人，衣服丽都，舆马显赫。正在看时，忽然少牧将手一撇，不知所往。

幼安大惊，定睛细视，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放心不下，飞步狂追。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暗暗昏昏的，又狭又险。走了一程，觉着吃力，站住了脚，欲待路人问个信儿。谁知这条道上，进来的人甚多，出去的人偏是甚少，要想再走进去，又怕迷了路儿，心下十分焦闷。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沁人心窍。抬头一看，见道旁有株桂树，那香乃从树上飘来。默念时值新正，丹桂那得

有花？幸树身不甚高大，折取一枝。凝神细看，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幽越宜人，甚是可爱，不忍轻弃，纳入怀中。举步欲行，猛听得人语喧哗，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数。也有大呼小叫的，也有无精打采的，也有忿忿不平的，也有连连叹息的，也有半颠不颠的，也有撒娇撒泼的，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也有衣衫褴褛似甚落魄的。末后一人，却是少牧，被那班人围住，着他进又不得，退又不能，万分窘急。幼安吃这一惊，却也不小。欲待迎上去救他，不知为了何事，且又孤掌难鸣，不敢造次，只得高声大叫，只望他自己出来。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毫不理睬。幼安愈加着急。正当无可如何之际，猛见他睁着眼睛，把这班人瞧了一回，点点头儿，咬牙切齿的一伸手，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三尺多长，寒光闪闪，甚是怕人，向众人举手一挥；回转头来，又向自己当心直刺，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一道，照得幽径通明。那一班人，发一声喊，一哄散去。

把个幼安一惊而醒，只吓得冷汗涔涔，重衾湿透，却是一场奇梦。细听谯楼，正敲四鼓。桌上残灯，半明半灭。齐氏鼻息方浓。怀中花香袭人，犹似氤氲未散。细想方才梦中之事，不知主何朕兆，真令人难解难猜。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了一回，依旧朦胧睡熟。

及至醒时，将是辰牌时分。齐氏已起，在窗前对镜理妆。幼安咳嗽一声，舒了舒腰，抽身坐起。齐氏问道："昨宵酒醉，今日身体可好？为甚起得甚早？可要再睡片时？"幼安道："昨夜不过薄醉，今已平复，不用睡了。"口说着话，随即下床，穿上鞋袜，套上外衣。早见阿翠推门进来，叫了一声"少爷、少奶奶"，端上脸水，伏侍幼安先洗了脸，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此乃隔夜齐氏叮嘱，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幼安接着，呷了几口，放在桌上。一手拔了一个纸煤，唤："拿枝水烟袋来！"阿翠答应，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递与幼安。吸过几筒，放在一旁，问齐氏道："两个小儿起来没有？"齐氏道："谅应昨夜睡晚了些，今日尚未起身。"幼安点头道是。

其时齐氏妆已梳好，阿翠过来理了妆具，重新取上牙梳竹篦，与幼安梳辫。幼安又饮了口茶，将夜来梦境，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齐氏道："古语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约无甚吉凶。况丹桂飘香，乃是登科之兆，或主将来题名金榜，也未可知。"幼安笑道："功名二字，我已置诸度外，即使将来果应是梦，何足为荣！况目今时世，不重科甲出身，只须略有钱财，捐纳一官半职，便可身膺民社，手握铜符，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不是说他迂腐，便是说他寒酸。所以弄得时事日

非，世风愈下。反不如静守田园，享些清闲福味的好。你向来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齐氏道：“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未来的事，那里能猜得准他？何必挂怀，反多疑虑。”幼安道：“我倒不妨，但是杜家二叔，只怕这梦不应则已，应时凶多吉少。”齐氏尚未回言，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少爷起身不曾？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现在书房候着。”幼安回道：“我晓得了，请他少坐，即便下来。”谢义答应，自去回覆。

幼安整了整衣，移步下楼，来到书房。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见幼安出来，连忙立起，叫声：“安哥！惊动你了。”幼安笑道：“自己弟兄，何须客话？我因昨宵家宴，多饮了几杯酒，故此起得晚了。牧弟，你来得好早。”少牧道：“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邱闲游了一回，即便回去，睡得甚早。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寂寞，故此出来早些。”幼安道：“原来如此。少甫近来兴致可好？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少牧道：“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诗兴甚好。昨日想做几条诗谜，与各社友庆赏元宵，后因我强着他一同出去，故而未曾做得。”幼安道：“少甫这人果然风雅。”少牧道：“家兄果甚风雅，只是僻性些儿。前几天，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只恨从未到过，要与他同去一游。他偏执意不肯，反说上海繁华，我辈少年不去为

妙，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安哥，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幼安道：“少甫的话，却也不错，上海地面太觉繁华，少年的人血气未定，本来少去为是。”少牧笑道：“甚么！安哥，你也来了！我想人生世上，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上海虽说世界繁华，依我看来，只要拿定念头，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见识见识风景，便回来的，有甚紧要？就是李子靖大哥，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年纪也只三十多岁，何尝闹甚事来？安哥如肯做个伴儿，我一定要去走走。不知意下若何？”幼安道：“说起子靖，前日他有贺年信来，甚是挂念我等，深恨不能时常聚首。我已写有回信去了，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少牧道：“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将来聚晤不远，故此未曾寄得。”幼安道：“照你说来，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实对你说，我昨夜得了一梦，甚是不祥。劝你还是静住在家，不要出门的好。”遂将昨夜梦中之事，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放的人，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只因幼安说得十分郑重，故回言道：“古人有云：‘梦寐之事，不可不信，却也不可尽信。’安哥不肯陪我罢了，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只是寂寞些儿。”

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他说得到便做得到，不陪着去虽是无妨，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既是至交，何能放心得下？想到此处，不由不

反自己转口道："话虽如此，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你既一定要去，我又闲着在家，上海也不甚多远，何妨陪你走一遭儿。但是少则十天八天，多至半月一月，定要一同回来，方可使得。"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好不欢喜，连说："这个自然。我到上海，本来并无正事，决不多耽搁日子就是。"幼安道："既然如此，你想何日动身？"少牧道："今日是十六，我须回去收拾收拾，后天十八可好？"幼安道："这却随便。不知坐甚船只？"少牧道："若要快些，戴生昌的小火轮船最好。"幼安道："我们此去，原是游玩，并非急事，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可以沿途看看景致，岂不甚妙？"少牧道："安哥既然喜欢，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是了。"二人说说谈谈，时已将午。谢义端上中膳，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方才回去。不必细表。

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回至楼上，走到房中，麒儿、麟儿双双的过来，叫了一声"爹爹"。幼安问道："你母亲可在里面？"麒儿道："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幼安道："你去说爹爹唤他。"麒儿答应，才待要去，麟儿争着他要去唤，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幼安喝住道："不要胡闹！你二人同去就是。"麟儿听得，始欢欢喜喜的与麒儿一同去了。不多一刻，齐氏回房，麒儿、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幼安遂将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择定十八动身的话，说了一番，并言："去去即回。家中倘有要事，不妨写信到申。麟儿待先生开学，便当送去读书，不可使他

躲懒。麟儿须要寒暖当心。"细细的嘱付了一回。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上海又近，所以绝不阻挡，只说："昨天夜梦不祥，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须要谨慎些儿，早去早回，没甚事情最好。"幼安点头称是。

二人说罢，一个牵着麒儿，一个牵着麟儿，同下楼来。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交与谢义，叫他买些土仪，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又顺便购些火腿、酱菜等物，以为路菜。过了一宵，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一只衣箱，带些棉皮衣服，取下楼去，交与谢义。

两天易过。到了十八，幼安一早起身。梳洗已毕，吃了早膳，下楼来到书房，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收拾了两只网篮。诸事才完，听得有人叩门，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说船泊阊门外太子码头。幼安问少牧："行李可曾下船？"少牧道："均又定妥，但等起程。"幼安遂唤谢义挑了行李铺陈，同着船家先去。自己回至房中，别了齐氏。因他怀孕在身，已有六个多月了，故此叮嘱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话，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诸事小心。然后下楼，同着少牧出了大门。早由谢义唤有两乘轿子候着，轿役伏伺二人登轿，抬上肩头，如飞的向码头而去。

船家一见，急忙铺好跳板，搭上扶手，请二人下船。其时谢义早经到了，铺陈各物，俱已落舱，见主人登舟，上前交代明白。幼安对少牧道："不曾问你，可带个下人同去？"少牧道："苏地到申，路途不远，况且少甫在家，

不时有事差遣，所以并未带得。”幼安道：“谢义可要随去？”少牧道：“也可不必了罢。谢义并未到过上海，闻听人说，租界地面禁令极多，譬如沿途不准便溺，当街不准晒衣，午后不准倾倒垃圾，夜深不准酗酒高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可以事事随便。倘然不知底细，犯出些儿事来，反于主人不便。你道是也不是？”幼安点头道：“这却不错，亏你想得甚是周到。”因唤谢义言道：“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你也可以回家去了。我们此回不带下人，待等回来之日，有信来苏，你到码头迎接就是。”谢义诺诺连声，辞了主人，又回身辞了少牧，上岸同着轿夫自去。这里船家问明并无别客，随即拔了跳板，解了缆绳，立刻开船了。

一路上，波平浪静，日暖风和。谢、杜二人，有时说些闲话，有时看些野景，甚是有兴。到了饭时，船家端上菜来，乃是两尾鲫鱼，一碗肥肉，一碟子火腿，一碟子羊糕。少牧在网篮内取出两只小酒杯儿，一瓶天津带来的白玫瑰酒，先斟了一杯，递与幼安，又自己斟了一杯。幼安略略喝了几口，因是高粱，不敢多喝，唤船家取上饭来。少牧喝了两杯，也用饭了。船家候二人吃毕，撤过残肴，打上脸水洗脸，又泡了一壶茶来。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少牧吸了半枝吕宋烟。此时正是顺风，船家扯起篷来，但听得水声潺潺，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

行有八十余里，天渐黑了，船也停了。幼安取出一只

洋蜡烛台，点上一枝洋烛，照得满船澈亮。船家端整夜膳，与日间大略相同，不过两只碟子换了一碟松花皮蛋，一碟爆鱼。二人吃罢，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话儿，各自安睡。

破晓醒来，但听得耳畔呼呼风响，船家早已开行。及至申牌时分，离上海只有一九路了。幼安问少牧道："我们上岸，还是借客栈的好，还是到集贤里住在子靖大哥那里？"少牧道："我想借客栈罢，省得搅扰人家不安。"幼安道："我本来想住在子靖大哥家的，既然你的意思喜欢借栈，我也不到李家去了。"少牧道："这便甚好。但不知借在北市还是南市？"幼安一想，少牧是个爱热闹的，就是借在南市，一定也要天天往北，倒不如北市便些，因道："还是北市住罢。"少牧因唤船家问道："你们的船往常到上海时，停在什么地方？"船家道："南市不拘何处码头。若是北市，或者观音阁码头，或者洋泾浜上岸便些。"少牧对幼安道："我们一准停在洋泾浜如何？"幼安道好。船家答应，自去料理。幼安本是惯于出门的人，一面答话，一面收拾行李一切，又替少牧也收拾好了，唤船家进去打好铺盖，只等上岸。

不多一时，船已进了浦江。但见帆樯林立，舟楫云屯，果然热闹异常，不比别处。又行有半刻多钟，这船正欲进洋泾浜，猛听得船上人发一声喊，船身忽然往前一磕，约有半箭多远，霎时幌幌荡荡，颠簸起来，几乎侧将

转去。船中诸物，叮当震响，幼安、少牧相顾失色。正是：

放眼乍来风月地，惊心已入是非门。

毕竟不知这船为何倾侧，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集贤里故友相逢

话说幼安、少牧船到浦江，正要摇进洋泾浜时，忽然船身往前一磕，船中诸物震动。究竟为了何故？原来这无锡快船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其时天色将暮，潮水落枯，不得不由浦心而行。正欲转湾进浜，不提防有一只小火轮船，由南而北飞也似的斜刺里驶来。还算船家眼明手快，急急避开，已只远得二三尺地面。轮激水涌，势不可当，船身遂颠簸起来。直至过去远了，方才平复。船家吓得浑身是汗，说声："好险！"定一定神，等那水势涌过，把竹篙点上两篙，方才平平稳稳的撑进浜去。幼安惊魂稍定，对少牧道："我们才到上海，如何就有这平地风波？好不可怕！"少牧道："这是船家偶不小心之故，以致吃这一惊。"幼安抬头向舱门一望，道："如今船已进了浜了，想来就要停歇。你我皆是初次到此，不知客栈在于何处，还须先自上岸一问。"船家闻言，在后舱内接口答道："这里洋泾浜，就是长发客栈，不但上岸便当，并且房屋高

爽，应酬周到，饭食精洁，故此来往客商欢喜住的甚多。不知二位爷们可要同去看看?”幼安道:“既是如此，把船泊在那边便了。”船家答应，吩咐伙伴拣个隙地泊好了船。恰好岸旁有条马鞍水桥，又大又平，果然上岸狠便，不必再铺跳板。

幼安遂与少牧登岸，由船家领着，同到栈中。只见好所高大房廊，门阑上悬着“长发栈”三个字横匾，两旁墙上，又有“仕宦行台”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规模阔绰，气象轩昂。三个人一直进去，寻见帐房，说明来意，便有茶房领着，去拣选房间。幼安看了楼上第一进第二间官房，设着现成的两个榻儿，便命船家将行李挑上岸来，一件件检点清楚，交与茶房代为安放。少牧取锁匙开箱，取了四块洋钱船钱、五角小洋钱酒钱，给与船家。那船家也不争论，谢了一声，下船自去。姑且不表。

这里幼安唤茶房将床帐被褥铺设好了，茶房送上一个房门钥匙，交代:“若然出去，须要下锁，将匙交与帐房。因栈中来往人多，防有失窃一切。”幼安接过，藏在身旁。此时天已黑了，楼上楼下点起自来火灯，照耀得满室通明，如同白昼。少顷，茶房摆上夜膳，共是四盆一汤，也甚精致。二人食毕，洗过了脸，喝了杯茶。因昨夜睡在船上，不甚舒服，起岸时又劳顿了些，觉得精神疲倦，即便闭上房门，各自安睡。

及至醒时，隐隐听得大自鸣钟已敲九点。幼安先自起

身，唤茶房打水擦脸。少牧也起来了，一同吃了早点。令唤一个剃发匠来，梳了发辫。幼安道："今日天气甚晴，你我先到李大哥那边走走可好?"少牧道："李大哥的信上，他说住在英大马路集贤里内，不知有多少路?"幼安道："可叫茶房唤两部东洋车子，他们自然认识。"少牧道："说得不错。"遂将带来的土仪，各自拣了四包，央茶房挑了，说明住址，唤定车辆。幼安锁上房门，把钥匙交给帐房，与少牧登车而去，茶房挑着礼物在后跟随。

此时天气尚早，洋场上还未上市，一路做买做卖的人也不十分拥挤。幼安暗暗想道："昨日我们上岸，天已黑了，街上却甚热闹，今日天未过午，怎么反是这般样儿?看来上海地方真是全靠夜市。"正想之间，车已到了。二人下车，给过了钱，茶房领着，一步步同进弄去。因不知是第几号门牌，所以逢人便问。那晓得洋场上的居民，虽是近邻，却也不通闻问的多，一连问了几家，皆说不知。后见一家门上贴着"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的朱红门联，认得是李子靖写的，谅必住在这里无疑。少牧便举手叩门，里边答应一声，走出一个人来。两下一看，多不认识。幼安知是错了，只得向那人言道："借问一声，这里府上可是姓李?"那人操着湖南口音回道："我们家爷姓平，不是姓李。"少牧道："请问有位姓李名子靖的，可晓得住在那里?"那人道："可是杭州人，官名一个卫字么?"幼安道："正是。"那人道："你们还要往里走几步哩。留

心看他门上，贴有‘武林李寓’四字的便是。”幼安道：“如此，倒惊动了。”那人回声：“好说。”关上了门，回身进去。

二人依着那人之言，一路往里而行。少牧对幼安道：“方才那一家姓平的，不知可是李大哥信上不时提起的平戟三么？说他是个武科出身，却又文才出众，与李大哥甚是莫逆。”幼安道：“这话却论不定。我看他那付门联，明是大哥亲笔写的，必定彼此有些交情。况且方才答话的人，又是湖南口音，看来竟有九分不错，且到那里一问便知。”

二人口说着话，只管前行。茶房道：“爷们慢走！只恐这里是了。”幼安一看，果见门上有“武林李寓”四个大字的珊瑚笺贴条，因与少牧站住了脚。正要叩门，听得“呀”的一声，里边有人出来，正是跟子靖的小厮李贵。一见二人，急忙打了个千，尊声：“谢大少爷、杜二少爷，几时到的？请里面去。”二人尚未回言，子靖听见有人说话，迎出外来。彼此是久别渴想的人，见面之下，好生欢喜。子靖忙让幼安在前，少牧居后，三人同至客堂坐下。李贵献上茶来。子靖先问二人：“可是才到？如何不见行李铺陈？”幼安答：“是昨晚到的。因想徘徊几天，惊扰府上不安，故此住在三洋泾桥长发栈中。”子靖道：“自己弟兄，说甚‘惊扰’二字？就是多住几天，我这里也是极便。停刻我差李贵把行李搬来，岂不甚好？”二人同声的

道："大哥有意，请俟缓日，这回可不必了。"子靖尚欲有言，动安将别话岔了开去，少牧又说了些少甫在苏未来，托词致候的话。子靖也问了一番两家眷口安好。李贵过来，向主人耳边低低的禀了数句话儿。子靖起身，告一个便，来到外厢，把送来的礼物收了，给了四角小洋钱力钱，吩咐茶房先自回栈去讫。

复至客堂，向二人道："承蒙厚赐，我都收了，随来的茶房已经着他先去。你二人就在这里便饭，畅叙一天，可不好么？"二人知道子靖脾气，他是个很直爽的，因道："搅扰不消说得，但是不必多备肴馔，反使我等不安。"子靖道："这才是个知己！本来有甚客气？"少牧问道："我等方才来时，误叩了一家姓平的门，不知此人可是大哥时常提起的平戟三兄？"子靖道："一些不错。此人很可交得，只是你二人没有会过面儿。好得近在咫尺，我立刻着李贵去请来叙叙何妨？"幼安道："如此甚好。"子靖遂唤李贵言道："你快到平公馆去，说有两位苏州来的客人在我家中，要会会他。如大人在公馆中得暇，请他便来。"李贵答称："晓得。"子靖又附耳道："你出去，先到聚丰园唤席菜来，再到言茂源，叫他送十斤京庄。快去快回，不要耽搁。"李贵诺诺连声而去。

不多一刻，听得门上钟铃声响，进来一人，年约三十余岁，品貌甚是轩昂。身穿天蓝缎子灰鼠长袍，天青缎子灰鼠马褂，头上戴一顶建绒镶边缎子顶的瓜皮帽儿，足登

三套云元缎京鞋。子靖见是戟三来了，急同幼安、少牧降阶出迎，偕至客堂，作了个揖。幼安等彼此问过名姓，因是初次见面，不免说些仰慕的话。少顷，酒席已到，子靖命摆在东书房中。安排已定，相率入席。四人略略谦孙一番，幼安坐了首位，少牧居二，戟三第三，子靖末座相陪。席间，幼安与少牧讲些苏州事情，戟三与子靖说些上海风景，甚是投机。

酒过数巡，子靖道：“我们闷酒无味，可要行个令儿顽顽?”戟三道：“甚是使得。请谢幼翁先起如何?”幼安想了一想，道：“今日人数太少，别的酒令未必能行，不知‘飞花’可好?”少牧道：“‘飞花’太觉便当，不如‘席面生风’，略似耐人寻味。”子靖道：“依我想来，就是‘席面生风’，那些‘鸡’、‘鱼’一切容易的字，也须除去，只说每人面前摆着的果品。未知列位如何?”幼安道：“大哥吩咐，遵命就是。”子靖遂斟了一杯令酒，双手递与幼安。幼安也不推辞，一饮而尽，看看自己身旁，摆着一盆橄榄，遂随口念一句古诗道：“细续公诗如橄榄。”挨着字儿一数，应是戟三与子靖饮酒，二人各自干了一杯。次及少牧，他身边乃是一碟瓜子，因道：“绿含瓜子瘦堪怜。”应幼安与子靖同饮，二人也俱干了一杯。少牧道：“如今是平戟翁了。”戟三见身旁是碟花生糖儿，摇摇头道：“这‘花生’二字，只怕古人诗上很少。”子靖道：“真是少见。”戟三沉吟了一回，道：“有了！我想着一句：

'云喷石花生剑壁'，不知此'花生'二字可能借用?"幼安点头道："借得很好。"少牧依着字儿一点，该子靖与戟三自己饮酒。戟三道："什么说？自己行令，自己喝酒！我只想了诗句，没将字数算算，不是我的心太觉粗了?"子靖笑道："俗语说得好：'自搬砖儿自打脚'。本来有的。快请一同干这一杯，我要来收令了。"戟三无语，一吸而干。子靖身边摆的是一碟福橘，遂念了一句："山中奴隶橘千头。"照字点去，应少牧一人饮酒。少牧道："人家一句诗儿是两杯酒，大哥只有一杯，却偏偏作成了我，倒也凑巧得狠。"子靖道："只算我心敬的罢。如今是应你的令了。"

少牧干过了酒，道："我也是'席上生风'，但不许用着酒馔，只许用每人身边席上的动用器皿，又要用身体上一个字，又要做一个手势儿，把这句诗描摹出来。说不出的罚酒，说出的就此过令，省得牵累别人。未知可好?"戟三道："这倒有趣。少翁请先做个样儿，我们瞧瞧，然后可以依令而行。"少牧点头称是，遂满满的斟了一大杯令酒，立起身来，将酒杯高高擎起，笑嘻嘻的念出一句诗来，道："我说的是'万事不如杯在手'。"念完，将酒一喝而尽。子靖看着，忽大笑道："牧弟几年不见，仍是一块天真。你们看方才好个样儿!"幼安微笑答道："他本来是孩子气惯的，今日故友相逢，又喝了几杯酒，自然要露出本相来了。"少牧也笑着道："我不与李大哥和你斗口，

你们请照这样儿，把令行下去罢。倘行不下，罚酒不饶！”子靖道：“是了，待我来接他下去。”口中说着，心里暗想：“有了器皿上的字儿，没有了身体上的；有了身体上的字儿，却又没了器皿上的。”一时性急，不觉面红耳热起来。除下瓜皮帽子，搔了搔头，灵机一动，把帽子吹了一吹，又将头发捋了一捋。众人见此光景，忍不住彼此大笑。子靖道：“且莫要笑，听我过令。我说的是‘羞将短发还吹帽’，不知可算得么？”少牧道：“大哥果然灵变，怎从这帽子上头竟想出这句诗来？只可惜帽子不是那席上的器皿，罚酒是不能免了。”子靖扑嗤一笑，道：“这是我糊涂了。若帽子算了器皿，衣裳鞋袜却算甚么东西？本来怎能免罚？如今我喝一杯，安弟接下去罢。”说完，自己斟了一杯热酒，一吸而干，不留涓滴。幼安道：“大哥为人到底豪爽，就是喝一杯酒，也是直捷痛快的。”少牧道：“闲话休题。安哥你说的是甚么诗？演的是甚么手势？快请讲罢。”幼安道：“诗虽有了一句，只是勉强些儿。”遂把手向酒壶一指，道：“我说的是‘指点银瓶唤酒尝’，不知这‘指’字、‘瓶字’字，令官可容借用？”少牧道：“这两个字到还借得，但不应露出个酒字来，也要罚了！”幼安略略呆了一呆，道：“果然你说过不许用酒馔上字面的，我也太粗心了！自然与李大哥一样，愿甘受罚。”随手取一只酒杯，给子靖斟一杯酒，一饮而尽。回头对戟三道：“如今是戟翁了，小心些儿，不要又被罚了酒去。”戟

三含笑点头，在桌上拿起一把酒壶，将壶盖揭开，看了一看，又把手向心上点了一点。子靖误会是吃不得酒了，因道："你莫怕喝不下酒，只要有自然的诗句，怕强罚了你不成？"戟三道："本来我并非怯酒，只因要回少翁的令，故才演这手式。"少牧闻言，微笑问道："不知戟翁说的可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一句么？"戟三点头称是。

子靖道："你二人一个会想，一个会猜，我却几乎缠不清楚。如今牧弟的令已经完了，戟翁也须设个法儿顽顽。"戟三道："依小弟愚见，每人敬三杯如何？"子靖道："敬三杯想是要开拳了。你是在武科中三考出身的人，拳法精通，我等岂是对手？"戟三道："休得取笑！我这酒令也用诗句，并不猜拳。譬如我说了一句古诗，若有别句诗可以驳得转来，是我输了，我喝三杯；驳不转来，轮是那一位，那一位喝三杯酒。这可公道不公道？"幼安道："这令却也新鲜得紧，我等遵命就是。"戟三忙取酒壶，满斟了三大杯酒，对幼安道："敢与幼翁先来。"遂随口念那王摩诘《渭城送别》诗的结句道："劝君更尽一杯酒。"幼安想了一想，见桌上现放着三杯酒儿，灵机一触，顺口答道："戟翁，弟真要驳了，如何是'一杯一杯复一杯'呢？"子靖、少牧击节道好，戟三更连称钦佩不置，举起杯来，一连干了三杯。重又斟好，对少牧道："少翁来罢。弟说的是'花底清歌春载酒'，不知作何驳法？"少牧沉吟半晌，想不出来，因道："是我输了，待我受罚。"举杯先

干了一杯。才饮第二杯时，忽跌足道："迟了，迟了！戟翁说的是花底寻春，有花有酒，我何不说如何是'无花无酒过清明'呢！"戟三抚掌道："这一句诗驳得，却与幼翁方才的工力悉敌，真是天然相反的妙句。那是我侥幸赢的，待我也陪一杯儿。"少牧要说不必，戟三已将剩下的一满杯酒，一口气喝个干净。重又筛了三杯，对子靖道："子翁，我说的是'花气袭人浓胜酒'，你请驳罢。"

子靖皱眉道："我认输了。牧弟在家的时候，是与少甫二人不常结结诗社，在这七言五言里很纯熟的，却一时间还想不出来，何况是我！也不去枉费心思了，待我干了这罚酒就是。"说完，果接连着干了三杯。又斟了好几杯热酒，道："戟翁的令今又完了，轮应我主人自己尽尽兴儿。但是我的脾气，凡是知己无一个不晓得，是爱爽利的。像方才这样喝酒，只怕喝到天黑，也不得个半醉。不如我来摆二十杯里通响向拳罢，才能够多饮几杯。未知众位如何？"三人同声道好。子靖因先喝了十杯，让三个人五吓对吓的打，完了又喝十杯。三个人仍你搳一拳，我搳一拳，如走马阵一般的周而复始。不多一刻，那二十杯俱已通了，共是子靖输了三拳。

其时天色将暮，子靖还要添酒，幼安起身辞道："天已晚了。我等既到上海，尚要徘徊几天，聚首的日子正多，今日要回寓了。"戟三道："弟与二兄虽是初交，却彼此像见过一般，应是有些夙契。今日果然时候晚了，吃过

了饭，想来一定便要回栈。明日弟想作个东道，请二兄一叙，不知可肯赏光？”子靖道：“什么时候？在公馆里还是在酒馆里？”戟三道：“寓中房屋窄小。酒馆里去，我又不请别的客人。不如到一品香吃些番菜，地方甚为清净，肴馔又精洁些。准定饭后四点钟时，我到长发栈亲自相请可好？”幼安、少牧闻言，同称“不敢”。子靖道：“戟兄为人，素来极重朋友，既是有意相邀，安弟等可不必过谦就是。我明日午后，也要到栈里来走一回儿，祇请在栈中稍候片时是了。”二人不好再辞，只得唯唯遵命。子靖遂吩咐李贵端上饭来，各人用毕。搬去残肴，烹上一道香茗，又谈了好些话儿。

幼安、少牧见戟三语言蕴藉，学养深沉，绝不似个武夫模样，心中愈发钦敬异常。戟三也因谢、杜二人，一个襟怀冲淡，举止端详；一个吐属风流，天真烂漫，暗暗的十分景仰。从此这三个人成了莫逆之交。将来少牧迷恋烟花，屡屡受人凌侮，仗着戟三解纷排难之处颇多。此是后话，我且慢题。

再说是日酒后，子靖见各人话得投机，心下十分畅快。又要差李贵到长发栈去挑取行李铺程，坚留二人住宿在家。争奈二人执意不允。直谈到上灯以后，始各起身告别。戟三也要回公馆去了。子靖见天气已晚，不便再留，送出大门，一揖而别。戟三行至自己公馆门首，尚要留二人入内稍坐。二人只因究是初会，未便造次，同声答道：

"本欲登堂，无如天太晚了，急欲回寓。且俟缓日专诚拜访。"戟三明知二人虽然一见如故，却不是脱略的人，早上与人遇见，到晚即谬托知己，肯贸贸然轻易入门的，故亦并不强留。惟自己也不进门，送着二人出了集贤里的弄口，又代唤了两辆东洋车儿，讲定车钱，请二人登车，直至望不见了，方才进去。

此时正是九点余钟，那条大英大马路上，比二人早上来的时节不同，但见电灯赛月，地火冲霄，往来的人车水马龙，比着日间更甚热闹。二人沿途观看一回。

那东洋车走得甚快，不消片刻，早已到了。给过车钱，幼安向帐房领了房门钥匙，与少牧上楼。但见从楼梯口起，满地皆是行李箱笼，堆得几乎路都不好走了。有两个茶房在那里帮着一件一件的搬到东首这间官房里去。二人暗想："不知到了甚么客人，行李来得这样的多?"正是：

结得苔岑原夙契，相逢萍水有前缘。

毕竟不知长发栈果然来了何人，与幼安、少牧可相识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奏新声七盏灯演剧

话说谢、杜二人，自李子靖公馆回栈，上得楼头，见房门口箱笼物件堆积甚多，不知是到了甚么客人。正在狐疑，早有茶房过来，把房门口的杂物一一搬去，让二人开锁进房，问："二位客人，用过夜饭没有？"幼安道："夜饭已吃不下了，你去泡一壶热茶来罢。"茶房答应自去。不多一时，将茶送到，放在桌上。少牧问他："第一号房内，今天到了那个客人？共有几位？"茶房道："听说姓荣，是广东人，从京里头出来的，共是一主一仆。大约是个官场中人，故而行李甚多。"幼安道："原来如此。你恐那边房内有事，且自去罢。我们也要睡了。"茶房应声："晓得。"回身带上房门，仍往第一号房中收拾去了。少牧因多喝了几杯酒，有些醉意，倒身榻上，竟自和衣睡熟。幼安恐他冒了风寒，与他盖好了被，下了帐子。自己因觉腹中饱到十分，不敢便睡，喝一杯茶，又略略的坐了片时，方才就枕。

一宵易过。早上起来，二人谈及昨日席上这平戟三，果然能武能文，非比等闲之辈，此次到了上海，结识得这一个朋友，也不枉出游一番。正在议论之间，只见门帘一揭，走进一个人来，头带瓜皮小帽，身穿蓝绉纱皮褂、元色绉纱棉马甲，足踏皮底抓地虎快靴，一手拿着一个皮护书，一手取着两张名片，走进房门，将片向二人一颺，站在一旁，说声："大人来拜！"幼安接片看时，乃是"荣归"两个大字，料系昨夜隔壁房中新到的这一个人。但是素昧平生，何以忽来投拜？要想回说挡驾，但见那人已经进房。头戴京骚拉虎帽儿，身穿酱色宁绸灰鼠皮袍、天青缎子干尖马褂，足登二蓝宁绸挖嵌京式棉鞋，不长不短身材，四十左右年纪，脸上戴一别玳瑁镶边的墨晶眼镜。进得房来，将眼镜除下，对着二人深深一揖。二人急忙还礼，让至上首坐定。早有茶房瞥见，献上茶来。幼安、少牧特问姓氏，方知昨夜到的果是此人。姓荣名归，别号锦衣，广东潮州府人，乃是探花出身，由京请假还乡修墓，道经上海，小作勾留。生平最爱交游，此次客途无伴，昨夜进栈后，见谢、杜二人回来，且甚翩翩儒雅，故来拜会，想结个客中游侣。当下问二人道："二公原籍苏州，离此不远，谅来亲友必多？"幼安道："虽有几人，因路途不熟，大半没有去过。"锦衣道："出门人道路生疏，最是不便。即如兄弟，也有好几位知己住在上海，奈皆不晓得是甚么地方，无从探访。今幸与二翁同住一栈，将来少不

得要诸事请教，只是惊搅不安。”幼安道：“弟等也是第一次到沪，还要锦翁指拨。”锦衣道：“原来二翁与弟一般，俱是初次，但不知有无贵干？可要耽阁几时？”幼安道：“并无正事，大约十天八天便要去的。”锦衣道：“二翁可知这栈里头，有多住几时的客人么？弟想与他结个伴儿。因要略住两三个月，然后动身，彼此有些招呼，岂不甚妙？”少牧道：“小弟进栈之时曾问茶房，据说第五号房内有两个扬州客人，一个姓郑，一个姓游，已住有十数天了，闻说尚要耽阁几时。但不知是何等样人，尚未会过。”锦衣道：“作客在外，朋友本是愈多愈好。那两位姓郑与姓游的，既在五号房中，又极邻近，未知二翁可肯同弟前去拜他一拜？”幼安沉吟未答，少牧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拜拜何妨？况将来若是相交得的，也可多一个萍水之交；若是意气不投，交不得的，尽可不通闻问。锦翁果去，弟愿奉陪。”锦衣大喜，又问：“谢幼翁可去？”幼安也道：“同去亦可。”

于是三个人款步走至五号房中。但听得房内一阵笑声道：“这一着你可错了！”又听一人跌足恨道：“果然，果然！”锦衣轻轻揭开门帘，同幼安等往内一望，原来是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年纪俱在二十上下。一个身材长些，穿一件竹根青摹本缎灰鼠袍，银灰外国缎马甲；一个身材略短，穿的是月白缎子洋灰鼠袍，天蓝缎一字襟草上霜马甲。皆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抬头见有人进房，急忙

放下棋子，趋步相迎。彼此作了个揖，分宾主坐下，家丁过来献过了茶。锦衣细问二人名姓、行踪，方知这身长的姓游，单名一个春字，别号冶之；略短些的姓郑，名学元，别号志和，皆是扬州人氏。志和曾游泮水；冶之虽也应过童试，一衿未青。二人乃中表至亲，年纪虽轻，一般的严椿早谢，只有寡母在堂。祖上俱以盐商起家，颇称小康。因冶之读书不成，意欲弃儒就贾，今到上海，携有重资，想与一个姓经的人合股做些大宗贸易。其母放心不下，故央志和同来。幼安在旁听得甚清，早知这两个人多是纨绔子弟，又见冶之的举止不甚大方，志和虽说已人黉宫，却也言语轻浮，绝不像个读书种子，心中十分不愿接谈，暗暗与少牧使个眼色，起身告辞。锦衣也因长随来说房中要开饭了，一同作别。二人送至房门口始回。

且不说锦衣那边。仍说幼安、少牧回至自己房中，恰好茶房也端上饭来，二人各自用过。幼安幼与少牧讲起方才所见的这三个人："锦衣虽是官场，却还无甚习气。冶之与志和两个，举止轻佻，此种人只宜少近。"少牧点头称是。忽听房外脚步声响，二人往外一瞧，乃是子靖与戟三来了，急忙移步出迎。幼安道："大哥与戟翁来得好早，这是候还不到两点钟呢！"子靖道："戟翁用了中饭，即到舍间。因恐你们在栈中等着寂寞，故此来得早些。"戟三道："幼翁与杜少翁谅也用过饭了，可一同到街上走走，或唤一部马车顽顽。"少牧道："今日不是礼拜，马车不必

坐了。我听得人说，棋盘街口有所同芳居广东茶馆，甚是清洁，不妨同去坐坐。”戟三连称：“使得。”

四个人遂一同下楼，出了长发栈。因到棋盘街只有一转湾路，甚是近便，不唤车子，信步而行。来至同芳居，上楼一看，竟无空座。退至对门怡珍居内，拣个座儿坐了，值堂人泡上两碗乌龙茶来，这茶果然色、香、味三者俱佳。四人闲谈一回。戟三唤堂倌做了两客广东蛋糕，两客水晶馒头，点了点饥。时已四点钟了，正月里天时尚短，不知不觉将次上灯。戟三会过茶资，同幼安等下楼，往一品香而去。

说那一品香番菜馆，乃四马路上最有名的，上上下下，共有三十余号客房。四人坐了楼上第三十二号房间，侍者送上菜单点菜。幼安点的是鲍鱼鸡丝汤、炸板鱼、冬菇鸭、法猪排，少牧点的是虾仁汤、禾花雀、火腿蛋、芥辣鸡饭，子靖点的是元蛤汤、腌鳜鱼、铁排鸡、香蕉夹饼，戟三自己点的是洋葱汁牛肉汤、腓利牛排、红煨山鸡、虾仁粉饺，另外更点了一道点心，是西米布丁。侍者又问用什么酒，子靖道：“喝酒的人不多，别的酒太觉利害，开一瓶香槟、一瓶皮酒够了。”侍者答应，自去料理，依着各人所点菜单，挨次做上菜来。

少牧问子靖道：“这四马路番菜馆共有几家？”子靖道：“现在共是海天春、吉祥春、四海春、江南村、万年春、锦谷春、金谷春、一家春，连这一品香九家。尚有杏

花楼并宝善街指南春、胡家宅中和园、荟香村，也有大餐，那是广东酒馆带做的。其余外国人吃的真番菜馆，英界是大马路宝德、西人名廿七号，泥城桥西堍金隆、五马路益田，法界是密采里。虽也有中国人去，却不甚多。”少牧道：“那宝德等的价目，可与一品香等一般么？”子靖道：“这却大不相同。中国番菜馆是每菜价洋一角，也有一角五分的、二三角的。外国番菜馆是每客洋一元，共有九肴，吃与不吃，各随各便。”幼安道：“闻得虹口尚有一家礼查，不知也是大菜馆不是？”戟三道：“那是一所西国客馆，如华人客栈一般，平时兼卖洋酒，并不是番菜馆儿。”幼安道：“原来如此。”

四个人你言我语，兴致甚浓。戟三、子靖又要幼安行令，幼安道：“今日这个地方，不比昨日在大哥公馆里头，甚是幽静，只可响几下拳，热闹些罢。”戟三道是。幼安遂每人搳了五拳，各有输赢。次及少牧，忽然不知何处去了。等了半刻钟时，不见进来。幼安心下甚是不解，子靖也诧异起来。移步出外，分头寻找。

幼安听得三十号房内，有妓女度曲之声，唱得甚是清脆。隐隐约约似乎少牧的声音也在里边，因住了脚，往里一瞧。奈门口遮着一道五尺多长、六七尺阔的东洋屏风，一些儿看不清楚，只得在外站着，侧耳细听。直至那妓女曲子唱完，合席的人喝一声彩，果然有少牧在内。始高声在外唤：“少牧弟可在里面？我们等得久了，搳拳去罢！”

少牧听是幼安口声，边忙抢步出来，道："正是我在此地。安哥到那里去?"幼安道："人家寻你揞拳，你如何跑在这里？那是些何等样人？与你怎的认识?"少牧道："我因一时内急，出外小便，回来时走过此间，乃栈里的荣锦衣与游冶之、郑志和三人在此，被他们一眼看见，强着进去。本来就要来了。"幼安道："原来是这几个人。"少牧道："安哥且略站一站，待我去回过他们，就到自己席上边来。"幼安道是。少牧回身入内，恰好锦衣与志和两个听少牧与人说话，迎将出来，一见幼安，也要强他里头去坐。幼安固却不从，锦衣一手拉住，那里肯放？只得一同进内。冶之起身相迎，定要送菜单过来点菜。幼安说现在三十二号里头已偏过了，冶之始不再相强。

幼安见在席三人，叫有六个出局，内中三个年纪俱约十八九岁，不特打扮得十分娇艳，那品貌也似花枝一般的出色非凡，与着冶之等你言我语，亲昵异常，那里更有心情，再合旁人答话。因略略坐了片时，与少牧暗地里使个眼风，同起告辞。冶之道："二位既然有席，这里坐着也不吃些酒菜，我也不强留了。停刻可到丹桂茶园看戏。我等席散之后，再来相请。"幼安、少牧连声"不敢"，出房而去。

回至三十二号，子靖已寻得不耐烦了，道："安弟，你们倒好，一个跑了开去，一个去寻，却两个多不来了，累我找了好一回儿，到底是在那里?"幼安把适才的事说

了一遍。子靖道："怪道连你都不见了，原来有此缘故。"戟三道："我们的菜，每人已只有一样，可要再添些儿?"子靖道："菜已吃不下了，牧弟来搳几下拳消消酒罢!"少牧道声："遵命"，从戟三起，每人搳了三杯抢三。少牧一到赢了三拳，子靖不服，又与他搳了五拳。菜也毕了，酒也完了，侍者送上咖啡茶来，各人吃过。

戟三取签字纸签过了字，正待要散，忽冶之等三人进来，强着众人同去看戏。戟三、子靖与他们尚是初面，那里肯去，推说有事，先自走了。谢、杜二人固辞不允，被冶之等你推我挽，一同下楼。出了一品香门口，冶之与志和有马车候着，登车先去。锦衣本是轿子来的，因见幼安与少牧两个俱是步行，分付轿夫将轿先抬至丹桂戏园，另外给了一角洋钱，令唤三部东洋车来，与幼安等一同登车而去。

到得园门，冶之马车甚快，先已来了。五个人挽手进内，早有案目动问："五位是看正桌，还是包厢?"冶之道："包厢可有全间的么?"案目道："全间的俱定去了，只有末包里头尚可坐得三四位人。"志和道："既然没有全间，不如就是正厅上罢，五个人恰好一桌。"案目道："正厅前三排桌子，也已坐满的了。爷们今日不曾早来定个座儿，只好对不住些，第四排上可好?"志和皱眉道："前边当真没有，就是第四排将就些些，只要是一张全桌子儿。"案目答应，领至里头，向座客千央万恳，央得一张桌儿，

让五人坐下，泡上茶来；另外装了四只玻璃盆子，盆中无非瓜子、蜜橘、橄榄等物。案目随手送上戏单，各人接来一看，见是小九龄的《定军山》，飞来凤、满天飞的《双跑马》，三盏灯、四盏灯《少华山》，汪笑侬、何家声《状元谱》，周凤林、邱凤翔《跪池三怕》，七盏灯《珍珠衫》，赛活猴《全本血溅鸳鸯楼》。

其时已是八点半钟，台上三盏灯、四盏灯正演《少华山》，那种悲欢离合情形，难为他年纪虽小，偏是描摹尽致。接下《状元谱》，演陈员外的汪笑侬，出身本是个直隶举人，佯狂玩世，隶入梨园，与前在宝善街留春园、后在六马路天福戏园的老生汪桂芬即汪大头，同出京伶陈长庚门下。虽喉音略低，而吐属名隽，举止大方，自与别的伶人不同。况演坟丁的小丑何家声，演陈大观的巾生小金红，演安人的老旦羊长喜，皆是第一等做工。台下边的看客，无一个不齐声喝彩。只有冶之与志和两个，因老生戏不甚爱看，举手对随来的马夫招招，取过一个千里镜来，向楼下四面瞧看。忽包厢里有人打着手式往下招呼，二人看见，与幼安等告了个便，飞步上楼。

幼安举目看这包厢里坐着的人，是个瘦矮身材，一张似笑不笑面孔，托腮短颈，两颧高耸，眼露油光。身旁叫着一个小清官人，年纪只好十一二岁，品貌不见甚好。那小清官人后面，站着一个跟局娘姨，年约二十左右，瓜子脸儿又白又嫩，身穿二蓝宁绸羔皮紧身，外罩元色绉纱洋

灰鼠马甲，下身系的什么裙裤，因在台子背后，看不清楚。与那人也斜着一双桃花眼睛，有说有笑，甚是亲热。少顷，见冶之等上楼，那人抬身而起，说了几句闲话，被冶之手牵手儿，同下楼来。那人入座，向众人一一问过名姓。众人回问他时，他道姓贾，名谦，别号逢辰，乃常州府无锡县人。幼安与他说话，又细细把他估量一番，看不定是何等样人，不甚去理会他。

冶之却与他颇甚投机，问厢房里头叫的出局与跟局的，叫甚名字。逢辰只是笑而不言。志和在旁焦躁起来，因发话道："人家问你两个名字，偏你卖甚关子，不肯告人。以后我们叫了出局，你休言三语四的问个不了！"逢辰道："志和，你不要发急！这两个人，难道你们当真不认得他？"冶之道："若是认得，也不问了。"逢辰道："这真正是贵人多忘了！可还记得荟芳里有个阿素？"冶之擦擦眼，仔细一看，道："是了，是了！那阿素是正月半前在花艳香家的。如何隔得不满十天，就想不起！但这清官人到底是谁？"逢辰道："你不听见艳香说么？阿素出去之后，自己买了一个讨人，取名花小兰，在尚仁里内。"志和道："这是方才媚香在一品说起的。他还叮嘱冶之，不要跟着阿素到那边去走动。"逢辰道："既在一品香叫局，艳香为甚不同来看戏？"冶之道："本来要想叫他来的，只为没有包得包厢，故此并没同来。"逢辰道："怪不道你们不坐包厢，原来没有预定。坐在正桌上叫局，很不舒服。

况且近来甚少，不如不叫为妙。”这一席话讲个不了。

台上的戏，《状元谱》已经演完，是周凤林、邱凤翔的《跪池三怕》了。幼安本来最喜昆曲，那周凤林、邱凤翔又是昆班中上等有名角色，先时到过苏州，看见过的。这夜凤林演的柳氏，凤翔演的陈季常，又是极拿手的戏文，处处能体会入微，神情逼肖，与京班各戏不同。幼安暗暗赞美不止。逢辰因坐已多时，楼上阿素与花小兰连连招手唤他上去，故此起身告辞。临行，又约冶之与志和两人散戏之后，在阿素那里会面。二人点点头儿，应声“晓得”，逢辰自去。冶之目不转睛的看着阿素，直至逢辰进去，觉得不便，始懒懒的回转脸来。

恰好戏台上是《珍珠衫》了，七盏灯扮王三巧，年纪又轻，品貌又好，衣服又艳，婷婷袅袅，好如风摆荷花一般。因是第一夜登台，才出戏房，楼上楼下看戏的人，齐齐的喝一声彩。锦衣一见也道：“果然好副容貌！但不知做工如何。”后来，见与小生一千元扮的陈大郎眉来眼去，那种撩云拨雨之态，真令人魂灵儿飞上九天。冶之击节赞道：“这样看来，从前梆子班中的想九霄、十三旦、水上飘，目今的五月仙，不及他了。”锦衣道：“梆子班中花旦，出名的本来最多。我在京里头的时候，除余玉琴供差内府以外，尚有灵芝草、紫才子、福才子等好几个人。看来一个人有一种擅长的绝技，譬如《新安驿》等花旦带武的戏，自然十三旦、灵芝草为最；《余塘关》、《演火棍》

等武旦带花的戏，自然是余玉琴；《春秋配》、《少华山》等花旦带唱的戏，自然是想九霄；那《关王庙》、《卖胭脂》等风情绮旎、班子里人说全看跷工的戏，京中自然算福才子。如今若使七盏灯进京，只怕也算得他了。"

冶之道："照锦翁这样说来，不知那五月仙的戏，可曾见过？与想九霄如何？"锦衣道："五月仙不曾到过京中，从未见过。但看那新闻纸每日告白上面登的戏目《南天门》、《烈女传》、《红梅阁》、《火焰驹》等，惨戏居多，大约是青衫子兼唱花旦，如水上飘一般。刻下闻在天仙茶园，缓几天也须去见识见识。"少牧道："我听得喜欢看戏的人说起，烟台有一唱得极好梆子调的天娥旦，京里可曾到过？"锦衣道："这人京里虽也没有来过，却在烟台见过数次，果然唱的好梆子调。他有一出《烧骨记》新戏，乃是自己排的，别人多演唱不来。将来此人倘到上海，必定名盛一时。"冶之道："锦翁说的是天娥旦么？日前有人讲起，天福茶园已专人前往烟台聘他去了，但不知几时到申。那天福里角色齐全，汪桂芬的老生，李春来、夏月润的武生，小奎官的武二花，马飞珠的小丑，皆是数一数二的名角。若是天娥旦果然来了，这生意一定还要格外起色。我打听他是几时上台，定要包一间厢，请众位同去瞧瞧。"嘴里头是这样的随口乱说，两只眼珠却一转一转的瞟着阿素。

那阿素看见这个光景，他本跟过艳香，与冶之是认识

的，已参有七八分看上他的意思。后见七盏灯演到王三巧酒醉后那段关节，他装做待看不看的样儿，将一方白丝巾掩在唇边，笑微微向冶之一连丢了几个眼风。冶之一见，笑逐颜开，几乎把魂多被他勾去。只恨坐在楼上，且有逢辰碍眼，不好上楼去与他说句话儿。谁知逢辰倒还像个不知不觉，反被志和把破绽看将出来，暗想："怪道媚香要叮嘱他。"因轻轻的在他腿上捏了一把。冶之会意，扭转头来，向志和笑了一笑，也不答话，仍是目不转睛的只向上瞧。座中幼安是精细人，这种行为一一多已看在眼里，把个冶之从此更是看不上他。

闲话少提。且说那七盏灯的《珍珠衫》演完，戏台上锣声大振，赛活猴的《鸳鸯楼》出场。他扮的乃是武松，手中这把真刀，足是三尺来长，一寸二三分阔，舞动时寒光闪烁，咄咄逼人。本来武伶中真实本领，算赛活猴是头等角色，与虚摆架式不同，因此看戏的人齐声喝彩不迭。即在这个时候，忽闻边厢里头发一声喊，万头攒动。幼安等疑是火警，个个惊慌。正是：

鱼龙曼衍方娱目，鹬蚌纷争忽起嫌。

毕竟不知边厢里头是否失火，为甚喧闹起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升平楼惊逢冶妓
天乐窝引起情魔

话说冶之等在丹桂看戏，正当赛活猴扮着武松，使动真刀，要杀张都监时，猛听得边厢里人声鼎沸。楼上楼下看戏的人，无不心下着惊，疑是火警，都想奔逃。幸亏有几个看清的天津人把手乱摇，大喊："没有什么事！请大家坐下瞧戏！"一面唤管门巡捕进来，拉了一个身穿短衣的人，往外如飞而去。众人始定了心，重新坐下。锦衣不解，问冶之："这是为甚缘故？"冶之也不知道，把手向马夫一招，先将携来的千里镜交给了他，然后问他："边厢里为甚事情吵闹？"马夫道："听说是一个看戏的乡下人失了东西，查是被隔座的一个青插手偷摸去的，故此滋闹。现在已被巡捕拉到捕房里惩办去了。"志和道："什么叫青插手？可是此人名字？"马夫笑道："青插手并非名字，乃是江湖上切口。剪绺的叫青插手，犹如偷鸡贼叫采毛桃，大早里窃物的叫踏早青，窃人家晒晾衣服的叫戳天表。"冶之道："偏是偷东摸西的人，有这许多混号！人家听了

诧异。”

志和又问马夫道：“这时候有几点钟了？戏馆可就要散么？”马夫道：“已是十一点二刻了，台上《鸳鸯楼》演完就要散场。少爷可要先走一步？我去点起灯来。”冶之道：“早走一步也好，免得挤个不了。”遂分付马夫先去料理车辆，一面与包厢里贾逢辰及阿素打个手式。二人会意，点点头儿，立起身来，也都走了。锦衣见冶之等俱要回去，唤轿班点好了灯，却仍不肯坐轿，原要与幼安、少牧同行。二人那里肯从？锦衣始告别登舆，先自回栈。冶之、志和候马夫关照车子来了，别过幼安、少牧，登车向尚仁里阿素那里找逢辰而去，直至二点多钟方回。按下不表。

且说少牧见众人已去，因腹中觉得有些饥了，不等戏完，同幼安出了戏园，到宝善街春申楼吃了一盆肉丝炒面、十卷虾仁春卷，雇车回栈。是夜天气甚寒，微微的降了一阵春雪。幼安本是不惯夜深的人，又多吃了些面食，路上更冒了些风，身子有些不甚自然起来，睡在床上，遍体焦热。因恐少牧知道着惊，故而并不与他提起，只管盖着被儿蒙头酣睡。到了次日起身，觉得口干舌燥，寒热未净，因复和衣而卧。少牧见了，上前动问，并要唤茶房来请个医生，开方调治。幼安因自己知道不过是偶尔感冒，力阻不必。

到了午牌时候，茶房端上中膳，幼安吃了小半碗饭，

胸口饱胀，吃不下了。少牧好生纳闷，要想私自请人延个名医，争奈人地生疏；上海的郎中，又都不知请了那一个好。可巧李子靖与平戟三两人到来，见幼安有些不爽，子靖因戟三无书不览，医理一道，本甚高明，就央他开方调治。戟三也不推辞，诊过了脉，看过舌苔，说是寒食阻滞，并无大病，遂写了一张药方，无非桑叶、紫苏、防风、桔梗、焦麯、查炭等散寒消食之品。少牧大喜，将方交给茶房，到三马路昼锦里冯存仁药店撮了一帖药来，照方检过，令茶房煎好，送与幼安服下。戟三叮嘱："服药之后，须要盖被取汗，睡一觉儿，明日一定就好。"自己与子靖告辞回家。少牧央他明日到来转方，戟三诺诺而去。

隔房荣锦衣因闻幼安有病，进房瞧探；冶之与志和两个也一同过来，说了许多保重的话，冶之问少牧道："今日幼翁既有贵恙，谅是决不出去的了。昨夜贾逢翁嘱我转邀荣锦翁与阁下三人，准六点钟在四马路聚丰园小酌，我已斗胆代允下了。少翁可肯同去，领领他的情儿？"少牧道："本来当得奉陪，无奈安哥有病，未便出门。烦冶翁转谢逢翁，只说心领是了。"冶之笑道："幼翁的尊恙，不过是感冒风寒，少翁出去之后，让他在房静养静养，必定好了。逢辰今晚这酒，原是三位的专席，幼翁既然不去，你如何也推却起来？难道不怕人家扫兴？"志和也道："少翁如放心不下，早些回来便是。"少牧仍是执意不允。锦

衣道："话虽如此，少翁不去，逢翁那里未免却情；若是去了，幼翁一人在寓，也甚不便。我的长随荣升，他本来闲着，可要唤过来作个伴儿，一则幼翁要茶要水可以使唤，二则少翁在外也可放心。不知意下如何？"少牧尚未回言，幼安听三个人你言我语，料着少牧拗不过去，因在床上答道："牧弟倘要出外，谅我无甚大病，尽可放怀。但望早些回来，免我记罣就是。"少牧尚要推辞，众人那里肯依。

冶之更催着就去，少牧道："逢翁约的是六点钟，此刻不过四点左右，就使要去，何必这样性急？"冶之道："其中也有一个缘故：逢辰在聚丰园原说是六点钟，却先约五点钟在四海升平楼茶馆会齐同去。此时已四点半了，锦翁是有轿子的，他可独去，我与志和现有马车，你何不一同前往？这部车坐身很宽，三个人还可坐得。"少牧沉吟半晌道："既然如此，待我换件衣服，二位先请分付马夫、轿夫端整车轿可好？"冶之道声"请便"，即唤茶房喊马夫上楼，叫他将车配好；又唤锦衣的轿班提好了轿。那少牧开箱换了一件淡雪妃花缎灰鼠袍子、竹灰花缎洋灰鼠马褂，穿着已毕，走至幼安床边。幼安勉强起来，附耳说了几句话儿，少牧唯唯答应，随同众人下楼。幼安说声"恕送"，仍旧倒身睡下。锦衣果唤荣升过来作伴。暂且按下慢言。

再说少牧与冶之、冶和出了栈房，上了马车。锦衣也

上轿而去。不消半刻多钟，马车先到。三人在升平楼门首下车，等着锦衣来时，挽手上楼。因工部局里的章程，所有车子、轿子，概不准在当街停歇，故嘱马夫、轿夫先自回去，晚间到聚丰园来接。这里四个人上得茶楼，要想拣个座儿，那知逢辰早已到了，靠在窗口一张大理石桌上，泡茶候着。一见众人，趋步上前，笑脸相迎，忙唤堂倌过来，动问各人用什么茶。锦衣分付泡碗雨前，冶之、志和俱是洋莲，少牧是红寿眉。堂倌依言自去整备，不多一刻，送到桌上。逢辰问："幼安如何不来？不肯赏个脸儿！"少牧道："他因偶冒风寒，今日未曾起床，所以不能奉陪，嘱我转言道谢。"逢辰道："原来幼翁有恙，我还没有知道，这是错怪他了。停刻你回寓之时，尚烦致意请安，说我明日须要亲到贵寓。"少牧连称"不敢"。逢辰回头问冶之道："姓谢的既然不来，你可与我再邀些别的客人？"冶之道："你若客少，稍停到聚丰园时，可写请客票，到兆富里去请经营之，包你一请便来。"逢辰道："这便很好。"

众人正在说话，忽见有两个妇人，一个年约二十以外，一张削骨脸儿，微微的有几点细麻，身上穿一件八分新蓝宁绸羔皮女袄，下系洋雪青绉纱绵裤，元色绉纱绣花裤带拖下有一尺来长，一双高底脚儿半帮花淡湖色绉纱鞋子，却走一步扭一扭的，装做真正小脚一般；一个年约四十以外，头颈里攒了一块白绒绒的围颈，身上是广蓝洋布

棉袄，元色绉纱棉马甲，青布裤子，元色布裙，是个佣妇模样。走了过去，又跑了回来，顷刻之间有三四次。少牧明知是个雉妓，上海叫做野鸡，虽然苏州也有，举止却是不同，故此细细的瞧了几眼。那雉妓误认是看上了他，暗使佣妇过来，笑嘻嘻的说道："大少爷，你瞧甚么？可到我们姑娘家里坐坐？"少牧在稠人广众之中，不提防有妇人与他兜搭，况且到了上海，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是破题儿第一遭，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当不曾听得，回转脸儿向窗外瞧。谁知这雉妓又认少牧是个嫩脚色儿，不能对着众人当场出彩，因搭讪着脸，扭扭捏捏的走至窗口阑干那边，将身一靠，恰与少牧打个照面，微微笑了一笑，顺着手儿走过来，要想拉他。冶之等看此光景，一个个多掩口而笑，弄得少牧无可奈何，不由不讨起厌来。

也是事有凑巧。其时茶楼上面，来了一个古古怪怪、拘拘执执的人。此人姓方，名叫学正，别号端人，乃直隶宛平县人氏，年纪五十余岁。曾入黉宫，未登乡荐，为人开口圣贤，闭口道学，乃少牧的父辈至交。近年处馆上海大南门内，训蒙度活。这日因到升平楼寻一个书局里的朋友，要买一部《经策统纂》，预备秋间下场，求取科名。上得楼来，东张西望，奇巧遇着少牧。正要走近去接谈，见这雉妓在那里勾引着他，心中大怒，且不与少牧讲话，双眼一横，厉声喝道："谁与你纠缠不清！好个不要脸的妇人！"那雉妓是不防着的，倒把他吓了一跳。正待还口，

旁边那个佣妇斜着一双老虫眼睛，把端人瞧了一下，开口说道："人家的事，干你甚么？要你这样费心！"端人一听此言，勃然大怒，虽已上了年纪，那无名火不知顿时冒有几多的高。少牧听得有人说话，仔细一看，见是端人，因系父执，连忙立起身来，口称："端叔请坐。"端人竟如没有听见，只是瞪着眼睛，要合两个妇人寻事。究是锦衣有些涵养，想这种人不犯着与他一般见识，向冶之、志和、逢辰等递个眼色，一齐过来相劝。那时靠楼梯一张桌上，另有一个廿余岁的大脚妇人，与着一个男子同坐吃茶。这男子似乎认得雉妓，走过来向肩上轻轻一拍，涎着脸儿说了几句解劝的话，竟被他劝下楼去。端人方与少牧坐下，问他："几时到的？现寓那里？"少牧一一回答过了，问端人："近在那里设帐，来此何事？"端人也细细告诉一遍。

逢辰要少牧转请端人同到聚丰园去，端人本已应允，谁知尚仁里花小兰家的阿素，因这日院中烧开帐路头没人吃酒，并且小兰是上天乐窝书场的，书场上这夜又是打唱日期，必须寻个客人点几出戏，故到升平楼来。见了逢辰等众人，因隔夜先曾说过，笑眯眯走到身边，一屁股坐在旁侧那张骨牌杌上，嬲着要逢辰摆酒，冶之点戏。原来冶之昨夜丹桂看戏之后，同逢辰到小兰家中，阿素见了，甚是亲热，说小兰是小先生，不妨大家照应照应。冶之本已有了阿素的意，立刻叫小兰唱了一个堂唱，开消了两块洋钱，算是攀过相好的了，说明以后叫局、吃酒、碰和一

切，与贾逢辰无须回避，故此今日要强拉他前去点戏。端人看此光景，又有些瞧不上眼，托言尚有别事，起身告辞。少牧久知他性情古怪，不敢强留。逢辰见少牧不留，又见此人有些不能亲近，也不十分相强，拱拱手儿由他自去。阿素与众人嬲了半天，先是冶之允了八点钟到天乐窝点戏，后来逢辰也拗他不过，说定点了戏便来吃酒，好在未邀别客，就把聚丰园一局，改着到尚仁里去。阿素始欢欢喜喜的先自走了。

众人又略略坐了一回，已是上灯时候。冶之因到天乐窝去尚还太早，邀志和等往华众会打几盘弹子，消磨这一会儿。志和也甚高兴。逢辰惠了茶钞，一同下楼。少牧因匆忙之际，不曾与楼梯口方才解劝的这人招呼一声，这人暗恨瞧他不起，冷笑一声，与着大脚妇了说了好一回话，直到八点多钟始去。

看书的须要记着，这一部《繁华梦》伏线甚多。那适才与少牧勾搭的雉妓，乃江北人，名唤王月仙。初时生意不甚大佳，后来姘了一个安庆流氓，住在荟香里内，改作住家野鸡，专做仙人跳的事儿。后书杜少甫泛舟寻弟，与乡人钱守愚一同到申，钱守愚误入圈套，大受诈累；又欲图诈邓子通未成。后话甚多。那与大脚妇人同桌吃茶、上来解劝的人，祖籍南京，姓计，名唤善谋，别号万全。为人诡计多端，专一拆梢滋事，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却每日里鲜衣华服，在四马路茶寮烟馆走来踱去，惹事寻非。

那个大脚妇人是他姘妇，也是雉妓出身，名王月卿，与月仙乃是姊妹，所以认识。他来相劝的时节，原望在少牧身上有些油水寻的，即使不然，那茶钞自必与他惠去。谁知睬也不睬，因此怀恨于心，日后屡屡生事。这虽多是后文，我先略略交代一番，也晓得这部书机神一片，并不是胡乱诌的。

如今应先说本回书中"天乐窝引起情魔"这节话儿。那冶之与志和等到华众会，打了三盘大弹，逢辰又合冶之打了一盘小弹。锦衣、少牧是不会的，并不动手。志和在身边摸出一只金表一看，不知不觉八点半钟，催着冶之快到天乐窝去，点过了戏，好去吃酒。冶之答应，五个人出了华众会，向东到天乐窝而来。门口有人高喊一声："上来五位！"楼上接应，便有堂倌过来，领到第二排台子上坐下，泡了五碗茶来。

其时书台上已经唱过开篇，王者香在那里唱《钓金龟》。接下是客人点的王宝钗《落花园》、《祭塔》，翁梅倩《目莲救母》、《乌龙院》，王秀兰《清官册》、《一捧雪》，洪漱芳《八阳》、《赏荷》，金宝仙《取城都》、《天水关》，周湘云梆子调的《大香山》、《春秋配》各戏，或是十出，或是八出，最少的乃是两出。冶之唤堂倌取过粉牌，写了十出京戏，叫催尚仁里花小兰来。逢辰道："十出不太多么?"冶之道："我们终算有些名气的人，若点三出两出，脸子上过不过去，说甚太多?"逢辰始不再言。

少顷，听得楼下高喊一声：“先生上来！”冶之只认是小兰到了，引颈望时，却不认得。但见那人年约十八九岁，不长不短身材，雪白一张瓜子脸儿，生得十分娇媚。上身穿一件外国五彩缎洋灰鼠袄，周身水钻边镶滚，行动时雪亮的耀人眼目；下身是淡湖色绉纱百折裥裤子，水钻边的裤脚，并不系裙，一双洋雪青缎子平金绣弓鞋，看来只有三寸左右，与那跟来的一个小大姐手牵手儿，走上台去。冶之目不转睛的几乎看出了神，志和、锦衣也各暗暗赞美。

少牧自到书场之后，见了这许多花枝般的人儿，不比升平楼遇见的是个雉妓，看不上眼，全不在心；此时只恨那些妓女，一个个叫不出他名字，分不出李艳张娇，见逢辰甚是熟悉，故向他细细动问。忽然看见又来了一个绝色的人，也是夙世里有些风流冤孽，情魔一动，这心就拿他不住起来，急问逢辰：“此人是谁？”逢辰答道：“这是上海有名的巫楚云，住在西荟芳里。品貌甚好，曲子又高，应酬更不必说，乃是头等。他家共是姊妹三人，楚云最小。长名峡云，次名岫云，多是色艺双全，却算楚云更是出众。少翁你看如何？”少牧道：“果然甚好。”冶之遂怂恿道：“少翁既然赏识，何不点几出戏？将来有甚应酬，就好叫他的局，岂不甚妙？”志和道：“停回到花小兰家吃酒，少翁就要叫局，何不试他一试？”逢辰听了二人之言，也便竭力撺掇着他。少牧被众人你言我语，没了主意，又

因心上爱着这人，遂唤堂倌过来，照着冶之一样写了十出戏文。那小大姐拿了银水烟袋，便来装烟。但听得楼下又喊了一声："先生来！"方是小兰到了。阿素同着他上了书台，也取烟袋下台装烟。

台上楚云因有堂唱来催，先唱了一支《牧羊卷》，果然响遏行云，听的人无不喝彩。又令后场换道笛子，唱了一支《佳期》。与大姐丢个眼风，大姐会意，收了烟袋，说声："各位大少爷，停刻请一同过来。"等候楚云下落书台，依旧手牵手下楼而去。少牧一眼看着，直至走得看不见了，方才回过脸来，觉得心上边如失了一件贵重东西一般，忐忐忑忑个不了。

小兰候梅倩等唱过点戏，他年纪虽小，倒是个大喉咙儿，唱了一支《黑风怕》、一支《打龙袍》，虽不十分入彀，也还亏着他不甚脱板。阿素见小兰戏已唱过，因家中台面端整久了，催逢辰等一同到家里头去。冶之本来也要去了，与少牧把点戏洋钱并书茶小帐一齐付讫，一窝蜂同着阿素下楼。阿素先去伏侍小兰上了轿子，回身与众人要行。忽然少牧想起幼安有病，独自一人在栈，不便过于夜深，要回去了。逢辰那里肯依，说："从来没有请客吃酒、空着肚子放他回去的事。虽约的是聚丰园，如今改了花酒，不过不恭敬些，断断不能不去。"冶之、志和也均苦苦相留。少牧一则却不过情，二则心上有了楚云，方才书台上面隔着较远，未免不甚清楚，若在席上叫他来时，好

细细的看一个饱，因此也就允了。

逢辰等方与阿素往西而行，进了大和丰土栈弄堂，转湾往东，不多几步，已到院门。小兰本是楼下房间，相帮的喊着："客人进来！"只见小兰早已回转，笑眯眯的迎将出来。众人进内坐定，娘姨绞过手巾，泡上茶来。逢辰央志和写请客票请客，志和问："请的是谁？"逢辰道："一张是你方才说的兆富里去请经营之，一张可到百花里花笑红家请康伯度。"冶之道："不是洋行里头的康老大么？"逢辰道："正是此人。"志和遂依言写好，交与阿素，分付相帮速去。阿素在湘妃榻上开了一盏烟灯，装了一筒洋烟，递与逢辰吸过；又装一筒，递与志和。正要吸时，忽听相帮喊声："阿素姐！客人进来！"连忙与逢辰一同立起身来。正是：

既然有酒欢今夕，未可无人到此间。

不知来者是谁，这席酒吃到几时方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攀相好弄假成真
遇拆梢将无作有

话说贾逢辰在尚仁里花小兰家，与冶之等吃酒，央冶之写请客票，到兆富里请经营之、百花里请康伯度。那经营之就是冶之要想与他合股做卖买的，此人祖籍山西，为人不但生意一道精明干练，别的事也盘算极尖，凡人遇到他的手中，他总要占些便宜才了。生平以刻薄起家，开有一所汇划钱庄，一所小汇票号，其余洋货、绸缎等铺，有股分的甚多，却平时不肯妄费分文。人要趱他的钱财，除是花柳场中，或肯略略破耗，其余休想。那康伯度乃宁波人，说得好一口“也斯渥来”的外国话，写得好一手“爱皮西提”的外国字，在西人大拉斯开的大商洋行做买办。青楼中花几个钱，外面看来极是撒漫，内里头却也有限。这日逢辰请他，刚巧在同芳里席散，同花笑红回至百花里内。见了这请客票，因十点钟以后，尚有人约他到同庆里去碰和，故此立刻起身就行。上回书中结尾时，花小兰家相帮的喊声“阿素姐！客人进来”，正是此人。逢辰一见，

忙与冶之等起身相迎。冶之、志和与他是在台面上认得过的，锦衣、少牧却是初会。

彼此问过名字，少牧看伯度时，见他年约二十余岁，一张雪白的不笑似笑脸儿，一双桃花眼睛。身上穿一件枣红缎子琴襟洋灰鼠出风马褂，蜜色花缎灰鼠袍子，内衬淡雪妃绉纱小袖紧身，法兰绒小袖里衫，下身淡月白花缎套裤，白丝绒袜，元色缎子挖花京鞋，头上戴一顶漳绒方顶小帽，湖色帽结。口里头衔着一枝香烟，这烟咬嘴是真蜜蜡的，将右手三个指头承着。指上边带着两只金刚钻戒指，一只石榴红嵌宝戒指。打扮得异常华丽。坐尚未定，便催逢辰可要入席。逢辰说："等经营之一到便坐。"只听相帮的回说："经大少爷不在兆富里内。"因问冶之："再到那里去请?"冶之道："这人除了此处，并无别的地方。既是不在那边，谅必没有出来也未可知。我们肚里头有些饿了，不如大家坐罢。"伯度道："这便很好。"

逢辰遂唤阿素，把台面摆好，起了六客手巾。锦衣年纪又长，人也最客气些，坐了首位。少牧居二，余人挨次坐下。逢辰央冶之写局票叫局，冶之自己叫了一个本堂，又写了一张东荟芳里花艳香，志和是东荟芳里花媚香，伯度是百花里花筱红，锦衣是冶之荐了一个西荟芳底花家妈家的小清倌人花影娇，少牧自然是心上人巫楚云了。冶之一一写好，交与阿素交代出去。小兰走至每人身边，满满的斟了杯酒，又敬了一遍瓜子，取琵琶过来，唱了一支

《御果园》，一支《铡美案》京调。移时，叫局相帮来说：“叫局一概就来，惟西荟芳的巫楚云要转局过来。”少牧听了暗想：“偏要看他，偏是慢到！”好生纳闷。

酒过数巡，艳香等陆续到了，也有唱曲子的，也有讲说话的，也有替搳拳代吃酒的，甚是有兴。只有楚云未来，逢辰唤阿素差相帮去催，一连两次，尚还没到。忽然外间送进一张请客票儿，逢辰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到尚仁里花小兰房飞请贾逢辰大少爷：即速宠临久安里杜素娟房酒叙，客齐立候入席，勿延勿却为盼。此颂治安弟营之约旁边又有一行小字道：

郑志翁、游冶翁遍请不见，如晤，祈与偕来。千乞千乞。

逢辰看毕，回声“席散便来”，将票递与冶之、志和看过，说：“原来营之又做了杜素娟，在那里吃酒，怪不得兆富里请不见他。我们散了席，一同前去可好？”游、郑二人俱说“使得”。因又连唤阿素差人去再催楚云。

直到台面将散，楚云方到，笑迷迷向少牧说道：“今天因转局甚多，来得迟了，真对不住！”便在身旁坐下。少牧低低的回声“好说”，只此一句之后，便不作声。反是楚云把些说话去钩搭他，那消片刻工夫，少牧被他引起谈风。两个人虽是新知，宛如旧识一般，咬着耳朵说了好些的话。旁人却多没有听见，不知讲些甚么。只因经营之

在久安里等着翻台，不便十分耽搁，故而楚云坐不多时，冶之催着阿素快拿干稀饭吃。及至楚云一去，便即草草散席。

逢辰、冶之、志和三个，同到久安里去。伯度自往同庆里碰和。锦衣、少牧谢过逢辰，一同回栈。一台花酒，曾几何时；菜钱、局钱，却须多少！旁观有些可惜，当局却那里计他！少牧更是第一回儿，非常得意。回到栈内，问过幼安病体，喜洋洋闭门睡觉。却一心想着楚云，竟有些心猿意马，拴缚不住，在床上翻来覆去，直至两点多钟，方才合眼。

到了明日，幼安虽然寒热退凉，身子却尚未复原，依旧不能起床。午后，子靖同着戟三到栈，转了一张药方，谈了一点多钟的话，方才回去。时交五点，游冶之走过房来，约少牧到东荟芳里花艳香家吃酒，是他主人。少牧本甚记挂楚云，正想出外走走，满口应允。只是幼安面前不便明言，但说冶之在泰和馆请客，邀他同往。幼安仍嘱："早去早回。"少牧换过衣服，依旧与冶之、志和三个人一部马车同去。

到三马路荟芳里口下车，冶之在前，志和、少牧手搀手儿，一同进院。相帮喊声："客人！"大姐阿小妹迎出房来，三人进得房中，阿小妹绞过手巾，泡上三盏香茶。艳香敬过瓜子，动问少牧姓氏。少牧回称"姓杜"，艳香道："我怎忘了！不是昨夜在尚仁里台面上叫楚云妹妹的二少

爷么？”冶之道：“一些不错。”艳香道：“楚云那边可曾去过？”少牧尚未回言，但见门帘一揭，又走进了个花枝般的人来。仔细一看，乃是媚香。后面跟着一个娘姨，手中拿了一杯便茶，递与志和，说声：“郑大少爷用茶。”志和接来，放在桌上。媚香也敬了一通瓜子，坐在志和身旁。少牧细看姊妹二人，媚香年纪略略大些，生得比艳香更是娇媚，不过与楚云比较起来，两个人尚多比他不上。

坐了片时，冶之分付取请客票来，写了三张票儿，交与娘姨转给相帮，去请康伯度、经营之、贾逢辰三人。不移时，伯度、营之已到；只有逢辰，相帮的回说不在花小兰家。冶之问志和道：“逢辰不在那边，却在何处？”志和道：“逢辰不听见有别的相好，小兰处找他不到，再向那里去找？”冶之沉吟半晌，道：“既然请他不着，且自由他。不过这个人狠是有趣，今夜不到，台面上要冷静许多。但那荣锦翁是当面约的，如何还不见来？”少牧道：“锦翁早上说过，今夜七点钟有人在一家春番菜馆请他，此时或在那里也未可知。”志和道：“他在一家春么？可晓得在第几号内，待我写请客票去请他。”冶之道：“只要在彼未散，不写号数也可去请。”说着，提起笔来，写了“电请一家春”五个字，听得相帮高喊一声：“阿小妹！客人进来！”恰好锦衣到了，冶之大喜，说：“正要相请，来得甚巧！”锦衣道：“只因一家春有个应酬，来得迟了，有劳久候。”冶之道声“好说”，随手将请客票团去。问明众

人，替写局票，多是昨夜叫过的人。经营之是久安里隔夜吃酒的杜素娟，郑志和又添了一个公阳里金翠香。冶之分付阿小妹叫相帮进房，摆好台面，起过手巾。

各人入席，依旧锦衣首坐。席间，荣、杜二人与经营之多是初会，彼此动问姓名。锦衣看营之一张大圆脸儿，身躯肥胖，出言吐语，甚是粗俗。身穿一件银灰色杭宁绸洋灰鼠飏，一字襟枣红花缎洋灰鼠坎肩，出风毛有半寸多长；头上戴一顶元缎困秋帽儿，帽上边钉着一块豆瓣大的玭霞，足穿蓝宁绸挖花棉鞋，竹根青花缎棉裤；手上边带着三只金钢钻戒指，右手臂弯上黄腾腾一只四五两重的金镯，左手大指上更带着一只汉玉班指，正是一面孔有钱的人。暗自好笑。艳香见众人入席，敬过了酒，唱了一只《卖花球》小曲。有人来叫堂唱，换过衣服，说声："众位慢些用酒，我们去去就来。"叫小大姐取了银水烟袋，携着琵琶，交给相帮放入轿中，登舆而去。

这里叫来的局，一个个多已到了。昨夜是楚云最慢，今夜却是第一个先来。到得席间，众人说是少牧得了头标，齐齐的喝一声彩。少牧此时心花怒开，再听得楚云用些言语打动，自然入了港儿。临去时，要少牧翻台。少牧因已夜深，尚未应允。冶之等大家帮着楚云，多要少牧请客；志和更向阿小妹要纸笔过来，令他当场点菜。少牧却不过情，只得随意写了一张菜单，交与跟局娘姨。楚云始笑微微起身先去，临行时又说了一声："各位大少爷，请

早些过来！”志和等点头答应。

冶之见局多去了，给过下脚，开过轿饭帐，干稀饭也不吃，各人就此散席。康伯度与经营之，本来少牧要邀他们一同去的，只因二人另有应酬，故而谢过冶之，先自别去。志和在炕榻上吃了两筒洋烟，起身催少牧等快去。共是少牧、锦衣、志和、冶之四人，出了花家。

来到巫楚云院中，楚云迎接入房，亲与少牧宽去马褂，肩并肩，手牵手的坐在窗口一张红木交椅上边，咬着耳朵，不知又在那里说些甚的。冶之一眼瞧见，掩着脚步，走至楚云背后，举手轻轻的向他肩上一拍，道：“你二人这样要好！”倒把楚云吓了一跳，急忙立起身来，少牧也站了起来。冶之含笑道：“莫慌，莫慌！看仔细些。”楚云瞟了一眼，道：“闲话少说，可要端整台面，还是去请几位客来？”志和道：“四个人冷清清的，请几个客也好。”冶之道：“想去请谁？”少牧道：“此地到集贤里近么？我想去请两个人。”志和道：“很好，很好。”旁边娘姨听了，忙取笔砚过来。少牧写了一张请李子靖，一张请平戟三，交与娘姨。忽又想起：“子靖在花柳场中虽有应酬，闻他不甚喜欢。况且请了他来，明日幼安得知，必定说是初到上海，就在外面荒唐。甚不稳便。”因又收了回来。冶之等莫明其故，因问：“请的是甚么人？为何忽又不去？”志和取请客票过来，一看，这两个人多不认识，并不作声。楚云忽道：“杜二少爷要请那姓平的，不是湖

南口音，听说是个武探花么?”少牧道：“一些不错。”楚云道：“既然是他，就在对面岫云房里碰和，一共四人，也有一个姓李的在内。”少牧闻言，踌躇半晌，欲待不请，同在一院，防他看见；欲去请他，又恐幼安责备。仔细一想：“逢场作戏，少年人本是有的，就是幼安，也不是足迹不到风月场中的人。偶然吃一台酒，即使他晓得了，有甚打紧?”因又把请客票换过，分付房中娘姨拿到岫云那边去请。戟三与子靖看过，见是少牧请酒，回说：“尚有一圈麻雀，碰好就来。”少牧大喜，分付先把台面摆好，等二人一到，就好入席。锦衣又说：“我们共只四人，平、李二人来了，也只六个。何不请他们碰和的那两位，一齐过来，八个人岂不热闹?”少牧道：“好便甚好。不知这两位是谁，来与不来。”冶之道：“少翁既与姓李的、姓平的知己，何妨再写一张请客票去，说是此间客少，务乞同来。”少牧点头称是。因又写了一张客票，仍唤娘姨拿去。少顷回称：“立刻便来，只有两副牌了。”少牧好不兴高采烈。

不多时，听外房的粗做娘姨喉声：“二少爷！朋友进来!”第一个是戟三，第二个年约三十来岁，身穿泥金色缎子灰鼠褂，天青缎洋灰鼠马褂，相貌甚是魁梧。第三个年约二十余岁，身长玉立，气慨轩昂，穿的是二蓝宁绸小羔皮褂，酱色宁绸灰鼠缺襟马褂。多不认得。第四个乃是子靖。少牧让入房中，动问姓名，方知穿泥金色缎子衣服

的姓凤，别号鸣岐，与子靖同乡，也是杭州人氏，一榜出身；穿二蓝宁绸衣服的姓熊，名聘飞，与戟三同乡同年，乃是做岫云的客人。

少牧与二人叙过了话，锦衣、冶之、志和也来彼此通问，又与子靖、戟三见过。少牧分付起手巾入席。冶之写票叫局，自己是艳香、小兰两个，志和仍是媚香，锦衣是美人里金寓，戟三是鼎丰里李飞云，子靖是公阳里梁小玉，鸣岐是百花里花小红，熊聘飞是本堂岫云。冶之写好了，检点一回，交与娘姨，付给相帮如飞去叫。楚云见众人入席，筛过了酒，敬过瓜子，即便坐在少牧身旁，唱了一只《劈破玉》小曲，又唱了一只“八月中秋丹桂开”的开篇，喉咙清脆，声韵悠扬，合座赞美。

不多时，叫的局渐渐来了，席面上花团锦簇，唱曲的唱曲，讲话的讲话，喝酒的喝酒。正在十分有兴，忽娘姨传进话来，说：“外房有一个人，带着几个不三不四的客人，说是要寻二少爷讲话。我们问他为甚事情，他说是要当面讲的。现在外房坐着。”少牧心下大疑，暗想：“上海亲友甚少，有甚么人说话？并且怎晓得在这个地方？且待会他一会便知。”遂起身向众人告一个便，步出房来，果见坐着四五个人，多不认得。为首一个身穿黑绉纱十行棉襖，白绉纱束腰带拖出有七八寸长，黑摹本缎羔皮先锋马褂，面貌似甚相熟，却一时想不出他是谁。他见少牧出来，略把身子一抬，说：“杜少翁，久违了！一向好么？”

少牧呆了一呆，含糊地答应道："一向托福尚好。敢问老兄贵姓？不知曾在何处会过？有甚事儿见教？"那人含笑道："少翁你忘了么？我就是计万全，去年还住在苏州太子码头，与少翁朝夕见面，年底方才搬到上海。如何不多几时，却就认不得了？"少牧闻言，把他仔细一看，依旧认不得。他又想："苏州地面，并没有这姓计的人。"因回他道："原来你是苏州来的，今天寻我甚事？"万全道："并无别事。只因有一个朋友，在第一楼开灯，请少翁过去讲一句话。少翁散了台面，可请赶紧就去。"少牧沉吟道："贵友是谁？"万全道："少顷会见，自然晓得。现在你席上有客，不便久谈，我先去了。"少牧尚要问他，万全已经立起身来，领着同来的人下楼而去。走到楼梯下面，尚说："千万不可失约，我们在那里等你！"

少牧因不知就里，不敢答应。看看万全去了，回至里房，把上项事说与子靖等众人得知，连称："这人来得蹊跷！不知第一楼更是个何等样人？"平戟三道："少翁与姓计的在外房说话，我在门帘里偶然一望，看见那姓计的面相很是不善，身上穿的衣服又甚流气，带来的这几个人更是不伦不类。少翁既然与他面不相识，停刻第一楼不去也罢。"子靖也道："上海地方的人，诈变百出，防不胜防。这姓计的既说有人约着讲话，为甚不肯说出名字？其中必有缘故！竟是不去的妙。"少牧点了点头道："平戟翁与李大哥所言不错。我们再喝酒罢，休去理他。"

于是众人重又开怀畅饮，楚云替少牧搳拳，打了一个通关。冶之吃得有些酒意，要志和叫第二排局。志和不甚高兴，分付值台面的娘姨取笔砚来，自己叫了一个百花里白素秋，冶之叫了一个东尚仁黄菊香，一个同安里孙锦云。又问平戟三等"可肯助助兴儿，大家也再叫几个？"戟三因又叫了个东公阳里的小清倌人花小宝宝。子靖见戟三叫了宝宝，他是做过小媛媛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头，就叫了花小媛媛。锦衣叫了一个久安里花素香。凤鸣岐不肯再叫。熊聘飞因被岫云阻住不许，又见鸣岐不叫，也就算了。冶之尚勉强要少牧也叫一个，怎禁得楚云不依，附着少牧耳朵说道："你不要听他们的话再叫局了。今日是你自己的台面，我又没有堂唱出去，你搳拳倘然输了，我尽可代你喝酒，何苦再叫别人？"少牧听他这几句话说得很是有理，况且也没做过第二个人，自然不去叫了。

其时，冶之叫的艳香没有去，初因他看上阿素，做了小兰，已是十分不快，如今又叫二排，瞅着冶之一眼，分付大姐装过水烟，一句话也不发，起身要走。冶之知他动了醋心，甚是过意不去，再四央他坐下，陪了好些安慰的话。艳香只是不言，临行问冶之："几点钟了？"冶之在身旁取出金表一看，刚正十点。艳香夹手将表抢过，说："停一回你来拿罢！"扶着小大姐的肩头，佯笑而去。冶之不敢作声。合席的人，齐齐喝一声彩，多说艳香与冶之看来真是要好，才要这样吃醋。

稍停，二排局陆续到了。众人正在说情打趣，弄盏传杯，楼下边的相帮忽又传上话来，说："方才来过这姓计的，现在门外候着，说第一楼要打烊了，约着与二少爷讲话的人，有句要紧话儿必须当面一讲，快请一同过去，讲过了再来用酒。"少牧听了，究竟不知是甚么人，为了何事？摸不着他头路，好生不快。正是：

空中楼阁从何起，平地风波不易防。

毕竟不知这姓计的第二次来，少牧跟着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熊聘飞智伏拆梢党
凤鸣岐巧解是非围

话说杜少牧在巫楚云家饮酒，冶之等叫了二排局，十分有兴。忽楼下相帮传上话来，说那姓计的在下边等着，因天已不早，第一楼要打烊了，约着的那一个人有句要话面谈，等得心中焦躁，故此要少牧一同前去，讲过了话再来喝酒。少牧听罢，欲待不去，不知等在第一楼的究竟是个何等样人；欲待同去，又与那姓计的面不相识，恐他有甚诡计在内。心不好不踌躇。冶之见此光景，对他说道："少翁休得狐疑。我想那姓计的与你倘然没甚交涉，断乎不来寻你，或者第一楼等着的果然是你至交，央他请你过去，有甚要话，也未可知。我们酒也够了，散了席，你去一次罢。"志和也是这般的说。戟三、子靖要阻挡时，因游、郑二人所言甚近理，不便再说。少牧遂吩咐相帮："快上干稀饭来，叫那姓计的先去，说我随后就到。"相帮诺诺连声，下楼自去。这里干饭的干饭，稀饭和稀饭，各人用过，局也去了，台面也就散了，冶之因被艳香把金表

取去，拉着志和同到花家，要把此表取回。聘飞、鸣岐被岫云邀到自己房中去了。锦衣因方才一家春请他吃番菜的客人，约十点钟后在西同芳花月红家碰和，谢过少牧，起身告辞。

房中只剩戟三、子靖来去，少牧要二人陪他到第一楼，二人深恐约着的人有甚密话不便，因嘱少牧先往，他们到岫云那边略坐一刻，邀着鸣岐、聘飞同来。少牧不便相强，送二人到了岫云房中，回转身独自下楼。楚云送至楼梯口方回，又说了些停刻再来的话。

少牧出得院门，只见那计万全尚在门口守着未去，抢行一步说："杜少翁，做兄弟的等得久了。"少牧道："怎的你还没有先去？"万全道："先去了，恐你再有兜搭，第一楼打了烊时，来不及讲甚话了，故而在此候着。"少牧道："正要问你，那第一楼约着的人，到底姓甚名谁？有甚事儿这般要紧？"万全道："约着的人姓刘，另号梦潘，乃天津人。为了何事，连我却也没有仔细。"

少牧想了一想，暗道："这又奇了！我在苏州的时候，虽然结识得几个外路朋友，却从没有个天津姓刘的人。到了上海，更不必说。不知这人如何指名要与我讲话？倒要提防一二。"一头思想，一头与万全信步而行。到了第一楼门口，万全说声"引道"，领着他走上楼去。绕至烟堂里边靠东壁的一张烟榻之上，说声："刘大哥，姓杜的我邀他来了，你们有话快讲。"少牧向那烟榻上躺着吸烟的

这人一看，见他三十多岁年纪，一张紫色脸儿，满脸多是横肉。身上穿一件半旧不新紫花布十行棉袴，内衬元色绉纱密门钮扣小袖紧身，外罩黑摹本缎心子元色线镶滚羔皮先锋褂儿，头戴顶天青缎子方顶大结子瓜皮帽子，足穿蓝洋布广袜，天津布十行元色缎挖如意滚脚棉套裤，元色缎千针帮薄底踢杀虎班尖头鞋，分明是一个流氓样儿，莫说认不得他，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心中吃了一惊，立定了脚。

尚未开言，那人早放下烟枪，立起身来道："姓杜的，你来了么？我等得你不耐烦了！你一向可好？"少牧听他开出口来，就是些不尴不尬的话，明知入了姓计的圈套，不由不火往上冲。只因此间人地生疏，没奈何，耐着性儿，回身与计万全说道："这是个什么人？我与他没有见过，怎的找我说话？"你莫弄错了人？"万全此时也反了脸，"扑嗤"的冷笑一声，道："杜少翁，你当真认不得他么？你真认不得他，怎的肯跟了我来？"少牧道："我不但认不得他，并且也认不得你。"万全道："你认不得我，我却甚么又认得你？"少牧尚要发话，那刘梦潘把手向万全一扬，道："你说什么！我与姓杜的讲话，谁要你多开口儿？姓杜的，你不要理他，我叫他请你过来，要问你一句话儿。你且坐下来讲。"少牧道："我与你面不相识，有甚话要讲？"刘梦潘把眼一睁，道："姓杜的！你如今真认不得我了么？可还记得去年十月里，在青阳地窑子里喝酒，

向我借钱的时候？怎么隔不到两三个月，就认不得人了？这真是岂有此理！”

少牧听得“借钱”两字，这话更不是了，只气得手足冰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高声答道：“那个借你的钱！此话从何而起？你莫是在那里做梦！”刘梦潘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伸手把少牧的衣袖一扯，道：“你说甚么？你没有借过我的钱么？我去年二百块钱，不知是那个囚囊借的，你好说得干净！”少牧被他一扯，发起急，少慌，把身子一偏道：“姓刘的！你休要含血喷人！我与你面都不识，有甚银钱往来？听你的话，敢是想拆梢么？”梦潘道：“谁是拆梢？你不赖人的钱也就够了！我实对你说了罢，今夜叫你到这里来，就为我这几天没有钱用，要问你讨这笔钱！你好好的还我便罢，如若不然，你也在外边打听打听，我可不是与人家顽的！你莫要吃了亏，懊悔不及！”少牧冷笑道：“人家并没有问你借钱，如何还你？真是放屁！那一个有甚工夫与你斗口？你也休得错了念头！”说毕，把衣袖一洒，起身要行，争奈梦潘力大无穷，一把手扭住道：“你要走么？今夜你来得去不得了！你到底几时还钱，须与我说个明白！”

这时候，围着圈儿观看的人，不知其数。只气得少牧走又不好，不走又是不好。忽旁边来了一人，三十多岁年纪，身上穿一件竹灰色斗纹布棉褂，烟渍满身，上罩天青小呢羔皮马褂，已是有皮无毛的了，脸上带着一副玳瑁边

近视眼镜，骨瘦如柴，挤入人丛，向少牧劝道："你们不要这样，你且同我到那边去，有话好说。"少牧把那人仔细一看，料着也不是个好人，但想："古人说得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与其在这里与姓刘的呕气，莫要他当真动起蛮来，吃了他眼前的亏。何妨趁着有人相劝，暂且避他一避。好得李子靖等约着，也要到第一楼来，略略耽搁些儿时刻，且待他们到了再说。"主意一定，跟着那人向西首靠楼梯一张烟铺上来。刘梦潘高声向那人说道："你要来管我们的事么？这人我交代你了，若是被他走去，我便要寻你讲话！"那人道："不妨，不妨。"口中说话，那身子睡下铺去烧烟，盘问少牧因何与姓刘的争闹。少牧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并问那人姓甚名谁。

那人自称姓刁，别号深渊，是个无锡秀才。在烟铺上听罢少牧的话，回说："此事容易明白。老兄只要问他，借钱有甚凭据？有谁作中？共有若干数目？他如没有纸笔，没有中人，这就是他在那里拆梢你了。这里租界地面，可以报得巡捕房拿办的。但他倘然又有笔据，又有中人，老兄却待怎样？"少牧道："我并没借他的钱，那有甚么笔据！你如不信，尽好问他，看他如何回你？"深渊点头道："此话甚是有理。待我吸过了这一口烟，与你同去。"遂飕飕飕的呼过一筒，把烟签子递与少牧，给少牧烧，少牧回称"不会"，将签子接来，放在烟盘里面。看这人慢腾腾的走过那边，与梦潘讲了好一刻话，走过来

道："杜老兄，这又奇了。据你说是一定没有借钱，据姓刘的说，不但你去年在青阳地借他二百块钱，并且还有中人、笔据。这却如何是好？"少牧跳起来道："怎么说！他讲我借二百块钱有中有据？"深渊道："一些不错。"少牧道："是那一个的中人？这笔据现在那里？"深渊道："我已曾问过他来。他说中人姓何，笔据现在家里，只要你还了他钱，自然取来还你。"

少牧听了，更是又气又恼，坐在烟榻上，如针毡一般。正当焦急万分，忽听得一阵楼梯声响，上来了三四个人，正是子靖、戟三、聘飞、鸣岐，一同从巫楚云家出来，寻到此处。少牧一见，恍如云开现日一般，高喊："李大哥、平戟翁，你们来了，来得正好！我有件不平的事，与你们说！"站起身来，向众人把刘梦潘如何硬说借钱，如何姓刁的出劝，梦潘说如何有中有证，硬想拆梢的话，述了一遍。

尚还没有讲完，那边梦潘听得有人来了，也在烟榻上坐了起来，斜着眼睛把子靖等一瞧，多不认得，又留心听他们的说话，一个个多是外路口音，他怎放在心上？在烟盘中左手取了一支八寸长的象牙兰花烟袋，装上一筒烟儿，右手取了两个胡桃大的铁弹，挺胸突肚，走将过来。满心想与来人寻事，给他一个下马威儿，使他们不敢管这闲帐。因走近众人身傍，故意的把肩膀使着劲儿，向戟三等一挤，说声："你们站开些儿！好待我与姓杜的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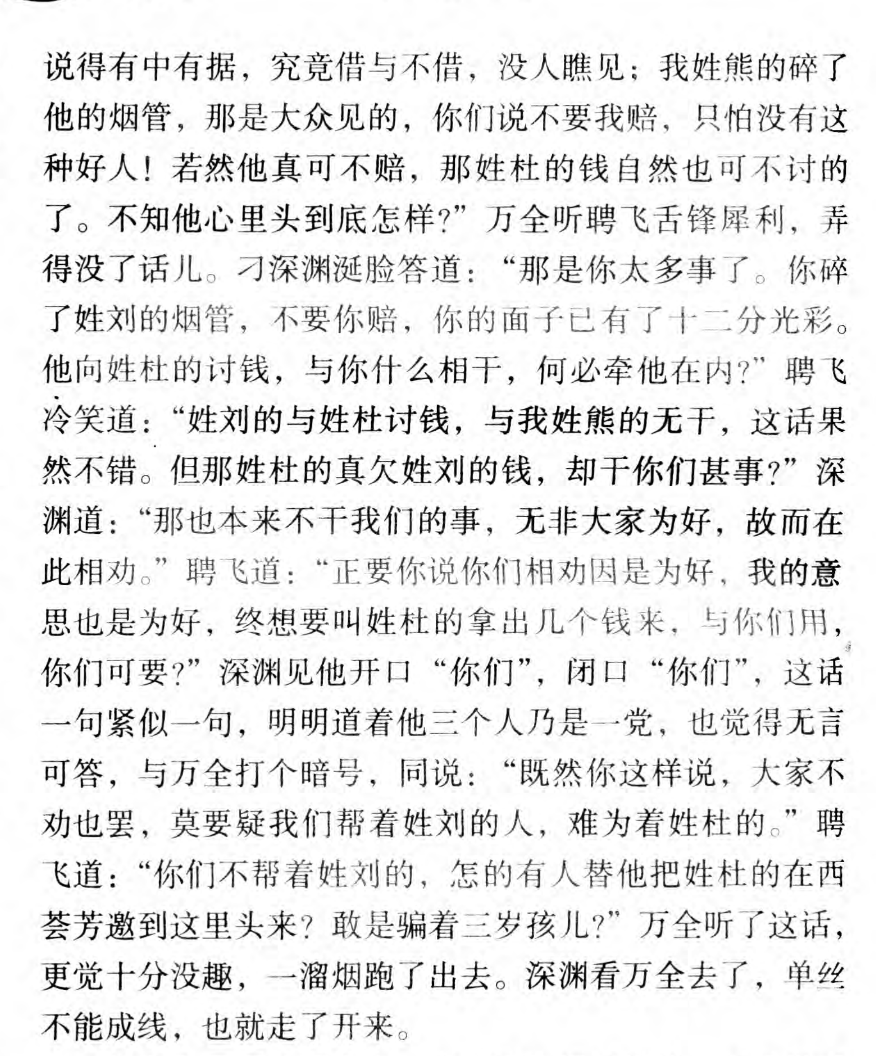
他欠的钱究竟甚样?”这一挤不打紧,恼了戟三、聘飞。两个暗想:“此人有多大本领,敢在人前舞弄?”戟三尚还性子耐些,聘飞怒从心起,要想当场发作,只因第一楼来得人多,租界上的章程,相打相骂是犯禁的,故此没奈何,让他挤了进来,也不开言,且看他与少牧怎样。梦潘进得人丛,见戟三等一个个不敢作声,认做多是些无用之辈,大着胆儿,高声嚷道:“姓杜的,天不早了,欠债还钱,你待装傻甚的!”此时聘飞再耐不住,抢前一步说道:“姓刘的,你且慢说。姓杜的是我的朋友,他既然真欠你钱,自然应该还你,待我与你去讲,终须有个下落。”说着举步要走,回头忽又立住,向他手中一望,笑微微的说道:“我因走得匆忙,没有带得香烟,你这烟管很好,想是在天津买的,可肯借给我吸筒烟儿?”梦潘尚未回言,聘飞已伸手过来,起三个指头,向这小小的象牙烟管用力一捏。说也奇怪,但听得“刮”的一声,这烟管比毛竹的好像还脆,顿时起了三五条碎路,眼见得是无用的了。

原来聘飞的拳脚功夫甚好,不但深得内堂宗派,戟三及不得他,并且还有一样绝技:他能把五十文铜钱叠将起来,用两指捏紧,只要略使一使劲儿,两头的两个钱,可以碎做齑粉,中间的却分毫不动。同年中那一个不佩服着他。此时既把烟管捏损,轻轻的向地下一摔,道:“怎么说?很好的一支烟管,这样没用!姓刘的,你不要生气,多是我这三个指头不好,捏得太重了些,我赔你罢。不知

你是几多钱买的?”

刘梦潘初时见聘飞是个书生模样的人，不提防他有甚本领，忽见他把烟管捏碎，心上吃了一惊，暗想：“此人好大手劲！可惜这支烟管，用了十三四年，吃得这象牙红红儿的，不料送在他的手中！”心上如何不恼？却怕自己敌不过他。北边人最是傲气，不肯当场出丑，倒了威风。梦潘虽然是个流氓，那羞恶之心，究竟北人不比南人，动不动向人丢脸，因此不敢十分发作；鼻管中只哼了一声，那两只老虫眼睛，把聘飞仔细瞧了一瞧，开口说道：“好么，好么！你把我这烟管碎掉，说甚赔钱，分明是在我面上卖弄你的工夫。我且问你，究竟你有多大的本领，敢来与姓杜的出头？我刘梦潘也不是服输的人，难道就怕你不成?”聘飞闻言，依旧含笑答道：“有甚本领？姓杜的欠了你钱，自应还你，我怎好与他出头硬赖？这烟管是我失手碎的，终是我的不是。罢了，好在不过是象牙的，并不是翡翠、汉玉，价值连城，我姓熊的便赔你不起。”

梦潘见他语言和蔼，挑他不动火儿，心上更是没有法想，无奈，把嘴眼向计万全与刁深渊一斜，叫他二人来劝。二人会意，走将过来，都向聘飞招呼，说：“碎了姓刘的一支烟管，值得甚事？姓刘的也不是计较的人，你要赔几个钱也罢，就是不赔，他也决不勉强着你。”聘飞道：“你们说什么话！姓杜的欠了他钱，他一定要讨，我姓熊的碎了他的烟管，怎的不赔？何况姓杜的那一笔钱，他虽



说得有中有据，究竟借与不借，没人瞧见；我姓熊的碎了他的烟管，那是大众见的，你们说不要我赔，只怕没有这种好人！若然他真可不赔，那姓杜的钱自然也可不讨的了。不知他心里头到底怎样？”万全听聘飞舌锋犀利，弄得没了话儿。刁深渊涎脸答道：“那是你太多事了。你碎了姓刘的烟管，不要你赔，你的面子已有了十二分光彩。他向姓杜的讨钱，与你什么相干，何必牵他在内？”聘飞冷笑道：“姓刘的与姓杜讨钱，与我姓熊的无干，这话果然不错。但那姓杜的真欠姓刘的钱，却干你们甚事？”深渊道：“那也本来不干我们的事，无非大家为好，故而在此相劝。”聘飞道：“正要你说你们相劝因是为好，我的意思也是为好，终想要叫姓杜的拿出几个钱来，与你们用，你们可要？”深渊见他开口“你们”，闭口“你们”，这话一句紧似一句，明明道着他三个人乃是一党，也觉得无言可答，与万全打个暗号，同说：“既然你这样说，大家不劝也罢，莫要疑我们帮着姓刘的人，难为着姓杜的。”聘飞道：“你们不帮着姓刘的，怎的有人替他把姓杜的在西荟芳邀到这里头来？敢是骗着三岁孩儿？”万全听了这话，更觉十分没趣，一溜烟跑了出去。深渊看万全去了，单丝不能成线，也就走了开来。

梦潘见手下的两个人，多被聘飞把话说退，自己没了下场，右手拿着两个铁弹，盘得格格的响，也一句话多讲不出来。聘飞看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算定他决不防

备，夹手把他铁弹取来，道："姓刘的，怎的你不开口，弄着这小孩子顽耍的话儿？我替你埋在地下，缓几天来拿罢，省得你手指很酸的。"说毕，把弹向后楼外天井中间一掷。梦潘要想抻手抢时，奈已不及，只听得"拍"的一声，一个弹已飞下地去；尚有一个未曾掷下，见他举起手，像要劈面飞来，梦潘此刻真着了急，大嚷："姓熊的，你莫这样，我晓得你了！"鸣岐等见聘飞也像举弹要打，深怕闹出事来，反而不好，多来劝他。聘飞因乘机向梦潘发话道："姓刘的，今夜我看众人分上，暂且饶你！不然，这一弹子，管教尽你受用！"

梦潘羞得无地可容，空着一双手儿，垂头丧气的站在一旁。这时候不但不想同少牧诈钱，只想寻个脱身之策，且待日后再作计较，因此也乘着众人相劝，说声："列位明见，我姓刘的并不与姓熊的为难，姓熊的何苦与我这般作对？"又说："我这烟管碎了也罢，这铁弹却是自幼儿盘起的，我须拾他上来。"说毕，趁势要行。少牧喝住他道："你要到那里去？你方才不是说我来得去不得么？你问我讨的钱，我还没有还你，怎的你要想走！这钱难道不要讨了？"聘飞道："是吓，这钱就算你不要了，你这脸子是不能不要的。年纪轻轻的人，那件事儿不好混些饭吃，却偏要干这没本钱拆梢生意！真是令人羞死笑死！"几句话只说得刘梦潘面赤耳红，皆因怕着聘飞，不敢发出火来。

鸣岐见此光景，晓得梦潘已是无极奈何，想着"冤家

宜解不宜结”的古话，正好就此收场：“多事不如省事，莫使他恼羞变怒，翻了脸儿，当场虽然不怕，日后却要防他报复。这种‘朝吃露水，夜吃月亮’的人，那一件做不出来！倘然受甚暗亏，这却是说不定的。”因与戟三使个眼色，把聘飞用话兜搭住了，始向梦潘问道：“你到底是桩甚样的事？说与我听，我好与你解围。”梦潘只不做声。鸣岐又道：“男子汉大丈夫作事，有什么说不出的？何况我看这一件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何苦做好汉替人受过？究竟你与姓杜的怎样认识。怎样咬定他在苏州青阳地妓院里借你的钱，向他硬要讨还，其中必定有个主使的人。只要你说明白了，姓熊的我保得他决不难为，自然放你过去。若是吞吞吐吐，那可不要吃了现亏！莫说姓熊的不甚好惹，就是那姓杜的，也是苏州有名的乡宦，总不然受你欺骗，不敢告到当官。倘然案发起来，虽不至于杀头落腿，那递解却是稳的。这时候，几百竹片，一角公文，把你递回天津原籍，教你没脸见人！你想还是说明的好，还是不说明硬着的好？”

梦潘听到此处，把头点了一点，回说：“你这人说话很是。但我姓刘的向来不肯落脸与人，受人笑话，这却怎好？”鸣岐道：“谁要你落什么脸？你只把主使的人说了，静悄悄你走你的路儿就是，说甚‘落脸’两字！”梦潘踌躇半晌，对万全与深渊开灯的两张铺儿一望，见二人多已不在，始附着鸣岐的耳朵，告诉他道：“不瞒你老人家说，

我与姓杜的，是向来没有见过面的，此事多由计万全在升平楼茶馆而起。那日姓杜的在楼上吃茶，不知为了何事，与一个野鸡妓女争闹起来，多亏万全劝开，姓杜的理也没有理他。万全说他眼底无人，着了恼儿，暗暗打听他是何等样人，后来遇见一个姓刁的朋友，说起此事。姓刁的是二年前曾在苏州教过书的，晓得姓杜的家计行为，说他为人柔懦无用，上海也不听见有甚至亲好友，才敢定下这条计策。叫我一口认定债主，向他讨钱，多少弄他几个受用受用，包管不至落空。我不合听了二人的话，就闹出这话柄来。那是句句实言，你去对姓杜、姓熊的说罢。”

鸣岐听毕，果把始末根由告诉少牧等众人。少牧方才晓得这计万全就是升平楼劝解野鸡妓女相骂之人，“怪不道很是面善，只因当初没有理他，以至平白地兴出事来。可见这种烂小人面上，一些儿也大意不得。真是处世的难处。”聘飞听罢鸣岐的话，向他附耳问道：“北边人爽直的多。既然他说是计万全起意，有根有蒂，谅来并非撒谎。若据鸣哥意思，那姓刘的当得甚样发付于他？”鸣岐也附耳答道：“我们做好做歹，放他逃走是了，与他纠缠甚的！”聘飞又道：“那计万全呢？”鸣岐道：“计万全且看杜少翁意下如何。如果定要办他，明日好告到当官，请官惩治。姓刘的只要保他无事，就叫他上堂做个见证，岂不甚好？”聘飞点头称是，暗地通知少牧，问他心上甚样，便好发放他们。少牧沉吟了好一回儿，说出几句话来。有分

教：

眼前已见风波息，日后还防陷阱多。

欲知少牧说出甚样话来，如何放走刘梦潘，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开豪宴浪子挥金
题妙曲可人如玉

话说杜少牧被计万全、刘梦潘、刁深渊三个人设计拆梢，在第一楼将他轧住，幸亏熊聘飞等到来，把万全、深渊二人惊散。刘梦潘是个卤莽之夫，不甚狡猾，被鸣岐三言两语，说出实情，方知诡计多端，都是万全为首。因与少牧商量如何发放。少牧沉吟良久，始向鸣岐等答道："此事据我看来，姓计的既与姓刁的走了，不去究他。这姓刘的，也望聘翁、鸣翁设法放他过去，免得多出事来。好在他们枉费心思，我还没有入他圈套。"子靖摇头道："牧弟，你太便宜他们了！上海的事，逢凶便住，逢软便欺。今日不把他们告到当官，给些苦吃，往后必定不能心死，又生别的支节出来。你须三思而行才好。"少牧道："大哥说得甚是，我岂不知？但要出首办他，却有三个难事，故此踌躇不决。"子靖道："是那三个？"少牧道："第一件，我与安哥此来，没有带得下人，倘然果要告他，必须亲自对质，未免失了自己身分。第二件，此种官司，南

面的人未必能十分重办，无非枷责了案，不多几日，依旧出来，结下冤家，反多不妙。第三件，上海报馆甚多，既到公堂，必登报纸，这件事自然通国皆知。内中像大哥等晓得细情的人，知他们设阱陷人，多是空中楼阁；若是不明白底细，必说上海拆梢虽多，究竟蚂蚁不钻无缝砖街，反疑我有甚话柄落在他们手中，故敢借端滋诈。莫说旁人议论，只恐我家少甫大哥在苏州知道，难保不生出气来，也疑我在外有甚不端。真是有口难分、无言可表的事。大哥，你道是也不是？”子靖听罢，默然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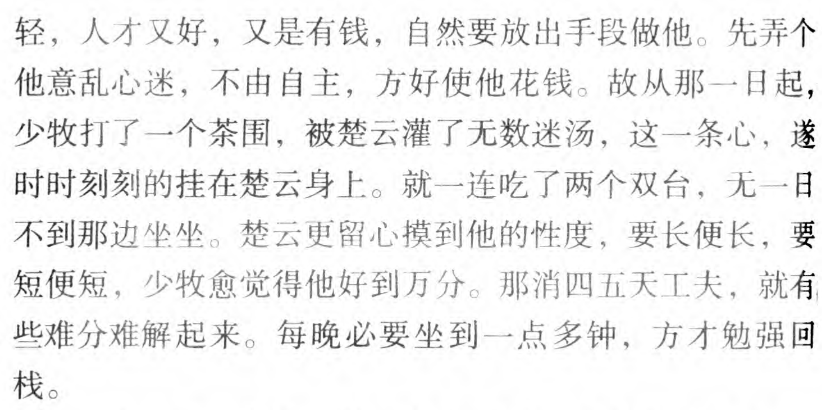
平戟三道：“少翁既如此说，不如竟把姓刘的放他去罢。古人说得好：‘得放手时须放手，可饶人处且饶人。’只要那姓刘的，使他十分知惧到十二分，日后并无别事也未可知。”少牧点头称是。鸣岐遂至外厢，把手向梦潘一招，将他招至楼梯口头，只说：“姓杜的现已暗地差人到巡捕房报捕去了，这事我竟劝不下来。我念你也是受人之愚，通个消息于你，快些走罢。”梦潘闻言，勉强答道：“姓杜的要当官告我，我不是怕官的人。老实说，一年十二个月，那一个有去打场官司！不过这一件事，乃是计万全闹下来的，他已走了，我犯不着再去替他出力。你既又是这样的讲，我还在这里做甚！”鸣岐道：“我却还有句话问你，从今以后，你还要找姓杜的不找？”梦潘道：“我已说明的了，姓杜的他与我平日无仇，这是我受了姓计与姓刁的唆弄，明儿自然要找他二人说话，再与姓杜的什么相

干?"鸣岐道:"丈夫一言,可还算得你是个汉子。"回头向聘飞打个手势,把他手中的一个弹子取来,递与梦潘说:"下边尚有一个,你自到天井取去。"梦潘接过,又羞又恼,哭丧着那张紫脸,移步下楼,如飞而去。少牧佯做追赶不及。

一场祸事,当下冰消。堂倌结算烟帐,一共开了三只烟灯,分文未结。少牧此等烟资本欲不付,子靖说:"这事与烟馆无干,譬如被他们诈了几角钱去。"令少牧如数付讫,四个人下楼各散。子靖等分身回家,少牧叫了部东洋车回栈。第一楼也打烊了。刘梦潘因今日在此出了这丑,从此不再到第一楼一步,只寻计万全与刁深渊说话。万全另图摆布少牧等众人之策。这是后话慢题。

再说少牧回到栈中,动问幼安身体可好。幼安回说:"已有八九分痊愈了,明日便可起床。"少牧心中甚喜,又讲了几句闲话,解衣上床安睡,那第一楼的事情,却一句也并没提起。到了明日,少牧想起昨夜在楚云房中饮酒,多被计万全打断兴头,散了席面,匆匆就走,深恨没有与他谈句心儿。吃过午饭之后,问幼安:"今日可到街上走走?"幼安回说:"病体虽痊,心性疏懒,尚要在栈静养几天,没兴出门。"少牧正中下怀,遂依旧瞒过了他,也不去另约别个,私自一人,往楚运院中而去。

俗语说的:"单嫖双赌"。嫖字最忌单走,可以无所不为。楚云又见少牧是个初出来容易伏伺的客人,年纪又



轻，人才又好，又是有钱，自然要放出手段做他。先弄个他意乱心迷，不由自主，方好使他花钱。故从那一日起，少牧打了一个茶围，被楚云灌了无数迷汤，这一条心，遂时时刻刻的挂在楚云身上。就一连吃了两个双台，无一日不到那边坐坐。楚云更留心摸到他的性度，要长便长，要短便短，少牧愈觉得他好到万分。那消四五天工夫，就有些难分难解起来。每晚必要坐到一点多钟，方才勉强回栈。

一夜，风雨交作，楚云留住了道："今夜如此风雨，夜又深了，何须回去？不如就在此间借个干铺，免得身体受亏。"少牧满心欢喜，惟恐幼安见疑，明日责备于他，不敢应允。怎禁得楚云千般献媚，万种取怜，少牧欲走不能，遂在院中住下。直到明朝午刻，方才起身。给了两张十块洋钱汇丰钞票的住夜下脚，娘姨们谢过收了。楚云要少牧打一头金饰，做一身外国缎子棉袄、裤子，两身蓝缎子心子黑缎子镶滚的马夫号衣，两顶蓝纬白藤胎号帽，预备下个月看跑马时穿戴。少牧一一允许。楚云欢天喜地的，亲自替他梳了一条辫子，叫带房间相帮到聚丰园去叫了两只汤炒，留少牧吃了午饭，方才放他出门。

少牧得意非凡，兴匆匆回至栈内。见了幼安，只说昨夜大雨，与平戟三、熊聘飞、经营之叉了一夜麻雀。这三个人与幼安多还没有见过面儿，料是对不穿的。幼安听了，把头点了几点，也不再问。少牧只道果然瞒住了他，

岂知他最是个心细的人，自从在栈中卧病好几天，并未出门，见少牧每朝向外，深夜才归，已料到他一定有兜兜搭搭的地方。昨晚又一夜不回，其中必有缘故。暗暗向栈中的茶房盘问，茶房因每夜少牧吃酒，皆有轿饭钱给他，叮嘱他在幼安面前不许多嘴，故而推说不知。幼安无可奈何。

这日少牧尚还没有回栈的时节，他到李子靖那里去了一次，动问了靖近日可与少牧晤面，知他在那里走动，为甚白天出去，必须半夜才回。少年人血气未定的多，防他迷恋烟花，做朋友的不可不提醒于他。子靖是个心直口爽的人，遂把与平戟三等在巫岫云家碰和，遇见少牧在楚云房中饮酒，邀着他们过去，同席的是那几个，后来计万全设计拆梢，大闹第一楼，幸亏熊聘飞与凤鸣岐解围的话，从头至尾述了一遍。又说："以后事情，我因没与他会晤，不知道了。"幼安就晓得昨夜不回，必定住在楚云那里，关照子靖日后再与少牧见面，必须设法规劝。子靖连说："这个自然。"幼安遂告辞回栈。

又是好一刻儿，少牧方始回来。见他花言巧语的有意瞒人，本欲当场说破，因想初入迷途的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悔悟得来，更虑因此伤了友谊，日后反难下口，因此当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得。只冷眼看着他撒完了谎，得意洋洋的在房中略略坐了片时，开箱换了一身衣服，取了许多银洋，推说平戟三约着上灯时在雅叙园天津馆子小酌，去



去便回，又刻不待缓的出门而去。幼安见他这般心热，好不替他暗地担扰。左思右想了一回，开箱取出一个冷金扇面，一面画了几笔墨笔山水，一面写了几行草书，折叠好了，放在少牧床边那张桌上。

等到晚上回来，说是："天气将次暖了，今日闷坐无聊，书画得一柄春扇，明儿不妨将就用用。"少牧接来一看，见一边写的是"酒阑花谢黄金尽，花不留人酒不赊"的一首古诗，一边画的是幅黄麓台派山水：峰峦层叠，涧水迷茫，山上有一少年，骑着一匹马儿，一手执着马鞭，一手却勒住着马缰，在那里看山下的水。上面题着七言绝句一首，道：

万山深处碧峰巅，山下迷茫水拍天。

一失足成千古恨，临崖不若猛收鞭。

又有一行款字道："旅窗无事，写《临崖勒马图》以应少牧如弟清鉴。幼安谢景石，时同客海上。"少牧看了，心上一呆，明知自己所作的事，幼安已有风闻，只因不便当面说破，故而借着书画隐寓劝戒。看了一番，收拾好了，说声："有费安哥清心，我收下了。"幼安道："为兄的不尽欲言，多在扇上。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切不可聪明误用，我就放得心了。"少牧道："安哥金玉之言，我敢不听？实不相瞒，那几天就是那经营之与隔房郑志和、游冶之等，强着我有些酬应。以后我少走是了。"幼安道："说起郑志和那一班人，我看多是些纨袴子弟，你可不比他

们。虽说朋友愈多愈好，究竟也要留点儿神。”少牧连称“晓得”。二人又谈了些别的说话，天已两点多种，各自安睡。

就从那日以后，少牧果把邪心勉强收起，一连三四天，没有到楚云那边”只与幼安到城里头去拜候过方端人，一同到也是园、萃秀堂那些清静之地游了几回，又与李子靖、平戟三到曹家渡、水云乡去了一次。子靖也向少牧劝了好些的话，少牧那一条野心更又收住许多。

不防楚云因连日不见姓杜的到院中走动，错认他又做了别的相好，几次要差人到栈里去请。因他说过在先，栈里头有一个同住的换帖弟兄，此事瞒着，诸多不便，急得没了法儿。一日，在台面上遇见志和、冶之，问起少牧“这几天到那里去了，怎的绝迹不来？”二人回称：“他被那姓谢的天天同着到城里头去，不知为了何事。我们几次约他，他终没有出来。”楚云道：“这话可真？”志和道：“谁来骗你？”楚云道：“知道他可别有什么相好的人？冶之道：“这却没有听见。”楚云道：“明儿可能想个法儿，请他到我那边来？我有句话要与他说。”志和想了一想，道：“明日是我请客，把他请到席上，你自己再请他前去可好？”楚云道：“你请客在甚么地方？他既然被姓谢的盘住身子，只怕他要来不能。”志和道：“堂子里或者不来，明日我请的却在愚园。不但要把姓杜的请来，就是那姓谢的，我也请他同去。”楚云皱眉道：“那姓谢的，请他做

甚!"志和道:"你还没有瞧见这姓谢的,虽然性子古方些儿,却也不是不能亲近的人。明儿我不但请他,并且也要他叫局,使他一样入了道儿,就管不得姓杜的了。免得我们这几天也冷清清的,少了伴儿。"冶之闻言,点头称是。楚云更千多万谢的再三嘱托而去。少顷,众人席散。志和、冶之打了两个茶围,回至栈中,夜已深了。幼安、少牧早已安睡,且不去惊动于他。

到得明日,二人起身,走过房来。志和把今日在愚园请客,请二人同去的话请了一遍。幼安道:"承蒙相约,怎敢败兴。争奈昨日先与一个姓李的敝友约着,同到双清别墅游玩,不能分身,这却如何是好?"少牧也是这样的说。志和道:"姓李的不是集贤里李子翁么?我也有帖请他,去的还没有回来。子翁若约二位在栈中等着,停回他来的时候,正好一同前往。倘是约二位到他公馆动身,却要拜烦你二人代请的了。"幼安尚待推却,冶之道:"双清别墅,是老闸的徐家花园,好得出路甚近,缓日再去也罢。今日郑志翁的席上,请客不多,休使主人扫兴。"少牧道:"志翁请的是那几位?"志和道:"是二位与李子翁、平戟翁、荣锦翁、凤鸣翁、熊聘翁,连冶之与我自己,共是一桌九人,你们三位不去,还像个局面么?"少牧道:"愚园在甚么地方?这里去有多少远近?那边的景致可还好么?"志和道:"愚园在静安寺西面,这里去虽有十里之遥,马车只消半点多钟。那园基乃是申园、西园与品泉楼

三处的旧址，本来甚是冷落，自从洋人筑了马路，有人在珍珠泉左近开了一所品泉楼茶馆，更有人造了一所洋房，取名申园，卖些茶点洋酒，渐渐有人前往游玩，后来日盛一日，有人又把品泉楼的房屋翻造起来，并将地址放大，种些花木，建了一个西园，抢夺申园生意。不料那边究竟是个僻静所在，除是夏天，喜欢凉爽的人多到那里去纳凉，若是春冬两季与那阴雨天时，有什么人前去？渐渐开消不住。前年遂归并了一个主人，大兴土木，造了无数亭台，取名愚园，气象一新。园中回廊曲折，复室幽深，又有荷池、假山、四面厅、新厅、戏台，真是步步引人入胜。那戏台上，每逢夏日，演的是髦儿戏，很有几个有名女伶。如今天气尚寒，游人还少，没有开锣。这新厅乃在园外，从月洞门出去，收拾得甚是精致。四面厅坐在厅中，四面的景致多可瞧见，更造得十分合趣。我们今日就在那里摆酒，好也不好？"

少牧被志和这一席话，说得游兴勃然。幼安听说愚园是个花园，也想见识见识，因此多就允了，并说："既蒙志翁盛情，李子靖大哥，我们约他三点钟在公馆等着，停刻到愚园去，大马路乃是必由之路，可把马车接他，叫他也到愚园，徐园改期再去。"志和方欢喜道："如此甚好。我们相聚正长，日后幼翁与少翁倘然请客，邀我作陪，我也别的地方不去，一定应酬二位。"幼安道："牧弟是请过客了，我还没有做过东道，缓日自当相请，志翁与冶翁决

定要来。”冶之道：“这个自然。”

四人谈谈说说，直到茶房开饭方散。饭后，志和、冶之本来包着公一马房的马车，到了两点多钟，马夫放车过来，坐了先去。幼安、少牧差茶房到善钟马房，叫了一部橡皮轮快车，讲明连酒钱两块五角洋钱，坐着先到大马路集贤里去邀了子靖，子靖又去邀了戟三。因四个人一部马车，不很受用，并且戟三、子靖不时拜客，坐惯轿车，故又向龙飞马房，叫了一部轿子马车，大家一同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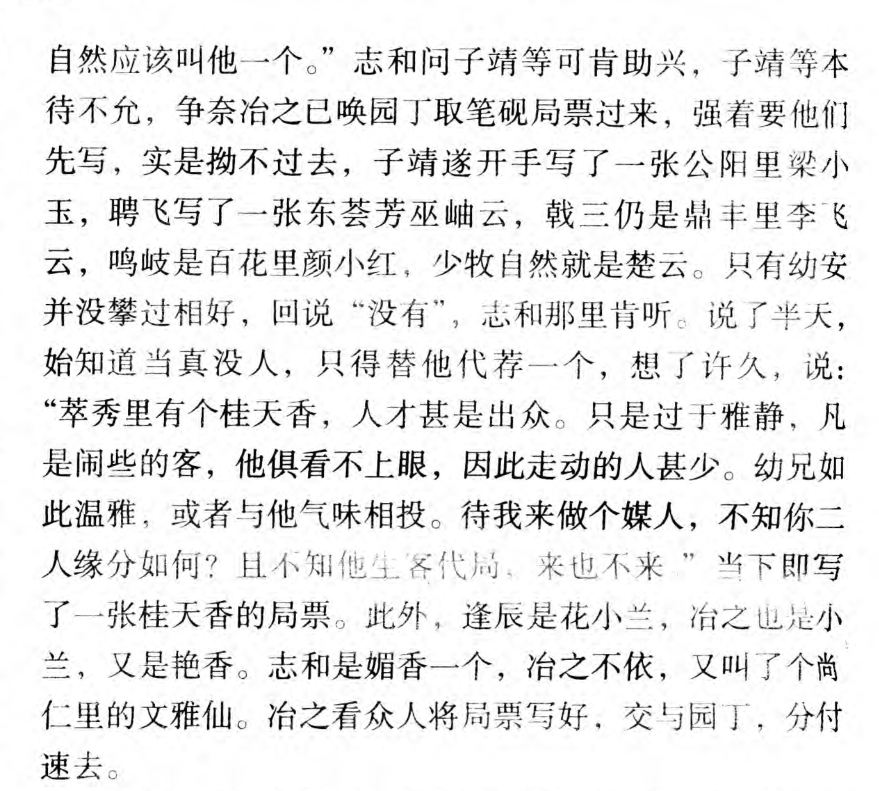
路上不必絮说。到得园中，志和、冶之先在，同众人到各处去游玩一番。又到园外珍珠泉去看了一回泉水，顺道往静安寺略略随喜一过。二月里的天气，看看时交酉刻，将次夜了，志和催着回去。聘飞、鸣岐都已来了。只有锦衣因京中出来了一个同寅，在栈里头与他叙话，故差荣升拿了名帖，赶到园中辞谢。

志和见锦衣不来，其余的客都已到齐，端整入席。背后忽来了一个人，举手向他肩上一拍，道：“志翁，你今日请客，如何没有请我？”志和回头看时，乃是逢辰，含笑答道：“老逢，你几时来的？好几天不见你了，不知你在甚么地方，叫我怎样请你？如今来得正好，我们本来很惦记你。”逢辰道：“不瞒志翁与诸位说，这几天有些贱恙，有十数日不出门了，今日方才好些。到长发栈拜望诸位，晓得志翁在此请客，故而特地前来凑兴。”冶之道：“原来你身子不好，怪不得这几日来连影儿也不见。”志和

道："老逢，你的府上究竟住在那里？我们没有知道，你有了病，望也不曾望你一次。"逢辰道："我住的地方远咧，我又不在家里的时候甚多，所以不敢告诉你们，免得诸位来时怠慢。"冶之道："你说甚么！我们很知己的朋友，怎的连住处多不肯告诉，难道怕我们来骚扰不成？"逢辰道："冶翁，你又差了。我贾逢辰巴不得列位长来叙叙，只是家里头很不像个样儿，恐防列位见了，背后笑话，故此不敢有屈，休得错怪了人！"志和道："闲话少说，我们就坐席罢。"

冶之问园丁道："酒可烫了没有？"园丁道："已烫好了，请众位爷们入席。"志和遂让李子靖坐了首位。聘飞二位，戟三第三，鸣岐第四，幼安、少牧虽然也是初交，究竟住在一个栈中，亲近些儿，屈他二人作陪，逢辰、冶之更不必说，共有九个人，团团一桌。园丁见众人坐定，端上菜来，第一道是白汁排翅。众人举杯谢过志和，大家饮酒用菜。

其时，一轮新月，高挂树梢，照得四面厅上如同白昼一般。园丁又上第二道芙蓉底燕菜汤。志和道："这么样的月色，又是这么样很好的花园，我们今夜必须叫几个局顽顽，方合李青莲《春夜宴桃李园序》上两句道：'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知众位意下何如？"冶之道："本来静悄悄的闷酒吃着，很是无味。和哥倘叫媚香，我叫艳香奉陪。"逢辰道："我本来好几天不叫局了，今夜



自然应该叫他一个。”志和问子靖等可肯助兴，子靖等本待不允，争奈冶之已唤园丁取笔砚局票过来，强着要他们先写，实是拗不过去，子靖遂开手写了一张公阳里梁小玉，聘飞写了一张东荟芳巫岫云，戟三仍是鼎丰里李飞云，鸣岐是百花里颜小红，少牧自然就是楚云。只有幼安并没攀过相好，回说“没有”，志和那里肯听。说了半天，始知道当真没人，只得替他代荐一个，想了许久，说："萃秀里有个桂天香，人才甚是出众。只是过于雅静，凡是闹些的客，他俱看不上眼，因此走动的人甚少。幼兄如此温雅，或者与他气味相投。待我来做个媒人，不知你二人缘分如何？且不知他生客代局，来也不来。”当下即写了一张桂天香的局票。此外，逢辰是花小兰，冶之也是小兰，又是艳香。志和是媚香一个，冶之不依，又叫了个尚仁里的文雅仙。冶之看众人将局票写好，交与园丁，分付速去。

这里台面上的汤炒，传话厨子略略慢些，等着局来。静安寺到四马路转回究是路远，园丁去有一点多钟，尚还没有回来。媚香、艳香却一马车先已到了，接着飞云、小玉、小红等，也多陆续坐着马车而来。叫局的方才回转，说桂天香转局过来，余多一概就到。少停，楚云、岫云也多来了。志和、冶之只道楚云见了少牧，必有许多话说，岂知却一句没有，甚是诧异。

后来媚香等各自唱了一支曲子，轮到楚云唱曲，忽听

笛声响亮，却是带了一个乌师来的。志和道："什么说！楚云你会昆曲，我还没有听你唱过。"楚云点了点头，开口先唱一支《新水令》道：

画眉人去黯魂消。细思量，离愁多少。莺花空有恨，风雨太无聊。凤泊鸾飘，害下这病，不了的相思倩谁疗？

那声音，正如新莺出谷一般，请脆异常。众人齐声赞好，又听他唱他第二支《江儿水》道：

望断花前骑，吹残月下箫。你恩情那忍轻相掉。你身躯是否当初好？你精神莫要消磨了。别有伤心，说不尽梦魂颠倒。

唱到此处，志和击节道："果然好曲！怎的谱曲上好像没有见过，不知是那里来的？"楚云笑而不答，又唱第三支道：

情切切，无端眉懒画；闷恹恹，有恨笔难描。心香一瓣空烧，只未许春愁扫。那里有解郁的沉醪，将绮闷浇？冶之道："这曲子真是愈唱愈好听了！不知以下还有多少？"志和道："这第三支的曲牌是《侥侥令》，谅还有一支尾声。"楚云把头一点，又唱道：

缘悭命薄，空嗟悼。问郎君，几时儿重到？听唱这海样深的相思一叠稿。

唱毕，乌师收拾笛子自去。

志和正要动问楚云这支曲子究竟是在那一部曲谱上的，觉得鼻观中有一阵异香远远吹来，众人多说："好



香!”道言未了，但见分花拂柳，进来了一个香馥馥人儿。正是：

乍向筵前聆妙曲，又从花下见仙娥。

要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看跑马大开眼界
戏拉缰险丧身躯

话说楚云唱罢曲儿，志和正要问这曲子的来历，觉得一阵异香，又来了一朵名花，年约二十左右，身穿一件蛋青缎子银鼠皮紧身，内衬淡雪妃湖绉小袄；下系元色绉裙，天蓝缎裤子，足上湖色花鞋。打扮得甚是幽净。不长不短身材，一张鹅蛋脸儿，脂粉不施，真是天然本色。一手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大姐，那行路却大大方方的，绝无一些扭捏之态。走上厅来，小大姐问："那一位是谢大少爷？"志和一见，道："我认是谁，原来却是天香。怎的到得甚迟？"又把手向幼安一指，道："这位就是。你在那边坐罢。"

天香把头一点，同小大姐走至幼安面前，低低的叫了一声："大少。"就在背后坐下。小大姐点火装烟，自不必说。幼安本来是个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人，自从天香到了席面，微微的看了几眼，并不作声。天香虽然是个妓女，也不喜惹蝶勾蜂，故亦无甚话儿兜搭。小大姐装好水



烟，递过琵琶，天香和准了弦，唱了一支《落花园》、一支《游龙戏凤》。幼安始说一声“辛苦!”众人多赞他唱得甚好。天香略略谦逊几句，以下又没有话了。幼安看他人品沉静，尚无青楼中打情骂俏那些恶习，心中暗暗契重。众人却因他不甚风骚，并不十分在意。就是志和，虽是与他相熟，却也没甚交谈。

席中，楚云最是伶牙俐齿，与众人指天说地，讲个不了。志和问他方才唱的那支曲子，出在什么曲谱上边。他说并无古本，乃是自己胡乱诌的，所以其中不通不接的句子很多。冶之等多说：“看不出你小小女子，有此才调。这曲谱得甚有意思，但须起个曲名才好。”志和道：“曲文果还不错，只是若照前人谱上，脱节的地方太多，故而我要问他来历。”楚云道：“我本说是胡乱诌的，晓得什么节拍？你可指点指点，待我将来改过。”志和道：“你唱的第一支不是《新水令》么？《新水令》下边接的应是《步步娇》与《折桂令》，然后方是《江儿水》。那《江儿水》下边还有《雁儿落》一支，才是《侥侥令》。《侥侥令》的下面，尚有《收江南》、《园林好》、《沽美酒》三支，合着尾声的《清江引》，方成一套。如今你只有《新水令》、《江儿水》、《侥侥令》、《清江引》四支，其中脱去甚多，若要改正，很是费力，我看不如将错就错，竟把这支曲叫做《减调相思曲》罢。”冶之抚掌道：“这曲名起得很好，楚云你可不必再改。”楚云点头称是。

旁边逢辰问志和道："什么曲子里头，有这许多讲究?"志和道："若像你平日间随口唱唱，有甚交代不过?仔细讲究起来，不但曲牌、接拍本有一定，并且还有南曲、北曲两种分别，字眼宫商一些不能相混，这才难咧!"逢辰吐舌道："如此说来，我以后再不敢唱曲子了，省得在人前丢丑!"志和笑道："你唱的曲子，又不是你自己撰的，尽你一天唱到晚上。丢甚么丑?无非不甚好听罢了!"逢辰涎脸答道："志翁休得取笑!我这喉咙怎能及得楚云，所以生角唱不上去，唱了小丑。"

幼安听志和论曲，知他是个惯家，暗想此人举止虽浮，原来胸次却还不俗。后听逢辰自己说会唱小丑，正合着他的身分，不觉看他一眼，"扑嗤"的笑了一声。逢辰觉着，虽然猜不出笑他甚的，也就不再往下讲了。

其时，席上酒已半酣，花小兰、李飞云、梁小玉等都已各散，只剩楚云、岫云姊妹两个与桂天香还没有去。天香已倩小大姐装烟。楚云推称看花，走至庭心，把手向少牧招招，叫他出去，咬着耳朵说了无数的话，方始回席。天香先已走出去了。岫云递个眼色，催着要行。跟楚云的大姐，把水烟管递与少牧自吸，他到外边去关照马夫配好车子，回至厅中，说声："各位大少爷，散席之后，一同请来。"一手挽着楚云，一手携着岫云，大家微微一笑而去。

志和见叫来的局多已散讫，要与众人搳拳赌酒。众人

多说酒已够了，只有逢辰与他搳了十大杯抢三，逢辰输了七拳，吃得前仰后合，脚步歪斜。冶之看他已醉，深怕尚要嬲着闹酒，分付园丁拿干稀饭来。各人用过散席，剩下来的残肴，自有园丁收拾。应付的园金、酒资，明日园中有人到栈算取。一言表过，不必絮提。

只说众人散席以后，除了贾逢辰坐东洋车子来的，其余皆有马车，各马夫多在园门伺候。志和见逢辰已醉得不像样儿，若使仍坐东洋车回去，很不放心，因与冶之说知，三个人一部马车，同到媚香家去打个茶围，略坐片时。等逢辰醒一醒酒，然后回去。其余各人谢过志和，回家的回家，回栈的回栈，共是四辆马车，同时起行。临上车的时候，志和低问少牧："今夜楚云那边可去？"少牧道："实不瞒志翁说，今晚安哥在此不便，明日去罢。"志和点了点头道："明日三四点钟，我与冶之在媚香那边候你同去，可好？"少牧道："如此最妙。"二人方才分手，各自登车。

少牧与幼安的车，并不兜甚圈子，一直回到栈中。给过车钱，上楼进房，茶房泡上一壶茶来。少牧问幼安："今日劳动了这一天，身体可还舒服？"幼安道："今日身子尚好。此刻夜已深了，我们早些睡罢。"少牧答应，拴上房门，宽衣安睡。只因心想着楚云题曲的好处，与在花园内说的无数话儿，翻来覆去，这一夜竟合眼不来。幼安睡在床上，暗想："少牧与志和等那一班人聚在一处，久

后恐怕没有结局。”一心要想早日回苏，不可多耽日子，弄出事来。故此一时也不能安枕，直到两点多钟，方才睡熟。

及至早上醒来，见少牧已经起身，坐在床前那张椅上，拿着一支水烟袋儿吸烟。幼安道：“牧弟，今日起来好早！”少牧推说道：“谅因昨夜多吃了酒，不知如何睡不起来。”幼安道：“多吃了酒，应该贪睡，甚么你反不能睡觉？真是奇事！”口说着话，披衣起床。茶房送上脸水，洗过了脸。用过早点，对少牧道：“牧弟，我有句话，不知你意下如何？”少牧道：“安哥，有甚话说？”幼安道：“我们在苏州动身的时节，原说不多几日就回去的，如今已有一个月了。我想上海也没有甚么名胜地方，这几天顽的够了，再住几时，还待要到那里去顽？故而明后天想动身回苏，你可也是这样意思？”少牧闻言，沉吟半晌，始回答道：“本来我也要想回去了，只因出月初寓沪西商就要跑马，那是上海春秋二季最是热闹的事。外路人多有到这时候到上海来看热闹的，我们既在上海，不可不看了跑马回去。因此还想耽搁几天。”幼安道：“跑马有甚好看！且知他出月几时才跑？”少牧道：“曾见《笑林报》与《游戏报》、《繁荣报》上说是三月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只隔得十数天了。我们看过跑马，一准回去可好？”幼安道：“今天是二月十九，如此说来，尚有半个多月。不是我过于多虑，上海的花消很大，那十数天里，你须格外留

点儿神，我也陪你再住几时。但是跑过了马，那可不能再耽搁了。不要你闹孩子气儿，一时间又不肯回去。”少牧笑道：“安哥，说那里话来。我们看过跑马，初十左右动身就是。”正说着话，隔房的荣锦衣过来，说起昨日到了一个同寅，约他要一同上京，因此愚园没有去得，未知园中景致如何。幼安道：“园中的景致还好。不知锦翁上京，定于何日荣行？”锦衣道：“大约看过跑马，就要走了。”少牧道：“原来锦翁看了跑马，也要动身。我们也等跑马一过，就要回苏去了。方才正在这里说起。”

三人闲谈片刻，茶房进房开饭，锦衣分付把自己的饭菜，开在一个房中。大家用过，说说讲讲，甚是投机。到了两点多钟，锦衣要到大马路亨达利洋行买些钟表，并千里镜、八音琴等，邀着幼安、少牧同去。幼安回称：“昨日身子劳乏了些，今日不敢出门。”少牧本约志和、冶之三点钟在媚香房中等着，一同到楚云家去，巴不得趁早脱身。乘着这个机会，就与锦衣出了长发栈，一部马车到亨达利去。锦衣买了一座搁钟，一只金表，与些零碎洋货。少牧买了一只外国金镶的金刚钻戒指，足足二百两银子，套在指上。锦衣将金表藏在身旁，余下的东西交与马夫收拾好了，便想回去。少牧把郑、游二人在花媚香家等他的话，与锦衣说知，要他一同前往。锦衣本来无甚别事，遂答应同到荟芳里去。果然二人先已来了，略坐片刻，每人吃了一碗四如春水饺子点了点饥。

少牧恨不得一步就到楚云那边，心里头好像有无数的话去与他说，竟有些坐立不安。志和、冶之会意，遂与锦衣、少牧起身，出了花家，同到楚云院中。楚云一见，眉花眼笑的，与四个人说了好些温存话儿。其时天已黑了，分付小大姐到杏花楼去，叫了一块洋钱一桌消夜，留吃夜饭。四人见他款待殷勤，过意不去，吃过夜膳，替他碰了场和，方才回去。临出门时，楚云见少牧指上带的那只钻戒，晶光夺目，甚是爱他，要少牧照样再买一只。少牧见楚云欢喜，竟把他除将下来，套在楚云指上，送与他了。楚云笑眯眯的谢了一声，暗想："这种客人不巴结他，再去巴结那个？"从此更留了一倍心儿，要放出十二分的手段来，做到他一个留连忘返。少牧那里得知，就是幼安也防不到少牧已经落在楚云手中，只想看过跑马，一同到上海的人，自然一同回去。

光阴如箭，这半个多月的日子，很是易过。那天已是三月初了，志和、冶之本来包着马车，锦衣也向龙飞马房从初四起包了三天轿车。少牧想要到善钟去包，幼安说是太费，不许；后来只替楚云去包了三天橡皮轮快车，连酒钱共是三十六块洋钱，瞒着幼安，并不使他知道。

自己到了初四饭后，与幼安在四马路马车行中，叫了一部木轮的皮篷马车。这车价甚是便宜，连酒钱只花了两块洋钱，一样如飞的到跑马场来。但见场上边人山人海，那马车停得弯弯曲曲的，不知有几百部儿，也有许多东洋



包车在内。车中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数。还有些少年子弟，坐着脚踏车在场边兜圈子儿，瞧看妇女吊膀子的。又有些乡村男女，与着一班小孩子们，多在场边搭着的木板上头，高高坐着，真正看跑马的。至于那些大人家出来的宅眷，不是坐在马车上瞧，也有到泥城桥堍善钟马房洋台上面出资观看的人。这座洋台，每逢春秋两季跑马，必招看客登楼观看。第一日、第二日，每日收洋二角，第三日收洋三角。去的人却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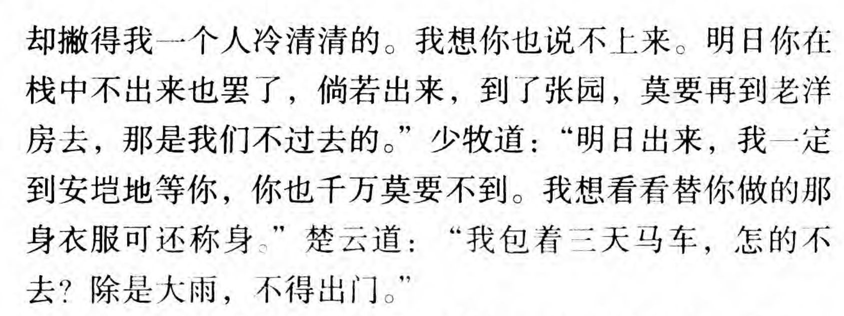
少牧与幼安两人停了马车，就在车上略看一番。只听得耳朵边上一阵喧哗，场上的人万头攒动。远远瞧见跑马厅上跑出八匹马来，起初原是一线齐的，不到半圈，渐渐分出先后，跑至十分至七，只有一匹黑马与一匹黄马在前。及至一圈跑到，乃是黄马第一。骑马的人，身穿红衣黑裤，头上戴的帽子，只因离得尚远，看不清楚。

幼安瞧罢，微微一笑，对少牧道："牧弟，你见了没有？谅来一次这样，下次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既经见识过了，何须再去看他？还是到张家花园走走去罢。"少牧道："安哥，要到张园很好，倘要再看跑马，明日本来还要出来。"幼安道："今日天气很热，明天防要下雨，不来也罢。"少牧道："这是一年只有两次的事，我们又是难得到此，何妨再来瞧瞧。"幼安道："既然你心上喜欢，且待明日再说。"遂分付马夫动身到张园去。

进得园门，下车向别处闲走了一回。那些看跑马的马车，一部部都也来了。少牧要在安垲地大洋房内泡茶，幼安嫌他太觉热闹，一定要到老洋房去。因至老洋房坐下，园丁泡上茶来。这老洋房的面前，乃是一方空地，约有三四亩田开阔，四边种些树木。前面是个荷池，左旁是通安垲地的一条马路，右旁是条花径。花径里边，曲曲折折的有两三条小桥、三四座茅亭，那景致倒还幽净。老洋房的隔壁，是全玻璃窗的两间花房，那花房中种着无数外国花草，姹紫嫣红，甚是好看。

幼安、少牧吃过了茶，复又散步一回。因见天要夜了，登车回栈。一路之上，马夫因还接有后趟生意，只在四马路兜了一个圈子，匆匆的就送到栈门。幼安也不计较，给过车资，由他自去。

少牧心上因当日没见楚云面儿，觉得不甚开怀。等着茶房开过夜饭，晓得锦衣一时决不回来，推说他约在天仙茶园看戏，偷空跑至楚云院中，问楚云："今日可曾出来？怎的没见？"楚云回说："是三点钟出外，四点半钟在安垲地靠窗泡茶，五点半钟方回来的。志和、冶之、锦衣、逢辰，与媚香等众姊妹们俱在那边，都说如何不看见你。谅你又与那姓谢的进城去了。"少牧道："我今日何尝进城！因在老洋房里泡茶，故此你们一个不见。这都是姓谢的性情古怪，他嫌安垲地人多，才到老洋房的。"楚云道："姓谢的，你不过与他朋友罢了，他要往东，你就跟着往东，



却撇得我一个人冷清清的。我想你也说不上来。明日你在栈中不出来也罢了，倘若出来，到了张园，莫要再到老洋房去，那是我们不过去的。”少牧道：“明日出来，我一定到安垲地等你，你也千万莫要不到。我想看看替你做的那身衣服可还称身。”楚云道：“我包着三天马车，怎的不去？除是大雨，不得出门。”

二人正在说话，听得玻璃窗上一阵雨点声响，天公当真下起雨来。少牧道：“你才说下雨，甚么果然就应了你口？天不早了，我要去了，且等明日张园见罢。”楚云拉住他道：“你不听见自鸣钟才敲十一点么？你着甚慌，就要回去？敢是怕那姓谢的有甚说话？”少牧道：“朋友相交，何言‘怕’字。你听雨声甚大，故我急欲回栈。”楚云道：“下雨有甚要紧！你不是没有在这里住过的人，不回去也不妨事的。”回头叫老娘姨端整稀饭，与二少爷吃。老娘姨传话出去。不多时，相帮端上一小铜锅稀饭，一碟火腿，一碟熏鱼，一碟椒盐花生肉，一碟皮蛋。老娘姨服侍少牧吃过，楚云也吃了一碗。那雨越发下得大了，少牧这夜竟又没有回去。

明日，整整的又下了一天大雨，出不得门。不但楚云这天没坐马车，少牧也在房中坐了一日，与楚云并娘姨们叉了八圈小麻雀儿。到得晚上，楚云要到丹桂看戏，嬲着少牧同去。少牧回他天雨。楚云把自己穿的那件玫瑰紫呢一口钟与少牧披了，虽是短些，尚可将就。唤娘姨到弄口

喊了一部东洋车，陪着他一同前往。看到十一点钟，雨还没有住点，依旧双双回院。

少牧又在院中住了一宵，初时还想着幼安在栈寂寞，且恐回栈时见面为难，把甚话儿推托。争奈楚云有心要离间二人，说话之间，半讥半刺的嘲着少牧，说："人家怕父母拘束，妻妾吵闹，不敢在外过夜，那是有的。姓谢的是个朋友，你竟受他管束，令人羞也不羞！"少牧被他说动了火，竟把幼安抛撇在九霄云外，故第二夜住在院里，反比隔夜安心了好些。

只是春宵苦短，及至一梦醒来，早又天已过午。但见一轮红日顾耀满窗，天气略觉冷了些些，却已晴了。少牧心上很是得意，与楚云说知饭后一同出去。楚云应允，不过不肯同坐在一部车上，说是青天白日，旁人瞧见不雅。叫相帮另去叫了一乘橡皮轮亨斯美车。午饭已过，楚云梳好了头。马夫来说马车放在三马路弄口。娘姨服侍楚云更衣，上身穿的是荷花色外国缎棉袄，下身是雨过天青色外国缎棉裤，正是少牧替他做的。穿好之后，向着衣镜中照了一照，对少牧笑微微点点头儿，说声："我们去罢！"少牧看他打扮好了，越显得十分娇媚，心里头已甚喜欢，又见他临行的时节那副笑脸，真把人魂灵儿也勾得过去，不由不愈加着起迷来，说声："我们就走！"喜洋洋的出了院门，登车而去。

楚云在前，少牧在后，先向四马路兜了一个圈子，方

到跑马场边，将车歇下。这日是跑马的末一天了，昨日又是下雨，人人都没出来，今日故更热闹，比第一天看的人又多了十分之二。少牧停车的前面，就是锦衣的马车。少牧见了，正想下车去与他说话，后面忽有人大呼："杜少翁，你也来了！"回头看时，乃是志和、冶之。还有一人，年纪甚轻，身穿淡湖色外国缎棉袍，白地蓝花漳缎马褂，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那帽上钉着一块玭霞，价值连城；眼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嘴里头衔着一支吕宋烟，这烟咬嘴是金星玛瑙的；足上天蓝缎套裤，元色漳绒旗圆式鞋子。品貌风流，衣披潇洒，也与少牧点头，少牧却不认得他。三人将车停住，一齐跳下车来，走至少牧那边。志和问他是几个人一同来的，少牧把手向楚云的马车一指，回说是与楚云同来。又附着志和的耳朵问："这穿漳缎马褂的是甚么人？"志和道："此人姓屠，别号少霞，本地人氏。家财万贯，可算得富甲一城。"

那屠少霞见了少牧，虽然与他胡乱点首，也因从没见过面儿，细问冶之此人是谁。冶之与他说明，二人始又重新见过，各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志和对少牧道："我们今天来得不巧，听说第五次马已跑过了，第六次尚有好一刻耽搁，呆呆的停在这里做甚？不如到张家花园去弯一次儿，回来再看可好？"屠少霞道："我本约林黛玉等都在张园，此刻不知到了没有，正想去看看他们。"冶之向少牧一瞧，道："你不是一个人独自一车来么？我们因屠少翁

的马车，被他贵相好花笑春坐去，故此三个人坐了一车，觉得很不舒服。若是你也要到张园里去，我想与你一车可好?”少牧大喜道：“我一个人正是寂寞，你肯坐在我的车上，那是很好的事，有何不可!”冶之含笑跨上车去，果与少牧并肩坐下。志和、少霞说他不合拆了姘头，轻轻的在肩上打了两下，回身各自登车，分付马夫快行。少牧在车上向楚云做个手式，叫他一同前去。楚云会意，也叫马夫将车开放，都向张家花园而去。

这日从园门外马路为始，接至安垲地大门，那马车停得水泄不通。挨挤了有半刻多钟，方才挨了进去。各人下车入内，果见林黛玉、金小宝等凡是有名的妓女，都在那里泡茶，身上穿的衣服，俱是簇崭新的，很甚夺目。花笑春与黛玉坐在一张桌上，少霞看见，走过与他搭话。楚云也走到这一边来，要想拣张桌子，谁知一张也没有空的。只听得东壁厢有个大姐高呼：“先生，可要到这里坐?”却是跟花小兰的阿素，那小兰也在旁边桌上吃茶。楚云点了点头，回身要走，被靠窗口坐着的媚香、艳香姊妹两个看见，各人把手招招，说：“这边也还有个座儿。”楚云没了主意。因见少牧与志和、冶之多在媚香、艳香隔肩那张桌上，遂决定到窗口边来，一面差娘姨去回覆阿素，说客人叫他坐在那边，不过来了，免得阿素多心见怪。阿素见冶之等多在那厢，手中拿了一支水烟袋儿，从人丛中挤得过来，点了个火，递与冶之。冶之接过，吸了两筒，与他说

了几句闲话，将烟袋交还，阿素接着自吸；又同楚云、媚香讲话。独有艳香却不甚去理会于他。

少顷，荣锦衣、康伯度、经营之、贾逢辰等，也都先后到园。众人好不兴头，坐了一点多钟，始各渐渐散去。少牧与志和等依旧同行，冶之仍与少牧一车，路上边说说谈谈，甚是有趣。行至斜桥已过，不多路就是跑马场了。冶之见坐着的乃是亨斯美车，忽然要想拉起缰来。马夫因今日路上人多，欲待不许，怎禁得冶之性起，一定要拉；马夫无奈，把缰绳双手递过。冶之接着，照法拉动，如飞而去。及到泥城桥下堍，少牧要停，冶之说："停在过桥沿浜的安康里口，那边有些住家野鸡，很是好看。"遂一直车过了桥，正要转湾，不防迎面来了一部船车，转湾角上又来了一部轿车。冶之慌了手脚，缰绳扣得过紧了些，勒伤马口。那马负痛往前一奔，与船车上的那一匹马撞个正着，四蹄发起蹶来。轿车正在转湾，一时收不住缰，也巧巧的撞在一处。但听得"豁喇"一声，竟把冶之马车上的车杠撞断。那车子翻下地去，马已跑了去了，冶之、少牧一咽噜滚到尘埃。正是：

莫言可作逢场戏，着意须防行路难。

毕竟不知冶之与少牧性命如何，溜缰的那一匹马，可闹出别的祸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龙华寺广结香火缘
高昌庙盛赛清明会

话说冶之与杜少牧同坐着一部马车，从张家花园回来，冶之自己拉缰。到得泥城桥，想要在浜口暂停，不料下桥转湾的时候，迎面来了一部船车，湾角上又冲下一部轿车，冶之慌了手脚，手中的缰绳紧了些儿，勒伤马口；那马往前直奔，三部车撞在一处，把冶之马车上车杠撞断，车子翻下地去，冶之、少牧滚倒街心。那一匹马已溜了缰，如飞而去。马夫也跌下车来，急忙忍着疼痛，向前赶去。后边楚云、志和等许多马车，见前面少牧的车撞翻，大家勒住了缰，停在一边。志和慌忙下车，动问二人跌得甚么样了。早有巡捕过来，把那闯祸的船车、轿车一齐扣住，观看二人伤势若何。只见冶之跌伤左臂，少牧磕损了右膝，幸喜多是实地，尚还没甚紧要，并且头面均未受伤，不至血污狼藉。志和把他二人扶起，见满身多是灰沙，替他略略拍去。那溜缰马，已被马夫设法牵了回来。巡捕问明，虽没闹祸，但马夫不应任从客人胡乱拉缰，漫

不经心，几乎弄出性命交关的事来，因此要与船车、轿车一同带到巡捕房去。冶之解说不依，只得与马夫说明，倘然捕房要罚，不论多少洋钱，叫马夫到栈房去取；撞坏的车杠修理，也是冶之出钱。马夫始哭丧着脸，收拾车辆，手牵着马，跟了巡捕自去。船车、轿车中坐着的人，也多跳下车来，听凭马夫驾着空车，同赴捕房。少不得多要罚几块钱，儆戒他们下次。一言表过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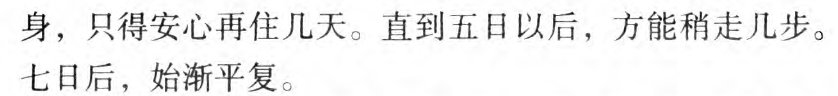
再说冶之、少牧二人，没了马车，冶之自然回至志和车上，依旧三个人一车。少牧只得与楚云同车。楚云因天已将晚，并见少牧受伤，说不出不许他坐，勉强叫娘姨扶他上车。问了几句痛痒相关的体己话儿，说："你方才跌下去的时候，吓得我魂不附体。如今可还没事，明儿我要到虹庙烧香，保佑你无灾无病才好。"说毕，更把双手向少牧的膝上抚摩。少牧很是感激着他。只因跌了一交，身子究竟不甚舒服，无心再看跑马，分付马夫就此回去。后边冶之也是一般，并不耽搁，各自散归。冶之等到艳香那边坐了一回，艳香暖了一壶热酒与冶之吃，嘱他吃酒之后，就在床中安睡，不必回栈。志和、少霞各归各人的相好地方住宿。

少牧与楚云回至院中，膝盖疼痛，寸步难行。楚云亲自与他泡了一杯糖汤，伏伺吃下，名为白糖饮，取糖能和血，不至瘀血积滞。又命相帮到带钩桥大街姜衍泽堂药店北号，买了一张加料宝珍膏，此膏善治跌打损伤，效验如

神，上海只有衍泽堂一家出售。老店在南市小南门外大街，带钩桥乃是分店。相帮买了膏药，另外又买了两角洋钱麝香，三个钱老姜，回院交与楚云。楚云替少牧解开裤脚，看膝盖上跌有碗大一块伤痕，颜色青中带紫，轻轻替他先用老姜在伤痕上擦过，后将膏药揭开，把麝香渗向中间，贴在伤处，再把裤脚扎好。稍停，觉得舒畅了些。

楚云要留他仍旧住在院中，少牧不允。分付相帮打了一乘轿子，送他回栈，扶上楼梯，时已十二点钟，幼安早经睡熟。听得房外有脚步声响，在床上动问是谁。相帮回说："杜二少爷回来。"幼安披衣起身，开了房门，见少牧一跷一拐的扶在相帮身上，步进房来。幼安大惊，急问："为何这等狼狈？"少牧进房坐下，在身旁摸出两块洋钱轿钱，给与相帮去讫，始向幼安把坐马车跌伤之事说了一遍。幼安摇了摇头，并不去抱怨他，只问："前昨两夜，住在那里？现在身体如何？"少牧支吾回说："前夜在平戟三公馆里头，昨夜在熊聘飞那里叉了一夜麻雀。现在身体尚好。"幼安明知他随口撒谎，也不提破于他，只说："夜已深了，身子既受了伤，早些睡罢。"少牧巴不得他有此一句，乘机脱了衣服，上床安睡。

到了明日起身，膝盖上尚隐隐作痛，不能行动。在栈房中静坐了一天。幼安请平戟三来，替他开了一张药方，叫茶房撮了一服药来，煎好吃下。一连数日，那伤急切不能全愈。幼安屡想回苏，无奈看着少牧这般光景，万难动



身，只得安心再住几天。直到五日以后，方能稍走几步。七日后，始渐平复。

正是流光如驶，已是三月半了。那日早上，茶房递进一个帖来，乃是荣锦衣今日约往龙华寺游玩，在船上设宴请客。幼安问少牧："可能出去?"少牧回说："勉强可以走得。"幼安因龙华是上海的著名丛林，闻得景致十分幽雅，又是锦衣的主人，故也允着同去。二人用过早膳，锦衣又差荣升催请，说："船在老闸桥戴生昌码头。"二人点头答应，各自换过一套衣服。幼安在前，少牧在后，出了房门。荣升扶了少牧下落扶梯，唤两部东洋车，拉到戴生昌码头。幼安给过车钱，少牧由荣升扶下车来，又扶着他一步步慢慢上船，锦衣出舱迎接。

船中已有平戟三、李子靖、熊聘飞，与一个北边口音的人在内。问起是江苏候补道、满洲人毓春，别号秀夫，与锦衣同寅，就是前天从北京来的。后来志和、冶之也都到了，冶之跌伤了手，也还没有大愈。锦衣见客已到齐，动问众人可要带局。志和说自然要带，遂唤船家取笔砚来，自己先把媚香的局票写好，问冶之是否叫花艳香还是小兰。冶之说："你既叫了媚香，我怎能再叫别个?"志和点头，又把艳香的局票也写好了，再替锦衣、子靖、聘飞一一写过。幼安仍旧是桂天香，少牧是巫楚云。毓秀夫初到上海，尚无相好，志和替他荐了一个百花里的小清倌人，叫花小香。书写的当，交与荣升上岸去叫，一面分付

船家端整酒席入座。

只因那些局隔夜没有关照，都要梳起头来，耽搁了好一刻儿，方才一个个先后到齐。锦衣令荣升传话船家，将坐船的缆绳带好在小火轮上，生火开行。起初是缓缓的，到了浦心，火机开足，便如弩箭离弦一般，如飞而去。耳旁边只听得呼呼风响，不多时，已是南黄浦了。众人在船饮酒，与各妓女说说笑笑，甚是热闹。幼安生性爱静，叫来的桂天香又是一个极不喜欢打情骂俏、轻嘴薄舌的人，凭着众人顽笑，他却在旁并不作声。后来，众人吃得酒兴愈浓，闹得愈不像个样儿。

幼安有些忍耐不住，走至头舱门口，观看水景。天香也走了出来，站在幼安身旁闲看。但见浦面上往来的船只甚多，也有装货的，也有载人的，忙个不了，无非是为“名利”两字。幼安暗想着：“当初高庙南巡，动问随幸词臣：‘江上的船，共有几只？’词臣回称：‘只有两只：一只为名，一只为利。’说的真个有些意思。世人怎能勘得破名利关头，可以免却许多奔波劳碌。”不觉点头嗟叹一回。

少顷，见巍巍塔影，矗立波心。幼安只道是龙华到了，说声：“好快！”桂天香道：“此处离龙华差不多尚有五里之遥，皆因宝塔甚高，故此远远已经望见。沪上有‘龙华十八湾，湾湾近龙华’的俗谚，真是不错。”幼安道：“原来如此！你到过龙华已几次了？可知旱路是甚样

走的?”天香道：“我连这一次是第五次了，旱路上也曾走过。先时是从徐家汇那一条马路，往西向南走的，都是小路，只好坐轿或是羊角小车，不便得很。近来从高昌庙制造局起，新开了一条马路，直接龙华。听说因为龙华有一所子药厂，在彼开了马路，可通车辆往来，却便宜了龙华寺的僧人。到了香汛，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十分中有八分是坐马车去的，一分是东洋车，一分是船，那轿子、小车竟是绝无仅有的了。”幼安道：“旱路去的风景，比着水路如何?”天香道：“旱路上若是清明节在二月天气，近龙华一带人家，多是种桃为生，到了这个时候，一路上桃翻红浪，柳映绿波，流水小桥，闲云野舍，那种天然的画景，真是观之不尽，玩之有余。若是三月清明，桃花已经开过，那就无甚景致，不过夕阳塔影，幽径钟声。可以扑去尘俗，避些叫嚣嘈杂罢了。还比不得水面上去，波光一片，极目澄清，令人心旷神怡，觉得别有风趣的好。”这一片话，吐属幽雅。幼安听了暗想：“此人举止行为，看他甚是清高绝俗，因何落在烟花队中?我如不遇见他也罢，既经与他相识，缓日须把些言语打动，叫他早出火坑，勿在风尘久溷。”遂动了一片超拔之心，暗地里要用好言劝他。此是后话慢题。

再说二人在舱门口小语多时，远见一条桥影，好如卧虹一般，横亘波心。天香说：“这桥是百步桥，如今真个到了。”耳旁边听小轮船上“呜”的放了一声气筒，又是

一阵钟铃声响。因桥边水势甚浅，不便再进，遂在浦心下珪。船夫向小轮上解了缆绳，"骨支骨支"摇上几橹，船头上又撑上几篙，移近岸滩停泊。布好跳板，搭好扶手，方请众人登岸。众人移步上去，不多几步，已是龙华寺的山门。抬头看塔，上贴着"今春传戒"四个大字，写得笔法甚好。山门两旁，摆着许多摊子，也有卖竹器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香烟食物的，也有卖杂技西洋景的，甚是热闹。

众人进了山门，便是四天王殿，两壁厢塑着魔家四将，那法身约有一丈多高，十分威武。殿旁摆列无数摊子，卖的都是香烛纸马，看见众人进来，一个个上前兜卖。楚云等每人至至诚诚请了几付香烛，分赴各殿烧香。锦衣同着幼安等诸人，到处随喜。只有少牧因行路不便，就在天王殿暂坐。锦衣等款步进内，便是大雄宝殿。正中供的是释迦牟尼佛，两边十八罗汉，金光灿烂，法相庄严。大雄宝殿后边是三圣殿，供的三世如来，左廊是送子观音殿，烧香的妇女们最是拥挤。志和、冶之走到此处，立定了脚，不肯就行。幼安与锦衣暗暗打个手式，由他们在此观看。二人走到西偏新造的罗汉堂中，看过五百罗汉，重新回至正殿。

其时各妓女香已烧完，却都一个不见。锦衣先曾来过一次，知道他们必在方丈或在女斋堂小坐，故与幼安同到方丈中去。看门阑上悬着一块退光黑漆堆金字的横匾，上

写着“方丈”二字。幼安大赞好字，锦衣道：“幼翁，你晓得这写匾人的来历么？我也因他书法甚好，上次来时，问过寺内僧人。据他们说，这两个字，乃是当初一个烧香的僧人所写，并不用笔，乃是把炎钳画成。此僧名唤觉悟，不是个等闲之辈。你可信也不信？”幼安闻言，微笑道：“此种谰语，信他则甚！但这‘方丈’二字，很不易写，竟能写到这个地步，就算他出自仙笔，有何不可！”锦衣点头称是。

二人走进方丈，见正中一座法台，台上列着拂尘禅杖，台下摆有许多交椅，任人闲坐。四壁挂着许多字画，内中有几幅“朝阳补衲”、“夜月谈经”等图，乃是竹禅和尚画的。后面反轩中间，又有一幅“醉菩提”，也是竹禅手笔。正在观看，有知客僧过来招接，并问：“可要在此设斋？”锦衣回他：“不必。”那僧人分付香火献茶，又端上四盆果品，请二人用茶。二人坐下，喝了杯茶，向知客僧问问寺中胜迹，却也没甚好顽的地方。遂开消了两角洋钱茶金，别过知客。

信步出外，走至纠察所中，但见中间供着一枝戒板。板上写着许多禅门规矩，旁边放那一枝戒杖，规模倒也甚是严肃。出了纠察所，旁边就是斋堂，乃众僧人吃斋之处，一排一排的放着无数板凳。二人略看一番，回身抄出大殿，又到钟鼓楼看了一回。

信步走至塔前，见塔上边游人如蚁。那在第一层上的

人，望去宛如四五岁小孩一般。锦衣道："我们可要上去顽顽？"幼安回称："使得。"遂抠起衣服，锦衣在前，幼安随后，一层一层的走将上去。到第七层上面，见壁间有一首诗，墨迹未干。二人定睛一看，低低诵道：

浮屠七级势摩空，有客登临顾盼雄。

多少楼台烟雨里，大千世界有无中。

暮云远锁茶山翠，落日斜沉歇浦红。

昂首层巅发长啸，几疑身在上清宫。

下写："天涯吏隐戟三平升游此偶题。"幼安、锦衣看罢，知道戟三已经来过，先自下塔去了。锦衣极口称赞这一首诗笔力雄浑。幼安也赞不绝声，后来倚在壁间，沉思片刻，说："可惜没带笔墨，不然，也好和他几句。"锦衣在身旁一摸，道："我有枝铅笔在此，可使得么？"幼安大喜，双手接过，就在戟三题诗的右面壁上，振笔书道：

龙华古刹景清娱，楼阁参差入画图。

满地云阴天欲暮，淡烟漠漠锁浮屠。

帽影鞭丝去复还，香烟人气满禅关。

闹中取静偏多趣，清磬一声心自闲。写完，又注一行小字道："读天涯吏隐题壁句，见猎心喜，得即景二绝，不敢言诗，聊志鸿爪云尔。小东山主幼安谢景石并志。"锦衣看他写毕，收了铅笔，从头至尾细读两遍，说他吐属幽雅，与戟三又是一副笔墨，真是异曲同工，一般都是好诗。幼安闻言，谦逊不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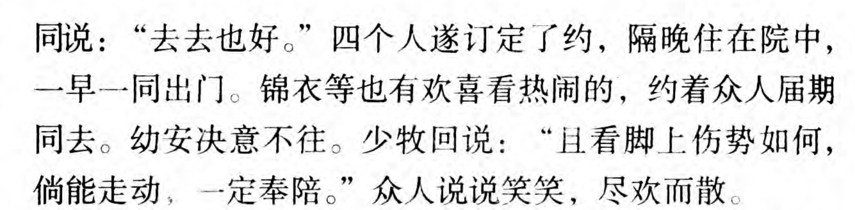
正在谈论，有个小沙弥喘吁吁的跑上塔来，向二人一看，问："二位可是谢爷、荣爷？"二人回称："正是。"小沙弥道："郑大少爷在斋堂设斋，请二位爷用斋。"二人答应，随着小沙弥移步下塔。曲曲折折，绕至斋堂，见志和等已经入座，少牧也进来了。都说："你们那里去了？这好半天，教人等得心焦。"二人把游塔的话说了一番，又赞戟三诗笔雄健，令人钦佩。戟三连称不敢。锦衣四顾一望，楚云等众妓女依旧一个不见，问到那里去了，志和道："在女斋堂吃过了斋，现到大殿上铺佛未回。"锦衣问："如何叫做铺佛？"冶之道："那是和尚们哄骗愚夫愚妇的名目，仿佛道场中夜课一般，聚集合寺僧人摆鼓撞钟，一同念佛。那也罢了，最好笑的，是念到转佛的时候，那施主也须跟在和尚里头，跑来跑去，说甚么可以忏除罪孽。你们想愚也不愚！"众人都点头含笑不已。移时，斋已用毕，殿上铺佛也已完了。

船家见天色将晚，催请回船。锦衣等遂出了寺门，令众妓女下船，然后各人陆续登舟。船家解缆拔跳，摇到小轮船上，带好了缆，放过气筒，生火开行。回到上海，已是酉牌时分。众妓女也有马车来车接的，也有轿子候在码头上的，也有并没马车、轿子，坐了东洋车回去的。不必细表。

锦衣等上岸之后，正想分手各回，冶之要请同到花艳香家吃酒。少牧回称："脚上受伤未痊，不便再行劳动。"

冶之说："现有马车，可以让与你合谢幼翁坐着同去。"少牧未便再辞，只得允了。幼安也不好过却，竟与少牧登车同往。其余的人，一个不少。

到得荟芳里，并不再请外客，写好各人局票，分付起手巾入座。席间，锦衣谈起："明日是清明了，不知此间可有赛会？"志和道："城隍庙闻得有会，一年三次，乃是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会中人叫做上元、中元、下元，共有五尊神像，乃清江司、长人司、高昌司、财帛司、城隍神。会中有的多是些寻常仪仗，没有甚么好瞧。"其时媚香的本堂局还没有去，接口说道："城里头出的城隍会，又叫做三巡会，果然没甚好瞧。十七尚有城外的高昌会，乃是大南门外迎春庙出的，更是没有瞧头。十八日听说是高昌庙要出会了，会里头有龙船、台阁、看马、阴皂隶、大锣班、解饷官、花十景牌、逍遥伞，并臂香、拜香、三百六十行等，很是热闹，你们可要瞧去？"志和闻言，欢喜道："可晓得是甚么时候出的？经过的是些甚么地方？"媚香道："听说是早晨出的，走的地方，多在南市陆家浜马路、大南门马路、斜桥、小木桥一带。"锦衣道："斜桥不是张家花园那边么？如何说是南市？"媚香笑道："张家花园地方有条斜桥，西门外一直下去也有一条斜桥，乃是到徐家汇去的大路。你们倘然真要看会，正好坐了马车前去。"志和道："你到了那一天也去看么？倘然你也要去看，我一定与你同往。"冶之也问艳香可去。艳香、媚香



同说：“去去也好。”四个人遂订定了约，隔晚住在院中，一早一同出门。锦衣等也有欢喜看热闹的，约着众人届期同去。幼安决意不往。少牧回说：“且看脚上伤势如何，倘能走动，一定奉陪。”众人说说笑笑，尽欢而散。

流光如电，转眼已是十八到了。志和、冶之隔夜果然住在艳香、媚香房中，天明起来，催二人梳洗过了，换好衣服，吃些早点。那马车是预定着的，已经放在弄口。四人登车而去，到得斜桥，尚只十一点钟。会还未来，这些看会的人，已挨挤得水泄不通。杜少牧与荣锦衣同坐一部马车，先自来了。志和看见，叫应二人，并问少牧：“那晚回去，身子可好？”少牧道：“那夜多吃了几杯酒，回栈安睡，觉得筋骨酸软。谁知明日起身，那膝盖上的伤痕，反竟好了许多。想是多吃了酒，血脉活动的缘故。”志和道：“照此说来，我辈多吃花酒，原来也有用处。”少牧点头含笑。

四人言谈有顷，只听得众人齐说一声：“会来！”先见一面三角大旗远远而至，接着便是冲风弯号，四匹白马，两面大锣，与清道旗、飞虎旗、“肃静回避”牌，及“敕封高昌司”、“加封永宁侯”、“奉旨出巡”、“赈济孤魂”等各牌，又是一道邀锣。以后是马，吹手、马执事、宣令厅风雷火电马、十二旗牌马、对子马、皇命马等，约共六十多匹，走得尘埃滚滚，一线齐的按辔徐行。马后随着七乘轿子，乃是敕厅、印厅、令旗、令箭、巡捕、中军、掌案

各官。会轿子过完，耳旁边一阵笑声大作，见来了七个一丈二三尺高的长人，乃是些踏高跷的。第一个装着吕纯阳，肩背宝剑；第二个装的是白牡丹，手中拿了一方白洋绸手帕，扭扭捏捏的引人发笑，乃是《三戏白牡丹》故事。第三个是武生打扮，第四个是武旦打扮，第五个是开口跳打扮，乃一出《三岔口》京戏。尚有两人，一人装着《大香山》中的大头鬼，面目狰狞；一人装着小头鬼，形容奇怪。看的人齐声拍手。高跷过处，锣鼓声喧，龙灯来了。舞龙灯的那一班人，都一色的穿着雪青绉纱小袖紧身，蓝摹本缎小脚夹裤，双条短梁挖花京鞋，年纪均在三十上下，高喝一声："闲人站开！"一条十八接蟹壳青绉纱扎成的青龙，身上挂着几百面白铜小镜，装做龙鳞，映着日光，照得人眼睛多睁不开来，一路翻腾飞舞而至。正是：

说甚赈孤迎土偶，分明好事耗金钱。

不知龙灯过后，尚有何等会来，且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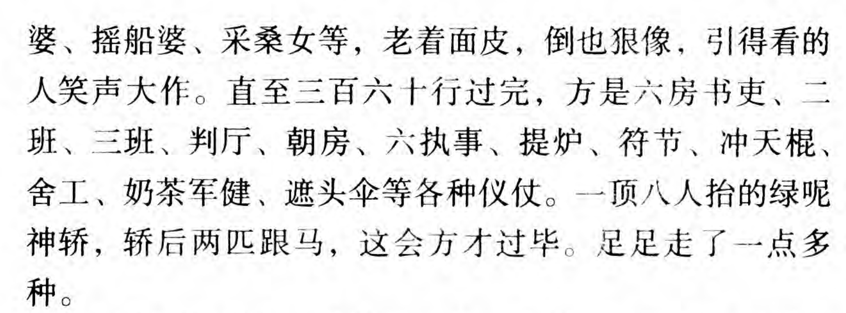
第十回

一席绮筵香温玉软
千金孤注蝶舞蚨飞

话说那日的高昌会，果然热闹万分。不要说会中花色甚多，就是那一条龙灯，已觉得异常出色。龙灯过处，便是两座台阁，一座扮的是《凤仪亭》，一座扮的《昭君出塞》。台阁之后，又是一座秋千架儿，四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双手搭在架上，一路翻筋斗而过。秋千架的后面，乃是半副銮驾，二十顶逍遥伞，四顶万民宝盖，都是五色缎子做的。末后又有两顶大伞，四面方旗。那伞上、旗上的字，一是银的，一是玉的，价值甚昂。伞后两座亭子，一座乃是香亭，一座是万民衣亭，亭中供着一件万民朝衣，绣得花团锦簇。万民衣亭过去后，又听得锣声大震，见两个人赤着双臂，臂上托着两面大锣，约有四尺围圆，一路敲动，那便是大锣班了。锣后跟着无数臂香，一个个用铜钩子把香炉钩住，托在臂上，也有四五斤重的，也有十数斤重的，走得多是汗流浃背。臂香会的后面，接着是拜香会了。每人手中捧着一张小小香几，几上供着香烛，沿途

朝拜而行，约有四五十名，走得街上香烟缭绕。后随鼓乐一班，一路吹弹而过，声韵悠扬，颇堪入耳。鼓乐过处，来了十块鲜花扎就的花十景牌，花香触鼻。八对阴皂隶，目不转睛的，扮得甚是好看。四对大肚皮刽子手，各人坦开肚腹，手执雪亮钢刀，狠是威武。刽子手的后边，一人敲着一面大鼓，一人牵着一匹看马，又是一部小车，一员解饷官儿。那推车的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蓝洋布大袖道袍，元色绉纱大脚裤。车上装着冥镪，插一面“朝天解饷”的黄绫旗。解饷官身穿天青缎子外套，蜜色宁绸箭衣，蓝绉纱衬衫，头戴晶顶花翎大帽，足穿一双薄底快靴，手中拿着一根马鞭子儿，押着饷车，跟着看马，款步而行。马后随着一队护饷健儿，都是元色绉纱密门钮扣小袖紧身，元色绉纱小脚夹裤，千针帮踢杀虎跳鞋，手中拿一面杏黄绸三角小旗，旗上边写着“护饷”两字，挤挤挨挨的围着解饷官走去。这都是同治年间西门内茅山殿出茅山会时有的，后来有个好官，姓叶，官名廷眷，别号顾之，做了上海县知县，把此会严行禁止，殿屋发封。如今改入高昌会中。志和等众人看了，暗暗好笑。

艳香在马车上说道：“今日这会，果然好看！但我听得人说，尚有三百六十行会首，为甚没有看见？”冶之把手向前一指道：“那不是三百六十行来了么？”艳香等在车上站起看时，果有无数不三不四的人，远远而来，及至走近，见扮着许多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与那卖杂货、卖盐



婆、摇船婆、采桑女等，老着面皮，倒也狠像，引得看的人笑声大作。直至三百六十行过完，方是六房书吏、二班、三班、判厅、朝房、六执事、提炉、符节、冲天棍、舍工、奶茶军健、遮头伞等各种仪仗。一顶八人抬的绿呢神轿，轿后两匹跟马，这会方才过毕。足足走了一点多种。

那些看会的人，见会已过完，大家一哄而散。斜桥的那条马路，本来不甚开阔，一时遂拥挤不开，冶之恐马车在人丛中万一又要闹出祸来，分付停在一旁慢走，少牧也是一般。直到街上的人散个尽绝，方命马夫起行。忽然后面赶上两部马车，大呼：“杜少翁、郑志翁，你们往那里头去？”少牧等回头看时，一部车上，是贾逢辰与一个年纪三十上下、身穿湖色缎子十行棉袍、蓝漳缎马褂、头戴一副金丝眼镜、没有见过的人；一部上是屠少霞与花笑春，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志和瞧见，在车上起身答道：“我们想回去了，你们怎样？”逢辰道：“这时候有一点钟了，肚子里饥饿得很，想与白湘翁、屠少翁到一品香吃大菜去。你们可肯一同前往？”志和尚未回言，冶之道，“我们肚中也饥饿了，同去何妨！”逢辰又问杜少牧、荣锦衣道：“少翁、锦翁可去？”少牧、锦衣本要回栈吃饭，怎禁得冶之、志和帮着逢辰，不许他们各散，二人也就允了。一共是四部马车，从西门马路取道法兰西大马路，过带钩桥，向四马路而行。艳香、媚香的马车，跟在后边。

到得一品香，下车人内，各人开了菜单。逢辰请艳香等一同吃饭，又写局票叫花小兰、巫楚云、花影娇等同来。那戴金丝眼镜的人叫了一个公阳里清倌人小花巧玲。众人动问此人名字籍贯，回称姓白，别号湘吟，又号湘岑，湖北黄州人氏，在江苏候补，乃是一个通判官阶。语言漂亮，对答如流。志和等见他是个官场中人，甚是敬重。吃过番菜，艳香等各自散去。

湘吟要邀众人同到张园游玩，众人见与他虽是初交，很要朋友，况且各人闲着无事，这日又是礼拜，张园必定热闹，故此都愿前去。湘吟大喜，让众人出了一品香，登车同到张家花园，少牧等在安垲地泡茶。冶之与湘吟到弹子房打了三盘弹子，乃是湘吟输的，逢辰便要罚他今夜请酒，湘吟满口应允，说准定在花巧玲家，就请众人同去，冶之、志和、少霞三人都允下了。锦衣因另有聚丰园应酬，决意不去。少牧也要告辞，逢辰等那里肯放，湘吟更不许他走。在安垲地坐了一回，天要黑了，马夫进园说："没有带得灯烛，不知可就要回去？"众人同说："我们都要走了。"大家上车而回。到石路公阳里口下车，少牧别了锦衣，同着众人进弄。锦衣独自一人，到四马路聚丰园去。按下不表。

只说少牧与湘吟等，一同来到花巧玲家，入房坐下。跟巧玲的娘姨名叫阿秀，本来也是个有名妓女，嫁了人，不安于室，又出来的，如今已是二十四五岁了，自知年长

色衰，因此买了一个小清倌人，招接几户熟客，生意倒也不甚落寞。湘吟与他姘识已有半年多了，十分要好。这夜见众人进房，除逢辰常常来往，晓得他的名姓，余多没有见过。一个个动问明白，令巧玲敬了一遍瓜子，自己每人倒上一碗茶来，装了二盆水果，绞过一道手巾，又替逢辰开了一只烟灯。应酬得很是周到。

湘吟叫取笔砚，点菜摆酒。阿秀眉花眼笑的问："点好了菜，几时来用?"湘吟道："今夜就吃。"阿秀道："今日有个外路客人到此，早间已经吃过酒了。小先生的场面，每日有一台酒已是很好，今夜有了两台，真是睡里梦里没有想到。不过吃酒是本家的好处，我们房间里人，一点儿占不得光。你明儿最好再替小先生碰几场和，照应照应才好。"逢辰道："白大少爷当真照应的是小先生么？我看不要瞧小先生的分上，还是瞧在你的分上，替你今夜就碰场和可好?"阿秀把眼睛向逢辰一斜，微笑答道："贾大少爷，可是当真？就算湘吟是照应我的，今夜替我碰一场和。"湘吟向阿秀一望，道："'湘吟'二字，你怎的乱叫起来?"阿秀笑道："叫你湘吟，打甚么要紧？我还要叫你阿湘哩！阿湘，你今夜吃了酒，一定替我碰和！"湘吟还没有回他，逢辰连称"算数"。催阿秀将菜单交给相帮叫菜，端整把台面摆好。

一共是少霞、少牧、冶之、志和、逢辰，连湘吟乃是六客，并不添请外人。等到菜席一来，就此起手巾入席。

各人写票叫局，仍是日里头在一品香叫的那几个人。冶之因逢辰叫的是花小兰，阿素嬲着他要转局，少不得转了一个。少牧叫的楚云，在席面上说起好几天没有和酒，要少牧翻台过去，装装场面。少牧不允，楚云一定要他答应。逢辰听见，说道："今夜这里散了台面，尚要碰和，来不及了，况且二少爷的心上又是不愿，不如明日也替你碰场和罢。"楚云道："吃酒碰和，是一样的，贾大少爷，明日你可保得他么？"逢辰道："甚么保不得他？今儿这里白大少爷的和，也是我说下来的，明天二少爷怎能教我丢脸！"楚云道："既然如此，我就拜托着你。"逢辰道："一准在我身上。"少牧见逢辰说得斩钉截铁，不便再说，也就允了。移时，楚云等先后回去。

众人吃过干稀饭散席，少牧要想回栈。逢辰拖住他道："你明晚不是要替楚云碰和么？今夜湘吟的和，我想你须应酬了他。明儿我们原班，免得去再请别人，岂不甚好？"少牧踌躇未决，旁边阿秀二少爷长、二少爷短的央个不了，少牧不便过却，只得坐下。娘姨等收过台面，把碰和桌子搭开，分好筹码，点好洋烛。阿秀替逢辰接连烧了七八筒烟，又亲自向少牧、志和、冶之、少霞每人装了几筒水烟，说说笑笑了一回。

等到逢辰烟瘾已过，扳位入局，碰的乃是五十块洋钱一底的二四麻雀。志和、冶之两人合碰，少霞与逢辰合碰。前四圈，是少牧输的，湘吟最赢，逢辰、志和无甚进

出。后四圈，少牧和了一副二百八十块的万子一色，及至碰完结帐，反赢了八十六块洋钱。湘吟输了四十，逢辰只输得九块洋钱，冶之、志和合输了四十九块。各人交出钞票，湘吟说声："对不住众位。"自己也在身旁摸了几张钞票出来，提出十二块洋钱头钱给与阿秀，余下的多送与少牧。少牧不好意思收下，回说："何妨明日再算。"湘吟笑道："赌钱不能隔夜，少兄何必客气。"逢辰也是这样的说，少牧方才收了。阿秀分付端上稀饭，请各人点饥。

逢辰烟瘾又到，睡在炕榻上吸烟，问阿秀："现在几点钟了？"阿秀回称："尚早，大约不过一点多钟。"湘吟在衣袋内取出一只金表一看，播摇头道："三点半了！"逢辰道："什么已是这等夜深！我又住得很远，回去不是要天亮了么？"阿秀道："既是这样，你今夜就与阿湘住在这里，不要去罢。"逢辰道："不去可是与你们打更？"湘吟道："休得取笑！我看如此夜深，不要说老逢不必回家，就是杜少翁等也不要去了，我们大家叉几圈小麻雀儿，等到天明出门。免得身体受寒，那可不是顽的。"逢辰道："小麻雀有甚趣味！我想推几方小牌九，不知这里可有现成的骨牌？"阿秀道："现成的没有，你们真要，可在挖花牌中拣付出来。"湘吟道："推牌九谁做庄呢？"逢辰道："就是我来也好。"湘吟道："你推多少输赢？"逢辰道："二三十块钱罢了，我们原是小顽。"湘吟道："你输完了，我来做庄如何？"逢辰道："说什么话！我赢进了，让你做

庄。”二人你言我语。

阿秀开衣橱，取出一付挖花牌来，拣了三十二张，仔细对过不错，放在桌上。逢辰的烟也吃好了，起身走至桌边，拿出三十块钱来，当台一放，拽过一张椅儿坐下，问阿秀：“可要起手巾作一场和？”阿秀道：“你们既是小顽，作甚么和。停回儿谁是赢家，多少给几块钱，也就够了。下次倘然有甚大局面儿，挑挑我们，怕不有一百八十块钱？今年正月里我们在尚仁里的时候，阿湘合了许多的人，推了五次牌九，差不多有八百块钱头钱。不过阿湘输了二千多块，我至今还替他心疼。”逢辰道：“怎么阿湘今年输过这好多的钱？”湘吟摇头道：“今年交了输运，只要捏着骨牌，就是输钱，这几时所以不赌。”逢辰道：“今夜你试试手气，看有甚样？”湘吟道：“如今这手冷了好几时了，谅来不至再输。待我把你的庄打坍过了，我来做个庄与你看。”逢辰道：“说嘴有甚用处，且看你的财运。快些坐下来扳门。”湘吟含笑点头，一屁股在逢辰的对面天门上坐下，招呼少牧等一同出手。

少牧因听得人说上海的翻戏甚多，逢辰虽然叙过几次，幼安背后总说他不是好人，白湘吟又是第一次见面，须要留点儿神，故此佯称不会，不肯扳门。少霞平时最喜欢的乃是嫖赌，况与逢辰交情甚密，绝不疑心，遂一把手拉了少牧在上门坐下。冶之、志和在扬州时，多是泼赌的人，输赢三百五百块钱毫不在心，何况二三十块钱的小

庄，因一同坐了下门。

逢辰见众人坐定，把牌洗过，向阿秀要了两颗骰子，推出第一条牌来。各人因是毛关，不肯重打，每人打了一块洋钱。少牧更没有动手。庄家把骰子掷动，乃是个九自头，拿了一个别十，自然通配。第二条冶之、志和在下门上打了十块洋钱，少霞一人打了十块。湘吟是十块，分作二、三、四三道。庄家骰子掷的五点，又是自头，拿了一付风吹八，上门是长八，下门是和板八，天门是戮枪九，仍是一个通配。三十块钱已不够了，逢辰发起火来，又在身畔摸出七十块钱钞票，配过众人，推第三条。少牧见他牌九甚瘟，打了十块钱的上角。这回骰子是六上庄，上门是个七点，天门又是九点，庄家是副长五，只吃了下门人丁一冶之、志和的十块钱，有了上角少牧十块、少霞十块，天门上湘吟十块。逢辰将钱配毕，摇了摇头，不敢再推拖水，将牌重洗一洗，推第二方。众人看着眼子，有时轻打，有时重打，只有四方牌九，那一百块钱已经输得精光。立起身，让湘吟来推。不料又是一个倒庄，输了二百五十块钱。天已亮了，就此歇手。算一算，少霞赢了一百十块，冶之、志和合赢了一百十六块，少牧打得最小，赢了六十一块。逢辰起先推庄输了一百，后来打庄打回了五十三块，净输四十七块。众人结好了帐，赢家合出三十块钱，给与阿秀作头。阿秀谢过收下，分付相帮到聚丰园叫六碗火鸡面来与众人吃，一面把牌骰收拾。众人吃好了

面，起身多要回去，只有湘吟是就在这里睡了。

少牧怕与志和等同回，幼安倘已起来，不免犯疑，又有许多责备的话，不如竟到楚云那里睡他一觉再说。因此竟向东荟芳去。临行时与众人订定，今夜准八点钟，原班在楚云房中碰和，不可失约。众人诺诺连声而别。少牧到得楚云那边，楚云未曾起身。娘姨等开了房门，伏侍他进房睡下。

这一觉，直到午后两点多钟方醒。楚云等他起来吃饭，少牧随意点了几样饭菜，与楚云同桌吃过。楚云梳头，自己亲手与少牧打了一条辫子，问他："此刻到那里去？"少牧道："昨夜打了一夜的牌，今日身子很乏，不想出去。"楚云道："正要问你，昨夜碰和，输赢甚样？"少牧道："起初麻雀赢了八十多块洋钱，后来贾、白二人推小牌九，赢了他们六十一块。"楚云道："原来是你赢的。你从前许我再兑一只金钢钻戒指，与前兑的配做一对，如今好去与我兑了。"少牧道："一共只赢得一百四十几块洋钱，要兑好的，尚还不够。"楚云道："不够贴些也罢，算你没有赢钱，本来也要兑与我的。"少牧拗不过他，微笑应允。

楚云催着快去，少牧果然立刻就走。少时，兑了一只戒指回来，共是二百二十块钱，贴了七十三块。楚云将戒带在手上，瞧一瞧，晶光夺目，与前兑的二百两那只甚是配得上去，心下十分欢喜。因见天已晚下来了，留他在房

夜膳，候志和等到来碰和。

等到八点半钟，还没一个人来。少牧心中焦躁，正要写请客票到各处去请，相帮报说："客人进来！"逢辰与少霞到了，说湘吟因有人请他在美仁里吃酒，散了台面，立刻就来。少牧问："志和、冶之可曾会过？"逢辰说："会过的了。他们在艳香那边，只要湘吟一来，写条去请。"少牧又问二人："可用夜饭？"逢辰回说："在杏花楼吃过的了。"楚云见有客来，敬过瓜子，分付房间里的阿娥姐倒茶装烟。少牧晓得逢辰烟瘾甚大，开了一只烟灯，叫娥姐与他烧了七八筒烟。听得天井里有个客人问："巫楚云的房间在那一边？"逢辰听是湘吟声音，放下烟枪，跑至窗口，招呼进房。各人见面之下，湘吟连说："来迟。"逢辰道："郑志翁与游冶翁也还没有到哩！如今你既来了，我们去请他罢。"湘吟道："原来志翁、冶翁也还都没有来，快快差人去请，只怕少翁等得不耐烦了。"逢辰道："他等在这里不耐烦么？我想他这个所在，就等一辈子也是愿意。"少牧道："你又要取笑了！待我写张请客票，去请冶之、志和。"逢辰道："你写请客票么？我替你代劳了罢。"遂提起笔来，七差八搭的写了一张便票，交给娘姨付与相帮去请，果然一请就来。

房中娘姨们排开桌子，起过手巾。大家入局，仍旧是五十块底麻雀，碰了八圈。又是少牧赢了六十多块，志和、冶之没有进出，湘吟输了六十多块，逢辰巧巧输了十

二块头钱，算好筹码，付清现洋。阿娥姐收过了牌，端上稀饭，请众人点饥。

闲话中间，逢辰说起湘吟真是赌不得钱，逢赌必输。湘吟不服，吃好稀饭，又要推起小牌九来。湘吟做庄，输了一百多块。逢辰接了一庄，也输八十块钱。湘吟又赔庄，输了五十多块，乃是少牧等四人合赢了二百多块。提了二十块头钱。湘吟尚要再做一庄，因已三点多了，众人多说昨夜赌了一夜，没有睡得，身体吃耐不起，要做输赢，缓日再来。湘吟遂约定明夜十二点钟以后，准在花巧玲家再做一场输赢，必须大家都到。众人彼此应允，始各散去。

少牧那晚依旧住在楚云房中。明日起身，吃过中饭，回栈一次。幼安不在栈内，动问茶房，知他到集贤里看子靖去了。遂拿钥匙开了箱子，取了三百块钱钞票，四十块钱现洋。出房将门锁好，锁匙交与茶房，兴匆匆唤一部东洋车，又到楚云院中。与他同到一品香吃了晚饭。因天乐窝那夜打唱，楚云要少牧去听书点戏。少牧答应，点了十出，在书场上坐了一回。楚云唱过曲子，回院去了。

少牧等到书场已散，看表上已在十一点半，始向花巧玲家而去。湘吟已与逢辰先到。不多时，少霞、志和、冶之也都来了。逢辰睡在湘妃榻上吸烟，众人散坐闲谈。等到一点钟敲过，院中的客人静了，湘吟才叫阿秀把骨牌骰子取出，招呼众人入局。逢辰要推头庄，湘吟不许，抢住

骨牌坐下先推。起初又是输的，后来庄风燥了，赢了六百多洋钱，方才结帐。叫逢辰接下去推。逢辰道："钱不够了，做甚么庄！"湘吟道："可有人与你合推，岂不甚好？"少霞道："我来与他合推。"湘吟问："共推多少？"少霞道："三百块罢。"逢辰道："我只有五十块了。"少霞道："你就是五十块，余下多是我的。"逢辰连称"使得"。推了十数方牌，不知不觉，这三百块被湘吟赢去，旁人多是输的。因这夜湘吟不但自己打得很重，并且把志和、冶之、少牧等打的角宕，与一切本门，他总吃在一门上去，做个双输双赢。故把庄家、闲家的钱，都输在他一人手里。志和、冶之气他不过，也合着推了一庄，输了二百多块，又是湘吟赢进。

逢辰因没有钱，并不曾打。少牧带来的钱，都输完了。逢辰问他："可要向湘吟挪移？"少牧说："与湘吟乃是新交，恐多不便。"逢辰道："白湘翁为人豪爽，借几块钱，算些甚么！何况你杜少翁是个极体面人，那有不相信的道理？你心上真个要钱，尽管问他去取。"少牧道："既然这样，我也想推一个庄，少是断断不够，须得借我三百块，明日奉还。"湘吟闻言，接口道："三百块钱放在少翁那边，难道我不放心么？说甚明天后天，你快拿去就是。"口说着话，手中拿了一叠钞票，一五一十的数与少牧。逢辰道："如何？我说白湘翁是最爽快的。少翁，你收了他就是。"少牧果然照数收了，点一点，足足三百，就坐下

去做庄。逢辰也向湘吟借了五十块钱，跟着湘吟，看准眼子，一记一记的打去。有时不跟湘吟，跟着志和、冶之、少霞乱打几下，湘吟必定吃在自己门上。

不消片刻钟时，少牧的庄又打坍了。推到结末一条，庄家一个通配，算一算，钱已不敷。湘吟问："可还再要移些？"少牧踌躇道："再移，不太多了么？"逢辰道："不移，你不够配了，再移一百也好。"湘吟道："'杜少翁输得很了，须要使他翻翻本儿，一百块钱济得甚事？还是再拿三百去罢。"少牧听了，暗想："湘吟这人果然很好。"点点头儿，回说："如此最妙。明天我一并还你。"湘吟道："休要放在心上，我望你燥了一庄，停回就加利还我。"少牧道："谢你金口。"果然又向湘吟借了三百块钱，把当台应配的钱都配完了。因见湘吟方才推庄的地方庄风甚好，与他掉了一个坐位，重新开手。正是：

甘把千金作孤注，再将一局博翻梢。

要知杜少牧这一局胜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谢幼安识破机关
杜少牧脱离陷阱

话说杜少牧向白湘吟又借了三百块钱，换了一个坐地，再推第二个庄。一心只想翻本，果然庄风好些，翻了一百多块洋钱。湘吟却不甚很打，旁边贾逢辰道："湘吟，你想是要结赢钱么？我们这赌是书房局，难以为情。你瞧我今夜也输得多了，却还记记应酬少翁。你怎的这儿记看他庄风好了些儿，不下重注？"湘吟道："阿逢，你不要这么的说。不下重注，正是我照应少翁。只要门上摆得一重，只怕他就吃不断根。"逢辰道："这是句什么话！我却不信。"湘吟道："你不信么？这一下我打个颜色你看！"拿了一百块钱钞票，向上门一放，道："你瞧赔是不赔？"逢辰道："你打上门，我偏打下门。"遂在下门摆了二十块钱。少霞在天门上摆了念块，志和、冶之合摆五十块钱横宕。湘吟看众人摆好，伸手一注一注，多吃在上门上。看少牧欲待不许，逢辰道："你怯甚么，他又并不是个神仙，拿得住上门一定要赢？倘然你独把上门吃了，使他代你庄

家赔赔我们的钱，岂不很好？你快把骰子掷出去罢。”少牧被他数言，心上也想：“难道竟是独赔上门？那有这般巧事！”果然就把骰子掷出，掷了个八落底。下门拿的四点，天门是八点，上门是六点。庄家的牌，还没有翻转，逢辰大喊七点。少牧先翻了一张梅花，又翻第二张，上面乃是二头。逢辰道：“不是二五，必是二六。”湘吟道：“只怕是二三罢。”逢辰将眼向湘吟一斜，湘吟不言。少牧举起牌来一看，果真是张二三，“呸”了一声，摇摇头儿，把上门的钱一注一注照数配出。逢辰连呼：“奇怪！”志和把牌一看，暗想：“上门好个活门！”第二记遂与冶之在上门上打了三十块钱。湘吟却又吃到下门上去。这一回，下门拿了个九点，庄家八点，上门只有三点，又是湘吟赢的。就从这两条起，庄风又倒下去了。

那消半刻钟时，少牧的三百块钱，又输得分文不剩。算一算，借了湘吟六百；自己在栈中带来的三百钞票、四十现洋，连身旁五十多块钞票、十几块洋钱，足足输了一千有零。少霞输了四百，冶之、志和合输了五百多块，逢辰输得最少，连借湘吟的五十块在内，不过二百块光景。都是湘吟一人独赢，除去头钱，连开消男女相帮在内，共约二百块左右，尽赢一千八百多块。

天已明了，大家散局。阿素备有自己煮的香粳米粥，叫娘姨们搬来。随手摆上八个碟子，乃是鸡松、鱼松、牌南、熏蛋、玫瑰乳腐、春不老、卤香瓜、酱十景，甚是精

致。众人坐下，一同吃些。

少牧输得多了，口虽不言，心下不免十分懊恼，被逢辰看了出来，因道："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少翁何必挂心。我们朋友聚首的日子长哩，缓日可到楚云那边再推一场，一则你好望翻本，二则也好挑挑楚云。"湘吟接口说道："阿逢说得不错。少翁如果拢局，只要定个日子，关照一声，我与逢辰一定到场。"逢辰又问少霞、冶之、志和三人甚样，三人都道："本来输得有些不服，正要再叙一场。"逢辰遂要少牧约个日期，当台订定。少牧道："后天可好?"湘吟道："只要少翁定夺，我到那日，无论有甚要事也要来的。"逢辰听罢，把大指一伸道："阿湘果然是个朋友。"又问少霞等："这日可能得暇?"少霞等都说："没甚事儿，准定十二点钟必到。"少牧点点头儿，说："如此最好。"吃完稀饭，彼此各散。冶之、志和回到艳香、媚香院中住宿。少霞有包车候着，坐了回家。逢辰尚要吸烟，与湘吟就在烟榻上谈一回心，小睡片刻，再行回去。

少牧心中纳闷，唤了一部东洋车，回到栈中。时只七点多钟，幼安尚未起身，不去惊动于他，倒头便睡。直到茶房开饭，方才叫他起来，，只吃了半碗饭，脸上很是无精打采。幼安看在眼里，疑在心头。吃过午饭，仔细问他连夜不归，为了何事，却又这般气恼？少牧初尚不说，幼安讲了几句气话，说："我们二人的交情，枉说自己弟兄一般，为甚么事事瞒我?"少牧始约略述了一番。幼安问

他："到底输了多少？"少牧说："有千金左右。"幼安跌足道："牧弟，你也不是一个小孩！我与你出来的时候，怎样与你说的？到了上海，你要诸事留心，如何闹出这种事来！你行囊中共带多少银两？就算有处挪移，你的胆也太觉大了！家中尚有少甫大哥，将来他晓得了，怎样交代？"少牧叹口气道："这原是我的不是。但是事已如此，说也无益的了。最好明天翻一场本，就此永远不赌。安哥，你休埋怨。"幼安道："你怎么说？明天尚要赌么？再输了你待甚样？"少牧道："实不瞒安哥说，此回我在苏州动身，带有三千银子，原想到了上海，随便做些店业。如今陆续用去七百有余，昨夜输了一千，明儿尚想再做一千输赢。倘然侥幸翻本，以后自当戒赌。若使再把这一千输了，后天一定动身回去。你道好是不好？"幼安摇头道："大凡赌钱的人，输了总想翻本，赢了总想不来。岂知输了钱翻得本的，能有几人？赢了钱结得住的，只有几个？我想你明日不要赌罢，还是收拾收拾，早些回去的好，莫再闹出事来。"少牧道："安哥，你不晓得，昨夜不是我一人输的。明儿大家都想翻本，叫我怎得不去？何况我在台面上借了人六百块钱，须要还他才是。"

幼安闻言，诧异道："怎的？你借了人六百块钱？这是那一个借给你的？"少牧把自己只带三百数十块钱钞票，数十块现洋，后来输完，向白湘吟借钱做庄的话，述了一番。幼安道："白湘吟是何等样人？几时认得起的？是那

一个的朋友？”少牧道：“是前天看高昌司会认识起的，贾逢辰与他很是要好。”幼安听了，半晌不答。少牧道：“安哥想些什么？”幼安道：“我想这白湘吟与你一面之交，怎的借钱与你？这样要好？”少牧道：“安哥没有见过此人。他是一个候补通判，为人极是豪爽，与我一见如故。算得一个极要朋友的人，真是难得。”幼安道：“是那里人？在那省候补？可有差使在身？”少牧道：“是湖北人，就在江苏候补，现时没有差使。”幼安道：“可知他的公馆所在？”少牧道：“听说在虹口什么地方，须问逢辰便知。”幼安皱眉道：“我且问你，逢辰昨夜他可赢钱？”少牧道：“也是输的。”幼安道：“你们共叙过几次了？先时的输赢如何？你不要着了倒脱靴的道儿。”少牧道：“一共是两场麻雀，三场牌九。前几场都是湘吟最输。我也晓得上海地方局赌骗钱的人甚多，第一场牌九所以不甚很打。后来看他并没花样，才敢出手。安哥，你休错疑了人。”幼安道：“并不是我多疑。只因白湘吟是贾逢辰的朋友，我看逢辰这人生得獐头鼠目，决不是个好人。我曾几次嘱咐于你，不要与他同淘。如今偏是他的朋友赢钱，却又是先输后赢，输得尚小，赢得很大，叫我怎的不疑？”少牧道：“逢辰虽然不是好人，这回他自己也输了好多的钱，你去疑他则甚。”幼安道：“牧弟，你不知道，我曾听得李子靖大哥说起，上海最可恶的乃是那班赌棍，他要做弄人时，起初一定看不出他破绽。就是他动手的时候，倘然不是惯家，也还瞧

不出来。其中的弊窦多端，不要说是别的，就是牌九里头，有乱筋牌、对筋牌、药骰、褪龙稍、拍笋头种种名目，种种手法。而且动手的人，可以场场只管输钱，暗里头多被同党赢去，结好了帐，大家分拆。这事极不容易看穿，你须格外留点儿心，切莫与这班人往来才好。”少牧尚不信道：“安哥，你来说呆话了。白湘吟、贾逢辰两个算他多是坏人，难道冶之、志和、少霞三个人，也是他一党不成？”幼安道：“不是这样讲。冶之、志和他们都是纨袴子弟，晓得甚的！少霞虽然我没有见过面儿，听你说来，也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只怕逢辰等也在做弄着他。此时你莫不信，须与你同见子靖大哥，把情节与他说明。他在上海久居，定然识得他们那些鬼蜮伎俩。不知你意下如何？”

少牧听罢，因一心认做姓白的是个好人，姓贾的也无歹意，都是自己手色不好，本待不去与子靖说知，怕他也如幼安一般当面责备；争奈幼安越想越疑，定要他同去一问。少牧无可如何，只得随着幼安，垂头丧气，出了长发栈。同到子靖家中，把自从遇见白湘吟起，如何叉麻雀，如何推小牌九，如何愈推愈大，湘吟如何燥庄，自己与冶之、志和、少霞如何倒庄，逢辰、湘吟如何打品，他仔细细述了一番。子靖跳起来道：“照此说来，不是你受了翻戏的害，还是怎的？”少牧呆了一呆，道：“大哥，怎么叫做翻戏？”子靖道：“翻戏是赌棍的别名。上海那一班人极

多，一样也有师傅，内中却分上、中、下三等，下等的充作工匠模样，中等的充生意人，上等的充作官场。他们一年四季，靠赌为生。遇见了人，满口胡言，天花乱坠。下等的必说是某局某厂的工头，刻需添请工匠，专骗手艺百工的财物。中等的不是说开设茶栈、钱庄各种大项生意，必定说是要到何处开办矿务或是公司，招人入股，乘机诱赌。那上等的起居阔绰，满口官腔，一出门不坐马车，便坐轿子，招摇过市，令人初看了他，俨然是个达官贵人。甚至也有带着家眷，租起极大公馆的人，一时最难识破。你遇着的正是上等赌棍，所以你绝不疑他。”少牧摇摇头道：“大哥讲的虽是不错，但他们倘然真正活手，起先几场为甚都是输的？后来赢了，却又肯借给人家？”子靖笑道：“牧弟，你又来了。起初的时候，若然不输几场，你怎能信得过他，肯把大注钱财与他共赌？后来他赢了钱，若然不借给你，怎能够输到一千有余？这是做翻戏人一定手段，你如何见不到他？”少牧道：“如此说来，那姓白的难道真是一个牌九司务、杀不可恕的人么？”子靖道：“不是司务是谁！但他一个人不能做弄你们几人，这人既然是逢辰认得的朋友，逢辰必定与他一党，暗里头输赢总拆。”少牧道：“逢辰他也很输，这话只怕未必。”子靖道：“逢辰本来不像是个好人，你怎样着了道儿，还口口声声的开脱着他？真是太糊涂了！管教你日后自然明白。”

少牧听得子靖的话一句紧似一句，晓得此人心直口

爽，再讲下去，恐他发起火来，不敢再言。幼安道："大哥既然识得准是个黄局，可有法儿把牧弟输去的钱，替他取了回来？再想一个善法办办他们，也与世间除害！"子靖道："这又何难！只消寻个内家，等到他们再赌的时候，当场把他的牌骰拿住，怕他不自愿还钱，听你甚样办法？但那内家，却向那里去寻？"幼安道："大哥，可能替牧弟出口气儿？"子靖道："这事我办他不来。自古道：'兵来将挡'。我于赌博一道，也不过听得人说有这许多弊病，自己不甚精明，那能拿得住人家把柄？倘然拿错了他，这人一定不服，那时枉费许多口舌，说不定还要闹出硬吃翻的事来。这便如何是好？"幼安道："大哥，如此说来，难道罢了不成？"子靖沉思半晌，道："人却有一个在此，不知他可肯出场？"幼安忙问："是谁？"子靖道："就是鸣岐。此人前年初到上海的时候，也曾受过翻戏的暗算，后来多亏有个姓张的朋友，叫张得明，当场看破，把他输去的钱一齐取回。至今鸣岐封了双手，不再赌钱。若要拿他们的破绽，不是鸣岐去挽姓张的出来，断乎不可。"幼安道："姓张的是何等样人？鸣哥与他交情如何？"子靖道："这却不甚仔细，须问鸣岐方晓。"幼安道："大哥，可肯陪我们到鸣哥那边去问问么？"子靖道："那是极便的事，我们同去何妨。"

幼安大喜，遂与子靖、少牧一同找到鸣岐住处，说明来意，要他代请张得明，明夜到楚云家去。鸣岐道："得

明这人，赌里头果然很是精明，并且两眼识人，可惜已于去年冬里病故的了，如今再无这样的人。杜少翁真是不巧。”少牧听了，因他终还未信幼安、子靖二人之言，默不作声。幼安旁观者清，暗想：“此事须得捉破了他，好使少牧死心塌地。否则，赌是最没有限制的，一入迷途，整千整万的输得下去，却是一件心腹大患！”好不代他着急。

子靖也是这样的想，因与鸣岐使个眼风，约他同到书房里边，把少牧现还执迷不悟的话，讲了一遍。又说目下输钱的事尚小，日后防他不堪设想，必须找一个人当场识破他们，才能免得后累。鸣岐踌躇了好一回儿，始说：“既然这样，做朋友的，岂可看他下水？人虽没有找处，我却是个过来的人。况且张得明在日，他因我误刁人家圈套，也曾把黄牌九中的弊病，细细指示，略能看得出七八分儿。这么样罢，明儿我去与他瞧瞧，或者捉得破他也未可知。但是巫楚云那边，叮嘱少牧断断莫去，还是仍在花巧玲家的好。”子靖道：“这却为何？”鸣岐道：“内中有个道理，捉破了自然明白。”子靖道：“只要你肯同去，我叫少牧一定仍在巧玲那边聚局。”鸣岐道：“这便是了。”

二人商议既定，忙至外厢，向幼安、少牧说知。幼安甚是感激。少牧听说要把地方换过，仍在巧玲院中，回说：“这是隔夜约定着的，只怕有些不便。”鸣岐道：“楚云在东荟芳，他房间不是靠街的么？你今日每处写封信

去，可说：'楚云处房间窄小，逼近沿街，诸多可虑。明夜准十二点后，仍在公阳里花巧玲处候叙，庶无意外之虞。'租界上的赌楚本来甚是严密，他们见了你的信札，知道楚云那边不便动手，自然仍到公阳里去。彼时我与李子翁、谢幼翁也来入局，看事做事，你在旁边见机而作，包你当场自有分晓。"少牧尚自半信半疑，幼安替他满口答应。坐了片时，起身告别，议定明夜准十二点钟，到巧玲处相会。子靖也要去了，三人在路上又谈了好些的话，子靖回家。

幼安、少牧雇车回栈，幼安催着写好了信，叫茶房分头送讫。这夜少牧并没出去，因隔夜一夜不眠，精神疲倦，不到十点钟就上床睡了。幼安却替他担了一肚子心事，怕的是明夜鸣岐拿他破绽，倘然不服，不要闹到见官见府，那是大失体面的事。临时必须斟酌而行，不可造次。想了又想，直到一点多钟，方才睡熟。

明早起来，见少牧尚还未醒，暗想："他自到上海，将及两月，为甚性情改变，贪睡到这般地步？这多是受嫖赌之害。今夜果把赌局捉穿，还须细把'嫖'字劝他，终要早早回去才是。"想罢一番，因见天已午初，叫他起身。一同吃过午饭，少牧就要出外。幼安问他："到那里去？"少牧说："去看少霞。"幼安道："逢辰这几日，不是与少霞长在一处么？今日莫去看他，只防你有甚言语漏泄。"少牧笑道："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漏泄什么！"幼安总不放

心，因想与屠少霞没见过面，不知究竟是个何等样人，何不与他同去见见，遂道："牧弟，你真个要去，我与你一同前往可好？"少牧道："同去有何不可？"二人换过衣服，少牧开箱取了七百两银子一张即期汇票，又零碎拿了一百几十块洋钱，三百块钞票。幼安也带了二百块左右的钞票现洋。

出了栈房，同到百花底花笑春家寻屠少霞。少霞果然住在院中，方才起来，吃过了饭，睡在榻上吸烟。幼安见他神思迷糊，语言浮荡，真是一个酒色之徒，勉强与他叙谈几句。不多时，贾逢辰来了，一屁股睡下榻去，替少霞烧烟，带着自己过瘾。直吃到四点多钟，方才吸足，放了烟枪。房中娘姨来说："马车在宝善街南面停着，马夫来问，今日可到张园？"少霞问："天气好么？"逢辰道："天气还好。今天不是礼拜，园里头去的人一定不多，我们也不要去罢。"少霞道："不到张园，到那里去？"逢辰道："我想同杜少翁与你到小兰那边碰和，不晓得你二位可肯？"少霞道："还有一个是甚么人？"逢辰道："还有一个就是湘吟，现在巧玲那边，一请就来。停刻碰完了和，翻了过去，岂不甚好？"少霞道："不错，不错。今夜不是杜少翁的局头，仍旧改在巧玲那里了么？巧玲这间后房，关了门，正是铁桶一般，凭你甚么声响，外头听不出来，真比楚云靠街房间妥当好些。"幼安道："原为楚云那里不便，所以关照改的。"少霞点头道："这事谨慎些儿的好。

我们虽然不怕甚人，却也不要闹事最妙。”逢辰道：“方才遇见湘吟，曾说巧玲房中，多已预备下了。我们碰好了和，翻过去就是。”少霞道：“既然如此，杜少翁可能立刻同去?”少牧因碍着幼安，尚未回言。谁知幼安正想先看看湘吟的麻雀如何，满口应许二人合碰，怂恿少牧快去，少牧遂也允了。

四个人出了花笑春家，来到小兰院中。阿素敬过烟茶，逢辰写了一张请客票去请湘吟，果然一请就到。摆开台子入局。起四圈，湘吟和了四副大牌。天已夜了，点上灯火，扳过坐位，碰后四圈。湘吟又和了一副，倒勒一副一百多，和的清一色，一共赢了二底半筹码。少霞输了一底，少牧、幼安合输底半，逢辰又输了十二元头钱。幼安叫少牧把七百两头汇票，交与湘吟收下，说是还他昨夜借款，连今日麻雀输的，共是六百七十五块，余下的停回再算。湘吟推着不收，逢辰道：“老湘，有甚客气。且收下了，停刻他赢了好还。”湘吟方始收下。阿素收过了牌，叫相帮端上夜饭菜来，就请五人吃过夜膳。阿素替少霞、逢辰烧烟，差不多吸了一点多钟。

其时已是十一点了。花巧玲家因冶之、志和已到，阿秀亲自来请湘吟等过去。湘吟候逢辰、少霞吸好了烟，与幼安、少牧、阿素一共是六个人，同到巧玲那边。鸣岐、子靖也已到了，因与湘吟多没见过面儿，大家动问名姓。湘吟知道是少牧的朋友，也是喜欢此道的人，并不疑心。



又想："幼安虽听逢辰说过不喜欢嫖，才却肯与少牧合叉麻雀，看来乃是欢喜赌的。"也就并不放在心上。瞧一瞧，人已到齐，时候也已不很早了，遂分咐阿秀取出牌骰，点上洋烛，起过手巾，让少牧先推头庄。

少牧暗问鸣岐甚样，鸣岐点点头儿。少牧遂坐下去推，只有四方牌九，输了三百块钱。又是湘吟赢的，众人多说："湘吟这几天真是转了赌运。"鸣岐暗叫幼安走至少牧身旁，向他衣衿上轻轻一扯，少牧会意，遂结了庄，让与湘吟去做。

湘吟也不推辞，坐下去，一连拿了两副通配的牌，幸亏台面上打得甚少，只输了一百多块洋钱。少霞等认做是烂庄，要想把昨夜输去的钱翻他转来，第三条上因上一条出了环头，各人多要重打一下。少霞是上门五十块，上角五十块，志和也是上角五十块，冶之是天门五十块，逢辰这记却没有打。鸣岐向幼安、子靖使个眼风，二人合摆了一百块钱下角。少牧坐的下门，摆了一百块钱孤注，鸣岐也打了五十块。点一点台面上，共有四百五十块钱。湘吟不慌不忙，"拍"的一声，掷出两颗骰子，是二上庄。正要将骰收回，依次拿牌，不防风鸣岐左手将骰子一拿，喊声："且慢！"右手取起六七块洋钱，向骰子上用力一敲，顿时碎成齑粉，原来是灌铅的，湘吟大惊失色。子靖见鸣岐得手，破了圈套，夹手把结末的那一副牌抢在手中一看，乃一张梅花，一张二三，只有五点，不甚很大，心上

发怔；慌把上门的翻开一看，是无名二，天门是天地四，下门是和九三。庄家若然掷了自头，又是一个通配；掷了七戳，应配横里两门；就是掷了落底，应配天门，那上下角没有来往，只有上庄是个通吃，暗暗说声："好险！"就把这副牌揣在怀中。鸣岐已向幼安使个眼色，伸手把湘吟的右手一捏，在指缝中又搜了两颗骰子出来。少牧见果然有弊，呆做一堆。少霞、冶之、志和一齐立了起来，大喊："岂有此理！"逢辰也随声发喊道："湘吟，你干得好事！怪不得我们这几场个个输钱！"正是：

莫向当场施骗局，须防背地有能人。

不知白湘吟被鸣岐等捉住破绽，怎样了结，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指迷津凤鸣岐谏友
接家书谢幼安还乡

话说凤鸣岐、李子靖、谢幼安三人，当场把白湘吟的牌骰拿住，众人见了大喊起来。湘吟虽有神出鬼没的手段，无奈到了这个时候，真赃实据多被他们拿住，也觉有法难施，只急得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只眼睛滑溜溜的望着逢辰解救。好个老奸巨滑的贾逢辰，他见事已决裂，断断转圆不来，走上几步，劈胸脯将湘吟扭住，大声喊道："湘吟，我只道你是个有骨气的朋友，才与杜少翁、郑志翁等合你赌钱，你不该应做出这样事来！输钱尚是小事；却教我怎样对得住人？你是一个候补官儿，没得别说，我与你当官去讲！"气匆匆抢步要行。幼安见了，暗想："这件事若果见官，虽然占得上风，究竟不该聚赌，少牧等也有不便。"又看逢辰如此行径，不是要借着与湘吟为难，趁势脱身，便是意存挟制，明晓得在场的人不愿见官。因急目视鸣岐，要他上前阻挡。鸣岐会意，起手把二人一拉，道："你们现在要那里去？"逢辰道："他既做

得好事，我与他到官衙中去。”鸣岐道：“你当真吗？白湘吟既然是你的朋友，干下此事，可知你也不能脱身。就是见官，怎得你二人独去，也须问问我们。”逢辰听语出有因，始把湘吟一松，道：“我要与他见官，因我对不起众人，故要分分清白，并没有别的念头。你们若是不愿，听凭甚样摆布着他。好在我贾逢辰也是输钱的人，杜少翁等都知道的。”子靖道：“你要对得起人，你不该带这样的人与朋友赌了。我也知你输钱，我却不晓得撺掇白湘吟放上杠钱的是那一个！”逢辰闻言，发急道：“这是天在上头！杜少翁输了钱，他想翻本，自己向湘吟借的。当初我不合多了一句嘴儿，怎样就怪起我来？少翁，你自己要心上明白。”幼安冷笑道：“你倒辩得干净！如今已往的事，我们也不要讲了，只问输去的钱，应该甚样还人？”逢辰道：“他既是黄牌九，自然应该照数呕吧。我逢辰除了借过他五十块钱，也还有二百多块洋钱可以收回，怎么不向他要？”

鸣岐大笑道：“我也不要你说甚别话，只要你有此一句，你的朋友你去问他呕吧。呕回了钱便罢，若有半个不字，叫你们不能再在上海做人！”子靖道：“还有一件，这结统自然是湘吟带来，不必说了。那骨牌是那一个的？好副头等乱筋！”逢辰道：“牌是巧玲家的，只问阿秀便知。”阿秀道：“甚样叫乱筋牌？我们不懂。”鸣岐笑道：“你懂也罢，不懂也罢，待我停刻交代到茶会上去，看你再说不

懂！”阿秀哭丧着脸道：“白大少爷与朋友赌钱，不是一次了，难道他到别地方去，也只管带着这一副牌？”鸣岐道：“别地方带去不带去我们不知，好得这几场多在你家，并没有别的所在，你还胡赖甚的？你不要假痴假呆的坐在这里，快去与姓白的商量回话，我们没甚工夫等候！”阿秀始不敢作声，慢腾腾的跑了出去。幼安等才知道鸣岐不许少牧到巫楚云家的缘故：防湘吟混了牌骰进去，反说是楚云房内东西，推卸得一无痕迹。暗服鸣岐见识不差。

少霞、冶之、志和三人，见鸣岐等喝令阿秀出外，争问：“这一桩事，鸣翁等看来甚样办法？”鸣岐道：“我们的意思，大家都是有体面人，也犯不着与赌棍为难，只要他把赢进的钱呕了出来，也就完了。不知志翁等有何高见？”志和道：“兄弟的愚意，呕出了钱，尚须把姓白的办他一办，使他下次不敢。”鸣岐道：“这班人的行为，办了他就肯改么？他们干这昧良的事，也算是件行业，莫说办他一次，就是三次五次，也是改不回来。不过拿穿了他，必得到别码头去暂混几时，冷冷场儿，再到上海设局骗人。若说送官办他，打他几百板子，押他一年半年。只要这案子结了，出一次码头，回来改过一个名字，依旧是这般造孽。何况他们的羽党甚多，不动官事便罢，动了官事，很肯花钱。自古道：‘钱可通神’。曾有几个赌棍地方官重办过的？那原告却要匍匐公庭，与他对质。志翁，你想犯得着么？”冶之道：“话虽如此，倘然不肯还钱，难道

罢了不成?”鸣岐道:“他不想在上海吃饭了么?这种事,他们也巴不得不要闹穿最妙,怎怕他不肯还钱?”众人正在议论,阿秀回进来说:“贾大少爷请众位出去说话。”鸣岐道:“我们摆在台上打庄的钱,且各人收了起来,与他外边去讲话不迟。”众人点头称是,各把钱来收起。

大家步出后房,寻逢辰说话。那白湘吟见众人出来,双膝跪在地下,口称:“众位可看逢辰面上,饶我第一遭儿。我不该有眼无珠,做弄众位。如今我知罪了,赢进的钱情愿如数奉还。只要求你们全我一个体面,真是感恩不尽!”说罢,叩了无数的头。逢辰尚装腔做势的道:“事到如今,我还替你卖甚面子!你莫错了念头,快把原钱还了人家,再听他们怎样处置。我面光也被你削尽削绝的了。”湘吟耳听着话,立起身来,伸手向身边摸出一卷钞票,另外一张汇票。先把汇票交还少牧收了,再把钞票点一点数,共有六百块足洋,双手交与鸣岐,央鸣岐当众分还。鸣岐瞧一瞧,道:“你前夜共赢多少?”湘吟道:“前夜除去头钱,共赢一千二百块现洋,六百块借洋,就是汇票上的。”鸣岐道:“照此说来,二六一千二百块钱,已经有了,还有五百块呢?”湘吟道:“五十块在台面上被逢辰借去,二百块出了头钱,二百五十块用散的了,只好缓日再归。”逢辰道:“五十块果然借的,我输的二百块钱甚样?”湘吟道:“你输的钱,只好凤爷分咐。”鸣岐将眼对逢辰一翻,道:“你干得好事,也要钱么?”逢辰尚强辩道:“黄

牌九是湘吟做的，与我何干？论理我输的钱，怎么不要？不过湘吟是我的朋友，如今做出此事，这么样罢，我的钱就不算在内，凭你鸣翁甚样分派了罢。”鸣岐道：“照我分派，你的钱自然不算。但那副乱筋牌既然是院子里的，前夜抽的头钱也应呕些出来，儆戒儆戒下次。只是为数不多，屠少翁等谅来也不在心上。现今少牧拿出来的汇票收还的了，尚有六百块钱，屠少翁输得多些，拿了二百五十，冶翁、志翁合拿了三百五十，不知这样可好？”

众人闻言，多说分得很是公允，各向鸣岐说声“费心”，并没客气，都收下了。鸣岐见诸事已妥，喊阿秀取笔砚来，要湘吟写张伏辨，逢辰做个见证。湘吟无奈，写好呈上。鸣岐与众人一同观看，见上写着：

立伏辨：白湘吟不合用乱筋叶子、灌铅结统，骗赌赢钱，今被当场捉破。除将赢钱缴还外，尚亏洋五百元，已经花用。求缓料理外，感蒙不究一切。以后不敢设骗害人。立此伏辨是实。立优辨：白湘吟　　见证：贾逢辰

鸣岐看毕，令在“不敢设骗”的那一句下，加严“如再撞见，听凭重办”八字，叫二人签好押，收在怀中，对湘吟说声：“便宜了你，还不快去！”湘吟哑口无言。抱头鼠窜而去。

逢辰也觉老大没趣，涎着脸儿对众人说：“这事多是我瞎了眼睛，误把那囮霸当做朋友，幸亏鸣翁识破。以后

诸位还望休得错怪。天已不早，我也要回去了。你们还是在这里坐一回儿，还是同走？”子靖道：“你要回去，只管就走，与我们甚么相干！”逢辰道：“李子翁休得生气。我姓贾的若然起甚歹心，有意叫白湘吟算计诸位，将来我家中天火烧光！”鸣岐冷笑道：“上海火烧不比别处，你保了险，只管烧尽烧绝，你还有得发财！”逢辰道：“那是鸣翁取笑我了，我逢辰也不是这等样人。”屠少霞道：“话休烦絮，这里并不是我们做的相好，坐在此间做甚？我们大家走罢。”

众人始一齐起身向外，巧玲、阿秀送也不送。逢辰向房中的粗做老娘姨丢个眼风，始勉强说一声：“各位大少爷慢去，明儿来坐。”少霞道：“谁耐烦再要到这里来？不是这乱筋牌，还输得不很彀么！”那老娘姨受了没趣，咽咚着嘴，并不再言。众人出了花家，少霞坐包车回去。逢辰要同冶之、志和、少牧三个到花小兰那边谈心，冶之、志和是风过便无浪的，答应下了。

少牧因鸣岐不许，叫了两部东洋车，与幼安一同回栈。鸣岐、子靖因要细细规劝少牧一番，也叫了两部车子，送至栈中。进房坐下，鸣岐把伏辨交与少牧收起，说：“放在身旁，以后好步步留心，莫再刁人圈套。”少牧问：“伏辨上‘叶子’、‘结统’这四个字，可是骨牌、骰子的别名？”鸣岐道：“正是。赌棍的切口，骰子叫做‘结统’，骨牌叫做‘叶子’。”少牧道：“原来如此。我还要请

问鸣哥，方才逢辰说的‘俚圂霸’两字，与还有甚么一句‘呕吧’的话，甚样讲解？”鸣岐道：“圂霸’是赌棍的混名，解说起来，乃圂绊着你行凶霸道的意思。‘呕吧’是要把赢进的钱拿他出来，譬如嘴巴里的东西，一定要他呕将出来。”少牧道：“鸣哥这样精明，可知道牌九里头，除了灌铅骰子、乱筋竹牌，还有甚么别的花样儿么？”鸣岐道：“我正要告诉你，世界上‘吃’、‘着’、‘嫖’、‘赌’这四个字，那一个人少年时节不犯些些？不过‘吃’、‘着’两字究竟花消尚小，‘嫖’是无底洞了，却还不像‘赌’字的为害最大。譬如一人有了数十万的家业，吃、着是一世吃、着不尽的了，就是嫖猖宿妓，差不多也要十载八载工夫，方能渐渐消磨。只有这个‘赌’字，一掷千金，莫说数十万家私，就有数百万、数千万的资财，也可立时荡尽。何况‘赌’字里头的弊端最多，摇摊、抓摊、牌九、麻雀，处处有弊，防不胜防，那白湘吟做的黄局铅骰子、乱筋竹牌不必说了，还有骰子并不灌铅，馆牌并不乱筋，全靠手法的赌徒，一时断断捉不破他。你如撞在这班人的手里，今夜怎么得了！”少牧道：“乱筋牌、灌铅骰子之外，不是尚有对筋牌、头花牌？这两种有甚手法么？”鸣岐道：“乱筋牌是三十二根竹头做的，所以张张多有记认。对筋牌是十七根竹头做的，每对一样，故叫对筋。只有么二二四，一张三点，一张六点，不得不分做两样，故要用十七根竹头做成。头花是乌木牌，乌木的背上，不比

得毛竹有筋可以记认，因此只能在牌的上下两头做些暗识，那都是用眼光苦炼出来，与乱筋牌一个样的。听得这班人说，初炼的时候，先数屋榴上的瓦檐，次数屋楞内的瓦片，炼到看得清了，把三十二张骨牌平铺台上，逐一辨别，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初时乃在白天，后来须在晚上，初时尚用灯烛，后来须用油盏，天天的把这牌做打五关顽。直到不用灯火，只要点着一根灯草，在牌背上或牌头上一照，张张多能认得出来，方可出得手去。其实这种牌不遇内家，自然稳稳赢钱；若有个略知经络的人，捉破他尚是容易。并且，不用灌铅骰子，只能让人推庄，在旁看几记活门，落手重打，若然自己推庄，必须换用铅骰。这些多是眼法，仗着软牌软骰，还比不上硬牌硬骰全靠手法的人，真是神出鬼没。”

少牧咋舌道：“什么牌九里头，有这许多弊端？却不知究竟甚样的叫做手法。”鸣岐道：“手法共有‘掐’、‘揿’、‘抢’三个字的正诀，‘拍’、‘捞’两个字的偏诀。‘掐’字工夫最是利害。譬如你在那里推庄，这牌乃是体自己的，他坐下来扳门，每扳一副，暗暗在每张牌上掐下记识。只要你推到四五方牌，那三十二张牌张张经过他手，他已张张做了记认，一目了然。你却如何晓得？这是手法里的头等伎俩。‘揿’字是砌牌的时候，内中揿着两副同点的牌，或是劈开对子，俗呼叫做‘夹棍’，又叫‘双夹’。庄家拿了稳吃，闲家拿了稳输。‘抢’字俗呼为

'裍龙梢'，是砌牌时，预先留心这条牌内，第几副的点子最大。无奈掷出骰子，偏偏拿不到他，夹手急把骰子一收，不等旁人取牌，趁这收骰子的时候，把那大点的牌自己抢了进来，将手指略略在牌上一带，把台上剩着的牌，排得层次井井，一点看他不出已被枪了牌去。这皆是手法中的真正功夫。'拍'字是'拍笋头'，手中预先藏下一牌，及至拍开观看的时候，譬如一张长三，一张长二，本来是副别十，把长二抽去，拍上一张天牌或是地牌，便是八点。那藏牌的法子，却有两个过门：藏在虎口下的叫大过门，藏在中指无名指下的叫小过门，一般多看不出来。抽出的那一张牌，依旧藏在手内，并没一些痕迹。'捞'字是'捞浮尸'，譬如拿了一副别十，急向面前放着已经推过的牌内，拣只曾出过一张的好牌，随手捞换一张。不过这个法子，必定在第三条上，第一条还没有牌捞，第二条出来的牌不多，若是第四条拖水，却又牌已出全，无从下手。所以这'捞'字，是手法中的下乘，且与'拍'字多是偏锋，撞着细心的人，不大稳便。然而撞破他也是希遇难逢，皆因他眼快手松，胜人数倍的缘故。你想牌九与人赌得还赌不得？"少牧点头暗诧。

子靖、幼安听得津津有味，同声向他说道："听了鸣哥这番抉弊的话，'赌'字真个拆得七穿八洞，万万休想赢人！以后总须痛戒，不可再犯才是。"少牧道："鸣哥金玉之言，怎敢不牢记在心！"鸣岐道："还有一说。不但牌

九有弊，就是叉叉麻雀，也要仔细防人。”幼安道：不错，不错，我正要与鸣哥说。今天我们先在花小兰家碰和，湘吟和了好几副大牌，赢了两底半筹码。我瞧大半是逢辰放他成的。”少牧道：“安哥，你既然看得出来，为何当场不喝破他？”幼安道：“你又来了！我二人当真与他碰甚和么？我的意思，不过先要看看二人赌品如何，并要他们料着我也是一个爱赌的人，夜间方能拢局。若使当场喝破，岂不误了事么？”少牧始恍然道：“原来有此缘故。怪不道你忽然要与我合着碰和！但我想那麻雀牌，共有一百三十六张，不比牌九只有三十二张，可以张张多有暗认。这弊端却在那里？”

鸣岐道：“你要问麻雀牌的弊端，也有两个人合着做的，却也有一个人独自做的。两个人的名叫‘抬轿’，打牌的时候，张张多有暗号，彼此互相关切。譬如要碰中风，只须向鼻上一摸；要发风，捋捋头发；要白板，揿揿面孔。要东风，把门前摆着的牌，微微罅开一张，南风两张，西风三张，北风四张。及至等了张子，台上总有吃进的牌。若在筒子里头吃的，放在外面；若是索子，与手中剩着的牌并放在一处；若是万子，吃得牌放得略略进些，仿佛医家的寸关尺三脉。至于几索、几万、几筒，把手中剩着的牌，做作配搭，略略搬动，搬一张便是一筒，或者一索、一万，两张是两，三张是三，以此类推，直至九数。若是手中只剩四张牌了，等的却在五、六、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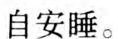
九里头，把四张牌先往下一合，再行拿起搬过几张。若等的乃是麻雀头儿，手中没有牌子，只好把台上吃进的牌，略略移得端整些儿，移几张便是几筒、几索、几万。倘是没有吃人家牌，摸起来等张的，要关照那筒、索、万时，只好先把手中全副的牌，当台一合，慢慢再拿他起来。若是筒子牌要移动，把索子牌移出些儿。万子移进些儿，抬轿的人见了，自然心中明白。旁人却那里得知！并且砌牌的时候，还有把中发白各砌一对，庄家银子掷子三点、七点、十一点，虽是对掉，却仍在他二人手中。只要那家的牌好些，那一人就拆对打与他碰。若是庄家掷了二、四、六、八、十、十二，或五作六、九作八的骰子，那牌被旁人拿了，却每人一对，谁肯拆开，到底碰不出来。你想可恶也不可恶！至于一人做的，名叫'飞手'，也如黄牌九一般，全靠手法。有'抠心"、'挖角'、'脱梁换柱'等种种名目。'抠心'是向旁人打出的牌内抠进一张，'挖角'是挖取角上的牌，'脱梁换柱'是把手里头的无用张子弃去，拣有用的换他进来。还有砌牌的时候，预先砌下几张要张临时应用的法儿。诸如此类。那种偷天换日的本领，谁能防得许多？所以不但牌九莫赌，就是麻雀叉得底码过于太大，也是不叉的好。"

幼安道："怎么那一班赌棍，竟是这样的手段？若照鸣翁说来，今天小兰家的麻雀，是贾逢辰与白湘吟抬轿无疑？"鸣岐道："他二人黄牌九尚且做了，何况抬轿？以后

我劝少翁，凡遇逢辰那等的人，总莫与他亲近。”子靖也是这样的说。

四人正在谈得高兴，茶房送进一封信来，说是傍晚时全盛信局送到栈里，由帐房先生代接下的。少牧取来一看，乃是苏州寄来幼安的家信，急忙交与幼安拆看。信中写的乃是齐氏分娩在即，如在上海无事，务望早日还乡的话。幼安看罢，对少牧道：“家中屡有信来催我回去。我们自从正月到此，差不多已三个月了。府上少甫大哥，不是前日也有信来催你回家？不知你我何日动身？一同出来的人，大家一同回去，免得家中挂念。”少牧道：“安哥，你真要回去了么？本来我在上海顽得也是够了，前时要想动身，不料跌损了膝盖，因此又耽搁下来。如今这么样罢，明儿我想买些东西，再住一天，后天叫船一准回家可好？”幼安大喜道：“牧弟真肯回去，明日再缓一天，有何不可？不过到了后日，必须下船才是。”少牧道：“那个自然。”

鸣岐、子靖闻说二人多要回乡，皆因少牧住在上海，颇觉放心不下，不如回去的好，故也不敢相留，只说：“回到苏州，缓几日不妨再来。那时莫住客栈，就住在我们家内，可以朝夕聚首。”二人多称：“缓日如再到申，定当到府搅扰。”鸣岐、子靖又商量明夜在法兰西大马路鸿运楼饯行，那边的酒菜好些，订定晚间八点钟入席而去。其时夜已过半，幼安、少牧送了二人出栈，回至房中，各



自安睡。

到了明日饭后，少牧果然出去，买了好些洋货东西回来，乃是家用的地毯、保险灯，与那送人用的洋酒、洋糖之类。幼安差荣房去定好了一只无锡快船。及至晚间，鸣岐、子靖在鸿运楼写请客票到栈中来请用酒。二人未便推辞，坐车同往。席间，乃是鸣岐、子靖的主人，戟三、锦衣的陪客，只有六人。这晚并不叫局，甚是安静。

到得将次散席，少牧忽听得巫楚云的声音，在隔壁一间房里头唱曲，想起楚云那边局账，尚还没有开消，明日既要动身，今夜必须送去。岂知已被跟楚云的大姐在外看见，拿了一枝银水烟袋过来装烟，嬲着要他转局。少牧吸了筒烟，附在耳上向他说道："今夜没人叫局，可以不必转了。明日我要动身，回头散了席，就到你那边来罢。"大姐闻言，低低的道："怎么？二少爷你明天要动身了么？我家先生还没知道，只怕他还有几句说话要告诉你。今天本要叫我到栈里来的，因恐不便，故此未来。现在又并不转局，散了席，你千定要来一次儿。"少牧点了点头，打发大姐自去。

幼安等见他真个不令转局，道他尚还有些把握，却听不出与大姐说些甚的，席上不便问他。后来席面散了，各人都分道而回。少牧向幼安说，尚要到四马路买些零碎，叫他先自回栈。幼安认做当真，叮嘱他早些回来安睡，明天好早些上船，果然先自回去。少牧哄得幼安走了，叫了

部东洋车，如飞的便向四马路去。那里是买甚东西，无非再要与巫楚云见个面儿，一想开消他的局钱，二要问问他有甚说话，要叫大姐来请。谁知这一去，有分教：

两脚难离风月障，一身又入是非丛。

欲知后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荡子临歧话别难
美人布局迷魂易

话说杜少牧对幼安说："要到四马路买些零碎东西，明日好一早下船。"叫一部东洋车，如飞的到西荟芳巫楚云家而去。岂知楚云在天乐窝书场上未回，偏偏又有人来叫局，房间里的阿娥姐叫相帮赶快去转去。少牧暗想："来得狠不凑巧。不如把局钱开消楚了，早些回去，何必在此呆等。"因向阿娥姐说知，明日要动身回苏，说不定何日再来，叫他到帐房里去抄张局帐，一共有多少堂唱。那阿娥姐年纪三十多了，应酬客人甚是周到，并且又是一个老口，楚云没有回来，那里肯抄了局帐，放他出去？回说："二少爷既然明日要回府去，我家先生立刻就回，且请宽坐片时，听得他还有甚么说话说要与你说。倘然你先自去了，先生回来，必要抱怨我们。"说毕，又把别的言语去兜搭他。

少牧不便竟走，只得安心坐等。约有一点多钟光景，楚云方始回来。少牧一见，恍如天上跌下了一件至宝，从

心坎里欢喜出来。那楚云也满面春风的道："二少爷，你来了么？这几天在甚么地方？"少牧尚未回言，旁边阿娥姐道："先生，你莫问他这两天在那个所在。他明天要动身了，今天才来，总算他还有点意思。"楚云闻言，急忙问道："明天动身到那里去？"阿娥姐道："想是二少爷怕府上边的二少奶奶多冷静了，故此要回去陪他。"少牧道："休得取笑！我当真明日要回去了。"楚云道："你家中有甚事么？"少牧道："事是没有，出门得日子多了，自然须要回去。"楚云道："你是几时来的？"少牧道："正月十六动身来的。"楚云道："此刻是几时了？"少牧道："是四月初了。"楚云冷笑道："出门了两个多月，怎能说得'日久'二字！难道做买做卖的人，在外头一年半载不要耽搁？也不见得家里头的老婆冷静死了！怎的你偏是这般要紧？"少牧笑答道："二少奶奶是不要紧的。"楚云瞧了一眼道："二少奶奶不要紧，是那个要紧？只怕他一个人在家里头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写信来催你回去，因此你好像接了军批令箭一般，星夜就要动身。那可不是顽的！你明天早些下船，但愿顺风顺水，马上赶到苏州的好！但不知你一个人回去，还是有甚别人作伴？"少牧道："你不晓得我与谢大少爷一同出来的么？自然两个人一同回去。"楚云道："可就是叫桂天香那一个姓谢的？他早早说要回去了，怎的这时候还没有走？"少牧道："他本来早回去了，只因等着我一块儿走，故此也没有动身。"楚云道："这是

句甚么话！难道你一辈子住在上海，他也一辈子不回苏州？世上边就是老子管着儿子，也没有这样利害。俗语说得好：‘儿大不由爹’。偏你听信着他，叫你往东，你就不敢往西，叫你回去，你就不敢再住这里。怪不道好几天你没有来，原来又是被那姓谢的缠绊住了。我却错认做这个人已经回去，你又做了别的相好，不把我放在心上，绝迹不来，我白白的与你相好一场，真是世界上的男子，看来负心的多，令人又气又恼！”

少牧道：“这几天我没有来，其中有个缘故，却不干姓谢之事，你休错怪了人。”楚云道：“不是姓谢的把你缠住，不许你来，还有何人？你休哄我！”少牧道：“谁来哄你？只因这两天与贾逢辰等赌钱，没有工夫。”遂把白湘吟怎样做局，众人怎样输钱，谢幼安怎样疑心，凤鸣岐怎样捉破的话，细细述了一遍。楚云听罢，伸手把少牧拧了一把，道：“你这个人，甚么会输这许多的钱？我要你兑一只钻戒，你推三阻四的总是不肯，却情愿送与那一班人。虽然拿了几百块钱回来，先前输的，已是追不转了。我替你疼惜这钱！”少牧道：“钻戒不是前天兑给你了，怎的你还说我不肯？”楚云道：“那是拿赢钱兑的，可知道是我的财运，见不得你的心迹。若使那日没有赢钱，只怕至今还没有兑，你还卖甚么情？如今闲话休提，你明天一准要行，此刻已是十二点钟多了，你该早些回栈，那姓谢的一定等候着你。他是个生死至交，比不得我一个妓女，心

上有兴，走来坐坐，当了面也像个很有意思的人，谁知一转了背，就把人抛到东洋大海去了。想起来总是前世不修，今生从没见过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说他做甚!”。讲罢，叹口气儿，就在那张红木烟炕上面，朝内睡了下去，绝不做声。弄得少牧走又不好，不走又是不好。回头阿娥姐扶他起来，有话好说。楚云不睬。

少牧走至炕边，自己来扶，楚云把两只手掩着面孔，也不理他。少牧无奈，叫阿娥姐把炕上的烟盘傢伙收拾起了，软绵绵的也在炕上睡了下来，低低说道：“你心上到底要我甚样？尽管与我说知。只要我做得到，总可依你。况且我明日动身以后，说不定隔了一月半月就要来的。你休这样着恼，快起来，与你再说句话。”楚云只当得没有听见，仍不开口。少牧又道：“好妹妹，你是一个极好的人，为甚今儿晚上忽然使起性来？可知我欢喜着你，明儿我要回去，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一则家中屡次有信来催，二则姓谢的见我住在上海嫖赌吃着，总不是件事儿，故此他要逼着我一同回家，也是做朋友的好意。三则我在上海并没一些正事，倘要长久耽搁，却教我怎样回覆家中？你也与我仔细想想，不要只怪我明天定要动身，把你一点儿不放在心上。”楚云依旧一句话也没有回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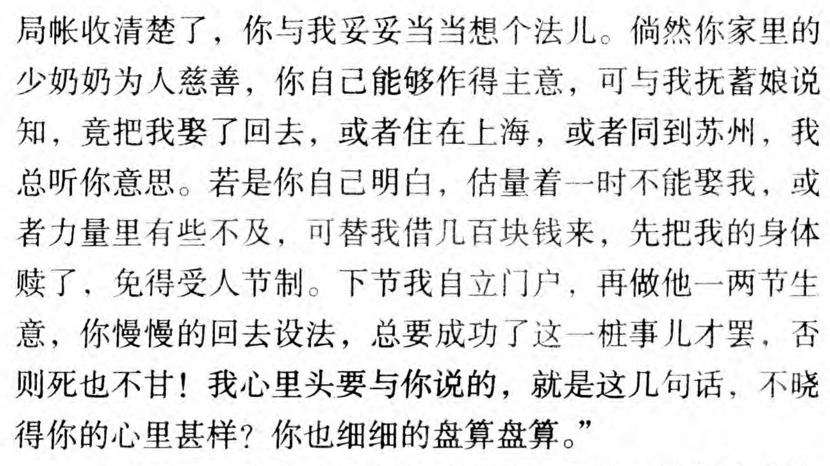
少牧此时没了法儿，暗想：“青楼中那有这种执之一见的女子？客人要动身回去，也是常有的事，为甚一听见就着起恼来？凭你甚样对他言讲，他总是一言不发！但不

知要把我留在上海怎样？何不探探他的口风，倘然有甚别的深意，我就在此耽搁几天？若是没甚意思，开消了他的局帐，立刻起身就走，岂不甚好？”想罢一番，把身子睡近些儿，咬着楚云的耳根道：“好妹妹，你千定不要发恼。你对我说，倘然我明日不动身了，你待甚样？”楚云始开口道：“谁叫你不要动身？有家有室的人，自然应该回去。我恼的是自己蹉跎得不好，本来我有许多说话要与你说，这两天偏偏不来。今天来了，却明天又就要动身，叫我怎样来得及说！”少牧道：“你有什么说话，此刻好讲，我可以听得你的，听你就是。”楚云才把脸儿回了转来，又叹口气道：“你晓得我今日本来要差人到栈里来请你么？”少牧道：“请我是晓得的，为甚事情，我却没有知道。”楚云道：“事情我没有说起，你怎得知？不过你明天既要动身，说已迟了，不如不说也罢。”少牧道：“好妹妹，你又来了，自古道：‘说话不说不明。’你且说了出来，动身不动身，我们好慢慢再讲。”

楚云道：“目今不是四月初旬，离端午不过一个月不到了么”。”少牧道：“是。”楚云道：“我到端午，自从吃这碗烟花饭起，足足是六节了，这六节的日子，真是比着过六年还难。可怜我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怎配做这无耻勾当？前年秋季里，有个客人，是广东人，到湖南去做官的，前程却也不小，听他说署过两次道台，他一心要娶我回去。无奈那时节的我母亲尚在，不便带着他出门，故此

没有允许。后来我母亲于秋后死了。冬季里又有一个茶商客人，年纪五十多岁，原籍徽州人氏，他想娶我到徽州去，据说正室是故世的了，进门去乃是一个继室。家中有两个儿子，已多娶了媳妇。我看这人虽然狠有些些家私，争奈是年纪大了，并且说话里头有些靠不甚住，因此上又没有允他。但心上边却时时刻刻的不愿吃这饭儿，只望的是早能够嫁人一日，便是早能够出头一日，无奈没有对眼的人。那一天与你在天乐窝书场上边初次见面，说也奇怪，我心上就有了你这个人。后来你来叫局吃酒，真是喜欢得了不得，所以不多几天，就与你有了交情。我巫楚云虽然身在娼门，人们瞧起来是闲花野草，容易攀折得的，谁知道有交情的客人却也不多，有了交情抛不了的便是没有。偏是为了你这个人，不知怎的，心坎里发热出来。可怜我还是个讨人身体，只好暗暗的藏在肚里，却不能够放在面上，怕的是被抚蓄娘与娘姨、大姐们知道了，说我有了恩客，这是堂子里最犯忌的。因此只望你时来走走，要暗里头说几句知心话儿。谁知道你又马上就要走了！想我巫楚云生得好条苦命，令人怎得不恼！”说着，呜呜咽咽，好像要哭出泪来。

少牧连忙温慰他道：“你休如此伤感，你有甚么心事，只管说与我听。到底你要把我留在上海，有甚意儿？”楚云道：“我要把你留在上海，有甚别事？我实对你说明了罢，我想与你商量，可能够住到端午节上，等我把外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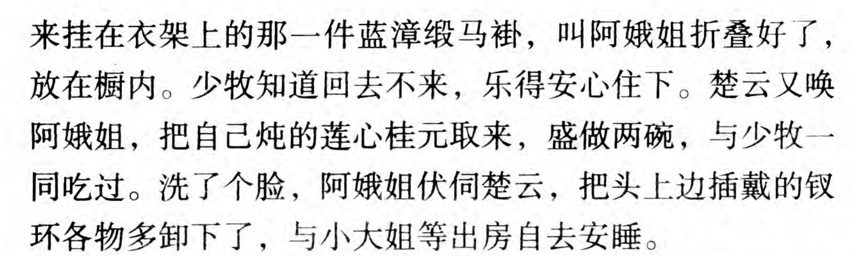


局帐收清楚了，你与我妥妥当当想个法儿。倘然你家里的少奶奶为人慈善，你自己能够作得主意，可与我抚蓄娘说知，竟把我娶了回去，或者住在上海，或者同到苏州，我总听你意思。若是你自己明白，估量着一时不能娶我，或者力量里有些不及，可替我借几百块钱来，先把我的身体赎了，免得受人节制。下节我自立门户，再做他一两节生意，你慢慢的回去设法，总要成功了这一桩事儿才罢，否则死也不甘！我心里头要与你说的，就是这几句话，不晓得你的心里甚样？你也细细的盘算盘算。”

少牧听罢，他本来是个钟情的人，又在风月场中并没阅历过的，听了这些言语，觉得巫楚云句句是真，心中又是怜他，又是感他。沉思半晌，竟把那回去的念头，顿时撇在一边，也不想家中妻子盼望，兄长挂心，客栈里有良朋焦急；却心心念念的痴想，要把楚云拔出火炕，弄出许多几乎收拾不了的事来。当下回答他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但不知你究竟是何方人氏，父母在日作何生理？如何流入娼寮？共欠人多少债项？说明了，我好替你做主。”楚云道：“说也惭愧。我本苏州人氏，父亲姓钱，名唤用之，母亲金氏，并无兄弟。家住北濠，向为县中书吏，我父在生，寻下的钱，吃着嫖赌，甚是撒漫，因此一无积蓄。到得亡故之后，母亲又不合吸上洋烟，坐吃山空，欠了人家无数的债。苏州住不得了，才到上海干这事儿。初时在东尚仁里，原是自己身体，名字叫花含香，生

意尚好，不幸做不到三节，母亲又得了烟漏重病，卧床不起，足足两月有余，眼见得是死多活少。这两个月的医药开消，多是向人借贷来的，母亲一死，日后如何得了？故此始把我抵在这里，改了现在的名字，做了讨人，一共是四百块钱，抵据上写明四年为期。我母亲自从将我抵出，那病体日重一日，就亡故了。现在举目无亲，说起来你想惨也不惨！”少牧闻言，踌躇道：“你押在这里既是四年为期，如今尚还未满，倘然我要娶你，自然你抚蓄娘不能拦阻从良。若然一时间我娶你不来，须要回到苏州，与家中人商议定妥，那就耽搁工夫，必须先要赎你出来，不知你娘可有别的话么？”楚云道：“没有满期，怎得不费些口舌？但他们要的是钱，只须加上一两倍儿，那有做不到的事情？”少牧点头道：“如此说来，这件事就好办了。我明天就一准不去，且等姓谢的先自动身，我托他带封家信回家，信上边把你的事情略略叙他几句，看家中的覆信如何，再行定夺，你道如何？

楚云听了此言，忙接口道：“这话你可当真？”少牧道：“丈夫一言，谁来骗你！”楚云在炕上边站起身来，道：“既是这样，你也起来，我还有话与你商量。”少牧果真也站了起来。楚云先问阿娥姐：“现在有几点钟了？”阿娥姐道：“一点多了。”楚云道：“一点多怎的还没有打烊？可把洋灯息了，房门也关了罢。”又回头问少牧道：“你今天可不去了么？”少牧尚还没有答他，楚云夹手把他脱下



来挂在衣架上的那一件蓝漳缎马褂，叫阿娥姐折叠好了，放在橱内。少牧知道回去不来，乐得安心住下。楚云又唤阿娥姐，把自己炖的莲心桂元取来，盛做两碗，与少牧一同吃过。洗了个脸，阿娥姐伏伺楚云，把头上边插戴的钗环各物多卸下了，与小大姐等出房自去安睡。

楚云宽去外衣，只穿一件大红绉纱薄棉小袖紧身，西湖色绉纱裤子，灯下看了，更显得千娇百媚，与白日不同。少牧愈觉得六神无主，说的话更是句句依从。好个巫楚云，不愧是个名妓，他要少牧着迷，方好使他花钱，故才放出这手段来。宽好衣服，尚故意的不去上床睡觉，在妆台上取出一个白铜香匣，印了一匣寿字香末，取个火来点着，焚得氤氤氲氲的满屋多香。又在抽斗内取出三十二张牙牌、两本《牙牌神数》，在灯下起了一数。第一次十六开上上，第二次四开下下，第三次二十一开又是上上。叫少牧替他翻开书来查看，见上刊着：

成算在胸中，安危道不穷。

淮阴天下士，背水出奇功。

又有四行解语道：

所事本非难，忽然平地起波澜；所事原非易，平平淡淡终有济。

又有六名断语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道在中乎，占在丽泽。

少牧看罢，交与楚云，问他："起的可是为了终身？"楚云道："怎的不是！你与我详解详解，这数不知起得可好？"少牧道："这数虽然没有甚么好处，那句语却也不坏。"

楚云接过书来，自己仔细一看，道："这数起得好灵！你看'成算在胸中'这一句，起句便已道着我的心事。'安危道不穷'，明明是叫我不要多疑。结末这'淮阴天下士，背水出奇功'两句，据我解来，分明暗暗指点着你，叫你背水立阵，不要回的去的意思。你想可能当得一个'灵'字？不过解语里头，尚有'忽然平地起波澜'、'平平淡淡终有济'二句，莫是这段姻缘，似易实难，似难实易，其间尚有许多周折？这却怎处？"说罢，又把断语看了又看，道："在这里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指着你，只怕写信回家，家中人一定不允，乃是失着。'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是指着我，或者叫我代你想个法儿。'道在中乎'这四个字，明明叫你我二人不可失信。'占在丽泽'，是应在朋友身上成功，必须寻个好友，圆全这桩事儿。不知解得有些对么？"

少牧道："照此详解，果然有理，但那朋友是谁？不见得竟应在姓谢的身上？"楚云摇头道："姓谢的这个人，休要提他！难道你除了此人，在上海竟没别个么？"少牧道："朋友尚多，知己的人，除了姓谢的，还有李子靖、凤鸣岐、平戟三三个，无奈他们的性格，也与姓谢的差不甚多，若要托这事儿，一定成不得功。"楚云皱眉道："如此说来，难道竟罢了不成？"

少牧道："这事真个你替我想个主意。第一件，是我明日不回苏州，若无家信带去，却教我对姓谢的怎样说法？第二件，就是想出了一个人来，还是与他商量办事，还是与他商议钱财？我家中既不把此事提起，带出来的盘川，已只有一千多银子了，焉能干得事来？"楚云道："一千多若是赎身，已经差不多了。若要娶我，果然不彀。这便如何？"低着头想了一回，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问少牧道："有个经营之，我记得与你同台面吃过酒的，你与他可知己么？"少牧道："经营之却还要好，问他怎的？"楚云道："那便我有个极妙的主意在此。他是做久安里杜素娟的，方才我遇见跟素娟的娘姨阿翠，说起他今夜在那里碰和，碰过和大约不回去了。你明天早些起来，到久安里寻他，把我们今夜商量的话，一一说知，央他一同回栈，向姓谢的撒一句谎，只说前几天你与他要合股在上海开书局，如今房子已借定在抛球场地方，昨日接到外国来信，托人办的那副机器，再过一礼拜，可以送到上海，端

整把房子收拾，便可择吉开张。这个生意是将来包赚钱的。目下开办的时候，说你不可回家，必须在上海照顾诸事。可使姓谢的先自回苏，托他带封信去，说是资本尚恐不敷，再寄三四千两银子到申应用。那姓谢的听见你与经营之在上海合股贸易，那是一件正经事件，怎能够一定要同你回去？就是你家里的人，晓得你在外开张店业，并不是浪荡逍遥，说不定竟寄几千银子出来。那时不但我的事情可了，并且手里头有了银子，尽可住在上海，当真与经营之做些生意，安安稳稳地过他几年，究竟比住在家里散心。真是一举两得的事，你想有甚不好？”

少牧听罢，点头赞道：“计倒果是一条好计，但不知经营之可肯撒这个谎？”楚云道：“营之是个极势利的，旁人央他或者不肯，你去只要把家中倘然真个寄银来申，事成之后，尚有盈余，一定合股做些买卖。他晓得你当真有钱，看来包你一无推托。牌课上‘占在丽泽’这句，定是应在此人身上。你明天赶紧找他是了，不必多疑。”只说得少牧满心欢喜，恨不得立刻天明，一脚就到久安里去。楚云见少牧主意已定，瞧瞧自鸣钟，不知不觉已三点半了，把牙牌与牌课书收拾停当，笑微微与少牧登床睡觉。

耽着心事的人，到得八点钟，双双的多已不唤自醒。大家披衣起身，楚云唤阿娥姐进房倒脸水，洗过了脸，点心也没有吃，催着少牧前去。少牧不敢迟延，急忙走到杜素娟家。因营之每天九点钟，必要到票号里去一次的，故

而也已起身。素娟在那里与他打辫，一见少牧进房，营之说："少翁，来得好早，谅来有甚贵干。幸喜我还没有出门，不然就遇不见了。"少牧回说："果然还巧。"回头叫娘姨端过一张椅儿，附近营之身畔坐下，低低的把昨夜与楚云商议各话，仔细述了一番，要央他一同到栈里头去。营之初时不允，后来少牧讲了许多好话，并说家中寄银来时，一准提出二千两银子，放在他汇票号内，预备将来生意资本，始得允许。叫少牧回到楚云那边，略等半个钟头，候他到票号里去过回来，再一同到长发栈去。

少牧大喜先回。营之坐了包车，如飞的跑到号中，问一问并无要事，就到荟芳里。下车入内，其时只有九点一刻。楚云见他来了，要言不烦的向他当面央恳了几句话。营之对少牧道："天已不甚狠早，恐姓谢的等着动身性急，我们就此去罢。"少牧道："就去最妙。"两个人遂一同出院，一个仍坐包车，一个唤了部东洋车，到长发栈寻幼安说话，做下圈套，要幼安先自动身回苏，并想托他带信寄银。正是：

眼中有刺须教拔，手里无钱诓取来。

不知谢幼安见了二人，可听信他们言语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吟碧庐端阳开夜宴
醉红楼消夏订香盟

话说杜少牧与经营之商量定妥，同至长发栈，用花言巧语要骗幼安回苏，并要他寄信带银。幼安因少牧一夜不归，心中十分焦急，船家又一早来催，说是潮水已来，赶将行李衣箱挑下船去。少牧的铺陈也由茶房打好，只要等他一到，就好下船。岂知从潮来起等到潮平，双眼望穿，杳无踪影。正要差茶房到各处堂子里去寻他，见他同了一个四十来岁年纪、趾高气扬的人走进房来。幼安不认得他，不知到此何事，勉强起身招呼，并问少牧："怎的此刻才来?"少牧怀着鬼胎，不敢多讲，只指着经营之道："这位是经营翁，昨夜遇见了他，商议一件合股买卖的事，故而没有回来，并且今日我又不能动身的了，特地同来与你商量。"幼安心上一怔，接口问道："合股做甚生意?"经营之道："不瞒谢幼翁说，少翁一个月前，曾与做兄弟的说起，要合股开一所书局。这项生意，本来利息尚好，兄弟也曾久有此意，自从少翁说及，无一日不放在心上。

后来有个朋友到伦敦去，托他打听机器价目共要若干，预备下本。前日这人寄了一封信来，谁知他格外要好，说目下机器价甚便宜，以后必定要涨，已经代定了大小两部，不日要到上海。兄弟接了这信，虽然感他盛情，却弄了个骑虎之势。机器到了，倘然不做书局，要他则甚？因在抛球场找了一处房屋，共是五上五下，足够用了。连日寻少翁商议开办，因他着了赌棍的圈套，每天在迷龙阵中，寻不到他。直至昨日，方才在四马路上遇见。兄弟想创业的难处，不比守成容易，那一件事不要亲自费点儿心？我自己又有票号，又有钱庄，又有绸缎洋货等铺，真是没有工夫，若然少翁又回去了，这书局里的事情，却教那个照管？因此特来与幼翁商议，我想留他再待几时，且把这书局开了，招一个诚实可靠的伙友，托他料理诸事，那时方可来去自如。或是一年到上海一次，看看帐目；或是长来住住，多可随便。幼翁你道是也不是？"

幼安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肚里盘算念头。他想："经营之真是一个生意场中的人，虽然没有见过面儿，少牧先时也曾说起。不过合股做事，当时何以并未透些口风？况且伦敦买机器的那一番话，即是托他打听价目，那有贸贸然便替人家买下的道理？莫非少牧昨夜遇见了花柳场中的那一班人，忽又心热起来，不想回去，故与这姓经的把说话来唐突于我？这却叫我怎样回他？"心下好不懊恼。营之见幼安半晌没话，深怕他识破机关，急与少牧递个眼

色。少牧会意，对幼安道："安哥不必踌躇，我不回去，与你一同住在上海最好。若然你一定不能再耽搁了，我立刻写封家信，托你带与少甫大哥。不但做生意是件正经事情，并且我带出来的资斧尚还不够下股，须要他再寄三四千银子到来。我料大哥晓得是个正用，必定不为难的。"

幼安听罢，仍未回言，只见船家又匆匆的上岸来道："潮已退了，客人们快请下船。再迟，恐洋泾浜里落枯了水，开不出去。"营之乘机说道："既然如此，少翁决定缓日回去，快快写封家信，好托幼翁带与令兄。或者连幼翁已经下去的行李，一齐搬了起来，大家再住数天，这信交信局寄去。休得迟疑不决。"幼安摇了摇头，仔细一想："此事多因少牧迷恋烟花而起，今日若要逼着回去，一定不肯动身。若要说破他们的来意，又是一个正经题目，不便发话。若说自己在上海陪他几天，却也无益。何不假装朦懂，回到苏州，且与少甫说知，再到上海劝他。倘然今日做书局的那一席话多是虚的，硬拉也拉了他回去；倘是当真做甚生意，这种花花世界，断不是少年人住得的地方，也要劝他收拾回家。好得来去尚便，不过多费些些川资，只要劝得朋友回心，有何不可？"主意一定，始开口道："既是你们为了正事，我也不便强着动身。不过我因离乡已久，家内乏人，今日只好先自回去，不能奉陪的了。牧弟有甚家信，快些写来给我，好待我赶紧下船。"

少牧听了这几句话，好如半天里得了恩诏一般，急唤

茶房，把收拾起的纸墨笔砚取了出来，写了一封切实家书，封好了交与幼安。又叫茶房把已经下船的东西检点检点，凡箱笼上贴着“小东山主”字样的，多是幼安的行李，一概放在船上；“浣花旧主”的，多重新拿了起来。部署已定，幼安下船，少牧、营之送至船上。幼安附着少牧耳朵，叮嘱了好多的话，无非是叫他步步留心，不可恍惚。少牧口里头连连答应，其实心里头那有一句记他？船家进舱，禀称就要开船，幼安转送二人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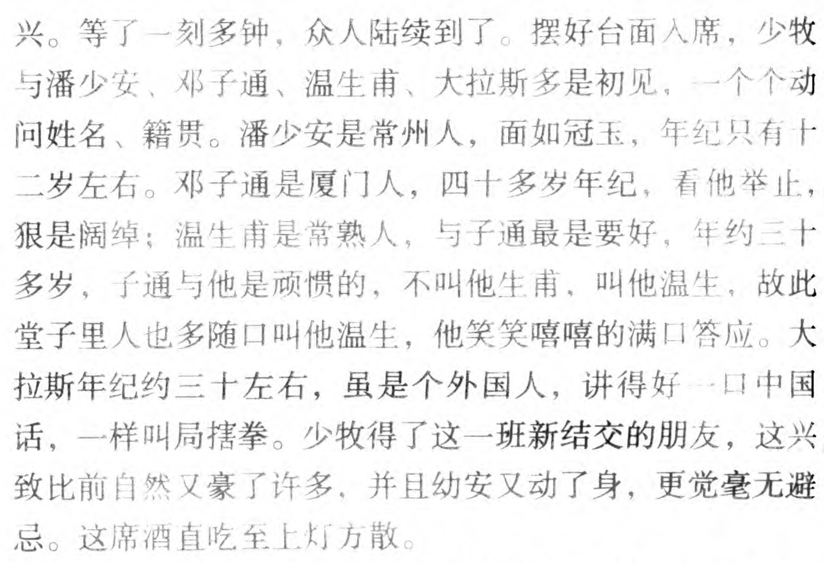
二人站在岸旁，看船过了洋泾桥，少牧方始放心，向营之说声：“好险！幸亏没有露出破绽。看来不到四五天，必有银子寄来，我的大事可望成功。”营之道：“但愿如此，也不枉我替你谋干一番。但我看那姓谢的人，狠是精细，起初好半天没有说话，不知他心上边转甚念头。必须等银子寄到，方可放心得下。”少牧道：“幼安这人虽然精细，怎禁得你所说的话有根有蒂，我看他不见得有甚疑心。只等我家中回信来时，自有分晓。我们此刻到那里去？”营之道：“且回栈去锁了房门，再到楚云那边，给他一个回信，须知他眼巴巴地望着。”少牧道：“言之有理。”

当下回至长发栈内，叫茶房把搬上来的行李，依旧放在一处；又把铺陈拆开，重新摊在床上。说明这一间房从今天起，无论住与不住，包定下了。每天作两客算，不必再借别人，免得多所不便。茶房唯唯，自向帐房关照。少牧见诸事收拾已妥，与营之移步出房，将门锁上，把钥匙

交与帐房。仍旧营之坐了包车，自己叫了部车洋车，飞也似的回到楚云院中，把上项事一一说知。

楚云听了，眉花眼笑的说：“你看这一条计使得可好？却也亏了经大少爷能说能言，才把那姓谢的哄他走了。”回头问少牧道：“你该怎样的谢他才是？”少牧道：“今天晚上，请他吃个双台可好？”楚云道：“有甚不好？但不晓得经大少爷，今儿晚上可闲？他每天的应酬比你多呢。”营之道：“果然今夜有个姓潘的请我吃酒，一个姓邓的请我碰和，这里来不及了，明天也好。”楚云道：“如何？我说你没有空闲。这么样罢，你二人此刻还没有吃饭，不如请几个朋友来吃台早酒，岂不狠好？”少牧道：“此刻吃酒，好是好的，却叫我到那里请甚客人？”营之道：“少翁当真要请我么？我替你几个客叙叙何如？”楚云道：“经大少爷有客，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叫少牧快些点几样菜，交代下去。又叫阿娥姐快拿请客票来，等营之写好了，分付相帮去请。营之写了一张到久安里颜如玉房请潘少安，又是一张到新清和坊金粟香房请邓子通与温生甫，又是一张到百花里花小红房请康伯度与他的洋东大拉斯。少牧道：“康伯翁白天里恐没有工夫来么？”营之道：“今天乃是礼拜，说不定竟是来的。”楚云数一数，一共请了五个客人，双台酒尚嫌太少。又叫少牧写条，去请了游冶之、郑志和两人。

不多时，请客的回来说，请客一概多来，少牧狠觉有



兴。等了一刻多钟，众人陆续到了。摆好台面入席，少牧与潘少安、邓子通、温生甫、大拉斯多是初见，一个个动问姓名、籍贯。潘少安是常州人，面如冠玉，年纪只有十二岁左右。邓子通是厦门人，四十多岁年纪，看他举止，狠是阔绰；温生甫是常熟人，与子通最是要好，年约三十多岁，子通与他是顽惯的，不叫他生甫，叫他温生，故此堂子里人也多随口叫他温生，他笑笑嘻嘻的满口答应。大拉斯年纪约三十左右，虽是个外国人，讲得好一口中国话，一样叫局搳拳。少牧得了这一班新结交的朋友，这兴致比前自然又豪了许多，并且幼安又动了身，更觉毫无避忌。这席酒直吃至上灯方散。

到了晚上，潘少安在久安里请营之吃酒，转请少牧。后来邓子通的碰和，也被营之拉着同去，碰至二点多钟方完。并不回栈，仍在楚云房中住宿。从此一连数日，今天你请，明天我请。

流光如驶，看看端节将临。苏州的银子没有寄来，只接了幼安的一封空信。那信上写着，少甫已于日前因杭州要开租界，彼处有所地基，划在界内马路之中，故到杭州料理去了，急切不能回来。家下乏人，劝少牧不必与人合股贸易，赶紧回苏。少牧看了，大失所望，好不没趣。歇了两日，少甫从杭州也有信来。开头说："动身赴杭的时候，先有一封家信寄到栈中，何以并无回信？曾否收到？"后面写的是"刻接苏州幼安来信，所谈我弟与经营之合开

书局一节，目下生意艰难，我弟素不精于会计之术，加之兄在杭州，家中无人管理各事，不如作为罢论，赶速回乡，免致合家盼望"等语，少牧想："第一封信怎的没有见过？早知道他已到杭州，也不叫幼安动身去了。"后来想着："幼安动身的明日，长发栈里茶房曾送一封家信到荟芳里来，那时我正在碰和，因想幼安昨日才得动身，这信必是家里头又要催我回去的那些厌话，决无别事，所以藏在身边忘记下了。至今没有看过，真是糊涂得狠！"急忙伸手向衣袋内一摸，挖出一封信来，这信封袋已烂的了。拆开一看，才知道幼安在上海动身之时，少甫正在苏州动身。

此时少牧气得呆了，急忙拿了这信，去找营之商议。营之看了道："令兄既赴杭州，急切也无法可想，须得回苏之后，方可再作计较。"少牧闷闷不乐，与营之带着这几封信，去见楚云，给与他看。楚云望了个空，起初甚是不快，后想："杭州回到苏州，不甚狠远。只要少甫早日回去，好恳营之再替少牧设法，尚有后望可图，故而尚不十分着紧。"只说："既然事已如此，且俟缓几天再行计较。"少牧看他不狠发恼，略略安心。

这日已是五月初三，后天就是端午节了。少牧叫把局帐抄来，略略一瞧，共是连双台十一台酒，十二场和，连台面局足足七十个局，一大半是四月下半个月里头的。少牧在身旁摸出一把钞票来，照数付讫。另外给了十六块手



巾洋钱，那是楚云先关照的。阿娥姐交代出去，带房间的相帮进来谢了一声，照例绞上一道手巾。阿娥姐又问："二少爷的节盘，可要明天送到栈里头来?"少牧道："我每天不在栈里，可以不必来了。"说罢，又拿出了四块洋钱盘洋赏给他们。阿娥姐带笑接了，叫相帮拿上四色礼物，乃是枇杷、粽子、咸蛋、火腿，要少牧略受些些，说："是先生的敬意。"少牧望着楚云，只是含笑，那里肯收。楚云伸手取了三四只枇杷，道："二少爷的家眷，不在上海。就算了罢，你们拿去。"口讲着话，把枇杷剥好一只，送至少牧口中，说是领些儿情。营之在旁喝一声彩。

少牧吃下肚去，觉得异样鲜甜，满心欢喜。阿娥姐道："二少爷今天不回栈去，可与经大少爷吃司菜罢，省得我们再去寻别的客人。"少牧不明白甚样叫做司菜，动问营之，才知是厨房送与妓女讨赏钱的，共是四大碗菜，三节多有，妓女必定找个体已客人代吃，破费六块洋钱赏钱。少牧想："六块钱算得甚么!"向阿娥姐满口答应说："既然如此，我们肚中饥了，何不此时就吃?"阿娥姐果然关照出去。不多时，搬进四样菜来，乃一碗红烧鱼翅，一只全鸭，一碗火腿，一只白蹄，另外一壶京庄。阿娥姐筛好了酒，二人坐下同吃，楚云在旁侧相陪。

饮酒中间，阿娥姐说起："端阳日，房中须得多几台酒，替先生争些场面。"少牧允了一个双台，准定七点钟

吃。阿娥姐送上菜单点菜，少牧随意点了几样，当面约着营之这日一定要到。营之道："端午日的花酒，真是应酬不及。我七点钟自己在久安里请客，正要请你作陪，怎能分身得来？我的台面散了，邓子通、潘少安、温生甫、大拉斯、康伯度那一个没一台酒？并且人人多要请你。我看你七点钟断来不及，不如改在十二点钟罢。我们翻台过来，岂不甚好？"少牧道："不错。我昨日遇见志和、冶之，他们也说端阳日多要请我吃酒，因怕晚上边挤不开来，约定两点钟入席。照此说来，从白天两点起，接到晚间十二点钟，共有七八处台面，这里七点钟真是来不及了，一准改在十二点后也好。"楚云道："能够早些最妙，当真应酬不转，莫说是十二点，一两点钟来吃，也一样的。"营之道："各人的酒，多是预定时刻，大约挨到这里，总须这个时候。"楚云点点头儿。二人又用了杯酒，叫拿饭来吃过，阿娥姐收拾残肴。营之有事先去。楚云有人来叫堂唱，听说姓潘。少牧问他："可是少安也做你了？"楚云道："并不是他，乃是个广东客人。"少牧不在心上，坐到楚云堂唱回来。

这几天因是节边，院中没甚客人，不到一点钟时已打烊了。少牧与楚云双双安睡，楚云在枕上边，再三把苏州银子不来，必须先替赎身的话说了又说，要他帮助几百块钱。少牧因苏州银信望了个空，自己又剩得不多，除去节下开消，只有七百两那张汇票，与百几十块钞票，四五十



块现洋，不便多应承他，只允了二百块钱。怎奈楚云撒娇撒痴，缠个不了，因又加了二百，共是四百洋钱，约定初五晚上吃酒时带来。楚云始暗暗欢喜，并不再言。一宵易过，明日少牧仍没回栈。

到得端午日，吃中饭时起身，楚云催他回去取洋。始勉强跑到栈中，开箱拿了汇票，到后马路票号里，尽数换了钞票，带在身边。看看已是二点多了，因冶之、志和约着先到花小兰家吃酒，防他们等着不便，急忙唤了部东洋车，一直到小兰院中。果然二人先已来了。等到客齐入席，差不多有三点半钟。

就从这时候起，第一台是冶之的主人，第二台五点钟，是志和的，在花媚香房；第三台又是冶之，翻到隔房艳香那边，天已黑了。第四台是荣锦衣的，在花影娇家。第五台是经营之，在久安里杜素娟房。第六台是潘少安，请在同弄颜如玉那边。第七台是邓子通的双台，在新清和坊金粟香院中。第八台是温生甫，在金粟香楼下一个小清倌人叫花小桃房中的酒。这席台面上，来了一个生甫新认识的朋友，姓夏，单名一个兴字，别号时行，做百花里花莲香的。第九台就翻到花莲香房间里去，又是一个双台。第十台是大拉斯请的，倌人叫杨小蛮，又叫小田，住在西合兴弄内。直到第十一台，方才轮到少牧，已是三点多钟。少牧心中暗暗焦燥，却又当着众人，不便说："我的地方先去。"这十个台面上叫来的局，旁人多掉换几个，

少牧因只做楚云一人，始终是他。叫到第八、九个台面，看楚云脸上已不甚高兴。第十个台面上，楚云咬着少牧的的耳朵说："天要亮了，你的酒明日吃罢。"少牧呆了一呆，回覆他道："朋友多已约定下了，怎能够改在明日？我们马上就翻过来可好？"楚云不答，坐了一坐，起身就去。

少牧等散了台面，邀着众人翻台过去。只见房中对床的正面壁上，新挂了"吟碧庐"三字一块横匾，乃是银杏板的，黑边绿字，写得好八分书，下款落的"河阳小主"。少牧一看，暗疑道："河阳小主，此人一定潘姓，莫非这匾是潘少安替他上的，那两个字真是他的笔迹。为甚前天晚上有个姓潘的叫局，也曾问过楚云，他偏推说是广东客人？看来内中有意瞒我，倒要留神瞧他一瞧。"口内不言，暗中就留下心儿。果然席面上见二人眉来眼去，甚是亲热，不由不发起酸来。无奈这姓潘的是经营之的好友，营之也在席间，未便发作。遂草草的吃些酒菜，推说醉了，不耐久坐，就要回栈安睡，催着散席。

众人本也吃不下了，又见楚云不甚苦劝，分付快端干稀饭来，略略用过，一因主人自己急思回去，二因再无别的翻台，道谢过了，大家各散。少牧也要穿衣往外，楚云问他："到那里去？"少牧说是回栈。楚云道："天快明了，回去做甚？"少牧道："回去自然睡觉。"说过了这一句，也不再言，向外就走，楚云一把拉住，问道："你换的汇

票换了没有？”少牧假意失惊道：“汇票今天没有换得，且等明日说罢。”楚云不依道：“怎么你答应了我的事，这样有口无心？”少牧道：“我倒不是有口无心，只怕你心不应口。”楚云听语出有因，愈加不放他走，道：“怎的我心不应口？你须说与我听。”少牧道：“你的心果然应口，前天晚上姓潘的来叫局，他究竟是那一个？”楚云道：“姓潘的，不曾与你说过，是个广东人么？”少牧冷笑道：“只怕他是常州人罢！你来瞒我做甚？”楚云发急道：“你疑心潘少安做我么？我可发个誓与你听：若果是潘少安，叫我往后没有好日子过！你莫冤枉人家！”少牧听他发誓，心上软了些儿，回转身在交椅上坐了下来，道：“潘少安既然没有做你，为怎这一块匾，明明是他写的？”楚云“扑嗤”一笑道：“你这个书呆子，他写了一块匾，就算做了我么？那是我一个姓何的客人央少安写的，姓何的与少安是个要好朋友，往后你可自己去问。譬如你也是个会写字的，有人托你替他的相好写一块匾，我问你写是不写？难道写了他相好房里的匾，这相好就算你的？世上那有这样执一之见的人！”

少牧被他这几句话说得没有口开。房中阿娥姐等，也一个个多说：“二少爷莫要疑心，我们先生真是没有这事。”少牧顿时这口酸气，不知不觉平了许多。不过方才说过了回栈睡觉，并且终疑今夜这两台酒，前天点菜时候，楚云就催着要早，后来在台面上更有明日再吃的话，

莫是散了席，还有酒在后头？故此决定要去去转来，试试他有酒无酒，有客无客，所说的话是假是真，好决计替他赎身办事。

主意已定，对楚云道："既然你不做少安，那是我错疑你了。换的汇票实在不在身旁，且待我回栈取来。"楚云道："当真回栈去取，还是去去就来，还是要明日再来？"少牧道："就来怎讲，明日来怎说？"楚云道："就来我不睡了，在此等你。若要明日才来，我今天出了一夜的局，人也乏了，要睡觉了。"少牧想了一想，道："不见得马上就来，你睡觉罢。"楚云尚要与他说话，少牧已出了房门。因天尚未明，外边伸手不见五指，喊阿娥姐拿盏洋灯照着出去。

跑到弄口，本来觉得天气甚热，一阵晓风，却吹得满身发起冷来。心中好不懊恼，一步懒一步的，从三马路往东而行。走到第一楼后面那条横街，转了个弯，抄至四马路口，那风却愈觉大了。身上穿着一件湖色春纱夹衫，二蓝实地纱夹马褂，薄毰毰的，竟有些受耐不住。就想缩回转去，又想："楚云面上，这几天花的钱也不少了，况且还托着我帮他赎身，将来嫁我，那有变心的事？此刻若马上回去，显见得我疑心着他，有意抄他过失。何不先到久安里颜如玉那一边去，只说寻潘少安，又有朋友请他吃酒。他如住在那里，已经睡了，楚云处不必再去，竟然回栈去罢。若是不在，何妨问问如玉，再去未迟，不强如在

街上边拚着身子受这些苦?”想罢，因又转身往东，信步向久安里而行。

到得弄中，正在记不起是第几家门口。恰好有个相帮，手中拿着“正堂公务”灯笼，在各家门口照看妓女的牌子叫局。少牧借这个便，跟了他一路照去，到第四家墙上，看见“醉红楼颜寓”的朱笺贴条，暗喜：“这里是了。”敲门进去。回看那叫局的人，乃是往隔壁杜素娟家去的。少停，听得院里头高喊：“素娟先生堂唱！姓经的叫到西荟芳。”这时候，因万籁无声，故此甚是明白。少牧心上一怔，暗思：“姓经的不知可是营之?西荟芳可是楚云?且待上楼，见了如玉再说。”谁知上得楼去，如玉房门紧闭，已是睡了。少牧轻轻敲了两下，跟如玉的大姐阿宝从梦中惊醒转来，趿了一双拖鞋，七跌八铳的出来开门。

如玉也已醒了，在床上动问“是谁”。少牧看床面前只有一双女舃，明明没有客人，回说：“是我，替一个朋友来请少安吃酒，怎的他不在这里?”如玉闻言，坐起身来，叫阿宝挂起一边的帐门，请少牧在床门前一张藤椅上坐下，向他脸上一瞧，似笑不笑的道：“二少爷，你怎么此刻到这里来?少安方才与你一同吃了楚云那边的酒，没有回来，谅是俗语说的‘连底冻’了，你却怎的出来?”少牧听罢，脸上一红，道：“怎么少安‘连底冻’在楚云那边，你不恼么?”如玉微笑道：“我还没有甚么，只要你

二少爷晓得了不恼就是哩！”少牧听了，更是火往上冲，忙问如玉：“难道少安当真做了楚云不成？乃是几时起的，快与我说！”如玉叹口气道：“我告诉你罢，少安本来做我，很要好的。自从你请他吃酒，在台面上见了楚云，两个人就勾搭上了。酒也没有吃过一台，和也没有碰过一场，容容易易的就下了水。说起来，楚云真是不该这么样贱。如今他们火一般热，今天白天里瞒着你碰了场和，听说晚上尚要补吃台酒。谅来你散了席，必定躲在左近什么地方，等你走了出来，他又进去。此刻只怕台面坐了，怎的还想到这里来？”

少牧听了这几句话，只气得口也开不出来，立起身来，恨不得一步赶到西荟芳去。如玉一见，慌在床上伸手出来，拉住他道：“我告诉了你，你慌甚么！你若然去闹出事来，岂不怕我招怨？你们朋友是好朋友，我们姊妹也要好的。就是你要去发作，也不在这一刻儿。”少牧始又立住了脚，回转身来，恰与如玉打个照面。见他上身只穿一件淡粉红捷法布小衫，下身盖了一条湖色绉纱夹被，露出三寸不到的一双小脚，那一种娇媚之态，比着楚云，更令人情不自禁。遂顿时转了一个念头，想：“何不喊个双台下去，做了如玉，一来剪还少安的边，好报此仇；二来如玉的房间又大又多，正好做个消夏地方；三来看看如玉人品如何，倘比楚云更好，一样娶一个人，何妨就娶了他！好把楚云气他一气，岂不甚好？”故此移步床前，与



如玉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娇花已被他人采，嫩蕊何妨别处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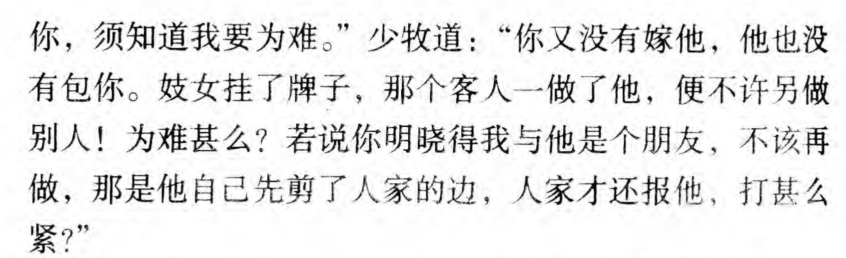
要知少牧在醉红楼自从这一夜起，闹出许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牢笼有术莲子依心
来去不由藕丝郎意

话说杜少牧听颜如玉说出巫楚云果然已做了潘少安，不由不心怀醋意。后见如玉风姿娇艳，态度温存，动了一个移花接木之心，暗想："少安做得楚云，难道我做不得如玉？"并且要把从前爱楚云的心思，一齐移在如玉身上，将来娶他回去。因此移步回至床前，捺住了气，强作欢容，对如玉道："你莫发急，我此刻不去就是。但我有一句话要与你说，不知你依是不依？"如玉道："有甚么话，你且说来，依得的自然依你，依不得的再说。"少牧道："你与少安是很相好的，论理我这句话不该出口。但恨少安太不讲理，瞒着我与楚云往来，绝不念朋友交情。我想此刻就在这里吃个双台，从今日起，常在你那边走走，略出我心头之气。不知你可答应得来？"如玉踌躇道："我们做妓女的，虽说朝张暮李，没甚要紧，但姓潘的将来知道此事，只怕有些不便，断使不得。"少牧道："姓潘的他做楚云不怕我与他吃醋，我反怕他不成！"如玉道："不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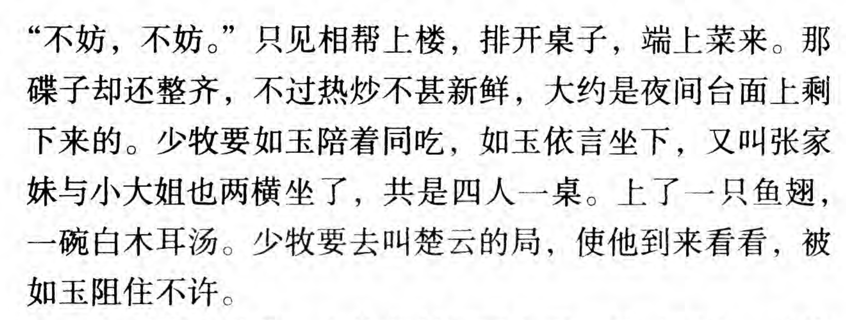
你，须知道我要为难。”少牧道：“你又没有嫁他，他也没有包你。妓女挂了牌子，那个客人一做了他，便不许另做别人！为难甚么？若说你明晓得我与他是个朋友，不该再做，那是他自己先剪了人家的边，人家才还报他，打甚么紧？”

如玉道：“话虽如此，你此刻要在这里吃酒，莫非一时之火罢了。到得后来，自然仍要回到楚云那一边去，那时我们好好的姊妹，为你这一台酒，岂不伤了和气！”少牧发恨道：“楚云那里，我断断不去的了。他既与姓潘的这样要好，我还去讨甚么嫌？不过我做了你，那姓潘的以后却也不准他往来。好在前节的局帐，谅来多已还清，今天只吃了一台酒，叫了几个堂唱，这么样罢，那些钱多是我姓杜的认罢。”如玉听罢，把手一松，向里床拿了一件湖色绉纱小夹袄儿穿在身上，又取了一条元色绉纱夹裤，到被窝里去穿好了，将被一揭，扒下床来。把妆台上点的洋灯拈旺了些，在洋镜旁边，拿出一面小手镜、一只小牙梳来，掠掠鬓脚，一面对少牧说道：“你此刻气头上的说话，怎能作得你准？我起来了，陪你在这里坐一刻儿，等天明了回栈去罢。以后还是好好去做楚云，莫要到这里来。”

少牧初时见他起身，只道允了，后来听得还是这样的说，认做当真不许他在此吃酒，觉得如玉的身分比着楚云高出数倍，一心一意的愈要做他，说：“是天快明了，我

这双台随你甚样，今夜一定要摆。莫说讲的多是气话，作不来准，若是吃过了酒，再到楚云那边，我来发个盟誓你听。”如玉听到这句，慌把镜梳一放，将手向少牧嘴上一掩，道：“毒时毒月，你说甚的！我就许你吃酒可好？”少牧始欢喜道：“许我吃酒，我就不往下说。”如玉道：“男子汉动不动发甚么誓！只要你真个做我，休得有口无心，像那姓潘的，东也去钻，西也去钻，那就是了。”少牧道：“姓潘的共做多少相好？要好的人，除了你与不要脸的楚云，还有那个？”如玉道：“他的相好，做一个要好一个，也记不清共有几个。”少牧点头道：“这都是他生得好一副白嫩脸儿。”如玉道：“这又是句甚么说话！我偏不喜欢他那副滑头滑脸的样儿，才与我心中有些不合，新近去做楚云。往后你莫再说。”

少牧道：“闲话休提。既然你应许我吃酒，快快喊将下去，不瞧瞧天已亮了？”如玉道：“吃酒可要请些客来？”少牧笑道：“这时候回的回了，睡的睡了，那里头去请甚客人？”如玉道：“你一个人独吃双台不成？”少牧道：“自然是一个人坐坐罢了，当真要吃甚东西？”如玉道：“本来这时候，厨房里也没有好菜的了，且喊下去，看他们拿甚菜来。”遂回头叫小大姐去唤跟局的张家妹起来，说杜二少爷在此吃酒，叫他到楼下去关照一个双台。小大姐答应自去。不多时，张家妹回来覆道：“厨房里说，菜没有了，只好将就些儿，对不起二少爷，下次补情。”少牧连道：



“不妨，不妨。”只见相帮上楼，排开桌子，端上菜来。那碟子却还整齐，不过热炒不甚新鲜，大约是夜间台面上剩下来的。少牧要如玉陪着同吃，如玉依言坐下，又叫张家妹与小大姐也两横坐了，共是四人一桌。上了一只鱼翅，一碗白木耳汤。少牧要去叫楚云的局，使他到来看看，被如玉阻住不许。

上到第五道菜，少牧分付不要上了，给过下脚，即将台面收去。其时，天已大明，少牧起身要行。如玉说此刻出去，身子最易受寒，不许他走。张家妹道：“二少爷昨晚吃了一夜的酒，身体谅来疲倦，何妨就在床上略睡片时，养息养息，再回栈去。”口说着话，把床上被褥重新铺过，催他快睡。少牧遂乘机住下，与如玉在枕上边又讲了好些知心的话。

这一觉直到傍晚方醒。起来梳洗过了，给了三十块钱住夜下脚。张家妹等满心欢喜，晓得这户客人甚好，自然巴结万分。如玉当日且不抄他小货，要先把这人收伏住了，慢慢的与他开口，免他依旧去做楚云。这是名妓手段。比不得没用妓女，一接客人便要砍他斧头，砍得客人害怕，以后就绝迹不来。但是此种妓女他不来算计着你则已，若来算计，不是数十块钱的事，下手必定甚辣，也比别人不同。少牧却见他不来要长要短，自己过意不去，反问他可要买甚东西，如玉一口回绝。给他一百块钱钞票零用，也不肯收，只说：“现时没甚用处。”少牧愈见得与楚

云相形见绌。

这日起来之后，本来要想回栈，谁知如玉要到天仙看戏，留他吃了夜饭，一同前去。先差相帮到戏馆里定了一间包厢。少牧问："天仙今夜唱的是什么戏?"张家妹道："是三麻子、小连生、赵小廉的《铁公鸡》头本。"少牧道："这戏好么?"如玉道："丹桂的《查潘斗胜》、天仙的《铁公鸡》，多是拿手戏儿，那一家盖招得来?"少牧道："《铁公鸡》是甚戏文?"张家妹道："是长毛戏。三麻子扮向大人向荣，小连生扮张国梁，赵小廉扮张玉良，董三雄、诸寿卿、周来全、赵洪小各人扮长毛，真是再像没有，再好没有。"少牧点点头儿。

三个人言谈有顷，相帮端进饭来，见乃是四盆一碗的堂菜，另外一碗全鸭，一碗火腿。这是院子里的规矩，隔夜那一个先生房中有了台面，明日厨房里开饭，本家必定关照添两碗菜送进房去，名为加菜，乃抬敬先生的意思。如玉瞧了一瞧，对张家妹道："这菜怎能吃得？就是加菜，也是隔夜席面上余下来的，五月里的天气，不吃为妙，你们撤到后房去吃罢。可取聚丰园的折子，叫他们送一碗清汤虾仁，一碗醋溜黄鱼，一碗咸菜笋汤，带两碟排南白斩鸡来。"张家妹答应，自去料理。

不多一刻，菜已送来。少牧正要与如玉同吃，夹忙里有人来叫堂唱。张家妹问楼下相帮，是那个客人叫的，甚么地方。相帮回说："姓潘，到一家春。"如玉听得，回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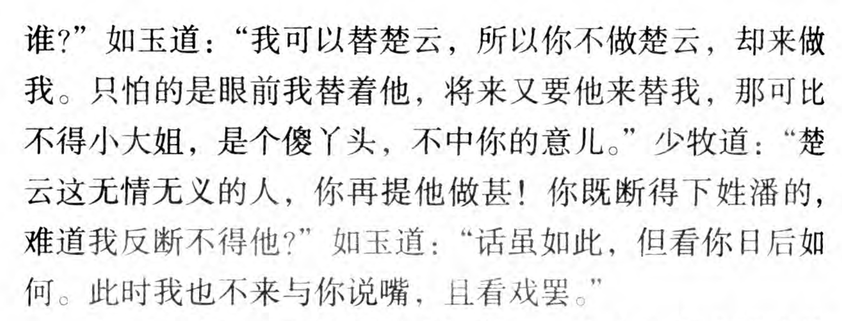
"转局过来。"少牧问:"可是少安?"如玉道:"姓潘的客人,我们共有三个,不知是少安不是。且待我叫张家妹先去瞧瞧,若然不是,只说要转局过来。恐他性急,先差人招呼一声。倘使果真是他,就说我到老旗昌去了,怕来不及再到这里,暗暗的谢绝了他,岂不很好?"少牧道:"你从今往后,当真不做少安了么?"如玉道:"我虽是个女子,说出不去做他,一定不做!你且瞧着。"少牧闻言大喜。如玉果唤张家妹到一家春去,看叫局的到底是谁,自己与少牧坐下吃饭。移时,张家妹回来说:"姓潘的不是少安,乃福建人潘三少爷。"如玉道:"潘三是过路客人,做了我还不到十天,已吃了三台酒,碰了两场和,也算是一户好客,这局倒要快些去的。"张家妹道:"一些不错。"如玉遂赶紧吃完了饭,换好衣服,向少牧说:"你且略坐一坐,我们去去就来。若是嫌得寂寞,可与小大姐先到天仙瞧戏,我也就到天仙里来。"少牧尚未回言,听得楼下又喊:"如玉先生堂唱!"少牧因他有了转局,必定耽搁工夫,不耐烦在房里独是等着,因说:"决定与小大姐先到天仙。你出完了这两个局,不必回来,竟到天仙里去,我在那边等你。"如玉说:"如此也好。"遂让少牧与小大姐先走一步。

外边相帮的打好轿子,如玉坐了,张家妹跟着,往一家春去。原来一家春叫局的人,并非甚么潘二、潘三,正是少安。这是如玉要瞒少牧,特地差张家妹先去探看,一

来好使少牧绝不疑心，二来少安那边先有张家妹去了，这局去得迟些，便可不妨，及至到得席间，却又一字不提起少牧隔夜的事，竟轻轻又把少安瞒过。真是一个有本领的妓女！后来第二个转局，乃是假的。因防少安散了台面要到院里头来，少牧在房中窥见不便，故此使这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好把少牧调到戏馆里去。果然少牧中了这计，与大小姐先到天仙。

如玉心中暗暗欢喜，在一家春坐到台面散了，逼着少安一同回到院中，讲了半点多钟的话，说他不应昨夜住在楚云那边，要罚他吃个双台。少安那里肯依，正在扭结不解的时候，真有转局来了，少安始得乘机出外。楚云已差大姐在弄堂口候着，看见少安出来，迎上前去，手拉手儿同往楚云院中而去。

如玉见少安走了，今天且自由他，匆匆的又出了一个堂唱，方才赶到天仙，已是十点半钟，《铁公鸡》唱过一半。少牧问："今夜想是堂唱多了，来得怎迟？"如玉道："堂唱也不很多，不过四五个罢了，况且也没有久坐的地方。这是你等人心焦，所以分外觉得慢了。"少牧道："一个人坐着瞧戏，真个心焦得很。"如玉道："小大姐呢？"少牧笑道："小大姐自然坐在这里，那可替不得你。"如玉道："一样是一个人，陪着你也就算了，怎说替不得我？少牧道："他如可以替你，我也不做你了。"如玉道："小大姐不能替我，我却可以替得一人。"少牧道："你替得



谁?"如玉道:"我可以替楚云,所以你不做楚云,却来做我。只怕的是眼前我替着他,将来又要他来替我,那可比不得小大姐,是个傻丫头,不中你的意儿。"少牧道:"楚云这无情无义的人,你再提他做甚!你既断得下姓潘的,难道我反断不得他?"如玉道:"话虽如此,但看你日后如何。此时我也不来与你说嘴,且看戏罢。"

其时,戏台上正做到张家祥做亲,小连生穿着蟒袍补服,乖不乖,呆不呆的,装出长毛初投诚、绝不得官场规矩那种样儿,引得看的人一齐发笑,如玉更是笑不可仰。后来瞧到巧刺铁公鸡一段,官兵与长毛开仗,多用真刀真枪。最险的是那些彩头,也有刀劈入背内的,也有枪刺在肚上的,也有朴刀砍入面门的。胆子小些的人看了有些害怕,如玉闭着眼睛不敢再瞧,暗暗拉了少牧的手,要他一同回去。少牧也不要看了,招呼小大姐袋好烟袋,立起身来,双双下楼。出了戏园,如玉坐轿,少牧仍与小大姐步行回去。这夜自然仍住院中,不必细表。

到了明日,是初七了。巫楚云因少牧答应着替他赎身,并且西荟芳的房屋早已回绝的了,新房间看在久安里内,赎了身好调进去住。不料自从端午那夜吃酒之后,绝迹不来,心中好不焦躁。他也明晓得是潘少安的事情有些发觉,却万想不到做了如玉。只认做一时之火,不久必要回心,故此过了一天,始差人到栈里去请。直到栈里头回说没有回来,方觉有些诧异。又差人四处访寻,并打听郑

志和，游冶之一班至友，多说初五以后，并没见面，不知新做了甚么相好，更觉摸不着他头路。那本家节前晓得有人替楚云赎身，已经议定，准他加倍回赎，就有许多要做这没廉耻生意的男女相帮，那一个情愿掮些带挡，揽做娘姨，那一个去攒梳头，那一个去揽粗做，那一个去揽带房间，楚云一一说定下了。那个带房间的看定久安里房屋，就在如玉隔壁楼上。房间共是一间正房，一间客堂楼，一间亭子。早与本家说妥，约期初七八内调头，过了端午，自然这班人多要向楚云说话。

楚云此刻弄得没了主意，想与少安商量，争奈他不比少牧，并没有钱，说也枉然。到了初七这日，愈逼愈紧。只得一早起来，坐了部东洋车，先到长发栈跑了一次，果然少牧不在。没奈何，老着面皮，到几户老客人家中说明此事，求他们帮点儿忙。众人因却不过情，勉强答应，也有二三十的，也有四五十的，凑了三百几十块钱，再难设法。幸亏久安里的本家很是有钱，凭着带房间的恳情，取了四百块带挡，又由带房间的与跟局的另外借了三百块钱，三分起利，叫楚云出了借票，始将身价交清。又略略办些衣服、插戴，敷衍过去。这夜就拣定了初九日一准调头。

初八那天，先由娘姨相帮，把新屋里收拾收拾；又叫了一名裱糊匠，把房间的四壁糊好。初九一早，相帮到傢生店里租了一房间红木傢生，一客堂楼宁波台椅。那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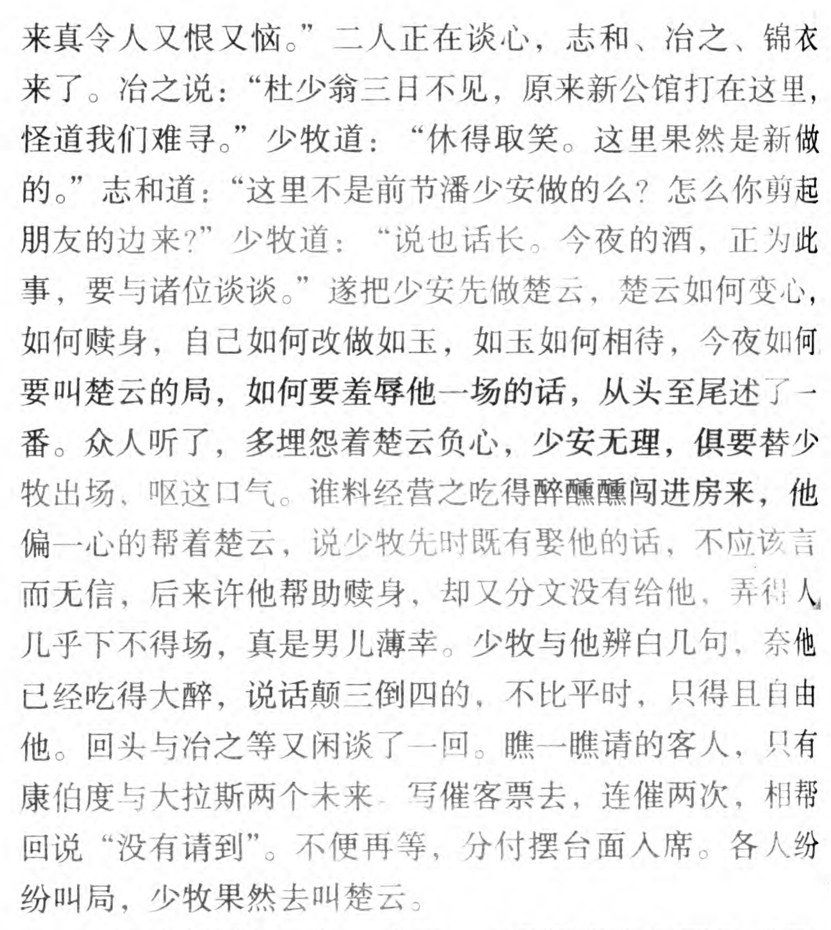
里，只租了一张榻床，一只椐木八仙桌，四张单靠，两张茶儿，两张骨牌杌，将就将就。这些器皿自从饭前搬起，直搬到到将近上灯，尚还未毕。

如玉房中的小大姐在门外瞧见，报与如玉得知，说："巫楚云已赎了身，调在弄中，今夜就要进宅。"如玉一听，心上品的一跳，暗想："这个人如何住到一弄中来？莫说少牧仍恐被他做去，就是少安，也怎能再到这里走动？这便如何是好？"想了一番，叫小大姐打听："今夜进宅，那个吃酒？可有少安？"稍停，小大姐回说："夜间一共是三台酒，有潘大少爷一台在内。"如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与少牧把楚云调头的话，一一说知，并调侃他道："枉说与你是知己相好，连信也没有带一个与你，也不要你去吃台酒儿，想来真是令人好气！"少牧道："当真他已赎了身么？这是我第一个人替他起说的事，他还要问我借钱。如今有了姓潘的人，就把我撇在一边，真是可恨！"如玉笑道："人家不喜欢你，你去恨他则甚？我倒有一个出气的法儿在此，不知你依是不依？"少牧道："是甚法儿出得这气？"如玉道："如今要用你初五天明时叫局的那一法了。楚云今夜进宅，潘少安必定在那里吃酒。你可在我这边吃个双台，把郑志和、游冶之那几个知己些的朋友多请他来，当着众人，把楚云叫到台面，一来问问他赎身的事，奚落他一场；二来也好使姓潘的知道，他剪了你相好的边，自己相好的边，也被人剪了去了，着着实实的

使他气上一气。你道好是不好?”少牧点头道:“此举正合我意，你与我喊下酒去，我就写起请客票来。”如玉道:“此刻就去请客，不太早么?”少牧道:“与我交往的人，有一大半与少安也是朋友，迟了恐被他先自请去，反为不妙。”如玉说他想得周到，遂命张家妹取过笔砚，请少牧就写，一面喊下菜去。

少牧提起笔来，一连写了九张，请的乃是郑志和、游冶之、荣锦衣、康伯度、大拉斯、经营之，与新结交的邓子通、温生甫、夏时行等一班人。又想起:“贾逢辰久不见面，那黄牌九乃是白湘吟所做的事，逢辰也是受人之愚，与他何干，分明谢幼安、凤鸣岐等错疑了他。如今弄得他不好意思见我的面，少了一个识趣朋友，每日里觉得很是寂寞。何不发张请客票到花小兰那里去，请他前来，解释前嫌?”因又添写一张，一齐交与张家妹，转给相帮，叫他们赶紧就去。

张家妹接了，交代下去。不到半点多钟，邓、温、夏三人先来。接着贾逢辰也到了，先说了些表白的话，又连连的自己抱歉，说是不应该有眼无珠，结识白湘吟这衣冠禽兽，几乎冤累好人。少牧道:“以前的事，既经说明，已过去了，我也决不疑你与姓白的通同一气。从今以后，此话休题。我们要好在前，还是依旧长来长往，不必再把此事挂在心上。”逢辰道:“少翁是明白人，自然不怪。做兄弟的但恨世上的人，那能够一个个像你这样明白，说起



来真令人又恨又恼。”二人正在谈心，志和、冶之、锦衣来了。冶之说：“杜少翁三日不见，原来新公馆打在这里，怪道我们难寻。”少牧道：“休得取笑。这里果然是新做的。”志和道：“这里不是前节潘少安做的么？怎么你剪起朋友的边来？”少牧道：“说也话长。今夜的酒，正为此事，要与诸位谈谈。”遂把少安先做楚云，楚云如何变心，如何赎身，自己如何改做如玉，如玉如何相待，今夜如何要叫楚云的局，如何要羞辱他一场的话，从头至尾述了一番。众人听了，多埋怨着楚云负心，少安无理，俱要替少牧出场，呕这口气。谁料经营之吃得醉醺醺闯进房来，他偏一心的帮着楚云，说少牧先时既有娶他的话，不应该言而无信，后来许他帮助赎身，却又分文没有给他，弄得人几乎下不得场，真是男儿薄幸。少牧与他辨白几句，奈他已经吃得大醉，说话颠三倒四的，不比平时，只得且自由他。回头与冶之等又闲谈了一回。瞧一瞧请的客人，只有康伯度与大拉斯两个未来。写催客票去，连催两次，相帮回说“没有请到”。不便再等，分付摆台面入席。各人纷纷叫局，少牧果然去叫楚云。

局票去的时候，楚云房中，正是潘少安在那里摆酒。四面请不到一个客人，异常焦躁。听见姓杜的忽来叫局，问一问，在同弄颜如玉家。楚云心上一呆。少安晓得如玉并无姓杜客人，必是少牧新做了他，究竟有过相好的人，不免气往上冲，却全不怪是自己做了楚云，闹出来的事

儿。当时把脸一沉，对楚云道："少牧叫你的局，你还去是不去?"楚云踌躇道："少牧虽是把我赎身的事答应下了，并没帮忙。究竟上一节的局钱，没有少过，不去只怕有些不便。"少安带怒道："你本来是做少牧的人，既然爱做少牧，为甚又来做我?我实对你说罢，你当真出了这一个局，今夜点下的菜，还是少牧来吃。我与他势不两立!你莫张三是个好的，李四却又是好的，我潘少安有些不依!"楚云闻言，进退两难。本待决计不去，一来少牧是个花钱的好客，二来今夜第一天调到这里，倘少牧使些性子，停刻散了台面，借着酒意，同朋友们到来寻事，也是说不定的，三来掮带挡的娘姨相帮，也有晓得姓杜的客人在荟芳里的时候，因为与姓潘的过不过去，才不做的。如今既来叫局，正是个很好机会，怎好不去?有这三层意思，甚是为难。若然说明了一定要去，又怕少安当场发标，那又是个心爱的人，怎能够使他生气?因而一时间竟委决不来。幸亏新进来的跟局大姐，名唤阿巧，年纪虽只二十岁不到，却是自小吃起这碗堂子饭的，他见这个形景，晓得楚云方寸乱了，暗暗与他递个眼风，连说："既然潘大少爷叫先生莫去，不去也罢。"楚云听语出有因，方才点点头儿，说："不去了。"

少安始转怒为喜，暗想："少牧在如玉处请客，谅来冶之等一定多在那边，怪不道一个多请不到。不如另请别的朋友前来，赶快入席，待我也去叫如玉到来，问问他为

甚做了少牧，岂不甚好？”因又重新写条请客，并唤阿巧把台面端正起来。及至来了三个朋友，匆匆坐席，写好局票，去叫如玉。那叫局的还没有回来，楼下相帮的又喊：“楚云先生堂唱！姓李的叫到公阳里。”少安听不是少牧，不好拦阻，只得让他自去。楚云说了几句“对不住，去去就来”的套话，与阿巧一同下楼。谁知那里是到公阳里去，乃是阿巧掉的枪花，嘱相帮在楼下喊的，其实仍是少牧所叫。因此并不坐轿，与阿巧手搀手儿，步行前往。

少牧已是等得不耐烦了，看他一到，就想发作几句。好个楚云，受了少安的话，没有发泄出来，一见少牧，他拿定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主见，到了席上，笑脸多无，不等少牧开句口儿，先数说他不合哄弄人家，说要讨娶回去，又说要代替赎身，谁知句句空言，毫无结果，抱怨他一个不了。经营之更带着酒意，帮助着他，弄得少牧反一句话多说不出来。旁人见少牧不言，谁肯多事？营之更要少牧翻台过去，吃台和气酒儿。楚云得了这风，假意拉着少牧，一定要去。少牧没了主意，要想答应下来，又怕恼了如玉，心中大为是难。如玉却又出局去了，不知是那个叫的，好久没有回来。楚云在台上嬲了好一刻儿，少牧初时尚是怒气填膺，后来竟把那不平之气，渐渐消尽。想起当时恩好，反怪自己没有帮他赎身，“实有些对不住他，何忍再与他一般见识。况且大凡做妓女的，挂了牌子，张三好去叫局，李四本来也好去叫，这多是潘少安的不好，

与楚云何干？就算楚云那天不合瞒我，他也怕的是我晓得此事，一定着恼，故此得瞒且瞒，这叫做出于无奈。凡事须要存些恕道，我何苦怪人怪到极处！”遂把一腔怒气扭了回来。旁边恼了张家妹与小大姐，欲向楚云发作几句，争奈如玉出局未回，正是少安叫的，怀着鬼胎，防他冲口说穿，反多不便，只得耐着性儿，一言不发，且待如玉归时再处。

恰好门帘一动，如玉转了。张家妹急忙丢个眼风，同他到后房中去，把席面上的情形告诉于他。楚云甚是乖觉，看见二人鬼鬼祟祟，必无好意，急忙咬着少牧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甚么话儿，叫阿巧拿了豆蔻盒子，袋好烟袋，起身就走。及至张家妹与如玉说明就里，要寻楚云说话，已是去得远了。只气得颜如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要与少牧寻事，说他楚云到来，不应该软弱到这个地步。明明又要前去做他。正是：

只为一时闹闲气，遂教两面做难人。

欲知如玉与少牧甚样说话，少牧将来果然再做楚云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姐晒台骂大姐
先生妆阁拜先生

话说颜如玉堂唱回来，正是潘少安叫的，在台面上受了少安无数说话，怪他不应去做少牧。幸亏如玉能言舌辩，说："这是少牧有心作对，才来做我。我原说朋友做的相好，剪不得边，他偏说，既然这样，为甚你做了他的楚云？因此一定要在房中摆酒。我还再四推却，他却拿出现洋钱来。我们院子里的规矩你知道，现钱吃酒，怎得不依？方才勉强允许。但愿他闹过了这一遭儿，以后不来便罢，倘要再来，我曾说过，下不为例，决不使你失色就是。"少安听了这一席话，起初原是一团烈火，后来也就息了。这叫做柔能克刚，与巫楚云的纯用反话去吃住少牧，又是一般手法，全在做妓女的因人而施。如玉既把少安稳住，始数说他不应做了楚云，得新忘故，真是女子痴心，男儿薄幸，脸上边露出不悦之色。少安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反觉得过意不去，停了一回，说定吃完了酒，今夜一准过来。

如玉始欢欢喜喜的起身别去，回至自己院中，才进房门，见张家妹与他丢个眼风。心中明白，退至后房，等他进来，把楚云在台面上发标的话，略述一番。如玉大怒，暗想："楚云好生利害！我今夜设的主意，原是要叫他前来与少牧厮闹一场，使他二人以后好死心塌地。怎的楚云如此了得！少牧如此无用？如今弄巧成拙，反令二人吃了和气酒儿，这便怎好？"柳眉一皱，道声："也罢！今夜且与他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待我出去，冲动二人，必得使他们破面才是！"想罢一番，急与张家妹步出后房，走至席间，满意要与楚云寻事。谁知楚云早已回去，落了个空。

如玉愈觉火往上冲，坐在少牧背后，细细报怨他："既是见了楚云这样懦弱，吃甚么酒！叫甚么局！"少牧见如玉又动了气，不得不安慰于他，低低的铸着耳朵，说了无数好话，且把这事多推在经营之一人身上，说："他不应该吃醉了酒，帮着楚云。若是翻起脸来，朋友面上，深怕有些过不过去，因此且自由他。"如玉闻言，低着头儿，默默无言。少牧又再三申说。

席上，郑志和等，都知道是为了方才的事。营之却又烂醉如泥，偏要强着少牧搳拳。少牧无奈，与他搳了五拳，营之输了四大杯酒，一杯杯的一口气吃干。不料受耐不住，顿时呕吐起来，溅了一地。娘姨、大姐忙来收拾，见长衫上已呕了一大块的秽迹，与他脱下用水湔洗。众人

见营之醉了，催上干稀饭散席。营之竟醉得不能行动，倒在烟炕上昏昏睡去。众人因夜分已深，不去等他，大家谢过少牧各散。只有营之鼾声大作，莫说叫他不醒，推也推不醒他。

少牧心上好不没趣，如玉又依然不发一言，任凭少牧舌底生莲，说楚云处决计断绝往来，赌神发誓，他只当做没有听见。少牧真觉没了法儿，也呆呆的睡在炕上着恼。猛听得楼下相帮喊声“客上人来！”张家妹跑了出去，如玉也一步懒一步的移步出房。少牧不知来者是谁，要想到后房张望，却被小大姐阻着不许。足足坐了一点多钟，那个客人方去。如玉进来。

营之也已醒了，张家妹绞了一块手巾，与他擦了擦脸，又倒了一杯热茶，问他：“此刻心中可自然些？”营之道：“今夜怎的吃得这般大醉？如今好了，要回去了。”少牧道：“回去不太晚了么？何妨就在这里，权住一夜，且等天明一同出去。”营之笑道：“你们是新相好，我在这里讨甚么嫌？明日会罢。”向张家妹要长衫来穿。张家妹道：“长衫湔了，还没有干，这便怎好？”营之道：“不妨，不妨。杜二少爷的身体长短，与我不相上下，且借二少爷的长衫穿了回去，明天一早叫车夫拿来换掉，可好？”少牧道：“营翁果然要去，这又何妨？”命张家妹在衣橱里，把自己宽下的一件雪妃罗纺长衫，与他穿好。叫车夫点好了灯，照着出院而去。

少牧分付张家妹等多去睡觉，房中只有如玉与着自己，又细细把台面上营之回护楚云的话，述了一番，并说："为日方长，且看后来，必有与他万不过去的时候。"如玉始渐渐的回嗔作喜，微有笑容。少牧问："方才来的客人是那一个？"如玉说："他姓赵，是书场上新做的一户生客。"少牧不再问了，岂料又是作对的潘少安到来，少牧那里得知？少安却晓得少牧尚在房中，本想与他寻事，都亏如玉说："他吃醉了酒，与经营之睡在炕上，故此一时不能回去。"少安亲至房门外板缝中张看，果见二人睡着，认作如玉老实。又想酒醉的人，睡起来有甚时候，故而坐了片时，他就走了。才能够安心把少牧留下，没点事情。可见青楼中的女子，凡是应酬狎客，全在见景生情，只要有法想，瞒得过人，任凭父子兄弟，他都可以弄到你个乱伦蔑理，说甚朋友！想起来真是可怕！

闲话休提。仍说少牧这夜，又住在如玉院中，楚云那边并没有去。楚云虽有少安作伴，究不是个花钱客人，况且少牧年纪也轻，品貌也还去得，心上怎能撇得下他？必要像如玉一般的一箭双雕，方才如愿。那晚胡思乱想了一夜，心中闷闷不乐。到了早上起来，洗了个脸，头也未梳，足也未裹，呆呆的坐在床面前一张藤交椅上，盘算念头。

顺手拿着一支水烟袋儿吃烟。忽听得耳朵边一阵阿巧的声音，好像在那里骂人，不知为了何事。后来愈骂愈

甚，只闹得沸反盈天。急即放下烟袋，趿了一双拖鞋跑出房来，听一听，在晒台上面，故也跑往晒台上去。但见阿巧伸起两个指头，指着贴隔壁的一只晒台，大骂："不要脸的东西，你替客人晒晾衣服，又不瞎着眼珠，这竹竿儿这么戳到我一边来，把我好好晒着的白洋纱衫裤儿挑下地去?"那边晒台上站着的也是一个大姐，正是颜如玉房中的人，年纪十五六岁，穿一件鱼白夏布小衫，广东拷白夏布裤子，赤着一双七八寸原生脚儿，也擎起了一只右手，把指头对着阿巧点点戳戳的，还骂道："你这泼货，好不讲理！人家失眼把竹竿误碰一下，脏了你洗的衣服也是有的，又不是来偷了你的东西，怎么就破口骂人？真是岂有此理!"阿巧听罢，又答骂道："你想偷东西么？只怕轮你不到，只好去偷个人罢!"那大姐冷笑一声，随口说道："偷人也要有些本领！莫像人家，把好好做着的客人还要放他出来，那才丢脸得很！真与我现甚么世!"

楚云听到此句，触了自己的心，那无名火往上直冲，三脚两步，跑至栏干边来，开口问道："你说的是甚么句话？人家好好做的客人，都是你们一班骚货勾了去了，好不要脸！反来说这话儿。我问你是靠着那个的势，叫他上来见我!"那大姐见楚云替阿巧出头，把眼睛一斜，舌尖向外一拖，摇摇头道："我认是谁，原来是新调头来的隔壁先生。你不去陪着标致客人睡觉，可是到晒台上来要张张姓杜的脸儿？可惜他还没有起，让我与你带一个信，叫

他今晚来罢。你莫要这样发急，我也不靠着谁的势儿，靠的或者就是姓杜的罢了。”这几句话，只气得楚云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把一双小足，在晒台上蹬得登登的响，大骂：“好个利嘴丫头！你敢来这样冲撞人家！我也犯不着与你多说，且待停刻见了你家先生，有话再讲。你家先生，不见得就死掉了！”那大姐道：“我家先生，并不害臊，又不害甚相思病儿，怎的会死？那像人家，想着客人，这客人偏偏不来，大清早睡不稳觉，起来替人斗口，也不晓得自己害臊！自己害着的病，那才要留点儿心，不要像《三国志》上的三气周瑜一般，活活的气死方好。”楚云听那大姐一句紧似一句，这说话句句藏着机锋，觉得自己说不过他，没奈何，叹一口气，暗想：“这都是少牧被如玉做去，拉不回来，才受这腌臜气儿！”真是愈思愈恼，愈加说不出甚话来。

阿巧见小大姐骂得楚云开不出口，不由不心中大怒，举起一根晒衣裳的长竹竿儿，用尽平生之力，隔晒台向小大姐打去。小大姐眼快躲过，大喊：“隔壁巫楚云家阿巧打人”！顿时屋里头闹出一晒台的娘姨、大姐，上来七张八嘴，帮着小大姐多来痛骂阿巧。此时，阿巧与楚云两个，怎能敌得许多的人？楚云见势头不好，慌喝阿巧：“把竹竿放下，不许动手。”那边也听得隐隐是如玉声音，把小大姐叫了下去，其余的娘姨、大姐，遂俱一哄而散。

楚云受了这一场气，竟弄得个无处发泄，反怪阿巧不

应该大早晨与人寻事，叫他把戳落在地板上的洋纱衫裤收拾下去，重新洗过。主仆婢后，下落晒台。回至房中，听潘少安尚还酣睡未醒。阿巧自去洗衣，楚云仍在藤椅上坐了一回。如今更要想个法儿，定须把少牧弄回，日后方能向这泼婢出此一口恶气。想起："初做少牧的时节，被谢幼安拘束住了，几乎绝迹不来。后来多亏在愚园叫局，席面上唱了一支相思的曲儿，才能够把他感动。看来少牧在花下往来，第一重的是个'才'字，第二乃是'情'字，第三、第四方是'色'字、'技'字。如玉的风姿娇态，酬应圆融，那'色'、'技'两字不必说了。'情'字是做妓女人差不多的，那一个不会用些假情假意？只有这个'才'字，如玉连字多不甚认识，莫说他下笔成文。仔细想来，可以胜得他的，就是这一件事。何不费些心思，切切实实的写封信去，或能使他回心转意，也未可知，并可令如玉相形见绌。"想罢一番，定下主意，立起身来，走至书桌旁边坐下，取出文房四宝，浓磨麝黑，轻吮犀毫，先起了一道草稿，仔细改正过了，方取薛涛笺誊上道：

妾以蒲柳之姿，猥蒙郎君不我遐弃，花前邂逅，谬许定情。方谓三生有幸，得见君子，故曾腆颜以终身相托。盖以堕溷飘茵，本非素愿，得温柔敦厚如郎君其人者，获抱衾裯，何修得此！初不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好事多磨，良缘莫遂，几令妾寸心欲裂，百念多灰也。嗣知郎君之戛然中止，亦迫于万不得已。妾又自恨负债太重，无可

为计，乃有赎身之举，俾作后图。自谓以此身属郎，更无二念，且所谋亦周且至矣。乃郎君娥眉代赎，又付空言。致妾多方借贷，百计张罗，始获调头，已疲心力。孰料自是以后，望穿秋水，不见人来。妾果何负于郎，至遭见恶若此？潘少安亦郎君之友也，渠以妾为风尘中人，自然人尽可夫，安知我二人有白头之约！妾亦以不足为外人道，未及只字，至渠视为路柳墙花。如谓妾因尚在青楼，存他人不能以不贞见责之心，故与潘郎缠绵备至，则妾与潘郎屡申大义，仅有周旋之雅，并无肌肤之亲。区区此心，鬼神可质！奈何郎君不察，职是之故，弃妾如遗！妾敢怨郎薄幸，惟有以眼泪洗面，自嗟命薄而已！今敢倩管城子传语郎前，倘能鉴妾寸忱，宠临一叙，妾尚有肺腑之言，为郎缕述，此后惟命！否则寸心所结，纵他日憔悴以死，亦当与郎梦诉衷肠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惟郎君怜而察之。敬此，叩请牧郎青电。辱爱妾巫楚云和泪叩

写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用信封封固，写好信面。趁少安尚未起身，交与阿巧差相帮立刻送到如玉那边而去。因信面上写的是“内函送久安里巫楚云房交杜二少爷少牧收展”，下边仅写“知缄”两字，分付相帮只说这封信是旁人寄到院中，转送过来的，免得如玉疑心。那是楚云虑得周到。

谁知相帮的送信过去，如玉正在梳头，少牧还没有起身。如玉接来一看，认做有甚么人来请少牧吃酒，也不等

少牧起来，竟与他拆开观看。约略认得几个易识的字，明知不是请客，却也瞧不出讲些甚么。后见结末写着“楚云”两字，又满纸的“郎”字甚多，就估量着是楚云寄与少牧的情书。本想吃住了他，不给他看，后想：“好个楚云，他明欺我不能识字，要把这笔墨工夫去笼络少牧！我虽小时没有读书，不能够提起笔来写写就是一篇，何不假拜做少牧为师，叫他每日教我识字？大凡读书的人，终有些头巾气儿，最喜欢的乃是有人拜师。一来将计就计，可以缚住他的心思，盘住他的身子，二来又好自己长些学分，岂不一举两得？”因即梳好了头，笑迷迷的走至床前，把少牧唤醒，说：“楚云有封信在这里，快起来看。”

少牧披了衣服，睡眼朦胧的接过来，就在枕上一瞧，把头点了几点，微微叹了一口气，将信放在枕边，一言不发。如玉也不做声，候他起身梳洗过了，小大姐端上一碗莲子羹来，请用早点。如玉把信取出，坐在少牧身旁，要他逐字的讲解。少牧果然细细的解与他听，说到“并无肌肤之亲，区区此心，鬼神可质”这几句，如玉“扑嗤”笑道：“神道是不管这种事的！况明明是句鬼话，还是去告诉鬼罢。”少牧道：“潘少安不知究竟是几时做起的人？若使昨夜吃的是第一台酒，楚云那般身分，两个人还没有相好也未可知。”如玉笑道：“他们还没有相好么？你难道不晓得少安与我先前原是狠要好的，自从做了楚云，他才绝迹不来？若然没有相好，怎能彀我这里水一般冷，他那里

火一般热？如今莫去管他，且自往下说去。”少牧又把信中后半的话一字字解将出来。直到讲完，方将原信折好，随手放在桌边。如玉重又拆开，看了再看，覆去翻来，不肯释手。

少牧道：“你要看熟他么？”如玉道：“看得熟他，这倒好了！只恨我不能识字，看看他，要想多认得几个。”少牧道：“怎么样说，像你这人不识字么？”小大姐在旁插嘴道：“二少爷休要听他，我们先生是识字的。”如玉瞅了他一眼，道：“你怎晓得？”小大姐道：“你不曾叉麻雀牌么？麻雀牌上一张一张有字的，多不认得，怎好去叉？”如玉含笑道：“傻丫头，麻雀牌上乃是东、南、西、北、中、发，与一、二、三、四等几个数目里头易识的字，认得了怎能就算识字？”小大姐不服道：“请客票上、局票上的字，七曲八曲，比牌上难得多了，为甚你也认得？”如玉道：“局票上的姓名，若是些常见的字，果然尚能识得。若然冷僻些的，那就难了。请客票上的字，无非是请客人到那一弄那一家去吃酒碰和，看得烂熟的了，自然都认得出来。倘使写得雅些，也有一个字多看不出的。你要说我是识字的人，那识字的世上多了！”少牧道：“依你说来，究竟还能识得几个。不知你幼时节，可曾读书没有？”如玉道：“我是五岁上父母双亡的人，几时拜个师读过书来？眼前识的这几个字，都是自己留心强记来的。”少牧道：“这就难为你了。大凡识字的人，前生必定有些夙根，我

看你的资质本来很聪明的，你要识字，只要有人教你，怕不一年半载，就瞧得出那封信上的这些字儿。”如玉道：“不是我在此夸口，没人教我便罢，倘然有人肯尽心教我，纵然我的年纪已是十九岁了，记性却还甚好，将来虽不能像楚云一般的下笔成文，便票头儿一定也能写得出来。只是那一个人肯来收我做女门生，我就拜他为师。”少牧与他取笑道：“拜师是要贽见钱的，你端整下多少贽见，我就收你做个门生。”张家妹道：“贽见不多，一只元宝可好？”少牧大笑。如玉将眼对张家妹一横，道：“说甚贽见！他如当真肯教我识字，我就当真拜他为师，从此把早上学曲子的工夫，改做识字。曲子学得多了，将来一从了良，是无用的。识了字，日后何等受用！”少牧尚未回言，如玉立起身来，向他恭恭敬敬，果真叫了一声：“先生！”又问：“可要递个门生帖儿，再与你叩一个头？”此得少牧与满房的人多笑起来。

少牧道：“休得如此。教几个字，有甚难处？就从今日开始，每天拣你不识的字，教你几个何妨？世上那有相好拜客人做先生的事？岂不被人笑死！”如玉听了，撒娇撒痴的还一定要拜。少牧笑得前仰后合，执定不依。如玉始就算了，回头叫张家妹喊一台菜，到厨房里去说：“是先生请杜二少爷先生吃的，这菜不要写在帐上。”少牧道：“这又是一句甚么话儿？吃一台酒算得甚事，怎说你请我吃，不要登帐？”如玉道：“这是我门生孝敬老夫子的。不

过这一台酒，你吃了有些不甚容易。”少牧道：“有甚难处？”如玉道：“先生教导学生，听得人说，最忌的是‘作辍’两字。今天读过的书，隔了几天不读，就要忘记下来。你吃了我这台拜师的酒，以后便要天天在房中教我识字，却不可教了一天，不来了三天两天，那可误人子弟，这过处就不小呢！”

少牧听罢，大笑道：“只要我住在上海，天天教你，却也不难。若是将来回了苏州，你便甚样？”如玉道：“且到你回苏州的时候，我自然尚有话说。楚云知书识字，要想嫁人，难道我不想嫁人不成？不过他是说在嘴上，有口无心的人，我却好容易不肯说到这一句话。”少牧听语出有因，暗想：“怎么又是一个楚云来了？我杜少牧做的相好，如何一做了，就有嫁我的意思？但是楚云的话，当初信以为真，如今看来乃是半真半假，不知如玉的心肠真假如何？若然果有此心，我看此人的内才，虽然不比楚云，品貌却与楚云不相上下，性度也还算得爽直。何不竟把他娶回姑苏，也不枉了我在花丛中物色一场？”心中暗想，口内不言。如玉见他默无一语，料着他转到这个念头，索性给他些些甜头，因把许多话去笼络着他。少牧不由不又认起真来，把当初要娶楚云的意儿，移到如玉身上边去。正是：

落花故意随流水，流水多情恋落花。



欲知少牧与颜如玉将来甚样结局，楚云处少牧还再去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茜纱窗下昨夜谁人
油碧车中深宵底事

话说少牧被颜如玉要拜他为师，教他识字，这是读书人喜欢的事，并且要请少牧吃拜师酒，又说了许多隐隐约约要嫁少牧的长脚话儿。自古道："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少牧看了他这种举动，听了他这种说话，觉得如玉的行为，比不得巫楚云是个有口无心、有才无品的女子，心上又起了一片怜惜之心，要把他拔出火炕，娶回家去。只恨手头一时不便，缓缓的想与营之、志和、冶之等几个人商量。按下慢提。

再言如玉当下果真叫张家妹喊了一台酒来，要少牧写请客票请客。少牧那里肯依，说了半天，这酒依旧是少牧出钱，方才允了。只因天气尚早，请客不便，竟与如玉并张家妹、小大姐等合房的人，坐了一桌，不请外人。席间说说笑笑，那趣味自与别的花酒不同，直吃到红日将斜始散。

如玉尚怕少牧到楚云那一边去，这日散席之后，便差

小大姐到昼锦里理文轩书坊里，买了一本《百家姓》、一本《千字文》、一本《女儿经》、两本《日用杂字》，并一部《珍珠塔》、一部《还金镯》、一部《天雨花》等许多闲书。开手要少牧先教几句《千字文》，读完了，再读《百家姓》、《女儿经》。那《日用杂字》，等到闲空的时候，随意问他几个。《珍珠塔》等闲书，乃是晚上边出完堂唱，没有事了，叫少牧点着字句，唱与他听，一半乃是消闲，一半也可多认得几个字儿。

少牧不知不觉，竟把这身体绊得生根似的，每日里休想出去。从此一连数日，除非有人请他吃酒碰和，如玉差小大姐跟着同行，此外连栈房里的衣服多差相帮去取了出来，放在房中，由他更换。防的是一出去了，或被楚云这边有人邀去。好一个杜少牧，入了这迷魂阵儿，终日终夜的伴着如玉，别的心思渐渐一些没有。

更好的是如玉共有三个房间，少牧每日占了一个，尚有两个应酬别的客人。也有来吃酒的，也有来碰和的，也有来打茶围、吃便饭、吃稀饭的，姓张的方才出去，姓李的却又进来。虽然忙碌异常，却看不出有一个房间里，每日有个客人住着。如玉又是有心的人，少牧又并不是个恩客，旁人怎能够看得出他破绽？故此住了十日有余，外面却仍没甚风声。

只有巫楚云自从写了一封信去，满想着少牧当夜必来，谁知道踪影全无。估量着必被如玉迷住，暗暗差人打

听，果然住在院内，与如玉寸步不离，心中好不懊恼。又晓得少牧每天在那里教如玉识字，这明明是如玉要缠住他的身子，不是十天、二十天的事情。深怕日子隔得久了，那边一日亲热一日，这边自然一日冷淡一日，那时再要使他回心，更是不容易了。因又想出一条二虎争餐的念来，屡次挑唆少安出头。

少安起初因在如玉身上，并没花过大钱，如今有了楚云，何必得陇望蜀？况且楚云初调头的那夜，曾把如玉叫到台面上来，听他说起当着少牧是个户头，使的多是些假情假意，骗他的钱，更何苦与彼认真。后被楚云讲得不耐烦了，说他当时虽然不很用钱，究竟也是一个客人，比不得是个姘头，戴着一顶绿头巾儿硬不出来，只好凡事让客人一着，心中始渐渐着恼起来。

有一夜十二点钟过后，因夏时行请他在西荟芳吃酒，吃得有些醉了。及至散席，已是两点多钟，楚云本来在台面上等着，要与他一同回去。他却酒在口头，事在心头，忽然提起颜如玉来，一定要去看看他近来与杜少牧怎样要好。楚云听了，正中下怀，并不阻挡，由他自去。又估量着："这个时候，少牧必在房中，说不定已经睡了。酒后的人，深怕闹出事来。好得近在隔壁，只要听得响，便差阿巧过去劝他回来，乘机说笑他一场，岂不甚好？"主意已定，自己坐了轿子先回。阿巧叫他跟随少安，送到如玉家门口，不可进去，且自回来，有话叮嘱。阿巧回称"晓



得"，随着少安，脚步歪斜，果到如玉院中而去。推一推门，已经下了闩了。少安举起手来，铮铮的敲了两下，相帮听得，答应来开。阿巧看见，避了过去。

少安进得院门，移步上楼，醉眼朦胧，向如玉房中乱闯。第一间并没有人，只有一个小大姐睡在榻上打盹，听得脚步声响，从梦中惊醒，问："是那个?"少安高声答道："是我!"小大姐见是客人，慌忙立起身来，擦一擦眼，仔细向少安一看，说："我道是谁，原来是潘大少爷。怎的此刻请来?"少安道："此刻来不得么?"小大姐道："潘大少爷说那里话！只要请得到你，莫说这时候我们本还没睡，就是再晚些些，也是不妨。"少安冷笑道："你们既还没有睡觉，怎的你在这里打盹?"说罢，坐也不坐，大踏步又闯向第二间房中而去，也没客人。只见烟榻上横躺着一个粗做的老妈子，年纪已有五十多了，睡得好像死人一般，少安进去，一些不知。外边那小大姐，早已七跌八跌的跟了进来，说："潘大少爷，可要在这里坐?"一面过去叫唤这老妈子起来，谁知凭你甚样的喊，只管喊他不醒。小大姐发起火来，用手来拧，始得把他略略拧醒，却糊糊涂涂的喊了几声"阿唷"，翻了个身，缩做一堆，又睡去了。小大姐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少安也不去理他，趁着二人扭结固结，索性闯到第三间房中。只见一样的房门大开，门帘挂起，也不像有客人在内。心上呆了一呆，暗想："难道少牧今夜偏偏不在这里?"急往床上一看，又

见空空的一张大床，并没一个人影，莫说旁人，连如玉也没些踪迹，才晓得必定是出局来回。

定一定心，在靠床的一张藤交椅上坐下。小大姐倒了一杯茶来，果然说："先生堂唱去了，对不住。潘大少爷，请你略坐一坐。"少安问："是那里去的？出的是个酒局，还是牌局？"小大姐道："到公阳里去的，此刻没有回来，谅来是牌局了。"少安道："可是杜二少爷叫的？"小大姐愕了一愕，道："不晓得是那个客人，须等先生回来问他。"少安冷笑一声，不再问了。稍停，见粗做的老妈子咽咚着嘴，进来说道："煤炉已经息了，没有开水，连手巾也没处去绞，怎样对得往潘大少爷？"少安道："手巾本来不必，有茶再去倒一杯来。"小大姐道："茶是好用洋风炉来炖的，待我去取火油进来。"少安道："今儿天气很热，我又吃了些酒，倘有冷茶也好。"小大姐笑嘻嘻的道："凉茶，潘大少爷你吃得么？"少安闻言，也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我吃凉茶是不妨的，不比你家杜二少爷。"小大姐道："说起杜二少爷，好几天没有来了，不知他在那里。"少安道："你怎么说？杜二少爷天天住在这里，还说没有来么？"小大姐道："当真有好几天没来，不是诓你。若说天天住在这里，今天怎的不来？那有这样巧事！"少安还要问他说话，耳听得楼下有人叩门，又是一阵脚步声响。

如玉回来，小大姐就跑出房去，等他上楼，说："姓

潘的现在房中，吃得醉醺醺的，看他满面孔有些不很自然，须防他有心寻事。”如玉走上楼梯，站住了脚道：“不妨事的。好得张家妹还陪着二少爷在公阳里，须等吃完稀饭才来。停回他们上楼，你候在楼梯门口，只说有个过路客人，明天一早动身，行李已经下船，要在房中借夜干铺，把二少爷留在西面第一间内，莫使他二人见面。我自有法去发放那姓潘的，决不使他乱撒酒风，闹出事来。”小大姐点头答应。如玉款步进房，一见少安，装出怒容，连呼：“半夜三更，还要去出这断命堂唱，闹得人睡觉的工夫一些没有，真是悔气！”回头对少安道：“你是几时来的？亏你倒还有点良心。我认是风筝断了线了，怎么又半天里落将下来？”

少安初听得如玉回院，便侧着耳朵，留心细听他共有几人同来。无奈一进门，只闻一阵草鞋脚声，跑得踢踢蹋蹋的乱响，乃二三个抬轿龟奴，其余有无别人，一时听不出来。直到如玉上楼，始听见小脚声音，只有一个。今见他又说出这几句话，暗想：“今夜果然没有客人，那叫局的，也断断不是少牧，所以说得这般嘴硬。”究竟是个酒醉之人，万想不到还有个张家妹未回，被如玉埋下一条伏线。

到得如玉进房之后，张家妹就跟着少牧回来。小大姐在楼梯门口照着如玉的话，向少牧说知。少牧认做当真有甚过路客人，一早动身，今夜暂在房中借住片刻，倒还没

有甚醋意。皆因如玉不时说起，凡是体恤相好的客人，遇见生客与过路客，必须原情一二，一则免了相好的左右为难，二则好使那个客人多花些钱，相好受些实惠的缘故。张家妹见少牧并不发酸，陪着到第一间房内坐下。小大姐要去通知如玉，少牧反说："不必劳他，这里一样也有床帐被褥。我碰了八圈的和，人也疲了，略坐坐儿，便要睡觉，何必一定要他前来？且待天明再说不迟。"张家妹道："二少爷虽如此的说，我们堂子里那有这个规矩？"少牧笑道："我这几天夜夜在此，好算得一户最熟的熟客了，说甚'规矩'二字？决定莫去与他说知，我立刻就要睡了。"说罢，将身上的那件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马甲宽下，交与张家妹折好，藏在箱中。自己又脱去鞋袜、套裤，揭起床上那条竹灰色绉纱夹被，把身子向被内一钻，竟自睡了。张家妹见少牧一些脾气没有，临睡的时候却又有些孩子气儿，与他说笑一回，放着胆子也去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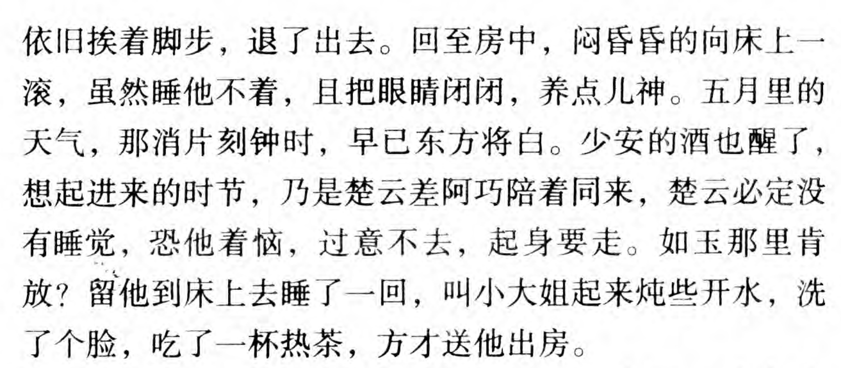
小大姐见睡的睡了，去的去了，轻轻把房门掩上，也一溜烟跑了出来。因怕如玉说他贪睡，不敢躲懒，忙到第三间房内，将少牧已在房中安睡的话，暗暗告知。如玉听，心中大喜，发付小大姐自到小房间中去睡，粗做老妈子也不必伺候。自己与少安两个，就在靠窗口那张湘妃榻上闲睡一回，讲些心腹话儿，不但把少安要来寻事的一片心思不知消归何处，连一句话也没有发得，反把少牧留他住下。

那边楚云怎算得到有此一举？尚在隔壁提着精神，醒着耳朵，满望他们吵闹起来，好叫阿巧去请少安回来，争个脸儿，出出晒台上受的那口闷气。岂知直候到天色将明，毫无声息。葫芦里不知他二人卖甚仙丹，心中好不懊恼。阿巧也是满腹狐疑，跑来跑去了一夜，主婢二人双双多没有睡。暂且不表。

再说少牧住在第一间房中，初时原是格外体恤，不许关照如玉过来，宽衣便睡。后来睡在床上，听张家妹与小大姐一个个多已去了，只剩得独自一人，冷清清的，覆去翻来，不能成寐。渐渐恼恨这过路客人起来，瞧一瞧时辰表，已三点半了。心火一提，愈睡愈难入梦，因索性坐起身来。好得天气甚热，不必披衣，在床底下寻出一双阿巧穿的淡竹布蝴蝶头拖鞋，拖在脚上，向房中闲走一回。望到第三间房内灯火半明，侧耳细听，人声隐隐，料着如玉与这客人还没有睡，想去瞧瞧他究是一个何等样人，因轻轻的开了房门，走到第二间房，举手一推，那双扉是虚掩着的，“呀”的一声，开了半扇。里房听如玉声音问：“是那个开门?”少牧并不作声。又听得那客人说道：“谅来是张家妹或者阿巧拿甚东西。”如玉道：“是他二人，为何不听见答话?”那客人又道：“半夜三更，除了他们两个，还有甚么人到此？你疑怎的？且把阿巧在晒台上怎样痛骂的话，说与我听。”少牧闻言，讶道：“怎的这客人声音，耳中很熟？说的又是阿巧在晒台上与如玉相骂那一节事，不

像是个过路客人，莫非竟是少安在此？何不挨身进去，瞧他一个明白？不是此人便罢，若然果是此人，如玉真与楚云一样的说不过去，我须喝破于他！”思想已定，就从推开的半扇门隙中间侧着身子，偷步进去。好得穿的乃是拖鞋，并无声息。到得第二间房门，要想寻条门缝向内张看，可恨门内挂着一幅外国五彩花绸的门帘，遮得一些影也瞧不出来。

少牧呆了片时，见沿天井有八扇玻璃短窗，倘然立在椅子上边，隔窗向房内望去，只要窗帘没有遮好，倒可以一目了然。遂轻轻扒到椅子上去，探头一看，果然因天气炎热，不但窗帘没下，并且靠西面的那一扇窗关多没关。少牧大喜，就从这扇窗中留心看去，见炕榻上左边横卧着的乃是如玉，右边的虽是面朝着内，不甚清楚，那背后形与穿的衣服，恰恰竟是少安无疑。不由不无名火冒，面孔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暗把如玉一指，骂声：“干得好事！”本要当场发作，使他二人共吃一惊，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怕少安翻了面皮，下不来场，两硬必有一伤，自己人地生疏，不要吃了姓潘的亏。故又捺住了气，下落交椅，呆呆的就在椅上坐下。约有一刻多钟，那边说些甚么不去听他，只管盘算自己念头。算来算去，“必须等到天明，再与如玉说破，看他有何分辩，慢慢的跟究于他，或者竟能把姓潘的从此割断，也未可知。此为上策。决不可过于激烈，闹出事来，不是顽的。”想罢一番，叹了口气，



依旧挨着脚步，退了出去。回至房中，闷昏昏的向床上一滚，虽然睡他不着，且把眼睛闭闭，养点儿神。五月里的天气，那消片刻钟时，早已东方将白。少安的酒也醒了，想起进来的时节，乃是楚云差阿巧陪着同来，楚云必定没有睡觉，恐他着恼，过意不去，起身要走。如玉那里肯放？留他到床上去睡了一回，叫小大姐起来炖些开水，洗了个脸，吃了一杯热茶，方才送他出房。

少牧听有人走动，晓得是少安去了，暗想："如何走得这般的早？好不奇怪！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住在这里，不敢与我作对，大早晨竟自溜了？"又想："不是少安那一辈人。"心上猜不出是甚缘故。后来，想到："如玉的枪花很大，必是他又把些花言巧语，将姓潘的哄出门去，好来敷衍着我，也是有的，却怎知我已看破机关。这回凭你怎样的说得天花乱坠，除非发个重誓，与姓潘的日后永断葛藤，方能万事全休。不然，那一个再来信你！"正在胡思乱想，耳听得一声门响，如玉已走进房来，静悄悄绝不做声，直至来到床前，轻轻的把帐门一揭，伸进一只粉嫩的手来，向少牧手上一搭，始低低的说："不要在这里睡了，里房去罢。"少牧看了他这种举动，几乎把方才的那些怒气，消到不知那里去了。因只与少安实是势不两立，勉强装做睡熟模样，不去理他。

如玉又轻轻的叫了几声，少牧依旧不应，只认做真个好睡，何必一定唤他醒来？就在床沿上一坐，宽去外衫，

也想睡将下去。少牧猛然间把被窝一掀，将身坐起，倒把如玉吓了一跳，说："你与我顽要怎的？幸亏我胆子还大，不然，竟要被你把魂多吓出！你要起来做甚？"少牧冷笑一声道："谁与你顽？你自己不做甚么亏心事儿，也犯不到这样吃吓！"如玉听语有蹊跷，又见他面带怒色，急把身子缩住，没有睡下，暗想："莫非夜间之事，落在他的眼内？倒要问个明白。"因笑微微的随口答道："我做了亏心的事，这几天那能瞒得过你？难道你还装糊涂么？"少牧道："不要瞒我的事，自然不必瞒我，要瞒的，怎得不瞒？"如玉听他一句紧似一句，估量着姓潘的已有八分露眼，不能再把别的说话搪塞他了，没奈何，涎着脸儿，将身一侧，倒在少牧怀中，说："杜老二，我有甚么事情要瞒着你，你心中这样不快？"少牧道："你不瞒我！昨夜房里头的客人，到底是谁？快与我说！"如玉叹口气道："昨夜房里头的，我劝你不问也罢，知道了，你定要生气。"少牧道："晓得我要生气，你就不该留住他了。"如玉将脸一沉，道："那一个不长进的要留住他？这是他喝醉了酒，闯到房中来寻事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吃这饭儿。挂了牌子，任凭是甚么人，进来了不能推他出去。我因怕你生气，才与张家妹商量，在你面前只说是个过路客人，有心瞒过你的。如今你既然明白，不要只怪着我的不是，须要想想我们做妓女的难处。若是我要留他，为甚这时候天还没亮，就把他送出去了，我来陪你睡觉？你也太觉错

怪人了!”说罢，眼圈一红，好像要流下泪来。

少牧听了他这一番话，也觉得句句有理，竟有些不忍驳他，只得双手把他的身子一扶，道：“大清早的时候，身上脱了外衫，要受凉的，有话还是睡下来说。你就是与姓潘的要好，要来哄我，我却还很疼着你。”如玉见少牧口齿略松，乘机叫他替把那弓鞋褪下，睡上床去，千“老二”、万“老二”的讲了无数好话，无非说一片心思多在少牧一人身上。“姓潘的不过是怕他生事，假意敷衍罢了。好在他不多几天一定就要回去，任凭他好花自谢，犯不着与这种人生气，不要恼出病来，身体吃亏不起。”少牧听他越说越情，这口酸气，遂一丝丝消了下来。到得后来，如玉当真发了个誓，说：“若是与少安真心要好，待少牧有些假意，日后必生杨梅毒疮，溃烂而亡。”少牧愈觉过意不去，反安慰了他好些的话，双双睡去。一腔怒气，顷刻冰消。那如玉笼络少牧的工夫，真个比了楚云更是利害。这且不在话下。

再说少安在如玉院中出来，走至隔壁楚云门口。刚要举手敲门，偶然回头向弄口一望，只见有个绝色的信人，坐了一部橡皮轮轿子马车，到得弄口，停了下来。远远望去，虽然不甚清楚，仿佛是经营之做的杜素娟，不带娘姨。车上还有一人，不是营之。走近看时，见他身上穿的是元色铁线纱长衫，内衬黑拷绸短衫，下身黑拷绸裤子，元色缎挖花京鞋，元色外国丝袜，打扮得一身墨赤黑的，

甚是异样。头上边留着一圈刘海发儿，刷得一线齐的搭在额上。手里头拿了一柄全象牙油单扇子，在大指上盘来盘去，送着素娟进弄。明明是在戏园里唱戏的戏子。少安故意咳嗽一声，吓得素娟品的一跳，定睛一看，忽见是他，慌忙说道："潘大少，你这样的早！"少安见他神色匆忙，笑微微的答道："我倒不早，还是你比我早些，坐了一夜的马车，干些甚的？你不太劳碌么？"素娟道："夜间天气甚热，坐在家里头很不舒服，还是出来逛逛的好。"少安道："原来如此。你的兴致却也很好，逛逛就是一夜。"口说着话，指着那穿黑的，要问他："此人是谁？"岂知这人见素娟与人说话，早已一溜烟跑掉的了。少安愈加逼着要问，并说："他为甚走了，不送你到院子里去？"素娟听罢，不由不脸上一红，对着少安说出一席话来，央恳于他。正是：

隐情已恨春光泄，私愿还须夜雨瞒。

要知杜素娟说出此人是谁，怎样央恳少安，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怒残花跳槽客去
争闲气摆酒人来

话说潘少安在颜如玉院中出来，走至隔壁巫楚云家门口，正要敲门进内，忽见经营之做的杜素娟，与一个戏子模样的人，一同坐了夜马车回来。少安立住了脚，等素娟走近身旁，问他："同来的那一个人究竟是谁?"素娟明知不能隐瞒，脸上一红，那心上边好像有几十只小鹿在那里头乱撞，口中却说又不好，不说又是不好。沉吟半晌，只得老着面皮，走近一步，附着少安的耳朵说道："阿潘，这件事我谢谢你，不要说罢。这个人你又不是不认得他，我与他实是第一遭儿。你切莫张扬出去，不但营之晓得不便，目今上海的报馆狠多，他们信息最灵，只要有些风声，必定就去上报。若然在报纸上说了出来，那时名气有关，我还有甚脸儿见人?你向来是个不管闲事、狠能体恤人家的人，这件事你不要问罢。"

少安听他这般发急，暗笑做妓女的何以要姘戏子?全不想被人撞破，难以为情。却又故意的吓着他道："我是

不过问问罢了，营之面前自然不提，何况报馆里头。但你方才下车的时候，弄口头可还见一个人，身穿雪青官纱长衫，头上戴着一副外国眼镜，口里头咬着一枝香烟，那正是报馆里的访事。只怕你不与我说，那访事已晓得明明白白，明天定要上报。我却替你担着这忧。”素娟听罢，顿时失色道：“这话可真？”少安道：“谁来哄你？不过是那一家报馆里的访事，我却记不起他。”素娟道：“这人你可认识？”少安道：“我是不认得的，朋友里头却有认识的人。”素娟道：“这就还好。明儿我可花几个钱，就求你的朋友，替我去说一个情，叫他把这事儿不要上报。”少安摇摇头道：“我听得报馆里人说起，各处的新闻事情报不报在于访事，上不上却在于主笔。大凡做主笔的，有身家人居多，谁要你们妓女的钱？就是做访事的，他们也不敢胡乱拿钱，怕的是主笔晓得，有些不大稳便。”素娟愣了一愣，道：“如此说来，这件事定然瞒不下了！偏我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落在人家眼内，却教我甚样才好？”

少安见他急到个不可收拾，始转口道：“法儿我替你已施下一个，但不知灵与不灵。”素娟大喜道：“是甚法儿？”少安道：“你方才进弄的时节，我见你干下这事，立刻捏诀念咒，召来当方土地，差了个遮眼神，把访事的人的两只眼睛遮了，或者没有瞧见着你，也未可知。”素娟听到此句，才知道是与他戏耍，又是好气，又是自己好笑自己，定一定神，带笑骂道：“我把你这作怪东西！你撒

了半天的谎，我还当你句句是真，被你吓了一跳，真是岂有此理！”少安闻言，笑微微伸手向他胸口一摸，道：“当真你这个心，还在那里拍拍的跳呢！”素娟把手一拦，道：“规矩些罢！当街路像甚样儿！”少安道：“不错，不错。此间是久安里，比不得在愚园外面的草地上了。”素娟啐了一声，道：“闲话少说。天已亮了，你可是要里面去？快敲门罢！楚云姊姊只怕已经等了一夜，我也想要回去睡了。”

少安被他这一句话，提起自己心事，暗想：“此时回院，楚云必要问起昨儿一夜住在那里，却把甚话答他？倘然晓得这一夜竟在如玉那边，一定要闹出酸来。虽然他有甚为难，只要发些标劲，自然没事，究竟不费唇舌的好。况且如玉就在隔壁，听见狠不像话。何不将机就计，叫素娟陪至院中，只说夜间与营之等同在一处，坐了一夜马车，岂不甚好？”主意已定，急向素娟说知，要他陪着进去。素娟问明底里，说：“这是极便的事。不过我替你周旋过了，我的事在营之及旁人面前，也不许走漏风声。”少安道：“这个自然，何消过虑。”

素娟好似心上边掇去了一块大石，狠轻松的，兴匆匆替少安叩门，果然陪着他一同进内。只见楚云与阿巧两个多还没睡，看见少安进来，楚云正要发话，又见后面跟着素娟，心中不解，忙问二人从那里来。素娟把与营之一同坐夜马车，顽了一夜的话说知。楚云问少安：“在甚么地

方遇见营之？既然一同去的，营之如何没有进来？你们共是几部马车？”少安道：“营之是在如玉那边出来才撞见的。我到如玉那里，如玉堂唱去了，房里头静悄悄没甚客人。坐了一刻，狠是乏味，就此走了。刚要回来，在门口巧巧遇见营之与素娟、阿金三个，他们就叫着坐马车去。共是二部轿车，我与营之一车，素娟与阿金一车。营之此刻因天已大亮，票号里头有事，不敢贪睡，坐着原来的车到行去了。阿金是素娟叫他先自回去叩门，才只剩下我们两个。”楚云道：“原来如此。为甚不来给我个信，也好同去顽顽？”少安道：“撞见他们的时候，马车已放在弄堂口了。四个人坐了两部，恰恰正好。若要关照你一同前往，少不得要添一部车。营之的性格狠急，你晓得的，怎能等得及你？你当真喜欢坐夜马车，此刻才是五月中旬，往后大热的日子多哩，我就与你夜夜坐一部儿，兜兜圈子，解解闷热，岂不很好？”楚云听他说得有理，又有素娟同来，不甚疑心他有别的事情，问过了这几句话，往下也不问了。素娟见他二人没事，起身要行。楚云差阿巧送他回去，素娟说：“近在隔壁，尽可不必。”楚云亲自送至房门口方回。

素娟独自一人到得自己院中，院里头男女相帮晓得这桩事的人，多因他是自己身体，没人管束，又不欠甚么债，那一个好去说？他房里的粗做娘姨，见他回来，端整一盆脸水，伏伺他洗过了脸。本想上床安睡，只因身上潮

热，忽要恣起浴来。娘姨说："早上边恐防受凉。"劝他不要了罢。素娟那里肯听，反说他们贪懒，不肯去烧取浴汤。娘姨拗他不过，只得到厨房中去烧了一大桶热水，提进房来，倾在浴盆里头，洒了些花露水在内，又把浴凳、浴巾、粗肥皂、香肥皂多预备好了，方才出去，带上房门。素娟宽去衣服，洗了个浴。觉得背上尚有些汗垢，又叫娘姨进去擦了一回背脊，始觉浑身通泰。娘姨把干浴布替他浑身抹干，送上一条白洋纱裤子，一件淡湖色汗衫，一双蝴蝶头小拖鞋穿了，走至窗口边一张皮交椅上坐下。把玻璃窗一齐开直，一霎时，清风习习，只吹得遍体生凉，觉着有些疲倦起来。催娘姨把浴盆等物收过，走至床边，脱了拖鞋，倒身便睡。谁知道竟冒了风寒，睡不到一点多钟，这身子就发起冷来。急把一条淡雪妃绉纱夹被裹在身上，尚没些儿暖气。虽防他冷过之后一定发热，只因明晓得是自己不好，不欲声张，心想："睡他一觉或者无事也未可知。"岂知再睡也睡不着。

到得午饭时候，身上果然转热，心里头好如火烧一般，十分难过。其时房间里的娘姨、大姐，多起来了，没奈何与他们说知，商量去请个医生。房间里人多怨粗做娘姨，不合大清早替素娟烧水洗浴，素娟说："这是我的主意，不干他事。如今不要说了，快请医生服药要紧。"众人七张八嘴，也有说是六马路有个张先生，手到病除，不过医金贵些的；也有说张先生新近吃坏了某院子里一个先

生，不要请他，还是二马路王先生好的；也有说王先生也医坏过某院子里一个大姐，还是三马路李先生高明些的；也有说李先生他外科狠好，若是内科，四马路赵先生来得稳足些的。议论纷纷，没了主意。

恰好经营之因这日票号里新到了一个山西客人，要想当晚在素娟房中摆酒请客，特地前来。娘姨们慌把素娟得病、商议请医的话说知，只隐起了坐马车那节事儿。营之听罢，走近床前，揭起蚊帐，将素娟瞧了一瞧。见他脸上边热得红红儿的，与他讲话，觉着他一些气力也是没有，真个来势非轻。明晓得这种病，最好是请大英大马路浙江里内的张骧云，只是替他去请，一来舍不得钱，二来要请此人，必须一早挂号，此刻日已过午，来不及了。心上边盘算一回，点点头儿，放下蚊帐，走到炕榻上边坐下，说："偶然发个寒热，虽是沉重，谅来不妨，你们不要慌张。我有一个至友，住在五马路上，此人姓翁，医道精明，待我写个字条，可差相帮去请。等他来开纸药方，吃几帖药，就没事了。那医金待我后日总送，你们只要出肩轿钱是了。"娘姨们听了，千多万谢，急忙取过笔砚，请营之写好字条，交与相帮赶速去请。营之因见素娟病了，晚间请客的事并不提起，改在新做的兆富里金玉香家。唤车夫进房，附耳叫他先去关照一声，菜要办得清洁。自己又坐了片时，等那车夫回来始去。

临行时，娘姨们约定，晚上再来，看看服药后怎样情

形。营之满口答应，故于夜间金玉香家散席之后，就到素娟那边，问："翁先生说他是甚病源？"娘姨说："先生道他寒食相斗，没甚要紧，怎奈吃下药去，第一次一齐呕掉，第二次略略受了些儿，却也呕去不少，这便如何才了？"营之讨药方来看，见上写着"寒食积滞，法宜疏达"八个字脉案，用的药乃是防风、荆芥、车前子、元明粉、使君子、鲜佛手等七不搭八的十几味儿。因自己不晓得花性，看了仍如未看一般。正在踌躇，素娟忽称要大解了，娘姨们扶他下床，顿时上吐下泻起来。眼见得那病势比日里头更是危险。内中一个老娘姨说："翁先生的那一帖药，只怕有些不对，为甚吃了下去，反是这般的吐泻起来？经大少爷，还是替他再请一个医生来看看罢。"营之也觉有些不妥，想起："方才玉香台面上边，有平戟三在座。前时听得少牧说起医理甚精，谢幼安初到上海，在长发栈患病，多亏他一手看好。此刻散了台面，或者还在他相好鼎丰里李飞云家，没有回去，何不请他前来瞧瞧？不但不要请封，连轿钱也是没有，岂不大妙？"

主意已定，立刻写张请客票，去请他到来。诊过了脉，看过舌苔，问营之："昨夜你可住在这里？"营之认他取笑，回说："没有。"戟三正色道："当真住是不住？这是伤寒重病，不是顽的！"素娟在床上听得道着他的虚心病儿，性命要紧，顾不得营之在傍，低低的回说："营之果然不在这里，客人却是有一个的。"营之听了，未免有

些酸意，问："这客人是谁?"素娟没有回他。戟三道："有病的人，营翁你盘他怎的?何况做妓女的，本来人尽可夫，你待认真做甚?我因必须晓得病情，方好下药，故此不能不问他一声。"营之听戟三如此说话，始不再问。戟三向娘姨们讨取姓翁的药方看过，笑了一笑，要过纸笔，开了一张表邪发汗药方，叮嘱伏侍病人的人，须要格外小心，大忌的是冷茶、水果，不可乱吃，更不可再听他贪凉冒风，必须过了七日，方能保得无事。众人诺诺连声。营之分付阿金将药方交给相帮，快到大马路采芝堂去撮药；一面端整把风炉生好了火，等到药来，立刻煎与他吃。戟三起身告辞。营之见素娟病重，不便住下，也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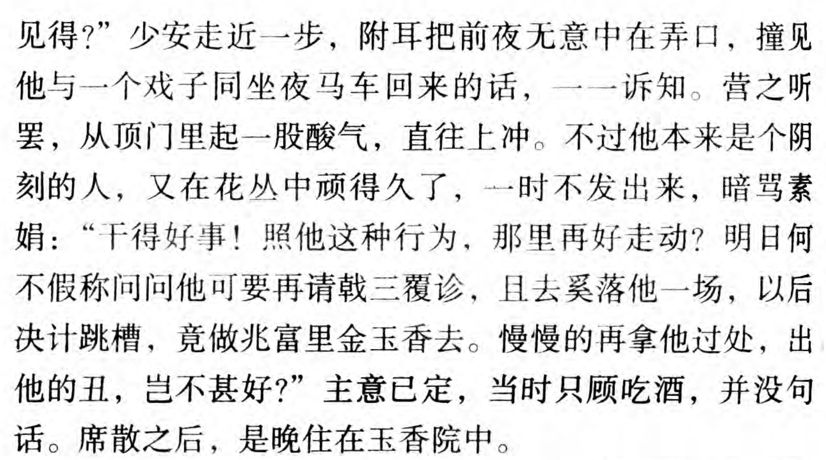
到得明日早上，差车夫问："昨天吃过了药，可已好些。"车夫回来报说："服药之后，得了一身大汗，吐泻已止。今天好得多了。"营之佩服戟三医理，当下再差车夫，到戟三公馆里请他覆诊。戟三答应旁晚时必定前去。营之等到五点多钟，先往院中候他。少停，戟三来了，诊过了脉，依照原方略略改动。叮嘱服伺的人仍要小心，不可懈怠。房间里娘姨大姐，一个个多说："我们先生的病，幸亏平大少爷昨儿这一帖药。若听了翁先生的说话，几乎送了性命。"营之道："翁先生原来这样不济!却怎的在上海多年，生意倒也甚是去得?"戟三道："上海地方与他处不同。大凡行医的人，不论指下如何，只要场面阔绰，每日

里坐着飞轿往来街头，动不动门诊四角、六角，出诊一元、二元，挂号四元、六元，轿钱起码四角，稍远些的一元、二元，挂号念八、五十六文。偶然交着好运，看好了一两个有些名望的人，顿时哄动起来，他就声价自高，定要门诊一元、挂号一角，出诊二元、四元，挂号八元、十元不等。其实他医好的人，多是这人命不该绝，何尝有甚真实本领！最好笑的是，这种医生到得没人请教的时候，那挂号簿上，却偏偏姓张姓李的每天写得狠是像样，又天天的坐着飞轿，在街上抬来抬去，装做匆忙样儿。竟有不知好歹的人，听信着他，说不定走上门去，自己送死。他的招牌底下，不知有多少冤魂！说起来真是可叹，那不喜欢装做时髦、真有十分本领的医生，反被这班庸医一齐抹住，尽有郁郁不得志的。营翁，你想难是不难？”营之点头称是。戟三又讲了一番闲话。

因这晚夏时行在百花里花莲香家摆酒，吃的是双双台，客人狠少，必定要邀他前去。戟三看姓夏的这一个人，念天不到，听说莲香处已吃了八台酒，况且举止太浮，真是个浪荡子弟。本待不去，奈他又挽志和代请，两个人的情面不便过却，勉强答应，约定八点钟一准入席。时候差不多了，起身要行。营之问他何往，戟三说知，营之道：“夏时行也托邓子通转请着我，方才已有催客票来催过的了。既然如此，我们一同去罢。”戟三道：“同去甚好。”

二人出了杜家，来到莲香那边。客人已到齐了，乃是郑志和、游冶之、邓子通、潘少安、温生甫、大拉斯、屠少霞那一班人，却没有杜少牧、荣锦衣在内。戟三私问志和："今天可有他们两人?"志和回说："少牧因近来与潘少安有些嫌隙，恐他见面不便，故而并没请他。锦衣已于前日与毓秀夫动身进京去了，听说要过了八月再来。"戟三问："少牧与少安有甚嫌隙?"志和把二人吃醋的事，约略说知。戟三心中老大的不以少牧为然，怪他这种地方，岂可这样认真? 倘然今晚遇见，正好细细的规劝一番，叫他早日回苏，却偏偏没有在座，甚是纳闷。并且锦衣也动了身，其余在座的人，不是纨袴少年，便是些狠讨厌的龌龊人儿，没一个可以得谈句心。因此自从入席之后，并不作声。夏时行等叫局搳拳，甚是有兴。戟三等到自己的局来过，托称有事先去。

时行要嬲众人叫二排局，并要营之去叫素娟。营之回说："素娟有病，不能出局。"时行尚还不信，营之把戟三看症，并与他一同到此的话，述了一遍，才许他另叫别人。旁边少安听了营之那一席话，问营之道："你可晓得素娟此病，从何而起?"营之道："听说是受了些凉起的。"少安道："好好的人，怎得受凉?"营之笑道："受凉也是常有的事。何况做妓女的，夜里头只要局多了些，就半夜三更的还在外边，那能保得不受些凉?"少安微笑一声，道："只怕他的受凉，不是从出局起罢。"营之道："你怎



见得?”少安走近一步，附耳把前夜无意中在弄口，撞见他与一个戏子同坐夜马车回来的话，一一诉知。营之听罢，从顶门里起一股酸气，直往上冲。不过他本来是个阴刻的人，又在花丛中顽得久了，一时不发出来，暗骂素娟：“干得好事！照他这种行为，那里再好走动?明日何不假称问问他可要再请戟三覆诊，且去奚落他一场，以后决计跳槽，竟做兆富里金玉香去。慢慢的再拿他过处，出他的丑，岂不甚好?”主意已定，当时只顾吃酒，并没句话。席散之后，是晚住在玉香院中。

明早起身，先到票号里去了一次，没甚要事。吃过了饭，就到素娟那边，问他：“昨夜怎样?今天可要再请平大少爷到来转方?”素娟因寒热已退，勉强在床上坐得起来，亲自回说：“昨夜比前夜更是好些，今日须要转方。”营之道：“前夜比现前一夜怎样?”素娟呆了一呆，道：“再前一夜好好儿的，我还没有起病，你糊涂了?”营之道：“再前一夜只因好好儿的，故才生出来病。我倒没有糊涂，只怕你太辛苦了。”素娟听他说话不对，脸上一红，道：“辛苦怎的?”营之哼了一声，道：“辛苦你串得好戏!”素娟知道是那宵事发，却万想不到是少安告诉他的，尚想抵赖，回说：“串甚么戏?此话从那里说起，倒要讲个明白!”营之道：“不讲也罢。既要你喜欢做戏，我可不是串戏的人!可把我的局帐抄来，算给你钱。平大少爷转方，你们自己再去请罢!”素娟听到这几句话，晓得内中

必有搬说是非的人，已被他知道得七明八白。此人性度狠不好弄，又是自己不好，再不可与他强辩，不要当场吃亏，只急得哑口无言。旁边阿金等还想替素娟遮瞒，说："经大少爷是老客人了，不要听那一个断命的非言非语，冤枉我家先生。我们是向来很规矩的，那有此事！"营之闻言，只是冷笑，接连催着要抄局帐。众人不肯抄给与他，营之坐了一回，说："你们不肯抄帐？抄不抄由着你们，来不来却由我自己。本来我有了钱，也犯不着给与人家去贴戏子，我且睁开着眼，看你们甚么样罢！"说毕，立起身来，把足向地上一蹬，往外就走，阿金等拉也拉不住他。

素娟在床上一句口多开不出来。房间里人见营之已去，未免抱怨素娟不该应干这事儿，以后须要改过才好。素娟听了他们那些说话，不怪自己，反怪别人，不过因气极了，不免掉下泪来。那前天央经营之去请平戟三的老娘姨，见他究是有病之人，不便过于生气，向众人丢个眼风，众人始不言语。老娘姨又问："今天的医生怎样？"素娟激气说："听天由命，不要看了！"

众人正在毫无主意，听得外边相帮的喊一声："客人进来"！原来是潘少安。众人多说："潘大少爷，难得请来。"少安道："闻说你家先生有病，特地前来看他。"素娟听得明白，正要寻他，问问经营之这一件事，那个与他说起，勉强在床中扒起身来，说："阿潘，你可到床口边

来坐，我正有话问你。”少安已料到营之来过，他因想到大凡姘戏子、姘马夫的妓女，若是客人去做了他，只要品貌生得好看，这种人必定皆肯倒贴，故此看上素娟，要去做他。只因碍着营之不便，莫要又像做楚云一般，与少牧不得开交，故把姘戏子的事情，昨晚有心说与营之知道，要他死心塌地的这里不来，方好自己下手。今听素娟唤他到床口去坐，正中下怀，急忙走至床边，先问他身体可好，次问营之可曾来过，请了医生没有。素娟把方才的事，一一说知，盘问少安何人走漏风声。少安赌神发咒的说：“此事营之面前从未提起，怎的被他知道？真是奇怪！”又说：“营之这人也太火了！就算晓得你姘了戏子，是桩坏事，现时你在病中，也不该与你生气，且连医生都不肯去请，世上那里有这样狠心之人！还好的是平戟三，我也与他认得，待我写个条子，替你请来，小心服药，休要气坏身子才是。”

素娟听了他一番言语，认做这场是非，当真不是少安搬的，其间或者另有别人。反把少安当做体己人儿，感激万分。当时，少安果然写条，去把戟三请来。转过了方，戟三说：“病已十去其五，只要留心调养，可以保得无事。”又问：“营之如何不见？”少安回说：“来是来过的了，不知道他为甚事儿，今日与素娟生气，争了几句，出门而去。故由小弟写条，相请阁下到此。”戟三闻言，微笑道：“原来如此。”又向素娟说：“你的病体未痊，诸宜

保养，切不可多怒伤肝，变出症来。”素娟点头称是。戟三起身先去。

少安也要走了，素娟留他再坐一刻。好在他的身体甚闲，每日除了碰和、吃酒之外，并无别的正事、故又重新坐下，直至傍晚还没有去，并替素娟留心汤药，甚是殷勤。房间里人说：“潘大少爷这样应酬我家先生，看来比了攀过相好的人，还要要好几分。倘然当真做了相好，不知还要甚样待情！”少安乘机含笑说道：“我的心上，正想要做你家先生，不知你家先生可怕营之吃醋？”素娟向少安瞧了一眼，满心欢喜道：“这种不顾人家死活，动不动就要翻脸的人，你再提他怎的！他已一面孔的走了，看起来未必再来。你真个有心照应着我，今天可就肯替我吃一台酒，与我争争气儿？不要被人家七张八嘴的说姘了戏子，走了客人！也晓得姓张的去了，就有姓李的来。”少安道：“吃酒这又何妨？只是身旁没有带得下脚，这便怎样？”素娟道：“下脚乃是小事，我可替你垫给，缓日带来不妨。”

少安看已入了港儿，乐得吃他一台，还算是替素娟争口闲气。当下果然分付下去，就写请客票，去请夏时行、邓子通、屠少霞等众人到来，闹得个不亦乐乎始散。这晚若照素娟的意思，就要留少安住下。少安因他病还未痊，况只得第一台酒，面子上边不好看相，依旧往楚云院中住宿。要等他病体好了，再吃台酒，或是碰一场和，遮遮房

间里人眼目，然后方可畅所欲为。

谁知不到三天，此事传入营之耳中，暗中恼恨少安，算计着要与他讲一句理。想到少牧也因楚云的事，与他十分不睦。一日，写了一张字条，差车夫送到颜如玉院中，约少牧明日一早到城里也是园去赏荷，取的是城里头没人进去，可以静悄悄商量个报仇雪恨之策，处置少安。正是：

尝来梅子怜同味，看到荷花约共谈。

毕竟不知两个人会面之后，甚样商议，少安受亏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挹朝爽也是园赏荷 纳晚凉安垲地品茗

话说经营之闻潘少安做了素娟，大怒，说他不应该向朋友面前掉这枪花，反疑素娟姘戏子的那一件事，或是少安造他谣言，有心离间，必须设个法儿出这一口闷气。想起杜少牧也因巫楚云的事情，与他结下不解之仇，故此写了一张字条，差人到颜如玉院中，约他到城里头也是园去赏荷，要与他计议这事。少牧还不晓得内中缘故，只认做营之在洋场上顽得厌了，忽然要到城里头去。这几日天气很热，早上边正好纳些早凉，看看荷花。当下面覆来人，准其一早进城。来人诺诺而去。

到了明日，少牧侵早起身。睡惯了晏朝的人，偶然起个早起，觉得心地上有股清气往来。与平日不同，方信西人考究养身之法，果然是早起第一。张家妹听得少牧起来，急忙进来伏伺他洗过了脸，吃些早膳。如玉尚还酣睡未醒，少牧分付不必唤他，穿好衣服，匆匆便去。走至弄口，唤了一部东洋车子，拉到小东门下车进城。虽然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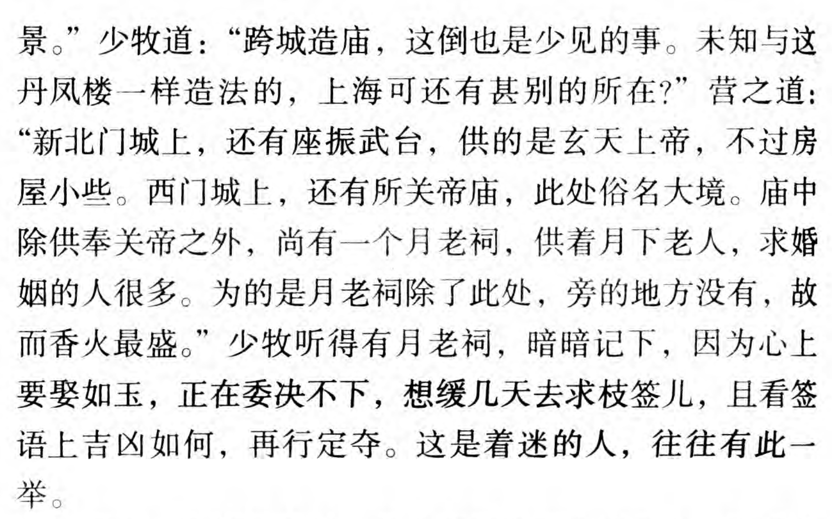
里头，曾与谢幼安到也是园去过一次，只因街道不熟，已忘记了。一路上逢人问信，路又狭窄，地又潮滑，走出一身汗来，把件簇新的湖色香云纱长衫出得透湿。暗想："城里头与洋场上比较起来，真是天上地下。"好容易走了十数条街，方才得到。

抬头见两扇朱门，门上边悬着"蕊珠宫"一块横匾，记得这里是了。移步进去，左边乃是蕊珠书院，右边一条盘弄。走完这弄，乃是一间旱船式的精舍，一条小石桥儿。过桥有座小小假山，桥对面三间平屋，乃蓬山不远。右面便是厅事，厅外一道石栏。一个大荷花池，开着无数荷花，清香扑鼻。石栏左侧，一条小小回廊，临水装着一排吴王靠阑干，正好凭阑小坐。由回廊再走进内，尚有许多亭榭，因做了诂经精舍书院，游人不能进去。

少牧走得乏了，在吴王靠上一坐，把衣服宽了下来，凉快凉快。要想唤值园的人泡碗茶来，解解烦渴，谁知一个人也没有。记起："三月里来的时节，园中吃茶之人甚多，怎的目今荷花盛开，反是这样冷清清的，难道是天色尚早?"正在思想，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回身一看，正是营之，急忙起身招呼，问他："几时到的？可曾泡茶?"营之道："来了好一刻了，我因找不见你，在后面雷祖殿上闲玩。若说泡茶，园中现在已不卖了。"少牧道："为甚不卖?"营之道："说也话长。这里也是园，原算是城中一个名胜之所，听得老辈中人说起，从前上海没有租界的时

候，那些秦楼楚馆，多开在城里头县桥左近，怎么三多堂、五福堂的，很是热闹。每到荷花开放，就有许多狎客，带着他们到这里来顽，仿佛目下张家花园一般。自从红巾扰乱之后，有了洋场，这些堂子慢慢的多搬到洋场上去，城里头遂没有了顽的地方，这也是园也就没人到了。直到同治年间，荷池中忽然开了一朵并头莲儿，一时哄动多人。都来观看，又渐渐的有起人来。管园的是个道士，看见来的人多，想出一个生意之法，叫香工泡几碗茶，与游客解渴。这茶钱原是随意给的，一角、两角小洋钱的也有，三十、五十文铜钱的也有，那道士、香工却也不无小补。今年春季里尚还卖茶，近来因太嘈杂了，地方上与书院里的绅董得知，说好好的一个清净地方，弄得几如茶肆一般，不像了个样儿，因此禁止他不许再卖。现在若要吃茶，任凭你多给他钱，他也不卖的了。少翁你还没有知道？”

少牧道：“原来有此缘故，怪不得园中比前冷落好多。但此园既由道士照管，后进又供有雷祖神像，不知可有烧香的人？”营之道：“怎么没有？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雷祖诞期，这里头与丹凤楼两处，烧香的男女最多。”少牧道：“丹凤楼在甚么地方？”营之道：“在小东门内，黑桥一直。这庙有一半儿造在城头上边，古时名顺济庙。那个地方名万军台，最高一层是魁星阁，登在阁上，可以瞧得见隔城河租界上的车辆、行人，与黄浦里帆樯来往，很有些儿远



景。”少牧道：“跨城造庙，这倒也是少见的事。未知与这丹凤楼一样造法的，上海可还有甚别的所在？”营之道：“新北门城上，还有座振武台，供的是玄天上帝，不过房屋小些。西门城上，还有所关帝庙，此处俗名大境。庙中除供奉关帝之外，尚有一个月老祠，供着月下老人，求婚姻的人很多。为的是月老祠除了此处，旁的地方没有，故而香火最盛。”少牧听得有月老祠，暗暗记下，因为心上要娶如玉，正在委决不下，想缓几天去求枝签儿，且看签语上吉凶如何，再行定夺。这是着迷的人，往往有此一举。

当下二人谈够多时，营之渐渐说到少安身上，把那夜在花莲香家台面上边，说素娟姘了戏子，是他亲眼得见；不合听信了他，认做真有其事，与素娟斩尽割绝；谁料他是个反间之计，把我离间开了，近竟私自做了素娟，并天天代请戟三看病的话，一一诉知，并问少牧：“你想，这一口气，教人怎能够咽得下去！”少牧听罢，火往上冲，道：“这种人还容得他么？不瞒你说，从前他剪我的边，做了楚云，被我瞧了出来。我到如玉那边吃酒，把楚云叫到台面上来，满心要说他几句，不料你吃得醉了，反去帮着楚云，说少安断断没有这事。后来你又吐了，脏了衣服。明天，小大姐替你浆洗，到晒台上去晒晾，与楚云家的阿巧又相骂起来，闹得个不像样儿。这事你可记得？”营之道：“怎么我不记得？那天我穿了你的衣服去的，明

天我叫车夫来还，顺便叫把隔夜吐的脏那件衣服取回。车夫回来，说起小大姐与隔壁阿巧相骂，当时我还深怪你不合跳槽，弄得他们姊妹不和，那里晓得少安当真不是个人！后来我知道了，也替你生了一肚子气。如今闹来闹去，竟又闹到我的身上来了！我可比不得你，与他交情甚深，他更不该做这事儿！因此今天请你到这里来，大家必须想个法儿，处治处治他才好！”少牧道：“你想怎样去处治他？”营之道：“我想邀几个人，今天在金玉香家吃酒，把少安请来，我们吃个大醉，着着实实的仗着酒意，骂他一场，出一口气，你道好也不好？”少牧摇头道：“好是好的，只怕他已与你有了心病，未必肯来。”营之道：“这便怎样？”少牧道：“据我想来，此事倒要用着逢辰，叫他在花小兰家请酒，少安自然一定肯去。”营之道：“逢辰的做人，从来在应酬上面很讲究的，怎肯为了我的事情，替我招这个怨？况且又要他贴这一台菜钱？”少牧道：“逢辰我与他近来很有交情，只说这一桩事，乃是我的意思，谅来他没有不答应的。不过要他赔贴菜钱，理上说不过去，他又是个手头很紧的人。这么样罢，这台酒我索性与他说明，面子上是他请客，暗里头我给还他罢。”营之听罢大喜。

二人正在计议，忽外面又走进两个人来。前头一个，身穿白夏布长衫，足登缎面靴鞋，眼上戴着一副黄铜边近光眼镜，手里拿的是一把白竹柄团扇，走路一步一踱的。

后面这人，是个小孩，年纪只有十二三岁，也穿着一件夏布长衫，手中拿了一把纸伞，遮着太阳，跟着那人，伛腰曲背的摇摆而来。营之暗笑："世上边有这一对寿头寿脑的人！"少牧看后面小孩子没有见过，前面的是方端人，这人乃父辈至交，性情古执，礼貌上一些忽略不得，急忙立起身来，将双手一垂，趋步上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端叔！"端人把眼一挤，又将眼镜略抬一抬，向少牧一看，道："我认是谁，原来贤侄。"回头对那小孩子道："快把伞儿收了过来，见过杜家哥哥。"少牧问："此位可是令郎世弟？"端人道："正是小儿又端。"少牧道："今年已几岁了？可曾开笔没有？"端人道："十四岁了。笔是去年开的，做个破承题儿，尚还勉强。"少牧讶道："目今八股一道将要废了，破承题做他则甚？"端人道："文章代圣贤立言，凭他八股废掉，初开笔的时候，总要打这里做进去的，才能够有真实工夫。"少牧口中说是，心里头暗是好笑。因见大家站着，说声："端叔与世弟请坐。"端人点点头儿，向吴王靠上一坐，又端仍站立一旁，动也不动。少牧估量着他父子的规矩很严，并不再说，自己且也坐了下来。

端人道："我记得与你在升平楼一别，好几时了，你回过苏州没有，还是一直住在上海？"少牧道："苏州没有回去。"端人道："住在上海做甚？"少牧恐他说出扫兴话来，营之在旁不好听相，只得撒句谎道："现在上海从了

一个名师，早夜苦读，因此未曾回苏。”端人道：“难为你有心向学，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但上海目今喜欢讲西学的人很多，你休要走错了路！不知从的是那位老师?”少牧随口答道：“从的先生姓经，别号古生，乃是个经学专家，西学却一些不懂。”端人道：“这便还好。”二人言谈有顷，少牧因与这种人久坐，正觉乏趣，暗向营之丢个眼风，立起身来，向吴王靠上取了长衫，辞别端人，披衣要走，不提防身上边穿着一件外国汗衫，一伸手被端人瞧见，即发话道：“你里头穿的是件甚么衣服?好好的一个中国人，为甚要着这样不成器的东西?”少牧闻他埋怨，脸上一红，道：“这衣是朋友送与我的，本来不喜欢穿，回去就要脱掉。”端人道：“这才不错。你既然就要往北，我也与小儿要到馆去了，大家走罢。”少牧听说他也要去了，只得让他先行，自己与营之随在后面，缓步出园。

端人见少牧与营之同走，方才晓得是他的朋友，立住了脚，动问营之姓氏、里居，营之勉强回答了几句。捱出园门，沿浜又走了十多步路，见端人也是往北去的。少牧问他：“馆在何处?”端人说：“在龙门书院东面。”营之想：“跟着他走，真是乏味。”暗暗在少牧的衣襟上一扯，说：“今儿天气很热，我们走路吃力，还是出大东门，到迎春庙那边坐部东洋车子，打从斜桥马路走罢，落得风凉些儿。”端人道：“你们要出大东门，城脚上有的是羊角小车、两个合坐一部，只要二十文钱，就可车到西门，何必

打斜桥兜转，又是路远，又是费钱？”营之不答。少牧说声：“多承指示，缓日见罢。”将手一拱，让端人父子先动了步，回身与营之往南而去。过了薛家桥西王家弄，出大南门，那里坐甚小车，走到迎春庙门前，唤了两部东洋车子，如飞向斜桥马路而去。

路上边行人稀少，甚是清静。虽然坐在车中，很可讲话，不比得在热闹地方，听不出来。营之问少牧：“方才这父子两个，乃是何等样人，见了他这般恭敬？”少牧道：“此人直隶宛平人氏，乃是个不通世俗的老秀才，见了他真令人又是好恼，又是好笑。又因是个父执，不能不尊敬他些。况且这人性气不好，动不动就要当面抢白。但看我穿了一件汗衫，干他甚事，他竟唠叨起来！这种人我平日怕见得很，因此到了上海，从没与他叙过一次。不知今日怎的偏偏遇见了他，倒把我们商量的事儿打断，真是讨嫌得紧！”营之道：“这人真个讨嫌，也亏你有这耐性耐他，换了第二个人，只怕耐不住了。”少牧笑道：“耐不住与他怎样？俗语说得好：‘撞着这般人，不得不如此。’我也叫做无可奈何。”营之点头称是。

二人谈谈说说，车子已过了斜桥，直达西门，再过去是方浜桥了。南门的东洋车，没有租界照会，只得给过车钱，另叫了两部有照会的，到尚仁里花小兰家去寻逢辰。其时天交午正，赤日行空，逢辰隔夜并不住在那边，这时候还没有出来。

阿素见是营之、少牧，留住二人坐下，叫小大姐倒了两盆脸水，替两人抹了个浴。取出两只玻璃杯来，开了两瓶扬清公司买来的香蕉荷兰水，请两人吃。自己又亲手把拉风拉动，觉顷刻间心地清凉，与初进门汗流浃背的时节。大是不同。少牧暗忖："阿素应酬客人，果然名不虚传，连客人的朋友，多是这样看待。怪不得逢辰做了这里，不想再做别处。"营之也说："阿素吃这堂子饭儿，真是有些经络。不比别人，时髦了些，就把客人不在眼里。偶然走去打个茶围，手巾是冰冷的，茶叶是稀淡的，坐定了也不去装盆水果，饥饿时也不来问声点心。若是客人的朋友到来，更是热面换冷面的，令人讨气。其实妓院中的生意，一大半是靠着房间里人座酬来的，他们怎的都想不到？"阿素闻言，笑眯眯说："我也晓得甚么！我们先生又小，还要经大少、杜二少包荒些儿。"营之道："闲话少说。逢辰昨儿不在这里，谅来必在公馆里头。你家相帮的，可认得住处？我们要与他说一句话，最好差一个人，马上去请他前来。"阿素道："阿逢的公馆，别人不知，我却去过几次，待我自己去请可好？"营之道："足见你们是老相好了。但不知离此有多少远近。这样大热的天气，怎好劳你自去？"阿素道："出路虽然不近，好得有的是东洋车，去去何妨？"因回头叮嘱小兰："好好陪着经大少爷、杜二少爷坐一刻儿，自己去去就来。"遂在衣架上取了一件青生丝衫，披在身上，脚下边脱去蝴蝶头湖色绉纱拖

鞋，换了一双元色缎鞋子，一步一笑的出门而去。

不消两刻钟时，与贾逢辰同了进来。逢辰浑身是汗，见了二人，一头宽衣抹汗，一头坐下，说："二位怎的如此热天，一早到此？不怕身体受暑？若照这样的日中时候，走在路上，恍如火炕一般。我贾逢辰有人找我，若不是你二人，任凭抬了轿子来接，也断断不肯出来。但不知有甚要事与我商量，当面请教。"少牧把潘少安到处剪边，太觉可恶，要他出名请客，等他到来，大家吃到有些醉意，骂他一场，出出闷气的话，说了一遍。又说："这一台酒明是你请，酒钱我付，你须替我出个力儿。"逢辰略略盘算，满口应承道："杜少翁的事情，只要我办得到，怎的不办？何况少翁与经营翁多受了姓潘的亏，做朋友的，应该代抱不平。不过既然是我请客，这酒钱怎么要你花费？这却万万不可！"少牧道："这是我烦你的事，那有当真要你请酒的道理？有甚客气！"营之也是这样的说。逢辰始道："既然如此，我老实了。"叫娘姨们取笔砚来，请二人点好了菜，交代厨房里今晚八点钟吃。部署已定。睡到炕榻上去吸烟。吸到五六筒左右，阿素已把便饭端整好了，搬进房来，请三人吃过了饭。营之、少牧起身要去，逢辰与阿素都说："此时街上边暑气很大，留着再坐片时。"

直至四点钟，太阳略略退了，方才出去，约定准八点钟到齐而散。逢辰等二人去后，自己也出了花家，私自跑

到楚云那边，送信少安，叫他停回请酒，决不可来，并嘱以后诸事小心。少安十分感激。逢辰遂做了个两面光鲜，落得有人替他出钱吃台白酒。少牧与营之那里得知？

直到晚间，诸客请齐，独有少安不来。逢辰接连发了好几张请客票儿，凡是他不时常到的地方，都去请过，都说不在那边。等有两点多钟，再等不得，只得入席。营之、少牧尚认做当真寻不到他，两团醋意，依旧发泄不来。吃到散席，不见少安的影儿，没有法想，只好再图后举。营之散了台面，因觉身上潮热，与逢辰同到宝善街新锦园去洗澡。少牧因这事早被如玉知道，狠不放心，差张家妹候着，一来防他重做楚云，二来恐少安不知，闯到台面，闹出事来。张家妹甚是来得，也好劝劝少牧，叫他早早回来，与少安解一个围。故此散席之后，被张家妹同着，回至如玉院中。

这一晚天气炎热，寒暑表升至九十九度。如玉出完堂唱，在房里头一张皮交椅上，自己拿着一把麦柴扇子乱扇，一个小大姐两手不停的拉风，尚觉心中烦热。看见少牧回来，也是汗流浃背的，连呼："好热！"并且尚是怒匆匆的。如玉不晓得少安那边，已有逢辰通过信了，因此寻不到他，暗想："今天好险！满心要与少安见个面儿，与他说明就里，以后好留意提防。"又想："今夜天气这样的热，少安到处不见，或者在张家花园乘凉也未可知。少牧既已回来，虽是怒气不息，却已吃得醉醺醺的，谅来再不

到别处去。何不等他睡下，瞒着他叫部马车，到张园去找寻少安，给个消息，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对少牧道：“你可是有些醉了？快些睡罢。我还要坐一刻儿，乘乘凉呢！”少牧怎知他肚里头的意思，回说：“果然有些醉了。无奈今夜天气很热，床上教人怎能睡得下去？”如玉道：“我让你一个人睡张大床，风凉些儿可好？”少牧笑道：“我一个人睡了大床，你便怎的？”如玉道：“这么样罢，我到月台上去坐一回儿，你可先在这皮椅上睡他一觉再处。”说罢，并起身来把手中的麦柴扇将椅扇凉，说：“你来睡罢，我一准到月台上凉爽凉爽再来。”少牧绝不疑心，看他出了房门，当真就在皮椅上睡了下去，不多一刻，深入黑甜。如玉身子虽在月台上边，那条心已向张家花园去了，那里能坐得住？在栏干边打了几个盘旋，回至房中，看少牧已经睡熟，心中暗喜，忙叫张家妹去唤马车。张家妹欲待阻止，争奈如玉的生意近来一日好似一日，脾气却一日大似一日，他出了口，凭你甚么人阻不住他，只得勉强去叫相帮到一大马车行，喊了一部皮叶子橡皮轮新车。如玉尚要张家妹一同前去，张家妹说：“恐防少牧醒来，房内无人不便。”遂叫小大姐陪着同去，并嘱他早去早回。

如玉答应，换了一件白官纱衫，一条白官纱裤，头上边卸去钗环，只戴一支翡翠押发，一个茉莉花球，袅袅婷婷的扶在小大姐肩上，出门上车而去。其时天已两点多钟，若在六月里头，张家花园初一为始，不到十二点，已

经禁止游人，不许入园的了。恰好这时候还在五月下旬，因此通宵达旦的毫无顾忌。马车到得园中，如玉在安垲地洋房门口下车，见洋房里自来火点得如白昼一般，那些吃茶的人却因天热，多在草地上边。虽是有些星光，并没月亮，看不出人面貌。

主婢二人走了一回，不觉已至海天深处；又从海天深处走至弹子房门前，觉得两腿酸了，走了回来。刚至一条板桥那边，劈面来了一个穿黑的人，手中拿着一盏诸葛灯，向二人一照，走近一步，伸手把如玉的两眼一遮。如玉大惊，小大姐也吓了一跳，正要破口骂他，那人双手一松，格支笑道："你们二人，在此做甚？"如玉听得这人声音甚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夏时行，穿着一件黑生云纱长衫，一手执灯，一手拿着一把潮州扇子，柄上缀着一个茉莉花扇球，花香触鼻。小大姐也已看见是他，定一定神，带笑说道："夏大少爷，你怎么这个样儿？人吓人是吓不得的！"夏时行道："你们莫吓，我与你二人叫个喜罢。"说毕，伛身下去，放下了灯，拔了几茎细草，口中操着苏白，说："如玉、小大姐居来罢。"把草向二人头上乱簪，二人倒退几步，大家笑个不住。如玉道："不要顽了。我且问你，手中拿的这一盏灯，那里来的？要他何用？"夏时行道："这灯是我出了好几块洋钱买的。近几天月黑无光，坐夜马车到了这里，倘然没有灯亮，怎能够瞧得见人？若说此灯妙处，真个是一言难尽。"小大姐道："有甚

妙处?”夏时行道:“此灯拿在手中,我可以瞧得见人,人家却瞧不见我,故而每夜必有许多吊膀子的,被我看见。那种形容不出的样儿,真是好瞧得狠。你想妙是不妙?”如玉闻言,啐了一声,道:“偏有这许多事情落在你的眼里?你方才从那一边来,可曾看见有几个吊膀子的?”夏时行道:“我从老洋房起,兜了一个圈子。今天别的吊膀子没有瞧见,只看见潘少安。”如玉抢口问道:“少安怎样?”夏时行道:“在那里吊一个先生的膀子。”如玉道:“此话可真?”时行道:“谁来哄你?”如玉道:“他吊的先生是谁,你可认得?”时行道:“说起此人,认得他的甚多,住在久安里内,叫颜如玉。”如玉始知与他说笑,把眼微微一横,道:“人家当你是句真话,才来问你,谁知你满口胡言,却也亏你说得出来!”时行笑而不答。如玉道:“如今你莫乱说,我再问你一句正话,你今天当真可曾看见少安?”时行道:“少安怎么不见?现在前面草地上吃茶,我还与他坐了好一刻儿。”如玉大喜道:“既然他在这里,我正要与他说话,可同你一块儿去找他?”

时行道声“使得”,拾起地上的灯,与如玉并小大姐,慢慢回至安垲地去。时行把灯一照,果见少安在外面草地上坐着。如玉走近身旁,刚要与他讲话,不提防旁边还有个人。原来少安自从那天在楚云面前,诓说与经营之、杜素娟坐夜马车,楚云怪没有合他同去,少安许他以后天热的日子,夜夜一同坐车去顽。这几日果然天天两个人一部

马车，到了一点多钟出来，必要坐到三四点钟方才回去。如玉本来一团高兴，要告诉少安说话，今见楚云同来，好像当头浇了一杓冷水一般，连忙缩住了脚，不再过去。夏时行也晓得他二人近来不睦，见如玉立着的地方，恰好有张空桌，就唤园丁泡碗茶来，拉如玉坐下，问他："有甚说话，叫小大姐去唤少安过来？"如玉点点头儿。

那边少安初时看见灯亮，知是时行。后见他同着两个妇女走了几步，不走过来，隐隐望去，好似如玉主婢，又恐未必是他，要想跑来看个仔细。楚云的眼睛狠快，已经认定必是如玉，一把拉住，不许他走。这边如玉泡好了茶，叫小大姐去唤少安。楚云当面发话说："如玉并不是个野鸡，怎么叫大姐前来拉人？"顿时斗起口来，哄动了无数的人多来观看。正是：

为底冤家成不解，只缘恩客互难抛。

不知这一闹怎样散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广肇山庄建醮
宁波总会碰和

话说颜如玉与小大姐、夏时行，一同到安垲地寻潘少安，要告诉他少牧合经营之算计的话。不提防少安与楚云同来，如玉因此没有过去，就在草地上泡了碗茶，叫小大姐去请少安过来。岂知楚云一见，破口就骂，说："如玉并不是野鸡妓女，为甚叫小大姐来拉客，真不要脸！"那小大姐自从在晒台上与阿巧相骂之后，见不得楚云与阿巧两个，见了便要不得开交，如今听得楚云出口伤人，怎肯让他，也还骂道："你说的是甚么句话！我家先生本来不是野鸡。你也自己想想，现在吃的是甚么饭？潘大少又没有讨你回去，偏要放出这管汉子的样来，亏你羞也不羞！"楚云道："正要你说潘大少爷没有娶我，却也没有娶了你家先生，大家一样是个客人，他好好的在这里坐着，要你过来做甚？"小大姐闻言，大怒道："我偏来了，你待甚样？"楚云道："我不要你来，快与我滚了开去！"旁边阿巧也插口道："你这臊货，当真快些走罢！不要在此没

趣！”说罢，举起双手，像要推他光景。草地上那些闲看的人，巴不得他们打起架来，真是一桩绝妙新闻，齐齐的发一声喊。

那边如玉听见，虽然他的性度，比着楚云耐些，这时候却也耐不得了，不由不柳眉微竖，杏眼斜睁，指着楚云主婢说道：“那个敢来欺侮人家！须知我颜如玉，也不是个好惹的人！”一言未毕，立起身要迎将上去，被夏时行急忙劝住。潘少安见势头不好，也在那里相劝楚云，叫他休要这样。楚云只当做没有听见。阿巧更是恶狠狠的，指着小大姐与颜如玉打起苏白，千烂污、万烂污骂个不住。少安弄得没了法儿，只顾目视楚云，把他的衣襟乱扯。楚云仍旧不睬，反去帮着阿巧，高一声低一声的愈骂得不像样儿。少安无奈，只得叫小大姐走散开去，便可没事。

如玉又怪少安不合听了楚云，要把小大姐赶他回来。少安正在为难，恰好来了两个救星，一个是贾逢辰，一个是花小兰家的阿素。原来逢辰与经营之在新锦园洗澡之后，营之回家去了，他又回到尚仁里去吸烟。阿素因天气狠热，不能安睡，唤了一部马车，与他同到张园乘凉。刚才进得园门，就听见一片喧嚷之声，耳根狠熟，因此茶也不泡，一直寻到这里。看见楚云合阿巧怒匆匆的与人争闹，那边乃是如玉，估量着为了礼拜三六点钟的事情。逢辰与阿素递个眼风，阿素会意，忙去劝住楚云。逢辰走上步，一手拉着小大姐，来劝如玉，又叫夏时行陪着少安到

别处走走再来。阿素在楚云面前，抱怨如玉不好；逢辰在如玉面前，抱怨楚云与少安不好。竟被二人不多几句，把两边的火渐渐俱平了下去。后来楚云被阿素同着，到大菜间里吃冰忌廉去了，方始散场。

夏时行与少安闲走一回，遇见屠少霞，合他到愚园里去。少安趁这个空，溜到如玉那边，咬耳朵陪了他几句小心，逢辰在旁边假意替如玉要打要骂。如玉发作不出，只得就此干休，反把少牧与经营之在暗中算计他的话儿，依旧一五一十的细细说知。少安回称："此事多亏逢辰今天先通个信，不然，只怕要弄到个不知甚样。虽然不怕二人，究竟不如省事的好。以后自当防着他们。"如玉才晓得少安不到台面，原来先有消息。逢辰看他两人唧唧哝哝的讲个不住，料着可以没事的了，走了开去。

恰好楚云差阿巧来寻，说与阿素同在大菜间里等他，逢辰遂到大菜间去，也吃了杯冰忌廉，又略略坐了一回。见园里头吃茶的人多散去了，身边摸出时辰表来一看，已是三点半钟，再耽搁半点钟，天要亮了，催着阿素回去。阿素说："楚云与少安一车来的，你去寻少安快来，我们一同走罢，省得见了如玉又要生气。"逢辰点头称是，跑到草地上边一看，泡的茶已经收了，人却不知去向。动问园丁几时去的，园丁回说走了好一刻了。逢辰好不诧异，暗想："二人怎的会走？必定还在园中干些甚么。"信步向海天深处弹子房一带寻去，没有影儿。直寻到老洋房左面

的六角亭中，方才遇见。逢辰说："你们二人在此做甚，累我这样的寻？"少安笑而不答，如玉也没有说话。逢辰摇摇头道："你们小心些罢，天不早了，晓风是很凉的。"如玉道："休要胡说。你来找寻我们，可是要回去了？"逢辰道："不去，难道住在这里？自古道：'凉亭虽好，终不是久居之地'，还是回去了等少安再来的好。"如玉闻言，轻轻把逢辰的背心打了一下，说："不许你多开口儿！"与少安步出茅亭。逢辰问："还有一个小大姐呢？"如玉道："小大姐我叫他看马车去了，你要被他放了空车，想来现在车上打盹。你要问他做甚？"逢辰笑道："看你不出，你倒会调虎离山，狠好，狠好！"如玉举手在逢辰背上又是一下，道："才对你说不许开口，怎么又要多嘴！"逢辰笑个不住。三个人一同出了老洋房门口，少安替如玉喊马夫配车，那车早已配好了的，小大姐果然在车上打盹。如玉唤醒了他，含笑上车，与逢辰点点头儿，马夫加上一鞭，如飞而去。

少安、逢辰就近从安垲地抄至大菜间，楚云已等得不耐烦了，虽有阿素赔着，把些话来兜搭，究竟耽搁得时候多了，防他与如玉要好。今见同着逢辰到来，把脸一沉，一句口也不开，移身向外就走。少安涎着脸儿。跟他出了大菜间。逢辰、阿素也出来了。大家分付马夫配好了车，上车回去。少不得少安要在楚云面前，着着实实的温慰他一番。我且不表。

再说颜如玉回至院中，天已渐明。少牧睡在床上，已经一觉醒来。起初原是酒后神疲，后来只因天热，覆去翻来，不能成寐。看看如玉又不见到来，一咽噜坐起床沿，唤了几声。张家妹听得，进房说：“先生因今儿天热，在月台上坐了一回，没得一些儿风，与小大姐坐马车乘凉去了，就回来的。二少爷可要喝茶，待我洋风炉上炖去。少牧听如玉坐马车去了，怪他临走时没有说明，向张家妹发话。张家妹道：“说是对你说的，因你正在好睡，一连唤了你三五声，没有答应。是我叫他不要扰你，才与小大姐同去。你莫错怪了人。”少牧道：“此话可真?”张家妹道：“我家先生随便甚么事情，那一件肯瞒着过你？何况这坐马车的小事。不但当真唤你，他本来还想与你同去，怎奈你睡个不醒。不是个三岁小孩，可以抱了走的，叫他真是没有法儿。”少牧听他说得咬钉嚼铁，好像是句句实言，又把小孩来比着他，不由不微微一笑，道：“‘人睡宛如小死’，古人讲的说话，真个一些不错。我向来狠是醒睡的人，怎么今天也唤不醒来？谅是多吃了几杯酒的缘故。如今酒已醒了，人倒睡不着了，坐在床上，好像火炕一般的。如玉既然没有回来，我们可到月台上去透透风罢。”张家妹道：“今儿天气真热，我一直在月台上边，听你叫唤才下来的，却背脊上汗还没干。你要到月台上去，真是再好没有。”说毕，伸手在床底下拿出一双蓝绉纱一墨绣大兰花的拖鞋，放在床前。少牧拖了，陪着他一同出

房，到月台上去。虽然夜已深了，那些同院的姊妹们，一个个多还未睡，有的在那里叫娘姨、大姐拿着梳蓖通头，有的在那里吃水烟闲讲。看见少牧上来，因他平日做人和气，那个二少爷长，这个二少爷短，多来与他讲话，觉得狠是有趣。及至各人要睡，先后下去。

如玉已经回来。张家妹是留着心听的，只要门儿一响，他就赶先溜将下去，把少牧怪他没有说明，与自己搪塞的话，说了一遍。如玉知道，且不回房，一径到月台上去。见了少牧，先说他方才怎的好睡，后把自己与小大姐在马车上如何风凉，走过黄浦滩时，吹得身上凉飕飕，好不受用。讲得少牧听出了神，明天定要与如玉一同再去。如玉满口答应，并要他唤一大里的马夫到来，索性包他一两个月，夜夜坐个畅快。少牧闻言，更甚高兴。谈谈说说，直至天明，回房始睡。

到了明夜，果然叫了一大里的马夫，包了两个月马车，天天与如玉一同坐着去顽。初时是一点钟去，在安垲地泡茶。后来如玉怕他撞见少安，不甚稳便，推说张园太闹，每夜到愚园去坐。及至六月初一，新衙门出了告示，照例禁止夜游。巡捕房于夜间十二点钟以后，张园、愚园两处，各派了一个巡捕守门，遇见游园的人只准出去，不准进来。二人只得在园外边草地上边，停着马车，闲坐一回。好得每夜里来的人多，少牧必定遇见几个朋友，彼此谈谈。内中一定来的是夏时行、屠少霞、游冶之、郑志

和、邓子通、康伯度等数人。要算时行、治之，最是坐不住、立不住的，车子一停，便跳了下来，东也钻钻，西也望望，每有许多吊膀子与吃醋打架的新闻，瞧见说与少牧并如玉得知，当做笑谈。贾逢辰、经营之也不时常到。荣锦衣已与毓秀夫动身上京去了。李子靖、平戟三、凤鸣岐等，是夜间难得出来顽的，却也有时见面。只有潘少安所见说是夜夜出来，偏偏没有撞着过他，不知他在那里停车。

原来少安自从贾逢辰与颜如玉叫他随处留心之后，每夜虽然与楚云出来，那马车只到愚园外面兜个圈子，马上就走。有时跑到黄浦滩大桥那边，略停回儿；有时在黄家库马路上耽搁片时；有时更跑到新马路去。倘然有巡捕看见，不许他停，他就分付马夫回去。何况楚云因怕被人瞧见每夜与少安一车，说他做了恩客，故此包的是一部百叶窗轿子马车，旁人看不清他。少牧坐了一个多月马车，夜间那里曾见过面儿？营之更不必说。大家依旧没有出这酸气。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是七月中旬。玉露飘凉，金风送爽。上海的风俗，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做盂兰盆会的地方甚多，俗名叫做打醮，也有是道士的，也有是和尚的，铙钹喧阗，香烟缭绕。不但各帮各业多有公所，没一处不干这捣鬼的事，连妓院里也挨家挨户，建醮三天。全不想这种龌龊所在，道士怎召得天神天将，和尚怎礼得大

慈大悲？却偏是很虔诚的，上自本家先生，下至姨娘、大姐，每到打醮的日子，一个个吃素除荤，多想消灾免难。最不通的，是这几日却又要客人去碰和、吃酒，厨房里杀鸡杀鸭，也不知伤了多少生灵，说起来真是好笑。

颜如玉院中本家，选了七月十一、十二、十三的醮期，共是三天。少牧替如玉吃了一个双台，又碰了场和。到了十三那天，几个火居道士，足足闹了一夜。少牧瞧了一夜的热闹，因见他们把令牌乱碰，号召万神，笑个不住。如玉怪他不敬神明，最是罪过，不许他笑。少牧问他："是甚神明？"如玉说："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太乙天尊、大梵斗母、九天雷祖、三界符官，那一尊不是神道？我也说不尽的许多，你怎好对他嘻笑？"少牧更大笑道："那些神道当真有么？就算是真个都有，只怕这班鸦片烟鬼的道士，也断断召请不来。这种污秽不洁的地方，那神道也一定不肯下降。你怎么这样的呆？"如玉道："照你说来，我们堂子里的打醮，难道竟没用不成？"少牧道："本来有甚用处？不如不打的好。倘然真个要打，倒不如把《采风报》上从前悟昙子做的那'花天焰口'放一回儿，倒还有趣得很。"如玉道："怎么叫做'花天焰口'？"少牧道："'花天焰口'乃仿'瑜珈焰口科'书做的，内中一样也有发香、请圣、召鬼、施食种种名目。不过请的圣，那主坛的是个管仲，其余是谢太傅、白香山、杜牧之、郑元和等许多古时风流潇洒的人，召的鬼多是些淫

鬼、色鬼，与《笑林报》上刻的‘香粉地狱灯科’乃是一个人手笔。真是你们堂子里应做的法事，怎么多不去做，却要做这文不对题的道场？”如玉听罢，也微笑道：“原来就是这‘花天焰口’！我自从你教我识字，到今已能识得几个。那‘花天焰口’的旧《采风报》，与‘香粉地狱灯科’的《笑林报》，前几天多曾看过。虽不能字字认得，却也略略看得出他几句。这多是弄弄笔墨罢了，怎能够当做他真有这事，打了一坛的醮，可以免悔消灾？若像你这样说来，那班和尚、道士到我们堂子里来，先要学起花天经忏来了，学着的许多正经经忏反是没用。那一个来听你？”少牧道：“正经经忏，要在正经地方拜的，即使没有益处，终算是个善愿。”

如玉道：“正经地方多哩！他们那些和尚、道士，本来不靠着我们堂子。譬如明天起的广肇山庄，年年打三日三夜大醮，难道你自己不信，叫人家也多不信他么？”少牧道：“广肇山庄在甚地方？这大醮有甚热闹？可许人进去瞧瞧？”如玉道：“广肇山庄在北泥城桥西首，平时没人进去。到了打醮的三日，不论男男女女，多可前往。莫说别人，姊妹们也去的甚多，里边收拾得狠是好看。”少牧道：“如此说来，我们明天可去？”如玉道：“今年不去。”少牧道：“这却为何？”如玉道：“你不相信念经拜忏的人，去他则甚？”少牧道：“我又不去看他念经拜忏，只去瞧瞧热闹，这又何妨？况且我也并不是吃教的人，这种所在，

不喜欢去。”如玉道：“当真你要前去顽么？今天一夜没睡，明天须要养息养息，夜马车不要坐罢。还是后天十五再去，三天里这一天乃是正日，去的人本来最多。”少牧道：“十五也好。”二人谈谈说说，直到东方大亮，道士散场，方才睡觉。

十四一天，果然晚上边不坐马车。十五夜间，少牧候到十二点钟敲过，如玉的堂唱少了，带着张家妹，三个人一部马车，同往广肇山庄而去。看看路上边来往的马车，好似蜂屯蚁聚一般。只因那一条马路不甚宽敞，中间又夹着许多脚踏车、东洋车、小车，愈觉得拥挤不开。那坐脚踏车的，又一大半浮头浪子居多，看见那一部马车上坐着女子，只要有些姿色，不论是公馆里的，堂子里的，总要跟定在车前车后，仔细瞧瞧，顺便卖弄他吊膀子的手段。说起来大家多是走路，谁走得，谁走不得？竟是没奈何他。却难为了做马夫的，走到这种地方，真要步步留神，偶然一个大意，最容易闹出祸来。少牧是看跑马的时候受过惊的，分付自己马夫缓辔而行。

走了好一刻钟，方才得到。张家妹先搀扶如玉下车，少牧也跳了下来，一同进了大门。但见正中间一条甬道，挂着无数敦梓堂兰盆胜会灯笼，又有无数五色纸张剪就的冥衣，与整串长锭，临风飘荡，甚是好看。甬道两旁，站着好几个巡丁，一手执着灯亮，一手拿着根藤条，指点进来的人分男左女右两路，不许混杂。少牧只得与如玉分了

开来，如玉约定在女客厅中相等，少牧点头记下，遂独自一个，跟着那些进来的人信步走去。甬道走完，便是前厅。看厅上边灯独辉煌，照耀得如同白昼。正中设着三座法台，每台七个和尚，共是三个主僧，十八个班首，在那里对台施食。梵音一片，夹着那钟鼓之声，也甚好听。法台后面，摆着两张极大供桌，陈设的多是些贵重供品与古玩之类，两壁厢挂的多是名人字画，真个是美不胜收。

少牧看了片时，移步向内，乃是个大天井儿。天井中堆着一座佛山，金光耀目，雕刻得甚是玲珑。天井走完，便是后厅，厅上边设着经堂，铺供得十分精致。正在驻足观看，忽听得左壁厢一阵锣鼓之声，原来是男客厅外面，有班清音在那里唱《北饯》的大面昆曲。少牧想："男客厅既在这里，那女客厅必在右边，何妨到右面看看。"因又举步走去，恰好撞见了游冶之与郑志和两人。

冶之问少牧："昨夜可来？"少牧回说："昨夜没有出外。"志和道："昨夜既没有来，今天可曾到后面瞧过甚么？"少牧道："后面也没有去过。"冶之道："后面有许多绢扎的广东灯彩，与一个北瓜棚儿，真是好看，我们可去瞧瞧。"说毕，一手拉着少牧便走。曲曲折折的绕至后边，果然见一个大翻轩中，陈设着许多广东灯彩，扎的乃是"观音大士大香山得道"全本。那大士的面相，开的甚是美丽，并且内有机关，手眼多能活动。还有那妙庄王与白雀寺和尚，并十殿阎君、牛头马面、狱卒判官，一个个多

如活的一般。结末乃是一座落伽山景致，大士端坐在紫竹林中白莲台上，两旁站着善才龙女，合掌朝恭。冶之戏指少牧，说他像个善才，可惜龙女不在这里。少牧说："冶之前刘海发留得圆圆儿的，倘然把中间的长头发挽个善才髻儿，那才真个与善才一般，可惜也没有龙女作伴。"志和道："你们多是孩子，本来多像个善才。却不知谁像观音？"冶之道："你的面貌狠像女子，倘然拍些儿粉，点些胭脂，头上套一只鱼婆兜，把两鬓的短发遮掉，身上换一件渔衣，赤着一双白足，怕不像个鱼篮观音？"

三人说说笑笑，猛然间，一阵的钹声怪响，震得人两耳欲聋。却原来灯彩旁边，有一班广东唱班唱起曲来，那大钹比大锣还大，击得聒耳乱鸣。三人觉得厌烦，走了出去，抄到最后进的那架北瓜棚中间。看见棚上挂着百余盏玻璃小灯，掩映着碧绿的瓜叶，新红与半黄半青的无数北瓜，真个是光怪陆离，异样好看。棚下更有几块海浮石儿，叠做一座小小假山，山上喷出一股回龙水来，水中顶着一颗胡桃大的洋球，随着水花，高高下下。棚背后把瓜扎着两条青龙，一左一右，在那里张牙舞爪，要想抢这珠儿。看的人多连声赞好。

少牧等看了一回，就从瓜棚下绕道向外，乃是一片空地，供着许多纸扎的焦面鬼王，与大头鬼、地方鬼、小头鬼等种种鬼卒，并城隍、土地、判官、功曹许多纸像。正中间高扯起召鬼纸幡，幡底下点着几盏纸灯，远望去宛似

晨星数点。此处除了这几盏灯火以外，别的灯火甚稀。只有城隍、土地等面前，设有几副香案，觉得冷气森森的，与别处不同。这时候又月色模糊，好像要下雨光景，更是十分阴惨。冶之催少牧、志和快走，说："此地像是阴山背后，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外边去罢。"

少牧指着月色道："只怕天公有雨来了，我想到女客厅那边，招呼如玉一同回去。你二人可是一车来的，还是与媚香、艳香同来？"冶之道："我与东尚仁黄菊香一车，志和是百花里白素秋一车来的，现在谅来也都在女客厅上。媚香、艳香因昨夜来过，今夜未来。"少牧道："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到女客厅去。"三个人遂转湾抹角，抄到女客厅间壁。隔着天井望去，见如玉正与菊香、素秋坐在一处，旁边还有邓子通做的新清和坊金粟香、温生甫做的花小桃、屠少霞做的百花里花媚春、经营之做的兆富里金玉香、夏时行做的百花里花莲香，都在一块。冶之将手向他们招招，众人都笑迷迷点点头儿。菊香把手指向外一指，冶之也把头点点，菊香会意，与素秋一同起身向外。少牧立在冶之后面，举手向如玉一招，如玉瞧见，也与张家妹走了出来。众人跑到甬道上边，始一对对的合在一处。

少牧向如玉说："深怕天公下雨，我们快些走罢。"如玉遂别过菊香、素秋，与少牧出了大门，登车而去。菊香、素秋也不耽搁，同着冶之、志和先后上车，叫马夫跟

着少牧的马车同行。此时夜分已深，路上边比方才来的时候车子少了。众马夫加上数鞭，那三匹马多跑得四蹄乱响。不料才过得北泥城桥，那天公忽然发起阵头风来，呼噜噜、豁喇喇的，好不怕人！只吹得如玉等俱缩着身子叫凉，少牧等几件纱长衫儿几乎刮破。风过处，电光乱闪，好如万道金蛇，连眼睛都睁不开来。少牧在车上边对如玉道："留心，要打雷了！"如玉慌做一堆，将身倒在少牧怀中，口说："我最怕的乃是响雷。"道言未了，耳听得轰的一声，好似山崩地塌一般，果然打了一个迅雷。如玉两手牵住了少牧乱颤，少牧笑他怎的这般胆小。

其时，眼前又一道电光，接连又是一个急雷，顿时下起雨来，那雷声更鸣个不住。少牧等这夜坐的都是皮篷马车，忙喊马夫把皮篷张了起来。无奈只遮得头上边儿，那身上因雨点大了，休想遮得，一霎时，多水淋淋的，衣裤上湿得个不橡样儿。少牧心想："这样大雨，怎能再走？最好须要寻个所在，躲他一躲。"后边志和、冶之问马夫："这里是怎么地方？"也想暂避片时。马夫回说："将快到三马路了。"冶之道："三马路不是有个宁波总会的么？我们且到总会那边停停再走。"马夫答应，拚命把马鞭子在马背上连鞭数下，飞也似的跑至总会门前。瞧一瞧，门房内灯火尚明。冶之第一个冒雨下车，将门叩得如擂鼓一般的乱响。里边管门的开门出来，冶之说明避雨原由，与他借了一顶洋伞，替志和与菊香、素秋撑着，接下车来。却

不见少牧的车，只道他们已回去了，动问马夫，方知马力不好，落在后边。冶之、志和等在门首，待他来了，大叫“停车”。少牧见有了避处，心中大喜，也不问是怎么所在，忙与如玉并张家妹下车进内，才晓得是宁波总会，曾与康伯度、经营之等来过数次。

冶之听楼上边骨牌声响，问管门的尚有那几个人在此碰和。管门的说：“是康老板、夏老板、屠老板、密斯得大拉斯四人。”少牧一听都是熟人，怂恿冶之、志和上去。冶之答应，领着头一哄上楼。康伯度正做了一副清一色索子，等嵌五索，和到共是二百五十六和，见众人进来，将牌一推，起身相迎。因看他们一个个都如落汤鸡一般，估量着必定在广肇山庄遇雨而回，却眼觑着如玉、菊香、素秋三个，只是好笑，夏时行、屠少霞也格支格支的笑个不住。如玉等不知为了何事，大家走到壁上挂的一面着衣镜内一照。原来夏天的衣服最是受不得水，三个人被雨一淋，三条白洋纱裤子都搭紧在腿上边，露出肉色，三件纱衫贴着身子，胸前却高了起来。如玉更因倒在少牧怀中，把画着的两条眉毛，擦得眼圈上都是乌赤黑的，那形状好不难看。不由不脸上一红，缩到壁角里一张藤椅上坐下。菊香、素秋也觉不好意思，跑了开去。少牧等也浑身是水，一齐脱了下来，只穿着一条单裤。分付马夫各自去拿衣服来换。大拉斯见众人都是这个样儿，忍不住也甚好笑，口里头并操着强官话道：“怪不得康伯度这副清一色

牌和了出来，才等着嵌五索，五索顿时来了三张。”伯度等听了这话，更是笑个不住。如玉因大拉斯取笑，立起身走将过来，伸手要拧。大拉斯缩做一团，只顾讨饶。正是：

恼人最是风和雨，迷性无如赌与嫖。

不知如玉饶得大拉斯否，后来与少牧及冶之等怎样回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对对和艳婢佯嗔
双双台痴郎豪举

话说颜如玉等在三马路宁波总会内避雨，只因浑身是水，一个个取笑他们。大拉斯更借着伯度等嵌五索，调笑如玉等三人，说是："来了三张五索。"如玉听见，伸手来拧。大拉斯最怕的是肉痒，缩做一堆讨饶。如玉不依，旁边康伯度道："我劝你将就些罢，你这水手鬼，原来外国人也多怕的。"如玉道："怎么我是个水手鬼？"伯度道："你那双手这样湿淋淋的，难道还不是个水手不成？"如玉闻言，也觉自己好笑自己。大拉斯已抽这个空溜开去了，如玉尚要找他，夏时行道："人家好好的一场和，多被你们这班水鬼赶散。我输了一底码子。不要这么样了，还有两圈半庄，让我们静静的碰罢。"如玉晓得夏时行的碰和，是赢得输不得的，输了钱就要发极，见他这么样说，莫要再闹下去，犯了他的脾气，受些没趣，因笑答道："既然如此，我还瞧在你的分上，饶过了他。你碰你们的和，我们要回去换衣服了，省得水手、水鬼的被人家说个不了。"

少霞道："我们果然还要碰和，你们要想回去，这样狠大的雨，路上边怎能去得？"如玉道："不去，难道叫我们住在这里？"伯度道："我想你们倒不如也碰场和罢！等到雨点住了，再走不迟。"如玉道："碰和我是极欢喜的，只是身上边这两件衣服，实是再穿不得。"菊香、素秋也是这样的说。

众人正在你言我语，马夫在楼下叫茶房来说："雨点小了，可要回去？"随手带上两套衣服，瞧一瞧是郑志和、游冶之的，少牧的还没有来。菊香、素秋见二人衣服取到，天光也快亮了，催他们穿好要行。少牧不许，道："你们一齐走了，我便甚样？还是大家略待待儿。"怎奈菊香性子甚急，几次三番催着冶之，素秋也再坐不住。志和道："既是这样，你们两人先回去罢。"菊香道："你们还要在此做甚？"志和道："一来等杜二少爷衣服，二来雨虽小了，没有住点，当真想碰一场和，且等雨住再走。只可惜有了三个人，尚缺一个。"如玉道："缺一个，我来也好。不过只能够碰一两圈庄，再多我这身子要脏死了。随你甚样，总要回去。"屠少霞在旁边听见，道："很好，很好！你们碰罢，缺一个人，如玉先碰两圈，输赢算是我的。还有六圈，待我去唤萃芳里新做的叶媚春来。"冶之道："积德些罢！这样三四点钟时候，人家与客人睡得好好儿的，叫甚堂差？造甚么孽！"少霞笑道："媚春你没有见过，他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怎能够留得客人？"少牧道：



“十三岁孩子，怎的叫他来替你碰和?”志和把眼梢向少牧一斜，道:“他当真做这孩子么?内中必定还有个人。”少霞笑而不言。

冶之道:“竟是这么样罢，你快把局票写将起来。”一面分付茶房取麻雀牌，分好筹码，一面打发菊香、素秋当真先去。志和等分拨已定，少牧的衣服来了，张家妹伏伺换过，然后扳位入局。碰了两圈半庄，叶媚春还没有来。恰好少霞那边已碰完了，自己走过来接了下去。少牧深恐如玉穿着这半湿半干的衣裤身体受病，又细听听雨也住了，催张家妹陪着同去。如玉还要在旁略坐，少牧再三不许，始与张家妹别过众人，下楼自去。少霞接着又碰了一圈半庄，媚春依旧未来，连叫茶房去催。

直至碰到第五圈庄，方才来到。众人看他，果然尚还是个孩子，一张瓜子脸儿，生得甚是白嫩，身体不到三尺来长，梳着一条松三股大辫。身上穿一件白官纱长衫，下身黑拷绸镶滚的湖色官纱套裤，微露白洋纱衬裤，那双脚像没有缠过，穿的是外国丝袜，三套云纸底京鞋，手中拿着一柄玉带扇儿，活似京城里的像姑，不过没有穿得靴子。众人齐声赞好。又看跟来的那个大姐，年纪十八九岁，身穿一件白生丝衫，内衬外国花边淡粉红汗衫，微微的袒开香颈，露出双擐头的金练条儿，手上戴一副金镶玳瑁镯，指头上边套着两只嵌宝戒指、一只珠戒，头上是一头老山翡翠的押发簪、茉莉簪儿，下身穿的是蟹壳青生丝

裤子，一双五寸不到的天然足，只因方才下雨，穿了一双外国皮鞋，衬着雪白的袜套头儿，甚是干净。细看他的面貌，更出落得风姿袅娜，体态苗条；尤妙的是一双桃花眼儿，笑一笑，水汪汪的，真个把人家魂灵儿都钩了过去。搀着媚春进来，向少霞点了点头，取出水烟袋来装烟。少霞立起身来，道："水烟不要装了，你来替我碰两圈罢。"

那大姐把水烟袋递与少霞，坐了下来。看桌上边几个碰和的人，多不认识，扯少霞到身边来，附着耳朵问过姓名。冶之等也问："大姐叫甚名字？"看他带笑说道："我就叫做大姐，并没名儿。"众人逼着一定要问，媚春低说："他叫阿珍。"早被阿珍听见，把眼一斜，又向着众人一笑。众人多瞧着他说："好双眼风！"阿珍又微笑一笑，低着头儿，双手将牌略略掳过，把自己身边应砌的多砌好了，见众人还一个多没有砌动，因问："你们可是在这里碰和？为甚大家手多不动，等着怎的？"众人始知看出了神，彼此好笑。大拉斯立在旁边，拍拍手儿，说一声："佛哩孤得！"康伯度与夏时行，也瞧着冶之等只顾大笑。屠少霞伸手在冶之、志和两人的肩上拍了一下，道："你们只管好笑甚么！还不动手快碰，天要亮了。"冶之尚还笑眯眯的看着阿珍，好像没有听见。阿珍立起身来，回头对媚春道："我不来了，小先生，你来碰罢。"冶之始一把揿住他道："你慌甚的？我替你来就是。"阿珍佯怒道："你替我来甚么？"冶之道："没有甚么，碰和罢了，你休

缠到横里头去!”志和接着道:“真个你莫着忙,我们多立刻就与你来。”阿珍啐了一口,催众人快一些儿。

冶之还要与他胡缠,说他喜快喜慢,被少霞在旁岔断,又伸手拿了冶之的手,将牌搒动,说:“阿游,你当真快一些罢!人家等得你不耐烦了。”冶之始把牌砌好,看一看,志和、少牧也多好了。志和乃是庄家,掷过骰子,拿好了牌,打了一张南风。阿珍坐的正是二家,就是一杠。众人多咋舌道:“真好手色!”后来这牌,竟是阿珍和的,共是七十二和。接下去就是阿珍做庄,一连和了五副,得了风头。又因台面上那些碰和的人,此刻有一大半心思不在牌上,随便甚么张子,拿在手中乱打。故此阿珍的牌,愈和愈旺,后来竟和出一副索子三台的倒勒牌来,乃是中风一碰,自板一剋,九索暗杠,五索一碰,等的是三索麻雀。因摸着了一只一索,把三索打去,没有人要,一个圈子一摸,又是一只一索。和了下来算一算时,对对和,一共四百九十六和,作三百和倒勒。阿珍只喜得眉花眼笑。这一副牌,乃是冶之的庄家,被他敲了一下。冶之摇摇头道:“怎么有这好大的牌!”志和道:“不但牌脚好大,你看他和的乃是只一索麻雀,我这里已有了一对一索,他偏偏还会自摸,你想这一只可算会摸得很!”阿珍道:“一索麻雀,乃是摸起了把三索掉的,刚巧一个圈子,又摸了一只一索,成了个对对和,真是难得!”少霞道:“若然你摸不到这一索,怎么碰得出对对和来?这多是你

会摸一索的好处。”

众人闻言，一齐大笑，多说：“看不出阿珍会摸的是一索，会碰的是对对和。”少霞道：“你们还不晓得么？他本来最会碰自摸一索的对对和！”阿珍被众人一嘲，心上已有些不甚自然，又听少霞这样的说，不由不脸上红红儿的，向少霞连啐数口，把牌一推，假意发怒道：“人家替你正正经经的碰和，好容易和了一副倒勒，五十块洋钱底码么二解，闲家十五，庄家三十，赢了六十块钱，好话不说一声，倒说人家会摸的是一索，会碰的是对对和。只怕你太说不去，你还是自己碰罢！”说罢，假做要立起身来。少霞连忙陪笑，说道：“我与你顽，你要认真怎的？快快再与我碰。”阿珍尚不依道：“你喜顽，我不喜顽！当真你自己来。”众人见阿珍动怒，因他装得面孔板板儿的，瞧不出是真是假，大家要看少霞怎样下场。少霞却晓得他的性度，当着人不许十分嘲笑，今夜的话太过了些，须要敷衍他几句，才得过去。因笑微微附在他的耳上道：“阿珍姐，你莫着恼，我偶然与你说几句笑话，也是有的，你休作我的准。稍停碰好了和，与你回去再说。”阿珍道：“与我再说甚么？”少霞道：“凭你要责要罚，我多依你可好？”阿珍道：“我是一个大姐，敢来责你大少爷么？罚你我也不要。”少霞道：“这是我自己失言，这么样罢，我自己罚自己罢。”阿珍道：“你自己怎样罚法？”少霞带笑道：“罚我一个月不到你小房子去。”阿珍更佯怒道：“你说什么！”

少霞道："你听清楚了：罚我一个月不到别堂子去，单在你那边走动，那也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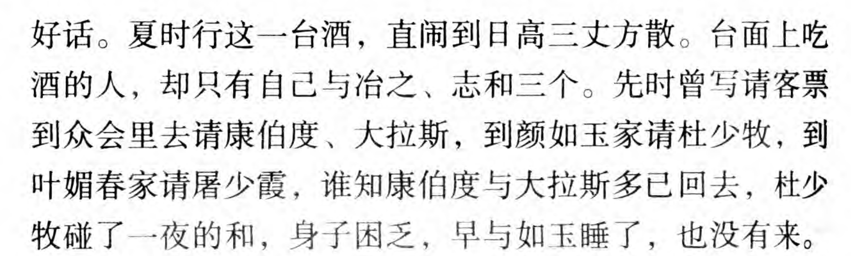
媚春凑耳朵听见了这一句话，搀口说道："本来屠大少爷你也要有些意思，我们阿珍姐待你不错，就像今夜这么样的时候叫局，他已回小房子睡觉了，听见是你来叫，到六马路去唤他起身，冒风冒雨，跟着我来。换了第二个人，他那里肯！你怎么不照应照应我们一家？"阿珍听媚春说他已回小房子睡觉，把眼一横，道："你晓得些甚么！我方才送个客人到祥和里去，因他初到上海，不认得路，央我陪他同往，何尝回去睡觉？故此相帮的到小房子去，没有找得着我，耽阁了好一回儿。屠大少爷几乎等不及了，差这里相帮的再三来催，你怎晓得？若说以后不往别家堂子里去，屠大少爷做的相好，何尝是你一个？你休想这种好处！"少霞道："你道我撒谎么？我往后一定不到别地方去，倘然去了，叫我脚上生一个疮。"

那"疮"字还没有出口，阿珍听着，把手急向少霞口上一掩，道："你怎样的愈说愈不是了！"二人讲了好半刻话，冶之、志和、少牧三个砌好了牌，呆呆等着。冶之开口催道："方才你们催我，此刻我要催你们了。你们有甚么话，碰完了和，难道不好再说！"志和道："炒耳朵吃得饱了，还是吃一索罢！"少牧口虽不言，心中也有些焦躁起来。旁边看的大拉斯、康伯度、夏时行，见二人讲个不了，多站到少霞的背后来听。

少霞见众人这样，只得又照先前拉冶之砌牌的法儿，双手拉了阿珍的手，把牌砌动。阿珍趁势坐在怀中，由少霞的手叫他甚样他便甚样。众人见了这个光景，又一齐喝起彩来。阿珍始把少霞推开，自己独碰，及至八圈碰毕，少霞一共赢了一底半筹码，除去三块洋钱坐头，足足七十二块洋钱。

结好了帐，大家站起身来，茶房早已端整稀饭，乃是排南、燻鱼、鸡松、皮蛋、虾瓜、海瓜子、虾酱、黄泥螺八个碟子，比着堂子里的粥菜不同。就是白湘吟推黄牌九的时节，少牧等在阿素那里吃过一次稀饭，虽然考究，却没有这许多的宁波粥菜，咸鲜上口。众人坐下吃粥，媚春与阿珍要去，少霞不许，叫二人再坐片时同走。恰好如玉差张家妹来看少牧，阿珍遂与张家妹坐在一只湘妃榻上，说了一回闲话。候众人吃毕，一同出门。其时天已黎明，少牧自与张家妹到如玉那边。

冶之、志和并不到菊香、素秋家去，被夏时行邀至花莲香家，打了个天明茶围，要试试莲香夜间有客无客。谁知奇巧不巧，莲香那夜，刚正有个生客住在房中。夏时行吃起醋来，喊一个双台下去，顿时逼着莲香要把房间让与他坐。还好这客人是钱庄的小伙计儿，瞒着东家挡手出来顽的，并不是个吃斗的人，大侵早听得有人摆酒，明是与他作对，他却不敢声张，忍着气儿穿好衣服，无精打采的出门而去。不过莲香却千对不住、万对不住的，说了无数



好话。夏时行这一台酒，直闹到日高三丈方散。台面上吃酒的人，却只有自己与冶之、志和三个。先时曾写请客票到众会里去请康伯度、大拉斯，到颜如玉家请杜少牧，到叶媚春家请屠少霞，谁知康伯度与大拉斯多已回去，杜少牧碰了一夜的和，身子困乏，早与如玉睡了，也没有来。

屠少霞与阿珍在众会出来，媚春坐着轿子，阿珍乃是步行。少霞要叫两部东洋车，皆因天气尚早，路上车子甚稀，并没有叫处。幸喜地上边已略略干了，阿珍陪着少霞，手搀手儿缓步而行。走有半刻多钟，方才回到院中。媚春的轿子甚快，早已先自到了。

少霞与阿珍进房，媚春接得夏时行的请客票儿，取来交与少霞，问他去也不去。少霞尚未回言，阿珍接来一看，道："天已亮了，还要吃甚么酒？这明明是姓夏的与人吃醋，才来请你，你何苦去帮着人家作对？我想你不去也罢。"少霞点头道："果然夏时行吃的并不是酒，一定是醋。他在莲香那边吃的酒不少了，动不动就是双台，若照这个样儿，到节上边结算，不知共有几十台酒。"阿珍道："你可知他还有别的相好没有？"少霞道："他何止做莲香一个？还有同安里金寓、新清和花韵香、美仁里钱宝宝许多的人，不过不是常去罢了。"阿珍道："虽然不是常去，难道一台酒也没有？"少霞道："酒是自然有的，就是钱宝宝家，差不多也十数台了。还有我不晓得的，只怕尚多着哩。"阿珍道："如此说来，他吃的酒真不少了，可算得是

个有场面的。但不知你在花笑春那边，一共已吃了多少台酒?”少霞屈着指头略算一算，道：“也有四十多台了。”阿珍道：“这里头呢?”少霞道：“这里乃是初做，只吃过一个双台。”阿珍伸手向少霞脸上刮了几刮，道：“亏你说只吃过一个双台！我家小先生，做了个很有名气的大少爷，只有这一点儿的场面。却半夜三更的叫夜堂差，要人家替你碰和，你还当着众人取笑，真是岂有此理！况且这一场和赢了七十多块洋钱，也不说缓天到小先生这边来碰一场和，或是吃两台酒完完情儿。我想有些意思的人，心上也过不去!”

少霞闻言，含笑道：“你家是小先生，怎的与花笑春、花莲香、钱宝宝比并起来?做得一个礼拜还没有到，已经吃了一个双台，这是你的分上，你还不平甚的?阿珍听罢，把脸一沉，道：“小先生难道不是个人么?做了他不要碰和、吃酒?偶然有个场面，算是我的分上，只怕今夜叫的这一个局，也是为着我哩!”少霞道：“不为你，却为那个?”阿珍冷笑道：“你为的只恐是花笑春，怕他通宵辛苦，才把我们来垫个空。将来碰和、吃酒，那里轮到我们！这是跟小先生的苦处，说他甚的！我等到中秋节后，将局帐收清楚了，一定把媚春包与别人，不吃这碗饭儿。若然再吃这饭，也要去跟个有名的大先生，省得被人家小先生长、小先生短的，又是吃亏，又是呕气。”少霞见说了媚春是小先生，阿珍仿佛真有些儿动气，又想：“叫了

个天明局，赢了七十多块洋钱，不吃台酒，当真说不过去。”连忙招陪他道：“我与你说说顽话罢了，你又要生甚么气？小先生一样是个相好，吃台酒算得甚的？你与我喊一台菜下去，今天晚上来吃是了。”阿珍冷笑一声道：“说了半天的话，谁希罕你这一台酒。难道就吃不得一个双台？一来是你的场面，二来也与小先生争争脸儿。”

少霞微笑道：“莫说双台，只要你依得我一句话，就是双双台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事。”阿珍道：“是怎么话？好依的我自然依你。”少霞道：“这一句话，只要你肯，那有不好依的道理。”阿珍听语出有因，走上一步，附着少霞的耳朵道：“到底是句怎么话儿，你且说来。”少霞低声道：“我且问你，方才媚春在台面上说，我来叫局的时候，你已回六马路小房子睡觉。你的小房子，究竟在六马路怎么地方，家中还有何人？”阿珍道：“你要问他则甚？”少霞道：“你是个聪明人，装甚糊涂？说与我听，我自然有个意思在内。”阿珍道：“我没有小房子，你听媚春胡说。”少霞涎着脸儿又道：“你莫瞒我，真个住在六马路那里？”阿珍道：“莫说当真没有，就是有，也不与你说。”少霞道：“怎的不与我说？”阿珍道：“我虽吃了这一碗饭，也是好人家女儿，须知比不得澜污女子，借了一间房子，随便什么人出出进进，闹得不像样儿。”少霞道：“原来为此。我说媚春既有这一句话，你小房子怎得没有？但你与我说明白了，也不见得我走了进来，须要你答应我来，才

能来呢。"

阿珍尚不肯说，少霞回头去问媚春，阿珍以目示意，媚春也笑而不言。少霞发起急来，仍向阿珍问道："你说了罢，我是个急性人，心上边实是难过得很。"阿珍始低声答道："我当真对你说了，你可要向人七差八搭的乱讲？"少霞道："只要我自己晓得，谁肯对人去说，说了叫我嘴上生一个疔！"阿珍忙用手掩住他的口，道："你又来了！我对你说：就在六马路新仁寿里。家里头并没别人，只有一个兄弟，今年十七岁了。还有一个胞姊，乃是寡居，故与我一同住着。"少霞道："你父母多没有了么？姊姊今年几岁？可也吃这堂子饭儿，不知在那一家？"阿珍道："父母死得久了。姊姊今年才二十岁，现在丝厂里头拣丝。"少霞道："他可有什么人往来？"阿珍道："你说怎的！人家好好一个青年寡妇，怎说他有人来往？"少霞道："如此说来，你家中倒是很清静的。你在生意上边，还是天天回去，还是有时住在这里？"阿珍道："回去的日子多些。"少霞道："那边一个月要多少开消？"阿珍道："连房租在内，差不多要三十多块洋钱。"少霞道："你姊姊贴你多少？"阿珍道："自己姊妹，说甚贴字？他拣湖丝，得下来的工钱，自家顾自家也就好了。"

少霞道："既然姊姊不贴你钱，兄弟又小，你这三十多块洋钱一月，那里来的？"阿珍脸上一红，道："你来管我甚的？"少霞说到此处，将他一把手拉至后房一张炕榻

上边，并肩坐下，又低说道："不是我只顾问长问短，我实是有了你的意儿。倘然你借的这小房子，可使我走动走动，那可不必说了。若是有甚客人包着，不便我去，或是家里人多，我想替你另找一所房屋，搬一个场，往来开消，一切自然多是我的。不知你意下如何？"阿珍闻言，半晌不管。少霞道："你有怎话，只管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的闷人。"阿珍道："我不瞒你，客人是有一个的，此人每月只给我二十块钱，并不是甚包客。你倘然当真要来，我不瞒你，也没有什么不便。不过你是个傲气的人，有了你，就不能够再有别人，莫说小房子里，但看笑春那边，也不知被你吃断了多少客人。这却如何是好？"少霞道："这有何难？你那客人是谁，可舍得把他割掉？你一个月要多少费用，只在我一人身上，岂不甚好！"阿珍踌躇道："割掉他是一定的事，只是这一个人，与他半年多了，叫我怎样开口？"少霞道："你真个有心着我，只要对他说，廿块钱一月不够开消，要他每月再贴二十，或者更要他打些贵重首饰，办一房外国器具，他吃不住你许多费用，自然要回绝你了。那时你就说他不应该这般小器，与他闹上几场，怕不两下拆开。有甚难处？"

阿珍听罢，口虽不言，心里头却还委决不下，怎禁得少霞嬲个不了，只得带笑答道："依便可以依你，我倘然有甚说话，以后你却怎样？"少霞道："自然也句句听你。"阿珍道："既然句句听我，方才说的双双台呢？"少霞道：

“今晚就吃可要？”阿珍点点头道：“可要点什么菜？”少霞道：“点他怎的，随便罢了。”阿珍道：“既是这样，待我交代下去。这里的菜是自办的，好等厨房里预先端整，此刻将近七点钟了，不要再晏些儿，小菜场上要长没长，要短没短。”说罢，与少霞携手出房。少霞碰了一夜的和，又讲了一早晨说话，在烟炕上横了下去，精神疲到万分，且又烟瘾发作起来。阿珍觉得，即忙开了盏灯，也睡下去，面对面儿替他烧烟。少霞满怀得意。正是：

莫道好花才入眼，须知冶叶亦移情。

欲知少霞这夜双双台吃过之后，与阿珍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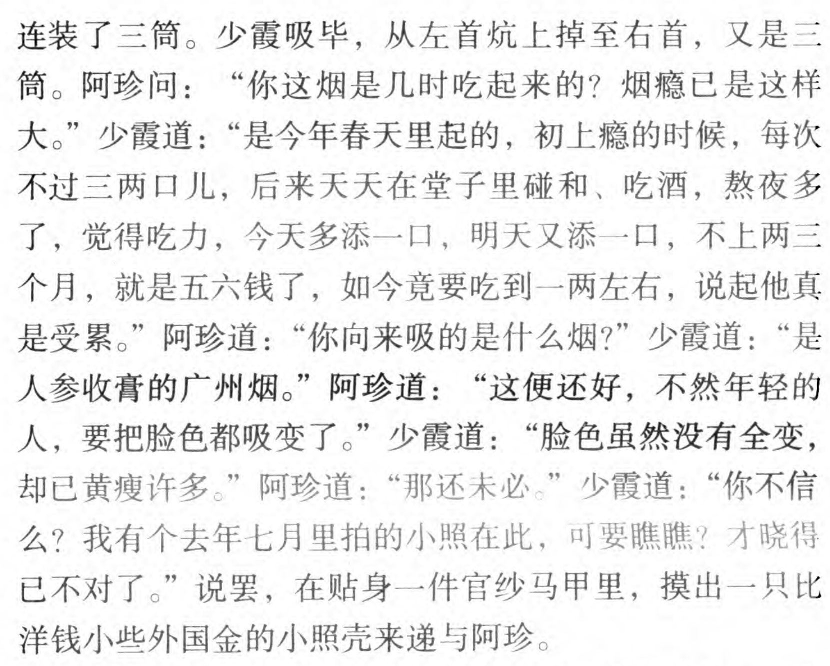
撒娇痴致真楼照相
订盟约福安居谈心

话说屠少霞心爱阿珍，要到他六马路仁寿里小房子内来往，并要他把现姘的客人拆去，答应晚间先吃个双双台，面子上替媚春做个场面，暗里头却是与阿珍吃的定情酒儿。当下少霞住在媚春房中，阿珍伏伺他吃好了烟，直到九点钟方睡。阿珍也不回仁寿里去，就在烟炕上，与媚春两个暂寐片时。好个屠少霞，这一睡直到上灯时候方醒，阿珍叫房里的大小姐，送洗脸水、牙刷、刮舌，与他洗脸漱口。自己在媚春的洋镜内取出梳篦，替他亲手打了一条辫子，又开了一盏烟灯，装了五六筒烟，始问少霞可要吃饭。少霞此时精神抖擞，说："天色已晚，不必吃了，快拿请客票来请客。"一连写了十数张的条子，去请志和、冶之、少牧、逢辰、大拉斯、康伯度、夏时行、经营之、邓子通、温生甫众人，只除潘少安，因晓得经、杜二人与他作对，没有在内。写完了，尚嫌客少，又去请与大拉斯不时作伴的一个假外国人叫白拉斯，一个客栈里从北京新

到上海的旗下人叫格达，一个蒙古人叫乌里阿苏。那格达说是个候补道台，乌里阿苏说是蒙古的武职大员，多是贾逢辰认得的朋友，在台面上最是会闹。格达脾气狠大，乌里阿苏更动不动就要寻事骂人，却见了大拉斯甚是喜欢；白拉斯因不知他的来历，也当做大拉斯一般看待，瞧着他就眉花眼笑。席间，众人叫局，白拉斯叫了个西同芳里的赛银花，格达是迎春坊的卫莺俦。乌里阿苏没有相好，要少霞荐一个与他。少霞见他性气不好，不敢乱荐，后来由贾逢辰代了一个日新里的小清倌人花彩蟾。其余众人，或叫一个，或叫两个，多是天天常叫的颜如玉、花媚香、花艳香、花莲香那一班人，不必细说。

只因摆了两个双台，房间嫌太小了，叫来的局，几乎没有坐处，大家挤坐一堆。冶之与夏时行多说少霞会顽，竟有这么样的热闹，少霞也觉高兴非凡。这席酒自从九点半钟坐起，吃到十一点半钟方散。格达要翻台，到卫莺俦那一边去，拉着少霞同行。少霞因一心一意的为着阿珍，今夜尚要与他说话，推说昨天一夜没睡，身子困乏，要回去了，没有同往。冶之、志和、少牧、营之四个，多因另有别的应酬，也没有去。夏时行、邓子通、温生甫、贾逢辰、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等，却被他硬拉着一同出门。乌里阿苏他二人本来是个至友，自然跟着他跑。

少霞见众人已去，等阿珍指点小大姐、老妈子把台面收拾好了，只因烟瘾又发，唤他快快装烟。阿珍答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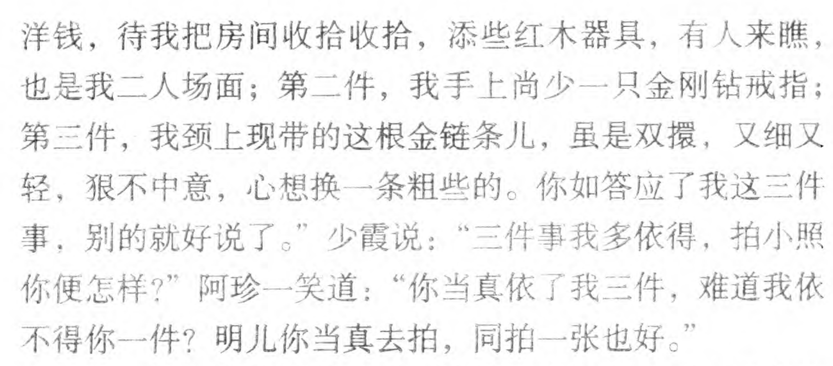


连装了三筒。少霞吸毕，从左首炕上掉至右首，又是三筒。阿珍问：“你这烟是几时吃起来的？烟瘾已是这样大。”少霞道：“是今年春天里起的，初上瘾的时候，每次不过三两口儿，后来天天在堂子里碰和、吃酒，熬夜多了，觉得吃力，今天多添一口，明天又添一口，不上两三个月，就是五六钱了，如今竟要吃到一两左右，说起他真是受累。”阿珍道：“你向来吸的是什么烟？”少霞道：“是人参收膏的广州烟。”阿珍道：“这便还好，不然年轻的人，要把脸色都吸变了。”少霞道：“脸色虽然没有全变，却已黄瘦许多。”阿珍道：“那还未必。”少霞道：“你不信么？我有个去年七月里拍的小照在此，可要瞧瞧？才晓得已不对了。”说罢，在贴身一件官纱马甲里，摸出一只比洋钱小些外国金的小照壳来递与阿珍。

阿珍打开一看，见内藏着两个小照，多只半身：一个正是少霞，春风满面的，那品貌比了现在真觉好看；一个好像先生模样，却不认得。因问：“此人是谁？”少霞道：“这是今年三月里从苏州来的花影香，你不认识么？住在荟芳里花影娇一家，真个是色艺双全，可惜已经死了。”阿珍听罢，道：“既然死了，这小照要他来何用？你是个好端端的活人，怎与死人放在一处？”动手要撕他下来。少霞阻住道：“这小照是撕不得的，撕掉了，没有第二个这样小的照片来镶在里边。”阿珍把小照壳向自己身边一袋，道：“不要镶了，两个照片待我一齐揭了下来，这照

壳子送与我罢。”少霞道：“你要他来何用？”阿珍道：“自然也镶小照。”少霞道：“既是你有这种小的照片，何不送我一张？我就把花影香的揭了下来，好镶你的在内。”阿珍道：“我那里有甚照片好送与你。”少霞道：“没有照片，要这小照壳子怎的？”阿珍道：“现时没有，缓几天不会去拍两张么？”

少霞在烟炕上坐起来道：“明天我与你就拍，可好？”阿珍道：“拍几寸的？”少霞道：“拍张小照壳于里一寸的，再拍张六寸的，最好我与你两个人再合拍一张八寸的，”阿珍道：“一寸也好，六寸也好。两个人合拍的那张八寸照片，我今年十九岁了，从来没与客人一同拍过小照，你休要转这念头。”少霞笑道：“你不肯么？今天早上说的话，倘然成了，往后你的身子，说不定也是我的，怎么拍张小照，反要推三阻四起来？”阿珍佯作不知，道：“早上说的甚话？”少霞道：“你装傻么？叫你把六马路从前的客人撇掉，我一个人来包你开消，借小房子。”阿珍道：“说起这话，我本来还要问你，可当真么？”少霞道：“说了一日一夜，谁与你顽？”阿珍道：“你既然真有这个意儿，我也实对你说：要我把从前的客人撇掉，只要照着你说的意思做去，却也不难。但是我们做大姐的，客人看上了眼，要甚样就是甚样，须知道却没有那种容易。”少霞道：“依你怎讲？有话只管直说，不要初一一句，到了十五再是一句！”阿珍道：“依我的意思，第一件，先要给我二三百块



洋钱，待我把房间收拾收拾，添些红木器具，有人来瞧，也是我二人场面；第二件，我手上尚少一只金刚钻戒指；第三件，我颈上现带的这根金链条儿，虽是双搌，又细又轻，狠不中意，心想换一条粗些的。你如答应了我这三件事，别的就好说了。”少霞说：“三件事我多依得，拍小照你便怎样？”阿珍一笑道：“你当真依了我三件，难道我依不得你一件？明儿你当真去拍，同拍一张也好。”

二人正在说得投机，百花里花笑春那边，因少霞接连两夜未去，打听冶之、志和，晓得今夜在媚春房中吃酒，差了两个娘姨，假做看别的客人，闯进房来。阿珍眼快瞧见，慌把门帘一落，抢步出房，问他们来瞧那个。两个娘姨指东话西，一个说瞧姓张的三少可来叫局，一个说问姓李的四少可曾动身。阿珍早知来意，敷衍了几句话，只说：“房间里有个客人，吃醉了酒睡着。此人性气不好，你们不要进去，若是闹醒了他，恐他要发酒风。”两个娘姨坐了一回，没奈何，只得回去。

阿珍回房，说与少霞得知，又说：“笑春好不懂规矩，怎么看客人看到这里边生意上来？不知那两个骚货看见了你，却要把你甚样？不是我多一句嘴，以后这种没有理性的地方，你要少去。”少霞道：“因我两天没有去了，所以来寻。往后与你当真借了房子，那边就不去也罢。”阿珍点点头儿，问少霞：“可还再要吸烟？”少霞说：“不消了。”阿珍收拾烟具，因见天已不早，少霞决不去了，伏

伺他宽衣睡觉。自己仍与媚春睡在炕上。

到了明日起身，少霞因要去拍照，故此也是饭前起来。吃过了饭，问："包车夫来了没有?"包车夫进房回说："早已来了。"少霞叫他不必把车子拉来，可到公和马房阿宝那里，去叫一部橡皮轮轿子马车来，就要出去。车夫答应自去。阿珍问："马车坐一个人，还是两个，到那一家去拍照?"少霞道："你我两个同坐，到大马路宝记去拍。"阿珍道："白天里两个人一车，有人瞧见，像甚样儿?"少霞道："轿车有遮风的，你把遮风遮了，怕甚有人瞧你?"阿珍尚待不允，说要与媚春同坐，叫少霞自己仍坐包车，少霞附耳答道："媚春他何必同去？我与你拍过了照，顺便到杨庆和去换金练条，亨达利兑金刚钻戒指。若是媚春去了，岂非有许多不便?"阿珍方始首肯。少停，车夫来说马车来了。

二人出门上车，真个把四面的遮风遮下，路上走过的人，一些影也瞧不出来。两个人坐在车中，有说有笑，将要转湾到大马路去，阿珍说："宝记的照片，果然拍得甚好。我听得人说，致真楼有好几套古装衣服，拍下来狠是好看，前天见有个姊妹们拍了一张天女散花图，真是异样出色。今天我想拍一张《白水滩》中的十一郎，或是《八蜡庙》中的王天霸，我们可要到致真楼去，不知你意下若何?"少霞笑道："你喜欢扮十一郎、王天霸么？这多是戏班里头等武脚色起的，看你不出，倒是个头等武功。"阿

珍伴怒道："人家好好与你讲话，你偏指东话西，到底你心上到那一家去？"少霞道："致真楼去也好。"遂分付马夫到致真楼。

上得楼去，因照相间里先有个公馆里来的一男一女，在那里拍照，必须略等一等。由帐房里应酬客人的伙计，领至隔壁一间客位内坐下，问二人要拍几寸照片，还是时装、还是古装。阿珍道："时装也要，古装也要。你们拿张仿单，再取几本裱好的样照来，我们拣罢。"那个伙计连连答应，遂到帐桌上去取了一张仿单，又随手拿了三本样照，把样照交与阿珍，仿单交与少霞。少霞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四寸起码三张洋一元，多印每张洋三角，西装半身四张起码，每半打洋一元八角，一打洋三元，取回相底洋五角。六寸半头一张洋一元，多印每张洋四角，半身加洋五角，每半打洋二元半，一打洋五元，取回相底洋一元。八寸半头一张洋二元，多印每张洋五角，半身加洋一元，每半打洋四元，一打七元，取回相底二元。十二寸头一张洋三元半，多印每张洋一元，半身加洋二元，每半打洋七元半，一打洋十四元，取回相底洋三元。着色人多面议，补服古装加半。

次看那着色仿单是：

四寸每张洋一角五分，多一人加五分，古装大衣加一角。六寸每张洋二角五分，多一人加五分，古装大衣加一

角。八寸洋四角，多一人加一角，古装大衣加二角。尺二寸每张洋六角，多一人加二角，古装大衣加三角。

又看那放大价目是：

十八寸每张洋七元，二十四寸每张洋十元，三十寸每张洋十五元，四十寸每张洋二十元，五十寸每张洋三十元，六十寸每张洋三十五元，七十寸每张洋四十元，八十寸每张洋五十元。配架着色另议。

少霞看毕，折小了揣在怀中，去看阿珍手中的样照，见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凡是有名的妓女，没一个不在其内，也有是时装的，也有是古装的，也有是西装、广装的，也有是扮戏的。那扮戏的，要算谢湘娥扮的王天霸、范彩霞扮的十一郎这两张，最是儿女英雄，异常出色。二人看了一回，阿珍说："拍两张时装的八寸半片，两张扮十一郎、两张扮王天霸、两张西装半身的六寸半片，另外再拍两个最小的头子，镶在小照壳子里边。"又与少霞合拍了两张八寸半片。少霞因见样照上，有一个人坐了东洋车拍的，那神气很是好瞧，遂也照样拍了两张六寸半的。计议已定，先前拍照的一男一女，早已拍好去了。两人遂走到拍照间中，阿珍如法装扮起来，一张一张的拍毕，次与少霞一同拍了一张坐花醉月图，少霞又拍了张坐东洋车的。算一算，连着色、配架，一共是二十块零九角洋钱。先付了十块洋钱钞票，约定一礼拜来取，双双下楼而去。

少霞本来尚要阿珍拍一张在手帕上边，再拍一张放大三十寸或是四五十寸的。阿珍说："手帕、磁器、团扇、摺扇、牙片上的，多曾在张家花园光绘楼与西尚仁里二惟楼内拍过，还有一方手帕在家，回去取来你看，倘是中意，送你也好。放大的在耀华照过一张四十寸片，丽华、丽芳各照过一张三十寸片，全身半身多有，现在多在家中，将来尽好悬挂，不必拍了。"少霞道："你的小照好多，昨天怎说没有？"阿珍道："小照果然不少，可惜这几张大的不能送人，小的除了手帕上边，真没有了，不是骗你。那手帕上这一张照，我本来也不愿意送给人家，除了你，别人休想。"少霞道："手帕上拍的，可能下水洗擦？"阿珍道："听说下水不致退色，洗却没有洗过。"

两人在车中谈论，马车已到亨达利停车。阿珍与少霞进去，拣了一只金刚钻戒指，足足二百七十两价银，比了少牧春间兑与巫楚云的，更是晶光夺目。阿珍满心欢喜，看少霞付过银票。又上车到杨庆和去，兑了一条金练，共重一两八钱有零，四十二换兑价照算，应洋一百多元。本说把颈里头现在带着的细练换的，后来阿珍说："带在颈上，羞答答的，怎好除将下来？"少霞闻言，意欲付些定洋，明天来取，阿珍却又不允。少霞明知道他不肯换了，笑一笑，照数把银子付清，取了练条，坐车回院。

不知不觉，天已夜了，阿珍留少霞吃了夜饭。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喊少霞的包车夫进房，与他说明仁寿里的门

径，自己叫了部东洋车领着，一同到小房子去。这一夜，少霞方才如了他的心愿，只虑的是阿珍那一个包客，尚还没有撇掉，未免有些吊胆提心。

到了明日，少霞就开口催他。阿珍见少霞用钱撒漫，那包客早晚终是一个“断”字。何况断去了他，少霞那边尚有办外国器具的三百洋钱好拿，还是亲口答应着的，只要客人那一日起不来，他便拿出钱来。故此当日吃过午饭，邀这客人到海天览胜楼去吃茶。这客人姓史，别号五桂，苏州人氏。从前是做过洋行里跑楼的，有几个钱，多花消在堂子里头，最喜欢的是借小房子。弄到后来一无结果，如今已差不多两手空空的了。

阿珍约他到了览胜楼上。照着少霞叫他说的说话，一五一十说知。史五桂明知他变了心思，半晌答不出话来，怎禁得阿珍舌剑唇枪，逼着他一定要逐件应允。史五桂自己估量自己，那里有这力量，又要每月加钱，又要马上拿钱出去添办首饰器具，呆了片时，叹一口气，只得开口回绝。阿珍听了，翻起脸来，说：“人家舍着身子姘了个人，为些什么？像你这样那又不肯，这又不肯，亏你讲得出来！你有脸面不时到我那边来，我却要长没长，要短没短，惶恐与你相交一场，想起来没甚脸面！”一句紧似一句的，说得史五桂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直到他吐了口风说：“姘头比不得花烛，你心上有了别人，不要向我作难。以后尽可你过你的好日，我走我的路儿。”阿珍又

吃住了这一句话，问他："此话可真?"五桂因在激气时候，缩不回来，硬着头皮回说："好人家的说话，自然讲一是一，谁像你有口无心!"阿珍道："怎的我有口无心?"五桂道："你还记得与我初要好的时候么?你是怎样说的?"阿珍道："也没有别的说话，不过说我再做了一两节的生意，嫁你罢了。如今你也自己想想，倘然真嫁了你，这门户怎么能够开消?难道叫我跟你受罪!老实说，父母作主的婚姻，自然无可如何；自己作主的，少不得要睁着眼睛，嫁个好些儿的。"五桂听了这话，更气得说不出来，暗想："若与他再讲下去，真是受不得了。"没奈何，冷笑数声，立起身，给过茶钱，下楼便去。阿珍一见，跟了下来，逼着问道："到底你以后来是不来?必须与我一个了断!"五桂道："若大的上海地面，难道没有旁的所在好走，一定要你那边来?"说完，头也不回，怒匆匆向人丛里一跑，不知去向。

阿珍见他斩钉截铁的走了，心中暗暗欢喜。回至仁寿里，去与少霞把情节说知，要向他拿三百块洋钱，去买外国床、外国衣橱、外国睡椅各样器具。少霞回说："身旁没有，晚上取来。"阿珍问他："到那里去取?"少霞说："后马路钱庄上边。"阿珍道："既然是后马路，我此刻要到福安居去看个客人，停刻你取了钱，可到福安居来，我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少霞道："福安居吃茶的人很多，你有甚么说话，晚上再说可好?"阿珍道："我叫你到

福安居去，你不听么？”少霞道：“听你怎样？”阿珍道：“听我你只管来，自然有个道理在内。”少霞因爱极阿珍，不顾众人属目的地方，满口答应取了钱一定就来，阿珍才欢欢喜喜的携手出门。

少霞坐了包车，阿珍叫东洋车，分道而去。那消一刻钟时，少霞果然到后马路兴仁里内钱庄上，去取了三百块洋钱钞票，来到福安。见阿珍已同着一个二十多岁年纪的客人，在靠窗口一张茶桌上讲话。少霞不便招呼，暗暗打个照会，拣了北面壁角里一张桌子，泡了碗茶，耐心等着。直到这客人去了，阿珍方才过来。少霞问：“这客人是谁？看他做甚？”阿珍道：“此人姓白，是媚春在天乐窝书场上做的客人，吃了三台酒，叫了十几个局，好几天没有见面。如今八月半将要到了，晓得他每日里在此吃茶，故特地来看看他。”少霞道：“原来如此。我却认做你与他有甚牵丝。”阿珍将脸一沉道：“有了牵丝，我不约你到这里来了。我要对你说的，正是为这一节。我看你的醋心很重，比不得别的客人。你却要心上明白，我为你已把姓史的拆了，须知道我并不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以后你千万不要多疑，说我心上边还有别人。不过现在吃的是堂子饭儿，那些来往的客人们，不能不与他周旋周旋，你却不能管我，且待做过了节，我们再作区处。你道是也不是？”

少霞道：“你的话我明白了，但是做过了节，你能够不做这生意么？”阿珍道：“不做生意怎讲？”少霞道：“不

做生意，那班客人就没有了。”阿珍笑道：“说来说去，你的话总是酸溜溜的。好得我这碗饭吃得本有些不耐烦了，才与姓史的借小房子，如今又换了你，且等过节再说。不过我还有两句极要紧的说话，要叮嘱你。这话不便在生意上说，也不便在家里头说，故约着你到这里来。”少霞道：“是什么话？”阿珍道：“第一，从今以后不许你在外边过夜，就是媚春那边，也不许乱借干铺；第二，我家里的那个姊姊，倘我不在家中，你不许与他多言多语，晓得了我一定不依。”少霞闻言，诧异道：“媚春是小先生，借借干铺有甚要紧？你的姊姊，是自家人，怎么不许我与他说话？”阿珍道：“媚春果然是小先生，他还有个阿姨，年纪二十多岁，名字叫做翠凤，住在生意上边，现在往苏州去了，故而你还没有见过，不日却就要回来。此人与我不甚合机，因叫你不要在那边过夜。姊姊因他性气不好，动不动要与我吵嘴，故劝你不要与他说话。”少霞点头道：“既然有这许多讲究，我多听你的话，媚春那边决定不住，你姊姊决不与他兜搭，这又何难？”阿珍道：“这两句话，你能应得心么？”少霞道：“怎么应不得心？”阿珍尚要往下讲去，楼梯上忽来了一男一女，男的向阿珍搭讪，女的来寻少霞，二人彼此脸上一红。正是：

得意乍看谐好事，惊心应恐泄香盟。

不知来的那一男一女是谁，二人为甚脸红，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巫岫云蜜语甜言
花媚香打情骂俏

话说阿珍与屠少霞在福安居谈心，正说得律律有味，楼下忽然上来了一男一女。男的原来是潘少安，他自从少霞做了媚春，在席面上遇见阿珍，暗诧好瓣治叶，即便看上了眼，打听他小房子住在什么地方。阿珍也见他品貌既好，年纪又轻，虽然不是自己做的客人，乐得与他兜搭兜搭，说不定竟会上钩。这种人就是他不肯花钱，也是愿意，因此背地里告诉过他。少安记在心上，几次要想到仁寿里去，争奈白天里阿珍不在家中。到了晚上，不是被如玉留住，便是楚云、素娟差娘姨、大姐四处找寻，只要被他们寻见，休想脱身，故还没有去过。这日无意中上得茶楼，巧巧遇见，奈有少霞在旁，他略略招呼过了，与阿珍丢个眼风，要叫他到外面洋台上去。阿珍恐被少霞瞧见，不由不脸上一红。

那女的却是百花里跟花笑春的阿香，近几日因少霞绝迹不去，晓得做了媚春，明明为着阿珍。自从那一晚，曾

与粗做娘姨闯过一次，要到房间里去找寻，又被阿珍推说有个吃醉客人在内，酒性不好，拦住他们，没有进去。此后也没见过影儿，心中很是不快。那日因另有几户客人，也好几日没有去了，内中有两个每天在福安吃茶的人，笑春因中秋将近，分付他们特地来寻，巧巧在路上撞见少安，故而一同上楼。看见少霞同阿珍坐在壁角里一张桌子边讲话，阿香大喜，三脚两步跑至桌边，喊声："屠大少爷！怎的你在这里？我家先生有一句话要来问你，这几天我寻得苦了！你且附耳上来。"口说着话，因与阿珍一向尚还要好，将头对他略点一点，然后身子一弯，把口附在少霞的耳上，数说他不该去做媚春，将笑春撇在九霄云外，这几天一次不来。少霞见阿香如此举动，深怕阿珍在旁着恼。谁知阿珍趁着阿香在那里与少霞讲话，乐得做个大方样儿，跑了开去，与少安叙谈。此时少霞不但不疑心阿珍被少安一个眼风喂去，反暗赞他真能体贴人情，遂一心一意的与阿香讲了好一回话，无非是做了媚春，并不忘掉笑春，缓天自然要来的意思。阿香听罢，说："今天难得寻见，且与我一同前去。"少霞不肯，嬲了半天，阿香也一定不依，弄得少霞无可脱身。

说也凑巧。恰好郑志和、游冶之在楼下经过，瞧见阿珍伏在洋台边栏杆上，与一个客人丢眉耍眼的讲话。这客人身子偏着，望上去好似少安，却又看不清楚。志和已走过了，冶之定要看个明白，把他追将回来。大家跑上楼

去，先被少霞看见，好如得了救星一般，喊声："郑志翁、游冶翁！你们从哪里来？可要这里泡茶？"志和、冶之见是少霞，且不到洋台上去，走至桌边招呼过了，问少霞："怎么今天吃起茶来？真是难得。"旁边阿香道："二位大少爷，你晓他是一个人在此，还是有甚别人？"冶之道："莫非是阿珍同来？"阿香道："你怎的知道？"志和道："我们因见阿珍在洋台上与人讲话，才上来的。"少霞道："你们休要去听阿香的话。我今天因有些小事，在这里约一个人讲话，独自来的。阿珍他来寻个客人，那客人没有寻到，看见了我，故在这里略坐，何曾与他同来？"阿香道："同来也好，不同来也没甚打紧。闲话少说，快与郑大少爷、游大少爷到先生那边去坐坐。"少霞道："我并没有说不去，不过此刻真是约着个人，没有工夫。"阿香道："你到底真约那一个人？说与我听，我才信你不是假的。不然，随你怎样，今天定要同去。"少霞被他问到极处，只得随口答道："约的人你也认得，是贾逢辰贾大少爷，如今你可不要嬲了。"阿香道："贾大少爷，即刻我见他同了一个朋友，在万华楼。真是一片谎话，谁来信你！"少霞假意问道："你真看见他在万华楼么？怎么我约他在这里等的，他反跑到那一边去！你可还寻得到他？最好就央你带个信去，叫他快快就来，我在此等得久了。"阿香道："谁耐烦替你寄信，他此刻不来，谅是不来的了。有甚说话，明天讲罢，我们快些下去，天要夜了。"少霞仍是执

意不肯。

志和看他这种情景，猜到他三分心事，因帮着撒句谎道："阿香，你休得如此，屠大少爷当真约贾大少爷在此讲一句话，这是我们昨天在台面上亲听见他说的。"阿香道："昨天你们有台面么？在那一家？怎么我们的局也不叫？"冶之随口答道："就在贾大少爷做的花小兰家，屠大少爷叫了媚春，我们当时要他叫你家的先生，奈他不肯，这是他的没良心处。"阿香将嘴一抿，道："本来大少爷有了良心，那就好了！"四个人你言我语，嬲有半句多钟。

少安与阿珍在洋台上讲了无数说话，阿珍站得有些脚酸，心上边懊恼起来，说："世上那有这种不识趣的呆人，人家不肯同着他去，他偏要勉强人家，这还像甚样儿！"少安道："听你之言，莫非是要阿香走么？"阿珍道："他再不走，我这两只脚要站麻木了。"少安微笑道："真要他走，这又何难？你且瞧着，待我去打发于他。"说罢，移步进内，向阿香含讥带讽的道："阿香，我要问你句话，你如今可还住在花笑春家？"阿香道："怎的不住？问他则甚？"少安道："我疑心你不在那边，到野鸡堂子里去了，不然怎么在茶馆里头拉人！"阿香始知他有心调侃，脸上发赤，道："潘大少，你不要这样骂人，这叫做出于无奈，"少安见他有些发极，伸手扯住了他的右手道："你莫发极，跟我到那一边去，我与你说。"阿香本在无可下场，就趁这个机会，当真跟了少安走到西首洋台边去。少安附

耳说道："你苦苦逼着少霞做甚？他今天明明是同阿珍约在此地，讲甚心腹说话，如何拉得他动？我看你还是去罢！这个人交代与我，三天内包你一准陪来，岂不甚好？"阿香道："三天果然陪得到他，譬如今日没有见面，有甚不可？我只要回去时，先生不抱怨着我，说我无用，连个客人多请他不来，那就好了。难道我真个要拉着他走？脚是生在他身上的，硬拉本也无用。"少安道："这句话你明白了，既然他的脚生在他的身上，你的脚自然也生在你的身上，不是我要催你，还是快些走罢。不要被报馆里有人看见，明天登在报上，说花笑春家的阿香，在福安居楼上拉客。那时你家先生晓得倒了他的名气，只怕真要怨你。"阿香听少安讲得不差，回说："既是这样，我竟听你的话，要回去了。屠大少爷这人，却要拜托着你，缓天陪着他来，不可失信。"少安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你且去罢。"阿香无精打采的别过少安，回身进内，尚想与少霞说几句话，岂知先已走了。只有冶之、志和还在，动问二人，说与阿珍一同去的。阿香冷笑一笑，向二人点点头儿，说声："停回请你们到先生那一边来。"下楼自去。

冶之、志和见阿香走了，少霞、阿珍料定他们决不再来，志和走到洋台边去招呼少安，要想同行。忽见跟西荟芳巫岫云的大姐阿翠金，跑上楼来，瞧见冶之，一把拖住，说，"走得好巧！我有桩事与你相商。"志和道，"有甚事情？你且说来。"阿翠金道："不瞒你说，我家先生，

今天乃是二十岁的生日，叫了一班宣卷的人，在院子里宣卷。另外又是一班清音，很是热闹。若照这样场面，必须多几台酒，脸上方才有些光辉。却偏有不巧的事情，熊聘飞熊大少爷，他隔夜点了一个双台，今天忽然有些身子不快，来改期了，菜已备了下去，弄得个没人来吃，故此特到福安居来寻户客人，与他商量。我想你也曾叫过我家先生七八个局，酒却没有请过，不知今天可肯给个脸儿？”原来志和新近做了岫云，乃是楚云在台面上做的媒人，不过走得还没有很热。当下听阿翠金叫他吃酒，他是个好胜情性，怎肯回绝人家，答称：“一个双台，吃也不妨，但不知你们的房间几时空闲？”阿翠金踌躇道：“正房间今天是掉不转了，客堂房间可以随到随坐。”志和道：“今天一共是几台酒？”阿翠金屈指一算道：“一共是十七台。”志和道：“十七台去了熊大少爷两台，也有十五台了，一样吃酒，何不明天也好？”阿翠金笑道：“明天吃虽是一样，不过今天见得场面些儿。好大少爷，你替我家先生争争脸罢！况且说不定走一个巧，让得出正房间来。”

志和听他说得恳切，与冶之商量怎样。冶之道：“你既然答应了他，今天、明天总是一样。何不就去。”阿翠金道：“多谢你替我家先生帮忙。”志和笑道：“游大少相帮是不做的，怎肯帮你先生的忙！”阿翠金也笑道：“郑大少爷，你要捉别字了，我们总是这样说的。”冶之道：“休得取笑，天已不早，我的腹中有些饥了，到底几时去吃，

说定了，免得游移不决的，叫人难过。”志和道：“你说马上就去，我还有甚游移？既是你肚中饿了，我们竟然就走可好？”冶之道：“潘少安现在外面，可要邀他同去？”志和道：“邀了他，不能再邀营之、少牧，岂不扫兴？”冶之道：“只因二人与少安不睦，我们有好几时不与少安同台面了。他最是个鉴貌辨色的人，今天看见阿翠金上来，明天打听出岫云生日，晓得我们吃酒，当着面不去请他，岂不见怪？我想与营之、少牧聚首的日子很多，今天不要请他二人，就请了少安去罢。”志和道：“如此也好。”遂差阿翠金到洋台上去请少安进来，说明请他前去吃酒，少安满口应允。志和分付阿翠金先走。自己因方才听得阿香说起贾逢辰在万华楼吃茶，要想请他，故与冶之、少安一同出了福安，向东而行。

走得不多几步，恰好逢辰从万华楼出来，要到西尚仁去，在路上遇见。志和大喜，把岫云生日、今晚吃酒的话告知。叫他西尚仁不要去了，四个人一同到西荟芳里。进得院门，只见有一大群客人，从房里头散席出来。内有邓子通、温生甫二人，志和慌忙叫住，邀他们重新进去。恰好正房间刚刚空着，阿翠金请众人进房坐下，说志和来得好巧，应了福安居的那一句话，正是难得。志和问：“客堂房间可有台面？”阿翠金道：“怎么没有？连楼下边还借了两个房间。”志和点点头儿，写起请客票来，一张去请少霞，一张请大拉斯、康伯度，一张请夏时行，再写一张



请白拉斯，一张请旗人格达，一张请蒙古人乌里阿苏，交代相帮速去。

少项，大拉斯与康伯度先到，已吃得醉醺醺的，乃在惠秀里翻台过来。乌里阿苏、格达两个，是坐了马车来的。跟进来三个长随，一个拿着一口青布袋儿，袋内是两支烟枪；两个拿着两支水烟袋。二人进房坐下，长随过来装烟的装烟，开灯的开灯，真是官气直冲。格达更嫌长道短的，丑态百出。志和虽是喜欢朋友的人，见了这种人，却也有些头疼，暗悔今朝不应请他二人。与志和讲不到几句说话，睡下炕去，吃了好几口烟，还没过瘾。带来的烟已没有了，格达大骂长随不会办事，出来的时候，烟匣里怎的不仔细瞧瞧。长随回了一句："出来的时候瞧过，只因今天在外边耽搁多了，才不够的。"乌里阿苏怪他挺撞，拿起烟枪要打。幸亏阿翠金眼快，一手抢住，说："格大人、乌大人，莫要生气，我们这里有烟。"格达把眼珠一瞪，道："这里的烟，我们怎吃？"回头又对那长随道："还不与我滚回栈去，快快拿来！"那长随涨红了脸，放下烟枪、烟杆，出房而去。志和等见了，一个个心上边不以为然。只有贾逢辰见这装烟的长随去了，走至炕边，说："二位要烟，我带得广恒信的菊字老膏在此，可要试他一试？"二人说："我等多不会装。"逢辰道："待我来装。大凡吸烟的人，最怕是瘾还没过，没有了烟，从心里头暴躁出来。不瞒二位说，兄弟也是个亲历其境的人，莫怪二位

着恼。”二人见逢辰说话殷勤，又亲自动手烧烟，说了一声“对不住你。”各人吃了一筒，多说：“这烟果然还好。”逢辰尚要装第二筒，志和过来催众人坐席，格达在炕榻上坐了起来，乌里阿苏也不吸了。

大家入席坐下，志和写好局票，交与阿翠金发出去叫局。逢辰问：“可还有甚别的客人？”志和道：“还有少霞与夏时行，不知为甚不来。”道言未了，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向众人一一招呼。众人定睛看时，原来是夏时行。这日天气很凉，大家多穿罗纺春纱，也有已穿铁线纱马褂马甲的，时行却尚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芙蓉纱接衫，内衬青生丝短衫，下身白生丝裤。志和深怪外面相帮的，有客人进来，怎么喊也不喊一声。谁知那些相帮的人，见他身上衣衫穿得不甚像样，只认做又是乌、格两人带来的长随，故而没有喊得。可见世上的人，正是只重衣衫。贾逢辰见了时行这般衣服，估量他中秋将到，必定有些不妙，只与他点了点头，冷冷的不狠亲热。志和见他来了，分付值台面的娘姨，添了一副杯筷，又补了一张花莲香的局票。只听得相帮的喊声：“翠金姐，客人进来！”乃是少霞到了，众人招呼坐下。志和问少霞：“叫谁的局？”少霞说：“是媚春。”志和写好，交代与莲香一同去叫。

冶之因见少霞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字条，问：“是甚么东西？”少霞道：“是张福利公司的外国傢生发票。”冶之取来一看，见买的乃是四泼玲跑托姆沙发一张，又沙发

一张，叠来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华头鲁勃一只，开痕西铁欠挨两只，六根搿拉司一面，华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脱勃一只，欠爱六把，梯怕哀两对，及特来酸等一切器具，共计洋发爱夫亨特来特圈的雪克斯大拉斯爱痕特福的反夫生斯。冶之看了，除结末一句，约略认得出是五百二十六元四角五分洋钱，其余那些名目，一点不懂。因问台面上那一个瞧得出来，到底买的是些什么东西。康伯度接来一看，道："四泼玲跑托姆沙发，是张弹弓交子铁床。沙发是张睡榻。叠来新退勃而，乃是妆台。狄玲退勃而是大餐台，华头鲁勃是衣橱。开痕西铁欠挨，乃藤坐椅。六根搿拉司，是着衣镜。华庶司退痕特是面汤台，辨新脱勃是浴盆，欠爱乃是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来酸是大菜台上的碗碟东西。少翁办这许多外国傢生，可是送与笑春，还是媚春？"冶之道："一个不是，这东西必定是替阿珍办的。"伯度道："何以见得？"冶之道："他们二人，近来火一般热，怎么不替他办些家伙？"回头问少霞是与不是，少霞笑而不言。少安瞧了少霞一眼，道："阿珍这人果然不错，少翁花几个钱也还值得。"旁边格达与乌里阿苏听见，问少安："那一个叫阿珍？"少安道："还没有来。"二人问："可是大姐？'少安道是。二人道："一个大姐，有甚可取？"少安道："那个大姐，不比别人，差不多的先生，怎能够及得他来？"

二人闻言，半疑半信。稍停，叫的局一个个渐渐来

了。叶媚春是第三个到，格达看了阿珍，暗思："生得果然娇艳！"乌里阿苏也看上了眼，两个人多目不转睛的钉住着他。阿珍把两人瞧了一下，低问少霞："是谁?"少霞附耳与他说知。阿珍微微一笑，直把二人的魂多勾了去，觉得自己叫来的卫莺俦与花彩蟾多不如他。忽又惹动了他的气恼，在台面上发起性来，一个说莺俦唱得不好，一个说彩蟾来得慢了，拿甚么腔。莺俦逆来顺受，任凭格达甚样的说，只顾笑眯眯的，有气呕在肚里。花彩蟾年轻性躁，听得说他来迟，见台面上尚有花小桃、金粟香、花小兰、花媚香许多人尚没有来，不免略辩几句。乌里阿苏道是冲撞了他，大发雷霆，把彩蟾一个巴掌，绝嫩的粉腮上边，起了五条指印。彩蟾不提防他下此辣手，不由不号啕痛哭，顿时席面上沸反起来。志和等急忙相劝，怎奈此人性格愈劝愈是不好，更有格达在旁帮助着他混闹，那里能一时间息下火去。弄得主人家没了主意，跟彩蟾的小大姐小宝只有十二三岁，看见了，吓得躲在一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翠金见势头不好，恐他闹出事来，急到外房报知岫云，叫他来劝，他最能言舌辩些儿。好个岫云，不慌不忙，走进房中。先把彩蟾劝至烟炕边去坐下，叫阿翠金取方白丝巾来，替他拭泪。自己又走到乌里阿苏身边，假意问道："乌大人，为甚事情这般动怒?"乌里阿苏把彩蟾不应出言挺撞的话，述了一遍。岫云听罢，道："原来真是

彩蟾不好，怪不得大人动怒。但念他年纪尚轻，大人抬抬贵手，饶他这么一遭。况且这件事，我也有点儿不到在内。”乌里阿苏道：“干你甚事？”岫云道：“不是这样说的。今天郑大少在此请客，论理我应该在台面上招呼各样事儿。只因多了几台的酒，分不开身，才闹出这种气来。岂不是我的过处？如今这么样罢，大大瞧在我的分上，我替彩蟾妹子陪一个礼，过去了罢。”乌里阿苏初尚不依，后被岫云咬着耳朵，说了无数恳情话儿，又千大人、万大人的央格达帮着劝他。果然俗语讲得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乌里阿苏与格达两个这么大的脾气，竟被他蜜语甜言，弄到个发恶不出。又瞧大拉斯坐在一旁，口多不开，好像也怪着二人太煞风景。乌里阿苏始对岫云说道：“既是你苦苦相劝，又是格大人的面上，我就给你个脸。叫彩蟾再来坐一刻儿，待我问他，下次可还再敢放肆？”

岫云连连称是，又说：“待我去叫他过来。”抬身走至炕边，要叫彩蟾过去。岂知彩蟾也甚执性，决计不肯。岫云又附在他的耳上道：“我们做妓女的，乃是前世的事，吃了这百差饭儿，那有一点是处？千瞧万瞧，只瞧在银钱上边。如今节要到了，怎能够得罪人家？倘然拿了这个差处，竟把节帐漂了，不是我有心说你，我闻听你还是个讨人身体，岂不大是受累？你须听我的话，耐着性儿，再过去略坐一坐。他如再要难为着你，那时自有众人不依。且待过了中秋，等他把局账算了，这种客人，不要做他。况

且照着他这样的性气，将来总有一天打房间、闯大祸的日子。不过你犯不着与他作对，须要再思再想。”彩蟾听了这一席话，当真说得句句有理，叹一口气，回说：“拼着我再被他打了几下，听你的话，过去就是。”岫云大喜，起右手牵了彩蟾的左手，一同走到席上，带笑对乌里阿苏说：“我替你送个相好来了，你们要要好好的，莫再吵嘴。”众人见他排解有方，齐齐的喝一声彩。乌里阿苏此时再也翻不起甚脸来，任凭岫云陪着彩蟾在旁坐下，也不问他怎么话儿。

约略坐有二三分钟，岫云与彩蟾递个眼色，叫小宝过来装过水烟，说声：“大人与各位，停刻请一同过来。”起身出去。卫莺俦坐在格达身旁，本来捏着把汗，看见彩蟾已去，也叫娘姨装烟，巴不得早走一刻好一刻儿。谁料贾逢辰因乌里阿苏叫花彩蟾是他做的媒人，乌里阿苏发脾气的时候，逢辰不敢劝他。今见被岫云劝开，彩蟾已去，想拍格达与阿苏的马屁，说：“到底格大人的眼睛很好，叫来的相好，何等巴结。乌大人今天不曾与彩蟾十二分为难，谅来还是兄弟的分上，当面谢过。但我保举不力，该当何罪？”乌里阿苏道：“应罚你吃个双台。”逢辰道：“该罚该罚。不过格大人做了这样好的先生，也该补补他们的情。”格达道：“他如坐到散了台面，我们何妨翻过去吃一台酒。”逢辰道：“狠好，狠好。”回头对莺俦说：“你且莫走，格大人还要照应你哩。”莺俦听了，暗想：“这种人要

他照应甚的!”面子上却说不过去，只得眉花眼笑的说：“我们此刻没有转局，本来不去。格大人有心照应，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就是有甚转局，我也不敢就去。”格达听得这几句话，面孔上方才有了些些笑容。众人多暗赞莺俦的应酬工夫，真是第

志和因闹了半天，见叫来的局，只剩莺俦一个，其余多已走了。自己叫的花媚香还没有来，接连叫相帮去催。直至席面上正菜上完，媚香方到。志和正要发话，媚香晓得来得迟了，先开口向志和说道：“你今天好呀，怎么叫我个二排局儿?”志和被他兜头一朦，忙分辨道：“谁说二排?”媚香道：“鸭子多已上了，旁人叫来的局多已散去，怎说还不是二排?你骗那个!我且问你，头排叫的是谁?”志和道：“那一个叫甚头排?”媚香不依，道：“你不说么?我叫你个不打自招!”说完，起三个指头，用力在志和臂膊上边摘了一下，摘得志和又酸又痛，连呼“阿唷”，叫他快快放手。媚香道：“要我放手不难，你把头排局叫了那个与我说明，自然饶你。不然休想!”志和发极道：“畜生叫过头排，你放手罢。”媚香始笑了一笑，将手一松道：“你既认做畜生，我就放你。”志和撩衣在灯下一看，已被他摘得紫一块、红一块的，抱怨不该这样的顽。冶之等却偏笑个不住。

志和瞧了一回，放下衣服，低问媚香为甚来得甚慢，又把乌里阿苏因花彩蟾到得迟了，在台面上大闹的话，说

了一遍。媚香不听犹可，听了之时，认做志和有意借着彩蟾说他，索性要给他一个金钟罩儿，使他发不出甚恶来。因把双眉假意一竖，举手一连在志和的头上打了十七八下，振得手腕上带的金钏铮铮作响，口中更佯骂道："阿和！你这个人，我难得有一次迟了些些，你就指东画西的来说我！乌大人打了彩蟾，与我没甚相干，要你来告诉我听！"只打得志和躲避不迭，骂得志和回答不来，两手捧着个头，口中只说："不要这样，我还有句话讲。"众人看了这种光景，又忍不住大笑起来。正是：

莫言狎客多生气，也有倌人善放刁。

要知媚香打骂志和怎样散场，志和有甚话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点戏一百出
杀水气摆酒十六台

话说花媚香因志和在巫岫云席面上吃酒叫局，到得迟了，恐怕志和发作，预先使个性儿，把他罩住。听志和讲起乌里阿苏打骂花彩蟾的事情，说他不应该指桑骂槐，假意发怒，举手把志和头上乱摘乱打。志和躲避不迭，口中大嚷："休得如此！我有话讲。"媚香始停了手，已是喘嘘嘘的，闹出一身汗来。台面上的客人，看了这种光景，没一个不笑得眼睛没缝。志和见媚香住手，摸了摸头，向媚香看了几眼，要想发几句话。媚香先抢口道："你瞧我则甚？敢是恨我坐在这里！我马上就去也好。"说毕，又扑嗤的向志和一笑，将身一侧，把口凑到志和耳边道："我老实对你讲一句话，你今天在这里吃酒，叫我的局，我不与岫云吃醋也就够了，怎么反怪我到得迟慢，生起气来？如今闲话休题，散了台面，快些到我那边去。倘是今夜住在这里，那可我一定不依！"志和本来也是个能说能行的人，不知怎样，今天见了媚香，被他笼络住了，听了他这

几句说话，暗想："媚香平日待自己不错，为甚今夜不到他一边去吃酒，却在这里请客？怪不得他着恼。"心上大大的过意不去，因也将口凑在媚香耳上答道："今天这酒因是岫云生日，被阿翠金到福安居硬拖来的，并不是我的本心。你既这样的说，一散台面，我立刻就来是了。你莫动手动脚的，再要打人。"媚香笑道："我不打你，那一个打？倘然你早些怕打，早早成了人了，为甚还要我来动手？"志和道："休得取笑。"回头对阿翠金说："这台酒吃得时候久了，外面与后房间的客人，怕他们等着心焦，快上干稀饭罢。"阿翠金道："那是不要紧的，可还再用几杯。"冶之道："酒已够了，当真我们散罢，干稀饭也吃不下去。"少霞等也是这样的说，大家立起身来。

志和见媚香还坐着不动，因说："你也可以去了，还要坐着做甚？"媚香道："来得慢，应该去得慢些。如今你们真个台面散了，难道我坐在这里生根不成？自然也要回去。"说罢，站起身来，又附在志和耳上，说了好几句话。志和点头答应。媚香始回转身，说了句："各位停刻一同过来。"姗姗而去。众人多说："媚香这人，做客人的工夫狠好。"旁边岫云看了，已明知他暗怀醋意。却面子上一点不露，只当他没有这事，随着众人附和几句。

其时台面上只有卫莺俦，因格达说要翻台，还没有去。乌里阿苏见了，问格达："究竟怎样？"格达道："说去自然竟去，就请众位一同前往。不过我想吃一口烟再

走。”卫莺俦道：“烟到我们那边吃罢，很便当的。”格达想了一想，道：“如此也好。”分付长随进房，把烟具取了，先到迎春坊去。屠少霞等因格达的脾气不好，很怕与他同淘，争奈被逢辰一个个替他请着同去，众人却不过情，只得答应下了。依旧是岫云台面上的几个客人，只少了夏时行一人，因格达有些看不上眼，并不要一定请他，逢辰也不去勉强。夏时行恼在肚里，想起：“五六月间的时候，那一个人见了，不要拉着他吃酒、碰和？只隔得几日工夫，怎的就受人奚落！”暗暗叹一口气，谢过志和，别了众人先走。众人也出了巫家，取道向迎春坊而去。

莺俦坐了轿子在前，叫小大姐阿云跟着客人在后。到得院中，格达已烟瘾大发，睡下炕去，长随过来装烟，乌里阿苏也是一样。一口气吃了二钱有余，方才精神抖擞，分付莺俦交代相帮，喊两台菜来，须要白壳盆子，排翅全鸭，那酒是要言茂源的。莺俦诺诺连声。少顷，酒菜已来，众人入席。大拉斯坐了首位，康伯度第二，其余相将坐下。阿云取过局票，请众人叫局，大家多是原班，少霞要想换花笑春，被邓子通与潘少安不许，只得仍旧也叫了媚春，少安并在局票上边注了“阿珍跟局”四个小字。

酒至半酣，叫的局多已到了。子通对阿珍把“少霞要叫笑春，是我与潘大少爷不依，方才仍叫你家先生”的话，说了一遍。阿珍称谢，并向少霞哼了一哼，却一句话也不说。少霞只当得并没听见，捏着媚春的手，在那里细

数他指上边有几个螺纹。子通趁这个便，就与阿珍把话兜搭，格达与乌里阿苏也叫阿珍到身边问话，弄得阿珍跑来跑去，忙个不了。子通尚与他说："有一句要紧话儿。"叫他附耳上来。阿珍不肯，在少霞的背后一立，说："我腿酸了，有话停刻说罢。"子通道："你干了甚事，此刻腿酸？"阿珍闻言佯怒，在台面上取了一把瓜子，向子通撒去。子通把手一挡，散得满台皆是。阿珍又取了一只花红，要掷子通。少霞抢住他道："你干甚么？"阿珍道："谁叫他出口欺人，我一定不依。"少安把他手中的花红取过，道："看我与你们两家讲个和罢。"说毕，把这花红吃下肚去。阿珍见了一笑，少安向阿珍之目示意。阿珍取第二只花红来抛少安，又被少安吃了，阿珍笑个不住。

子通看他如此讨人欢喜，心上边更是爱到万分，只碍着少霞在座，不便转局。格达与乌里阿苏，也与子通一样心思。可巧台面上有一盆凉拌鸡丝，格达嫌芝麻酱放得少了，向莺俦与房间里人发话，值台面相帮听见，说："少了好添些上去。"格达又与相帮大闹起来，说他出言不逊，"混帐"、"忘八"的骂个不住。莺俦大惊，忙与房间里人用好言劝慰，一面把相帮喝了出去。格达尚怒气不息，莺俦只得央恳乌里阿苏与台面上一众客人，多来相劝，方才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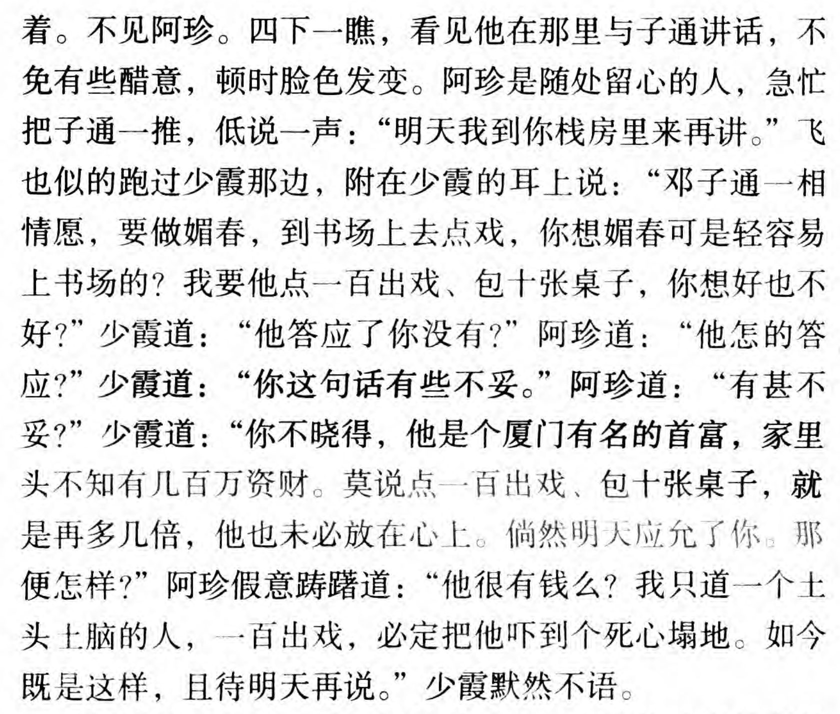
子通就乘这个机会，见少霞在那里一心的与格达讲话，他走到阿珍身边，叫阿珍低下头来私问："媚春可上

书场？”阿珍道：“你要问他做甚？”子通道：“我想点他的戏。”阿珍道：“点戏自然要去，若没点戏，那有上书场的工夫。但不知你想点他几出？”子通道：“至少十出，多些念出。”阿珍一头听子通说话，一头把他细细估量：“因他口气阔大，举止奢豪，又见那一双馋眼，看得人火一般热，这心里头不问可知。不过这人年纪已是四十多了，品貌又不甚好看，他既然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乐得敲他一敲。先试试他花钱的力量如何，倘是果然有些手面，何不串他一串？若是个银样腊枪头儿，开口吓住了他，岂不甚好。”主意已定，附耳答道：“十出念出的戏，那是熟客点的。你是个何等样人，又是第一次点戏，亏你说出口来！”子通道：“念出戏也不算少了，人家先生在书场上做户生客，两出也是有的。”阿珍道：“那是天天上书场的先生，方是这样的。不听见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上响遏行云楼么？每人多是一百多出点戏。苏州到的王宝钗，就是东合兴的蘅香仙馆，单名一个瑶字，唱得好青衫子，《落花园》、《祭长江》、《彩楼配》、《玉堂春》那些戏文，真是没有盖招。第一天上天乐窝书场，有个客人要提倡他，包了五张桌子，点了他五十出戏。另外尚有几户客人，也有点二十出、包两张桌子的，也有点十出、包一张桌子的，总共点了足足一百出戏，包了十张桌子。这事晓得的人甚多。媚春虽然比不上兰芬、黛玉、小宝、宝钗，却也不容易到书场上去。你当真有心做他，必须多点几出戏儿，多

包几张桌子，装装他的场面。说定那一家书场，便上那一家去也好。”子通道：“书场上也有包桌的么？这是几时起的？上次我到上海，还没有听见这话。”阿珍道：“那是近时起的，一张桌子给他一块洋钱，却要说明于前，他们好去预备。”子通道：“预备怎的？”阿珍道：“包桌不比散坐，须拣第一、第二排正中座儿。每桌上铺了台毯，摆四只玻璃盆子，装些水果点心，还有台上自鸣钟、花篮、瓶花等各种摆设，装潢得真是花团锦簇，比戏馆里年夜边案目拉局，还要好看些儿。”子通道：“原来有这许多花样，怪不得书场里的生意甚好。你既是这么样说，索性给你合媚春一个脸子，点他一百出戏，包他十张桌子何如？”

阿珍说了这许多的话，起初只望他多点三十念出，故把王宝钗点五十出戏好客人作个引子，谁知子通一改口就是一百出戏、十张桌子，这种客人，洋场上曾有几个？况且书场里花的钱既是这种撒漫，别的地方，自然更不必说了。看来做下去，比着少霞还要阔气几倍。不由不心花怒开，连忙笑迷迷丢个眼风，问子通道：“此话可真？”子通道：“谁来哄你？”阿珍又道：“不晓得你是明天、后天，在那一家？”子通道：“自然明天，若说那家书场，你去定罢。”阿珍道：“小广寒去可好？那边招呼的人，很还周到。”子通道：“既是你说他好，就是小广寒罢。”

二人正讲得津津有味，格达的脾气已经发过，劝的人多不开口了。少霞偶然回头，对背后一望，只有媚春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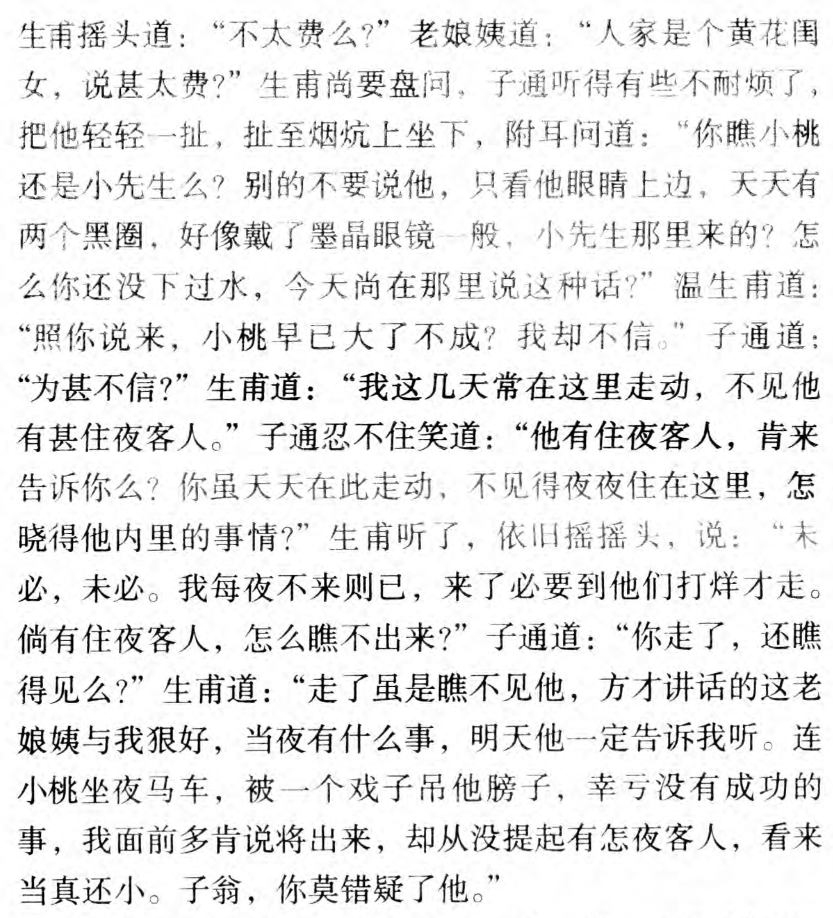
着。不见阿珍。四下一瞧，看见他在那里与子通讲话，不免有些醋意，顿时脸色发变。阿珍是随处留心的人，急忙把子通一推，低说一声："明天我到你栈房里来再讲。"飞也似的跑过少霞那边，附在少霞的耳上说："邓子通一相情愿，要做媚春，到书场上去点戏，你想媚春可是轻容易上书场的？我要他点一百出戏、包十张桌子，你想好也不好？"少霞道："他答应了你没有？"阿珍道："他怎的答应？"少霞道："你这句话有些不妥。"阿珍道："有甚不妥？"少霞道："你不晓得，他是个厦门有名的首富，家里头不知有几百万资财。莫说点一百出戏、包十张桌子，就是再多几倍，他也未必放在心上。倘然明天应允了你。那便怎样？"阿珍假意踌躇道："他很有钱么？我只道一个土头土脑的人，一百出戏，必定把他吓到个死心塌地。如今既是这样，且待明天再说。"少霞默然不语。

阿珍见他上了心事，怕的是说穿了，不许他做姓邓的客人，慌忙想些别的话儿，把这事岔了开去。恰好台面上叫来的局，一个个多已散了，阿珍也装过水烟要走。少霞问他可到生意上去，阿珍怕少霞疑心。因说："天不早了，不去也好。我与你一同到仁寿里罢。"少霞始满心欢喜的，等阿珍把媚春送了出去，站起身来谢过格达，别了众人，匆匆就走。格达尚要留他坐一刻儿，少霞那里再肯，只得送他出门。众人见少霞去了，也多各散。

子通与温生甫两个，同到新清和金粟香家打了一个茶

围，又同到弄内生甫做的花小桃家坐了一回。小桃要生甫碰和，生甫说："前天方才碰过，怎么今天又要碰起和来?"小桃房间里的人说："这几天中秋近了，生意清得个不像样儿，你不替小先生碰和，那个来碰?"生甫道："碰和是可以的，但我自从到了上海，已在你们院子里吃过十二台酒，碰过念多场和了。做的是一个小先生，对对和却没有碰过，你们说起来终是后补。不晓得这小先生，到底真正是一个小的，还是个尖先生、吕先生，不要把我当做瘟生看待。温生甫虽是姓温。那瘟生是断不做的。"房间里人听罢，一齐笑起来道："温大少爷真是笑话来了。因你百家姓上，别的姓儿都不去姓，偏偏姓这'温'字，名字又巧巧接上一个'生'字，才有人与你取笑，把底下边台甫的'甫'字割掉，单单叫你'温生'，却那一个人真把你当做瘟生看待?况且我们小先生年纪尚小，今年虽说是十五岁了，其实十四岁还没有足数，怎能够做大生意儿?你断断不要疑心。像你这般的照应我家先生，往后真个大了，那怕没有好处到你?"旁边又有一个老娘姨道："话是这么样说，我看小桃先生年纪虽小，身体却发得甚早。温大少爷当真喜欢着他，何不就与他拣个日子梳栊，也是一桩最妙的事。不知温大少爷心里甚样?"

生甫听了这话，涎脸问道："梳栊要些什么东西?"老娘姨道："小桃他有个娘，我们作不得主。平时却曾听见他说，只要一副金镯，二三百块洋钱，下脚喜封在外。"



生甫摇头道："不太费么？"老娘姨道："人家是个黄花闺女，说甚太费？"生甫尚要盘问，子通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把他轻轻一扯，扯至烟炕上坐下，附耳问道："你瞧小桃还是小先生么？别的不要说他，只看他眼睛上边，天天有两个黑圈，好像戴了墨晶眼镜一般，小先生那里来的？怎么你还没下过水，今天尚在那里说这种话？"温生甫道："照你说来，小桃早已大了不成？我却不信。"子通道："为甚不信？"生甫道："我这几天常在这里走动，不见他有甚住夜客人。"子通忍不住笑道："他有住夜客人，肯来告诉你么？你虽天天在此走动，不见得夜夜住在这里，怎晓得他内里的事情？"生甫听了，依旧摇摇头，说："未必，未必。我每夜不来则已，来了必要到他们打烊才走。倘有住夜客人，怎么瞧不出来？"子通道："你走了，还瞧得见么？"生甫道："走了虽是瞧不见他，方才讲话的这老娘姨与我狠好，当夜有什么事，明天他一定告诉我听。连小桃坐夜马车，被一个戏子吊他膀子，幸亏没有成功的事，我面前多肯说将出来，却从没提起有怎夜客人，看来当真还小。子翁，你莫错疑了他。"

子通见提他不醒，只得微微一笑，说："既然如此，你做你的瘟生，我也不来管你这帐。"生甫微笑道："梳栊本来也说说罢了，你莫认我真个有这意儿。不过今天他们我要碰和，你可能算数一个？"子通道："天已一点钟了，眼前又只有你我二人，若要请起客来，不怕天要亮么？"

生甫道："不是这么样说，你倘然答应了我，别的人不去请他，我就叫小桃与房间里人同碰，输赢多是我的。"子通闻言笑道："你免了罢，我马上就要去了。你要照应相好，却把朋友熬个全夜，我问你于心何忍？"生甫愕了一愕，道："如此说来，这一场和，碰不成了。"子通道："今天不碰，明天、后天岂不一样？"生甫道："样是一个样的。他们这几天因生意清淡，才要我做个场面，我怎能一口回绝？这么样罢：我们碰一圈庄，不算输赢，给他十二块钱，算一场和可好？"子通听罢，冷笑答道："既然你情愿把他十二块钱，这一圈庄碰他则甚？索性给他一场和钱，账上写一场和，岂不甚好？"生甫点点头儿，当真笑嘻嘻在身边摸出十块洋钱的一张中国通商银行钞票并两块现洋钱来，交与老娘姨，说是一场和钱，皆因天已不早，和不碰了。老娘姨接了洋钱，谢了一声，满心欢喜。房间里人，也一个个巴不得这样最好，免了全夜辛苦，当场把外面堂里的下脚洋钱拆了出去。带房间的，照例进来绞了一次手巾，又去备稀饭菜，端整稀饭。谁知子通定不肯吃。生甫留他不住，只得由他先去，自己吃过稀饭才回。

子通出了花家，走到大新街口，遇见潘少安不知从那里出来。路上与他说起明天到小广寒替叶媚春点戏，可到媚春那边略坐一回，问他明天甚时候到书场上去，免得早去了，等着心焦。少安听说，满心欢喜。二人遂从四马路一直往东，到萃秀里。进了弄堂，见门口路灯已收，打了

烊了。少安替子通叩门，相帮开了进去。因是第一次来，问明媚春是楼上房间，走至房中，看见媚春虽然没睡，阿珍却不在房内。动问房里的人，说是小房子里去了。二人心中明白，略略坐了一坐，起身就走。少安到如玉那边，看一看少牧这晚不来，就在房中住下。子通仍回到新清和金粟香那里住宿。

只因他一心的想着阿珍，到了明日起来，吃过中饭，就往萃秀里去。阿珍已经到了，看见子通独自一个进来，少不得要放些手段。一进房，亲自替他把夹纱马褂脱下，挂在衣架上边，随手装了五六筒水烟，又开了一盏烟灯，一头与子通搭话，一头睡下去替他装烟。谁知子通的烟却还没有上瘾，吸了两口就不吸了。阿珍把烟盘略略推过，就坐在他的身旁，与他喁喁私语，说："方才到过栈房，怎么没有见你?"子通道："本来我住在栈房里的日子很少。"阿珍道："每夜可住在新清和坊?"子通点头称是。二人讲得投机，阿珍偎下脸去，不知干些甚么，子通得意非常。直至天色将晚，又有客人到来，阿珍方跑了出去，却留子通在房夜膳，一面叫相帮到小广寒关照，预备一切。夜膳已过，阿珍替媚春把梳好的头再加梳刷一番，带好了花。催书场的一连催了两次。时候已九点半了，子通正要动身，想与阿珍先去，忽然潘少安到来，说："已到小广寒去过，见包着的十张桌子，收拾得甚是整齐，人却还一个没有，旁边的那些听客，已坐得满满的了。"子通

道："说起听客，昨天我台面上没有约着他们。你我两个人坐十张包台。不像样儿，这便怎样？"阿珍道："怪不得潘大少说包台上还没人坐，原来你昨天没有约定。如今这么样罢，到了书场，写几张请客票，叫他们去请罢。"子通道："书场上也有请客的人，与戏馆差不多么？"阿珍道："没有包台，是没得人替你跑的。包了他十张台，要他们去请客，他们怎敢不去？"子通点点头儿。

少安催他快去，并要阿珍送到小广寒，一同上楼。阿珍答应跟着二人先走，叮嘱媚春随后就来。子通等到得书楼下边，看门的人见与阿珍同来，晓得是包台客人到了，提起喉咙喊一声："上来两位！"早有堂倌至楼梯口招呼。二人拣第一排正中的一张桌上坐下。其时公阳里金小桃，正在那里唱《牧羊卷》，也是客人点的。接下尚有迎春坊小林宝珠的点戏。阿珍见子通坐定，喊堂倌取笔砚来写请客票，一共请了十数个人，无非仍是冶之、志和、伯度、营之等一班狎友，不过屠少霞因怕他吃醋，并没去请。堂倌接来瞧过一遍，见多在四马路左右，狠还近便，交代下去，叫请客的快去快来。随手收过笔砚，弯着腰问子通点些甚戏。子通笑道："一百出戏，随你们写，随他们唱是了。若然是当真要点，只怕唱三天三夜还不得完。"堂倌含笑答道："这是老爷明挑他们与我们的，我去随意写一百出是了。"说完，自去关照帐房。

少顷，书台上挂出十块大粉牌来，每一块写十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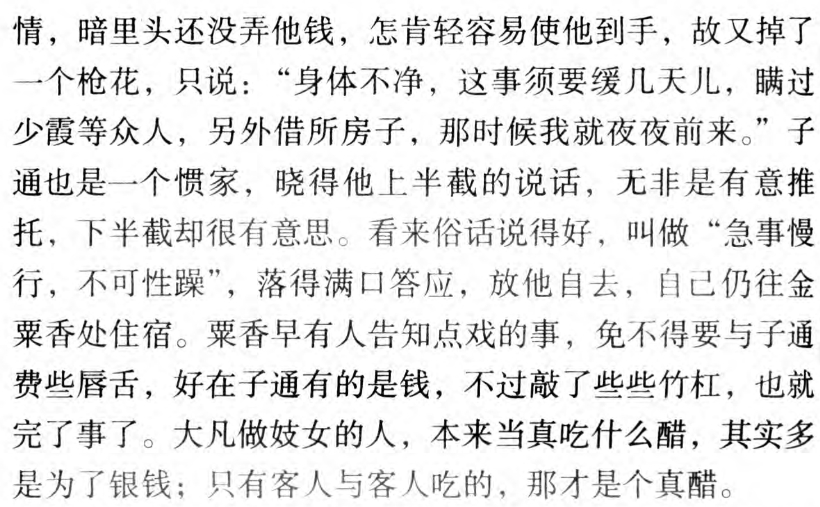
文，大曲、小曲、梆子调、天津调、扬州调、东乡调的曲名多有。子通顺眼看去还没有完，经营之、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贾逢辰等来了。内中还有两个从未识面的人，动问姓名，一个姓施，别号砺人，一个姓蓝，别号肖岑，多是逢辰的朋友，在百花里台面上遇见，说子通点戏，恰好营之叫兆富里金玉香的堂唱，带了一张请客票来，故此散了台面，邀请他们同来。子通让众人坐下，听楼下边高高的喊一声“先生来！”楼上堂倌齐声答应，很觉有些声势。原来正是媚春，因阿珍先到书场，故此跟了一个小大姐来。媚春上了书台，将头微微向子通等一点。小大姐送烟袋下来，装过水烟。书台上媚春唱了一支《卖花球》小曲，一支《天水关》中“老相父”的京调。冶之、志和二人来了，结末是乌里阿苏、格达与温生甫三人。子通想：“乌、格二人没有邀他，怎的会来？”动问生甫，乃知是他去约的，还好并没发甚脾气。

最可笑的，是温生甫上楼梯时候，被花小桃家娘姨看见，跟了上来，要他点戏。生甫答应了他四出，那娘姨定要二十出。磞了半天，拗不过他，点了十出。写好水牌，催书场的去催小桃。谁知小桃到老旗昌出局去了，等至书场将散，还没有来。生甫要想发话，被娘姨千对不住、万对不住，一派软刁劲儿，却又不便动怒。没奈何，丢掉了十块洋钱，莫说曲子没有听见，连人也不曾见个影儿。娘姨尚要他等，又说：“小先生既然不来，这洋钱可以不

必。”生甫道：“我们再等一刻，书场上没有人了。若说点戏的钱不拿出来，场面上怎能说得过去。”娘姨听他这么的说，顺口又接连几个“对不住你”，并说：“待我自己去催，小先生马上就来。”匆匆下楼竟去。子通见生甫举动太瘟，望着他只顾好笑，生甫并不觉得，尚嘱子通等暂且莫散。

那里晓得等到十一点钟，媚春已唱过四支曲子，因有堂唱来催，先是去了。书场上再是一刻多钟，也就要散个尽绝，不但小桃依旧未到，连这娘姨也没有来，竟然放了生甫的生。格达与乌里阿苏二人大怒，要同生甫到小桃家去，问他为甚不来。生甫不肯，只说：“往后我不去叫他是了，何必与他寻事。”二人见生甫如此，拱拱手儿向子通谢了一谢，别过众人先去。子通在身旁摸出一百块钱钞票，交与堂倌，说是戏钱，另外十块洋钱钞票、两块现洋，是包台与手巾小帐。堂倌接了，连声道谢。分付把台上摆供的花球、水果、点心等物，收了下来，多送到媚春家去。分给媚春的书钱、茶钱，与相帮的轿钱，明日算好再送。一言表过不提。

再说子通因被生甫留住在小广寒楼上，直至大家散了，小桃不来，生甫才死心塌地的与一干人先后下楼。其时阿珍尚还跟着众人，留到院子里去吃了一餐稀饭方散。子通的意思，这夜要阿珍不到小房子去。阿珍一则怕少霞吃醋，二则姓邓的虽然点了一百出戏，这是面子上的事



情，暗里头还没弄他钱，怎肯轻容易使他到手，故又掉了一个枪花，只说：“身体不净，这事须要缓几天儿，瞒过少霞等众人，另外借所房子，那时候我就夜夜前来。”子通也是一个惯家，晓得他上半截的说话，无非是有意推托，下半截却很有意思。看来俗话说得好，叫做“急事慢行，不可性躁”，落得满口答应，放他自去，自己仍往金粟香处住宿。粟香早有人告知点戏的事，免不得要与子通费些唇舌，好在子通有的是钱，不过敲了些些竹杠，也就完了事了。大凡做妓女的人，本来当真吃什么醋，其实多是为了银钱；只有客人与客人吃的，那才是个真醋。

当子通往小广寒点戏的时候，曾写请客票请夏时行听书。夏时行因这几日手头甚窘，身上边穿的衣服，断断配众人不上，并且节要到了，书场上是众目昭彰之地，不得不避避风儿。因没有去，却在石路上遇见少霞，把子通点戏的话，一五一十细细告知，问子通可曾请他听书。少霞听罢，一口酸气从丹田内起，直拥至泥丸宫中，几乎顿时酸死，口中虽说子通也曾请他，没有工夫前往，两只脚却别了时行，如飞的回仁寿里去。恨不得见了阿珍，着着实实的痛说他一番：“不应该弃旧怜新，又去做了子通。”谁知阿珍还没有回来。他的姊姊阿金独自在家，小兄弟与用着的小大姐出外顽耍去了。

少霞初进仁寿里的门口，早早看上阿金，虽是年纪比阿珍长些，那风情却与阿珍不相上下，况且一个是朵闲

花，一个很像个人家人的样儿，觉得别有风韵。满想一箭双雕，只恨阿珍有言在先，并且也没有个空。今夜奇巧不巧，撞到这个机会，心中大喜，竟与阿金三言二语，勾搭上了。阿金不要衣饰，只要他二百块钱，防的是制了衣饰穿戴出来，须被阿珍瞧破，姊妹间不像样儿，不如洋钱是个混赃，没把柄的。当下少霞一口应许，恰好身旁带有一百块钱庄票，先付了他，余约明日再找。阿金满心欢喜，就留他在房内住下。直至小兄弟同小大姐顽耍够了，回来叩门，方令少霞回到自己房中，去等阿珍。这件事真个干得秘密，旁人一概不知。

少霞这一夜又得了阿金的甜头，细思："将来夜拥双姬，真是天生艳福。只恨的是子通剪边，此人来得钱多，不比别个，倒要防他一二。"又想："这人年纪已不轻了，谅来阿珍不喜欢他。我也拚着多花几百洋钱，怕阿珍不一心一意的只向着我?"主意已定。等到十二点半钟，阿珍回来。先把子通点戏可还闹热的话，冷言冷语前去激他。好个阿珍，回说："这事隔夜在台面上先曾说起过的，吃了这一碗饭，那个客人好回绝他?"一些错也不肯担认。少霞听他口齿甚硬，没点虚心，明明是看重了子通的钱，若不与他斗上一斗，往后定要瞧人不起。故此定要杀杀他的水气，好好儿花几个钱，使他不敢小觑着我，却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儿。欲待明日与贾逢辰商量，此人必定有些意思。忽又想起："子通今日点戏，乃是上海少有的事。我

如今也要干一件从来没有的创举，与他顽顽。却除了点戏之外，没有花得到一二百块洋钱上下的事儿。若说明日吃他个双双台，先花几十块钱再说。他已花了一百多钱，我花几十块钱，怎能够抵得他？”顿时，回肠九转，把个屠少霞弄得这又不是，那又不是起来。后来想：“书场上的点戏，本来最多不过三十念出，子通却一点就是一百。堂子里的摆酒，本来最多是双双台，我何不吃一个四双双台。四四十六台酒，每台连下脚十二块钱，共是一百九十二块。每席多用排翅燕菜，加他二块，一共二百二十四块。他点戏乃是一百块戏洋，十块钱包桌，二三块钱小帐，差不多一百十几块钱，我恰恰加了一倍，岂不能将面子占回？”

主意已定，想要出口交代阿珍，忽又缩住，为的是酒钱虽然总给，下脚、加菜必得现洋，算一算，九十六块。这几天带出来的五百两银子汇票、三百块钱钞票，因与阿珍置买东西以及一切零用，并今夜给与阿金的一百块钱在内，不上一礼拜，多已完了，身边只有五十块钱不到。这便怎样才好？回头又想：“明天尚许阿金一百块钱，须要给他。何不回家一次，索性拿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念头，取二千块洋钱出来，倘有什么尴尬事情，竟把阿珍娶了回去，怕姓邓的再来与我作对！”少霞想到此处，不觉心中大喜，对阿珍笑了一笑，说出吃四双双台的话来。正是：

荡人财产无过色，夸我家资岂算钱。

不知屠少霞吃这十六台酒，斗得过邓子通与否，阿珍怎样待他，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复来
屠少霞溜之大吉

话说屠少霞因邓子通在小广寒书场，点了媚春一百出戏，与他斗气，要在媚春处吃十六台酒，他花一百十几块钱，我花二百二十几块，巧巧加上一倍，使阿珍晓得姓屠的手面，不肯让人。当时定下主意，开口与阿珍说知，叫他明日一早，分付院中预备。阿珍听了，带笑答道："你发痴么？从来摆酒的人，那一个吃过四双双台，莫非与我作耍？"少霞笑道："点戏的先前有过一百出么？姓邓的点得一百出戏，难道我姓屠的吃不得十六台酒？那个来与你耍子！"阿珍才晓得他不是顽话，却暗想："二人照此赌气，往后不知怎样。好的是子通乃厦门首富，少霞闻在本城也是个有名财主，至少约有数十万家资，一时间怎花得完？乐得串他一串。"因此满心欢喜，说："既是当真吃酒，明早待我交代厨房，叫他们这菜办得清爽些儿。"少霞点头称是。二人又说了一回闲话，听自鸣钟已敲两点，双双安睡。

到得明日起来，已是十一点钟。阿珍略略梳洗梳洗，就到生意上去。少霞要回家取银，与阿珍说知，心想吃了饭去。阿珍因这天正是礼拜，阿金停工在家，防他二人有甚勾当，决计不许，说："你要吃饭，可到媚春那一边去，这里我出去了，你狠不便。"少霞无奈，只得与阿珍一同出门。阿金出来关门，少霞暗暗伸个指头，向他一竖，又向自己心上点点，把嘴巴搠了一搠，关照他："一百块钱记在心上，拿来给你。"阿金会意，微微的笑了一笑，点点头儿。少霞瞧了他那副眉眼，几乎把魂灵儿落在他的身上，恨不得多看几眼，却怕被阿珍识破，勉强硬着头皮，向外就走。少霞让阿珍坐了包车，自己叫了部野鸡车，同到萃秀里。

吃过了饭，阿珍把今夜吃四双双台的话，向合院说知，一个个多说少霞阔气。厨房里得了这个信息，因是席数多了，一样样须要添办起来，忙个不了。少霞中饭以后，吃了几筒水烟，分付车夫端整车子回家。媚春牵住衣服，问他："回去则甚？"阿珍说回去自然有事，让他早去早来，媚春始放了手。少霞移步向外，临出门的时节，对阿珍说："准八点钟就到。"阿珍送地出去，看他上了车子方回。

少霞住在城中，车子不能进去，只好到小东门下车。进了城，尚有好几条街须要步行，街道又窄，又是挑潮，好容易走得心火直冒，方才到家。一直跑至帐房里，要寻

管帐的何先生，向他索取钥匙，开铁洋箱取银。谁知何先生说："钥匙这几天不在帐房，被老太太拿了去了。倘然要几十块零碎洋钱，不必开箱，账台抽斗里头还有。"少霞呆了一呆，道："为甚钥匙被老太太拿去？"何先生道："皆因少翁这几时夜夜没有回来，目下中秋到了，各处多要算账。老太太等不得你，前日亲自到账房里来看账。初时我说老太太你年纪尊了，莫烦这事。怎奈他老人家疑心着你，不知你近来用了多少银子，一定要看，并要查点铁箱里存的现银。我那时没有法想，只得把钥匙给他，由他点算。只道是女流之辈，可以蒙得去的，那知他老人家字墨里很是精明，算盘珠也不会拨错一颗。六十多岁的人，足足算了一天半夜的账，竟被他账账查清。说你近来五月里起，一共用了三千七百多两银子，二千五百多块洋钱，不知干些什么。埋怨我不应这样糊涂，放你尽管取钱，从没关照他一声。那时我因吃罪不起，不合回他说，钱是你少翁的钱，我不过管账罢了，那有什么权柄，止住了不许你用？岂知他听了这一句话，随手竟把钥匙向身边一袋，说既然这样，以后再要取钱，叫你向他去取，并且有话问你，遂恨恨的回房而去。今天已三天了，听得老娘姨出来说起，就从那一夜起肝气大发，没起过床。今日你既回来，快去看看他的病势如何，倘然真要银子，也好问他去要。"少霞道："怎么样讲，我端午后头，用过这许多钱么？你莫闹错了账。"何先生发极道："帐目怎得闹错？现

在账箱里头，取与你看。”说毕，开了账箱，取出一本霞记支取银钱总数的账簿出来，见上边一五一十写的明明白白，当真一些不错。少霞半晌不语。

何先生怕他看完了账，有甚说话为难，催他快到上房里去。少霞想：“老太太既把钥匙收去，又是病了，见了他也是无益。况且老太太有些身体不好，妻子一定在房伏伺，见面时必要问长问短，唠叨一个不住。我有甚工夫耽搁，倒不如先把何先生现有的零碎洋钱取了，只要够得上十六台的下脚，再在台面上找个朋友，借他一百块钱，只说这几天没有回家，等到一回去，马上就还，料无不肯的事，那时阿金这一笔钱也就有了。且把今日过了，明后天早些回来，问老太太一共有几个儿子，要这钱来何用？为甚不许我花。倘然给我便罢，若有半个不字，或是妻子在旁多言多语，索性闹他一场，说明要把阿珍讨回家来，以后便可杜门不出，不然休想收心。倒也是个绝妙机会。”想罢，开口答道：“既是老太太病了，自然就该进去看他。但我方才回来的时节，在泥城桥买了几盏水月电灯，这钱还没有付他，你那里现有几十块钱，不知够是不够？若然够了，老太太病在那里，向他取甚钥匙？”何先生闻言，暗想：“几十块钱，乃是小事，况又是买东西的，将来老太太问起，交得出账，何苦不肯给他，做甚难人？”因道：“我这里隔夜存有五十块钱，此刻又在十六铺马路收了十六块钱房租，一共有六十六块，你要拿去就是。这账我却

不出霞记，出在家用零物上可好？免得日后老太太瞧见，说我不听他的分付，私下又付了你钱。”少霞仔细一算，道：“你那里有六十六块，我身傍还有五十多块，够付的了。这账少霞记也好，家用也好，但凭你罢。”

何先生道：“一准出在家用上边。”遂即开了抽斗，取出钱来，点过数目，交与少霞，乃是三十块钱钞票、三十六块现洋。少霞接过，藏在身旁，假称看老太太去，回身就走，一口气跑出大门。心中又喜又恼：喜的是下脚已经足够，恼的是老太太这般年纪，为甚忽然管起账来。这必定是妻子怂恿出来的事，往后要甚钱花，比不得从前容易。除是与他硬挺，一定把阿珍讨回，没有第二个念头。一头思想，那两只脚早已飞也似的走出了城，寻见包车，跳将上去，叫他赶快到萃秀里。

一来一去，不到两个钟头。阿珍等见了，多说他来得好快。少霞因心上究竟尚少一百块阿金的钱，必须布置妥定，晚间方好见他。此事应与逢辰商议：一则知己些儿，钱财上有过为往；二则看他自己虽没甚钱，那朋友却有钱的多，必定有处设法。故而到得院中，立刻写了张请客票，叫相帮的到花小兰家请他速速就来，有事面商。谁知逢辰不在那边。少霞好不焦躁，等了半点多钟，又写第二张字条去催，仍没有见。想起他前曾说过日间必在福安吃茶，又差小大姐到福安去请，果然寻了他来。少霞叫小大姐烧烟，两个人睡在炕上。

逢辰吸烟，少霞凑近身子，附着他的耳朵说："今天请你过来，有件事要与你商量，你必须要帮我的忙。"逢辰问："有甚事情？"少霞道："不瞒你说，我有十多天不回家了，今天要在这里吃酒，不够了下脚洋钱，差车夫到家里去拿。谁知老太太昨日病了，账房里只给了五十块钱，仍是不够，故要请你设个法儿。"逢辰笑道："屠少翁说什么话，吃酒有了五十块钱，怎的下脚还是不够？"少霞道："你不知道，我因邓子通做了媚春，在小广寒点了一百出戏，今天与他呕气，吃的酒是四双双台，五十块下脚怎够？"逢辰咋舌道："怎么，你吃十六台酒？"少霞含笑称是。逢辰道："十六台酒，连下脚共须六十四块，五十果然不够。这么样罢，我本来借你三百块钱没有还你，停回我去取注钱来，先还五十块罢。"少霞摇头道："我请你来，向你讨债不成？你借的钱不便还我，缓几日有甚要紧。今天我却要费你的心，替我借一百块钱，少则两天，多至三天五天，只要我一回家去，就有钱还。你可肯帮这个忙？"逢辰踌躇半晌，道："自己弟兄，说什么帮忙二字。但我今天一百块钱借不出来，倘你真个要用，须要向人转借，却又是中秋到了，开口上去，防着他们不允，这便如何是好？"少霞道："中秋还有数大，我这钱是不到节就要还的，有甚不允？"逢辰道："你我自然相信得过，旁人却就不可说了。"少霞闻言，脸上发红道："照你说来，这件事你办不到么？"逢辰见他发火，连忙按住他道："你

莫着忙，我在这里替你盘算，停刻包你有钱就是。”少霞方始回嗔作喜，问逢辰：“怎样设法，可要我自己出名？”逢辰道：“你又来了，百把块钱值得甚事，要你出名？”少霞大喜，与逢辰说说谈谈，留他吃了点心，催着速去。逢辰答应，去了一刻钟时，果然拿了一百块钱钞票到来，暗暗递与少霞。当下少霞收了，也不问是那里来的，逢辰也并没说起。

阿珍看天已八点钟了，厨房里菜已备好，问少霞可要请客坐席。少霞叫拿请客票来，请了郑志和、游冶之、大拉斯、白拉斯、康伯度、经营之、杜少牧、凤鸣岐、平戟三、熊聘飞、夏时行、乌里阿苏、格达，连自己与曾逢辰，一共十六个人。邓子通自然不去请他，温生甫与潘少安也没有请，因生甫与子通交厚，少安犯着营之、少牧二人心病，请了来有许多不便之故。逢辰并在经、杜二人的请客票上，加了“并无少安在座，务请速来”十个字儿，少霞说他很想得到。逢辰尚嫌客少，说：“十六台酒，怎么只有十五个人？连一人一台也还不到。”又替少霞请了施砺人、蓝肖岑来，说：“这两个人虽然也与子通往来，却是我的至好，断没要紧。”少霞道：“你的朋友，自然与我的一样，请他来打甚么紧？你可还想得出别的人来？”逢辰道：“你要吃酒的人很多，不过请他们来，房间里怕要坐不下了，这便怎好？”阿珍道：“十六台酒，凭你怎样房间，怎坐得下？我却有个主意在此，少停客人到了，先

摆个双双台。吃过再摆、分作四次可好?”逢辰道:“本来只能这样。”少霞道:“分四次摆,不太烦么?我们客人不多,还是先摆八台,后摆八台的好。”阿珍道:“八台怎样摆法?”少霞道:“把四张桌子接长,每桌摆两席菜看,谅还摆得下去。”阿珍道:“围碟盆只怕有些勉强。”逢辰道:“盆子好少摆些的,屠大少的意思这样,竟是照他就是。”

阿珍点头答应,真个先摆八台,每台十二盆,围碟只摆八盆,已觉满台是菜。不移时,志和、冶之、少牧、伯度、大拉斯等先到,逢辰正要催令入席。凤鸣岐与熊聘飞二人,接了少霞的请客票,本想不来,因见条上写有“少牧、戟三在座,并四双双台,客到不多,务请光降”字样,这四双双台从来没有见过,倒要瞧瞧热闹,故俱不先不后的一同到来。少霞大喜,见眼前已有十人,可以先坐四台,一面再写条子,去请戟三、白拉斯、格达、乌里阿苏、夏时行并施砺人、蓝肖岑等,停回再坐四席。相帮起过手巾,各人相将入座。逢辰因少霞今夜的酒摆得场面很阔,要众人多叫几个局儿,也有四五个的,也有两三个的,挤得房间里几乎水泄不通。

酒至半酣,白拉斯与夏时行来了,少霞叫阿珍另外借个房间,亲自陪着过去,说明尚有八台,暂请略坐片时。乌里阿苏与格达两个,也多到了。逢辰听隔房来得客多,跑过来替少霞作陪。又听得外面有人动问:“叶媚春的房间是那一间?”乃是施砺人、蓝肖岑声音,连忙出去招呼

进房，与少霞见过面儿。嘱少霞仍到席面上去应酬，待他们散过了席，就好再坐。少霞答应，回至席间。约有一刻多钟，众人纷纷散去。

少霞叫阿珍将台面重新摆好，请逢辰等过来，共是白拉斯、乌里阿苏、格达、夏时行、施砺人、蓝肖岑、贾逢辰与少霞自己，只有八人，戟三没有请到。少霞觉得客少，要逢辰设法再请几人。施砺人道："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姓花，一个姓柏，可要请他前来？"少霞道："有客最好。"逢辰闻言，瞧了一眼道："可是花小龙、柏幼湘么？"砺人道："正是二人。"逢辰默然不答。少霞催砺人快写请客票去，砺人写不来字，央夏时行代笔，说姓花的名唤子龙，姓柏的名唤幼湘，多在公阳里小花巧玲房中。夏时行如言写好，交与阿珍，从窗口一只小篮子内吊将下去，分付相帮赶紧去请。

逢辰轻轻在少霞的衣上一扯，走出房去，少霞会意，跟着出来。逢辰低低说道："施砺人他去请姓花、姓柏的这两个人，你道是谁？怎么答应着他？"少霞道："我不知道。"逢辰道："说起来你莫着恼，姓花的是宁波人，闻得他靠赌为生。姓柏的不是别个，就是春间做黄牌九的白湘吟，自从做弄你我，众人捉破之后，他出了一次码头，听说是宁波去的，不知如何与姓花的交了朋友。那姓花的，不但摇摊、麻雀多有出神入化本事，并且牌九里头有种绝技：乃用黄蜡嵌在指甲中间，临推时略略在牌上边插个记

号，凭你甚么新牌，只要推过三四方儿，他一张张多能认得出来，是或做副双夹，或在第三副上做副通吃。他的骰子并不灌铅，乃是用高三四的掷出来，三七居多，自己拿的必是第三副牌，故能逢赌必赢，又拿不出他一些破绽。湘吟交了此人，听说竟拜他为师，近来甚是得法。上月间回到上海，每天又在小花巧玲那边。砺人谅来不知其细，故替你请他们来。我虽明知其事，却又当着众人，不便说破于他，这却如何是好？”少霞闻言，皱眉道：“原来姓柏的就是湘吟。这赌棍改名，砺人请了他来，真是有些不便。你可想个主意，阻挡他不来才好。”逢辰道：“请客票已经去了，叫我怎样阻法？”少霞沉吟半晌，道：“既是这样，今天我瞧你的分上，施砺人我也原谅他，不知不罪。停刻二人不来最好，倘是来了，我只做不认得他，冷冷的。散了台面，那就没有事了。你却也要暗中关照湘吟，叫他自己明白。”逢辰涎着脸儿答道：“这个自然。今天我请施砺人来，砺人才去请这两个赌棍，算来多是我的不好，你却千万莫要生气。”少霞道：“你与我说过是了，那个生什么气？两个人又不是你去请的，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我们坐席去罢。”逢辰点头称是。

二人回进房中，叫阿珍交代相帮，先起八客手巾入席，逢辰仍要众人多叫些局，助助少霞的兴。这八台酒不比得前八台了，施砺人与蓝肖岑两个，本来最喜奉承，听得逢辰说话，好像得了军令一般，每人叫了四个。白拉斯

虽然是外国人，也是个没交代的，叫了六个。乌里阿苏、格达看见众人这样，每人也叫了四个。夏时行因中秋已到，端正一漂了事，落得把从前叫过的局一齐叫来，共是八个。逢辰与少霞自己，也每人叫了三个。点一点共有三十六张局票，尚还没有发出去叫，下面相帮的喊声："阿珍姐，屠大少爷朋友上来！"

阿珍连忙迎将出去，招呼进房。少霞起身一看，前面一个四十多岁年纪，身穿三蓝铁线纱夹衫，枣红珠地铁线纱夹马褂，开口时满口的宁波声音，想必花子龙无疑；后面一个，正是湘吟。那施砺人见二人进来，慌与少霞说道："这位是花子翁，这位是柏幼翁。"少霞趁湘吟立在后面，还没看楚，勉强向二人拱一拱手，分付值台面的娘姨，添两付杯筷来，伺候坐下。湘吟见主人乃是少霞，究不免心上有些惶恐。逢辰抢过一步，附着他的耳根，把少霞今天断然没事，并叮嘱他只当从前没有见面的话，安慰过他，方得放心坐下。砺人问二人叫那几个局，二人每人叫了两个。众人要他们添，又一人添了一个。写好局票，一齐发将下去。那台酒自从十点钟入席，直吃到一点多钟方散。

消息传入邓子通耳中，晓得少霞与他呕气。明日约了潘少安、温生甫一班人去碰和，碰一圈起一次手巾，算是一场。一共碰了二十圈庄，算做二十场和。那头钱每场十二，多是子通一人拿出来的，旁人只碰输赢，当真狠阔。

碰过了和，子通这晚一定不肯放阿珍回小房子去，重新摆一个双双台，吃到天明，闹了一夜。

可怜屠少霞在仁寿里守了一夜，好不寂寞。初时尚有阿金陪伴，到得一点钟敲过，阿金恐防阿珍回来，回转自己房中去了。没奈何，跟他过去，要想就住在阿金那边。一则他身上只花了二百块钱，那一百块尚是向逢辰借来，隔夜才给他的，倘然今天开口又要什么小货，还是答应他好，不答应好？答应他，一时拿不出钱；不答应，防他瞧不起人。二则阿珍这人不好惹的，若是晓得与阿金有这事情，必定要翻过脸来，不但弄得他们姊妹失和，不要拿了这个错处为难起来，定被子通好笑。因此心上不敢，只与阿金说说趣话，解解闷怀，尚留心莫被小兄弟听见，起甚是非。坐到两点多钟，阿珍尚没回来，阿金要想睡了，催少霞也去安睡。少霞估量着此刻阿珍不回，必是子通在院子里有甚花样，把他留住，无精打采的踱到自己房中。千不怪，万不怪，却怪起家里的老太太来：“为甚一点世情多看不破，要把银钱管住，弄得人半死半活？不然，今夜查明了子通有甚场面，明天我再与他斗上一斗，方出我心头之气！如今却怎样才好？”和衣倒卧在那一张外国床上，覆去翻来，再睡不着。想到天明，忽然要去与贾逢辰商量，央他向人再借几百块钱。用他几天，不知逢辰可有这个力量？

正在仔细盘算，听后门上门环轻叩，阿珍来了。少霞

叫醒小大姐开门，等他进房，把邓子通碰和之事问个明白。阿珍怕少霞发甚脾气，装点出子通如何转他念头，他如何不肯，如何跑了回来的话，说了一遍。又说："堂子里的这一碗饭，吃得真也怕了。最好你再花几个钱，我跟了你，那时方是我出头之日。"这一席话，说得少霞意乱如麻，决计等到饭后，去与逢辰商量，此人必有个善全之策。故此反向阿珍用言安慰了好一回儿，上床同睡。

一觉醒来，日已过午。少霞早膳也都不吃，梳洗过了，吃过中饭，立刻出外去找逢辰。先到花小兰家，阿素说："还没有来过，此刻谅在福安吃茶。"跑到福安一问，说与四个人到四海升平楼去的。寻到升平楼，方才遇见。同着的那四个人，乃是砺人、肖岑、花子龙、柏幼湘，见了少霞，多来道谢昨夜叨扰，幼湘也随着众人说几句口头语儿。少霞含糊答应过了，另外拣张桌子泡了碗茶，叫逢辰过去，先把阿珍现要嫁他的话说知。逢辰极口怂恿，说阿珍怎样有情，怎样娶得。少霞又把"昨日回去，老太太病了，晓得他老人家近来把帐房里的银钱钥匙取去，才与你借一百块钱。如今要娶阿珍，只怕一时间甚是吃力，因此又要想个法儿"的话，一五一十老实告知。

逢辰听了，心上边晶的一跳，暗想："怪不道昨天少霞借钱，原来有这缘故。如今听他口音，明明又是此意。若然老太太是好说话的，这种人借给他一千块钱，怕不将来还了二千？大大有些巴望。但这老太太，听起来是一个

了得的人，莫说一千借他不得，就是昨天的一百块，三天五天里头也防他还不出来。这便如何是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屠少翁，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莫非是要娶阿珍，手头一时没有现钱，要我帮你的忙?怎奈我不是敷余的人，你晓得的。倘然要向别人转借三百二百，够不了你的用处。为数大了，不瞒你说，我是个家无一担的人，那个信我?有却有个绝妙的法儿在此，只是怕你不肯，我不敢说。”

少霞闻言，接紧问道：“有甚法儿，为甚说我不肯?你快讲来!”逢辰道：“这几天台面上，常常会见的乌里阿苏、格达两个，不是狠有钱么?”少霞道：“看他二人起居，当真有几个钱。但我与他们交情甚浅，怎能开口说个‘借’字。”逢辰笑道：“谁说要你开口去借。”少霞道：“不借钱，提他怎的?”逢辰附耳说道：“你不晓得，他们二人最喜欢的乃是赌钱，我们现有花子龙、柏幼湘两个在此，只要你肯出个面儿，邀他们来入局，怕不做他个一万八千?那倒是稳稳儿的。只恐怕你办不到他。”少霞沉吟半晌，道：“又是黄牌九么?那是断断做他不得。倘然彼人捉破，花、柏两个是拍拍身体好走路的，我是生养上海，又人人晓得有些家私的人，如何干得此事?后来怎在上海做人?”逢辰摇头道：“黄牌九是使不得的，要做他还是摇摊，只要青龙头上几记，怕不顿时赢了个不亦乐乎?况且那是十拿九稳的事。你倘然有这心思，我叫子龙、幼

湘两个过来，细细问他。”

少霞踌躇不决，逢辰将手向花、柏二人招招，二人会意，跑了过来。逢辰不等少霞开口，把商量要做乌里阿苏、格达两个的摊局，告诉他们，问二人可有这个本领。二人回说：“当真人起局来，输赢是拿得定的，但是出面的人甚难。此人须要有些名望，向来又甚规矩，才能哄动得人。”逢辰道：“出名屠少翁如何？”花子龙道：“若是少翁，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平日又是有钱，又是名气狠好，那个不相信他？”逢辰道：“少翁若然当真高兴，赢了钱怎样摊派？”柏幼湘道：“从前我不合在少翁面前掉过元虚，幸亏他并没记恨，这回应该补报些儿。少翁当真出面，我与老龙两个出手，赢了钱少翁五成，老龙三成，你与我各得一成，这样分派可好？”逢辰道：“我这一成是不要的，还是你取二成，或是少翁六成。”

少霞被三个人你也一句，我也一句，不由不利令智昏，竟然被他们唆弄上了，因问：“只赌一场，拿得住可赢多少？”子龙道：“场面大些，一场好赢一万左右，至少也有四五千儿。”少霞道：“你看二人的场面可还大么？”子龙道：“二人场面，却是大的，我们却也要备些本钱，方能引得动他。”少霞道：“要备多少？”幼湘道：“至少五六千两银子。”少霞道：“你们可够？”子龙道：“我有二千。”幼湘道：“我尽力拼凑起来，约有一千。”逢辰道：“我也有一千可移。”子龙道：“尚有二千，自然是少翁的

了。”少霞两眼看着逢辰，逢辰把头一点，道：“少霞两千，自然算数。”一头回话，一头把少霞拉至东首靠窗，说道：“你现银不够，我晓得的。手上的那两只钻戒，一只翡翠班指，怕不足值二千银子？停回我来替你设法。”少霞财迷心窍，觉得逢辰的话句句有理，心中大喜，满口应承。

当下逢辰就令子龙、幼湘回去取钱，又叫少霞把东西取将下来，替他设法抵押，顺道自己带了几张银票出来。约少霞在花小兰家等候。少霞果真惠了茶钱，就到小兰那边坐等。不到一点多钟，三个人都已来了，身边带来的银票居多，点一点，凑成足足六千。逢辰马上令阿素喊下一台菜去，又令取笔砚过来，叫少霞写请客票，去请乌、格二人，算是少霞的主人。为的是少霞这人只可朦他一时，隔了夜，怕他顾惜声名，有甚变动。也是少霞命宫里注定的破财，听了逢辰们的鬼串，一心想要手到钱来，端整好娶阿珍回去。写过了请客票，就睡在炕榻上边，与子龙、幼湘问些动手的过门诀儿。于龙取出四颗骰子，当场摇与少霞看过，并把手法传授与他，怎样摇定是青龙，那样摇必是白虎。少霞取来试验试验，果然一点不错，只喜得眉花眼笑，料想着万无一失，狠是放心。子龙见少霞十分得意，遂说：“稍停入起局来，做宝是我的责成，幼湘、逢辰立角，少霞开盆。”少霞要幼湘开盆，自己立角。逢辰说：“开盆容易，只要当心莫把骰子碰动，立角却要格外

精熟的人，不然恐防错误，不是顽的，必须幼湘才好。”

少霞遂认定开盆，用心要鏖战一场。谁知这一闹，竟闹出不堪的事来，洋场上站不住脚。弄得好好的一个大少爷，溜之乎也，不敢出头。直到第二集书中，母死之后，方才扫去未完，重新出现，却落了个终身话柄，败尽声名。并且这一下因做弄人家而起，虽然没有得手，那心术已是坏了。后来下场得甚是萧条，说起来令人触目惊心，好不可畏。正是：

为人莫把贪心起，处世万宜守分高。

要知少霞怎样闹出事来，洋场上立不住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阿素遍寻屠少霞
志和初气颜如玉

话说屠少霞不合听了贾逢辰之言，与花子龙、柏幼湘算计乌里阿苏、格达的钱，写请客票去请他到花小兰家吃酒，吃完了酒，端整摇摊，好像一万八千银子，可以稳取荆州。那里晓得这是逢辰与幼湘等定下圈套，要少霞等众人去钻，出出那春里头捉破黄牌九的这口毒气，并好弄一注大财。乌里阿苏、格达两个何尝是什么大员，也是幼湘一党，有意串他们出来，与众人联络，却又装出许多脾气，使众人望而生畏，不疑心到这一条路。起初先要做少牧一人，谁知他近来钱已干了，又做了颜如玉，天天的窝在那边，人也不甚出来，比不得初到上海的时候。因此死了这一条心。其余众人，有钱的要算邓子通第一，此人不狠赌钱，无从下手。郑志和、游冶之在上海日子多了，春间又在牌九里吃了些亏，看他步步留心。在叶媚春席上遇见幼湘之时，指指点点了一番，并问他为甚要变易姓名，说了多少冷话。逢辰怕他当众叫破，拉着二人出席，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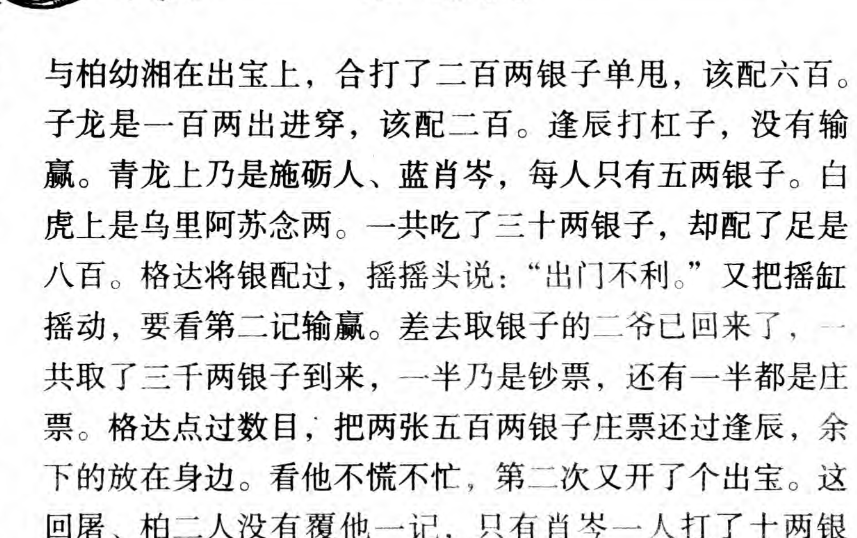
无数小心，方才没事。这种人怎能再去转他念头？只有少霞花钱撒漫，人又不甚精明，要报当时受辱之仇，还在此人身上，不过没有机会去打动于他。正是事有凑巧，少霞忽向逢辰借起钱来。逢辰想："此时不再下手，更待何时？"当下借了一百块钱，就在席上邀蓝肖岑、施砺人来，去请幼湘与花子龙吃酒，要看少霞见面之时怎样动静。后见他不甚着恼，本想用些心思，就把这一百块钱，说是向幼湘借的，春间牌九里本还短少，将来不要还了，好去亲热于他。不料隔了一夜，少霞忽然要讨阿珍，又寻逢辰商量。逢辰正中下怀，始放胆把倒脱靴的本领，施展出来。假意叫少霞纠乌、格二人摇摊，却叫少霞开盆，又先说下"开的时候，须要当点儿心，莫把骰子碰动"，种下句根。可怜屠少霞一时间利欲薰心，怎想得到许多利害！

自从写了请客票去，还怕乌、格二人不来。及至二人到了，吃过了酒，逢辰假意说要碰和。花子龙说："碰和不好，还是推几方小牌九顽顽。"柏幼湘说："与其牌九，不如摇一场摊，输赢来得爽快。"几个人你言我语，后来大家多说摇摊最好。格达情愿先摇一庄，因身边本钱不足，差长随回栈房去拿。乌里阿苏说："我现银子今天虽也带得不多，却有三四百块钞票、一张一千两的汇票在此。倘然赢了，不必再说，输了，还有京里头朋友汇来的一张五千两银子支票，不知可能抵得钱么？"贾逢辰道："乌大人说甚么话！你老人家栈房里，怕少了现银？谅来

钥匙带在身旁，怕回去拿。停回赢了最好，输了尽管放心，我们这几个人，那一个不好移动？就是我们输了，也说不定要向你老人家移动些儿。”乌里阿苏道：“那个自然，你们也放心是了。”格达道：“闲话少说，我差底下人去取银，谅必立刻就来。不知你们可再去邀几个人助助兴儿，还是就是眼前的五六个人？”花子龙道：“我去邀肖岑、砺人两个同来可好？他们虽是输赢小些，却最喜欢的也是此道。”格达道，“既是喜欢，何不快快邀来。”子龙遂写下一张条子，交代阿素分付相帮，快到蓝肖岑的相好兆富里钱宝玲那里去请。

不消半刻钟时，二人来了。那格达差到栈房里去取银子的长随，尚没有来。格达又发起性来，“混帐”、“忘八”骂个不住。逢辰见他发怒，说：“格大人倘果高兴，我这里先有一千两钞票在此，不妨先请顽要起来。等贵价到了，还我可好？”格达点点头道：“那也使得。但是你把银子借给了我，自己还有钱打么？”逢辰道：“我们几个人好通融做的，怎么不打？”格达道：“既是这样，待我当真先做个庄，试试财气如何？”逢辰遂叫阿素把台子排好，拿出四粒又圆又活的骰子来，连摇缸一齐摆在台上。

格达拣个方位坐了，讲定摇二十摊，照例浪过三摊，又把摇缸摇了三摇，放在桌上。众人因要探探宝路，也有打单甩的，也有打出进穿、白龙穿的，也有打一记杠子的。格达看众人打齐，开了一个十五点的出宝。刚巧少霞



与柏幼湘在出宝上，合打了二百两银子单甩，该配六百。子龙是一百两出进穿，该配二百。逢辰打杠子，没有输赢。青龙上乃是施砺人、蓝肖岑，每人只有五两银子。白虎上是乌里阿苏念两。一共吃了三十两银子，却配了足是八百。格达将银配过，摇摇头说："出门不利。"又把摇缸摇动，要看第二记输赢。差去取银子的二爷已回来了，一共取了三千两银子到来，一半乃是钞票，还有一半都是庄票。格达点过数目，把两张五百两银子庄票还过逢辰，余下的放在身边。看他不慌不忙，第二次又开了个出宝。这回屠、柏二人没有覆他一记，只有肖岑一人打了十两银子，其余都是庄家吃的。

以后输输赢赢，一共开了十一二摊，被子龙领着众人，摸出宝路，把庄家打坍。及至结帐，三千两票子，只剩得三百两不到了。格达把摇缸一推，立起身来，让别人去摇。乌里阿苏做了一庄，是三十摊，又输了二千两左右，也停了手。

逢辰要子龙做庄，子龙与少霞打个暗号，说："一个人输赢太大，还是那一位来，与我合做一庄。"少霞会意，说："我来与你合庄如何？"子龙道："与你合庄最好，就请你替我代摇，我正尽心尽意的在旁收注配注。"少霞假意推辞道："我只能搭个分儿，要我摇是弄不来的，还是你自己动手，我来替你收配。"格达道："少霞，这个顽意不很弄么？若是当真不很弄惯的人，果然还是替子翁代

摇，那收注配注，差不多些的人最易错误，我看让子翁去弄的好。”逢辰、砺人、肖岑等，也都是一样的说。逢辰与幼湘两个，更愿并个股分在内，帮着子龙做个看清。

子龙咬着少霞耳朵说：“是时候了，你尽管大胆动手，只要开盆时格外留心，不碰骰子，包定着你一战成功。”少霞大喜，方才答应，凑齐资本，坐将下去，言明只摇十摊，摇完再放。也照例浪了三摊，令众人看过宝路。第四摊起自然算数，开的乃是青龙，没有人打，赢了三百多两银子。第五摊又开青龙，又没人打，只有砺人打了二十两银子龙白穿，配了他四十两，又赢进七百多两。第六摊开的进宝，众人却又打在青龙上去，进宝上只有砺人打了一记十两的扛子，配了他十两，尚余八百多两。自从这第六摊起，看看台面渐渐打得大了，格达连着方才做庄那三千两票子早已输光，拿手上边一只汉玉镯子、一只猫儿眼珠子镶的珠戒指儿，向子龙抵了五百银子。乌里阿苏身边的汇票，也抵押在逢辰那边去了。

摇到第七记上，因这一日的摊路连儿连的甚多，众人一齐打了一记覆宝，多在进门上边，算一算足有二千银子左右。子龙叮嘱少霞：“这一下小心些儿。”少霞动手开盆，子龙又叮嘱一声，少霞的手顿了一顿，骰盆里好像微微的一响，子龙皱皱眉儿。及至开开一看，看见四颗股子，两颗是五，一颗是幺，一颗是二，一共十三点儿，正是进宝。少霞大惊失色，子龙附耳抱怨他太不小心，说：

"开盆时不合把手往下一沉，那摇缸口碰动骰子，自然开出祸来。"少霞也自己埋怨自己，怎的不中用到这个样儿。幼湘与逢辰两个微微叹一口气，催子龙把配注配了，算一算，连赢钱呕个干净，还输一千多两，只得勉勉强强的说："没甚要紧，再看第八摊如何。"

这第八摊，众人打的还是进门，却比上一摊更是大了。乌里阿苏把汇票向逢辰赎转，就在这票子上打了二千，另外又是五百多两现银。格达把上一记在进门上赢来的一千五百两，连本钱五百共是二千，扑上一扑。肖岑也因有了赢钱，打了三百多两，与砺人差不多儿。少霞见众人打得太多，问逢辰："倘然配不够了，怎样？"逢辰道："你尽管开，不够配了有我。"子龙道："这回莫再碰了骰子，不是顽的。"少霞点头答应，十分用着十二分心，把摇缸揭动。柏幼湘高喝个"开"字，少霞听摇盆内好像没有响动，料着是一定赢了，谁知道数一数十七点儿，当真又是一个进宝。这一回惊得呆了半晌，话都说不出来。逢辰、子龙、幼湘三个也多假意慌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道："这是那里说起！"乌里阿苏将手向打着的汇票与现银子一指，道："一共是二千五百五十五两，该配七千六百六十五两。"格达道："我要配六千两。"肖岑道："我打三百念两，该配九百六十两。"砺人道："我三百二十五两，该配九百七十五两。"子龙并着一算，共要配出银一万五千六百两，庄上的本钱，尚有四千九百多两，不够了

一万有余，多向逢辰要银。

逢辰问少霞等，除了现银，身旁可还有甚东西抵押。子龙道："一万多两银子作四股开，每人该出三千三百两左右。我有一只打簧金表，三百两银子买的，尚有一张半个月期支票，刚巧三千银子，抵得够了。待我交与你们。"柏幼湘道："我没有别的物件，只有三千五百两一张银行支票，抵三千三百两如何？"乌里阿苏道："支票只要靠得住的，到期一样多是银子，有甚不可？"逢辰道："我有一张朋友托我做中出卖的田单在此，那田在虹口地方，足值三千多两银子一亩，单上共是二亩九分有零，只好头痛救头，暂抵在乌大人处，明后天我来赎罢。"乌里阿苏道："抵一抵是可以的，最好那一位来做一个中。"逢辰道："就是少霞可好？"少霞摇摇头道："并不是我不肯，我今日自己尴尬到个极处，这便怎好？"逢辰道："你到底还缺多少？"少霞道："我身上只有五十多块零碎洋钱，一只四百五十两银子买来的金练打簧金表，一块三百两银子买的汉玉扇轧头，一只海珊瑚金镶镯子，一个三百五十两银子新买的玻璃翠烟壶，总共只有一半，其余真没有了。说起来实是惭愧。"逢辰道："这么样罢，阿素他还有儿个钱，借你可好？"少霞道："他有多少？"逢辰忙叫阿素来问，阿索起初说："中秋到了，那有余钱？"后来逢辰向他熟商，连头钱借了五百两银子，说明三日即还，取出来交与少霞。尚少一千多两，真是没有法了。逢辰又去替他与乌

里阿苏商量，叫少霞立了一张一千二百两银子两个月期的借票，自己做了一个保人，方把配注配清。那田单因乌里阿苏的银子除被少霞借了一千二百两空头，又抵了金表烟壶等物，不够数了，抵与格达，仍倩少霞作了个中。众人看尚有两摊摇不下了，就此各散。

子龙、幼湘一把拉了少霞到后房去，多要与他拚命。少霞说："第七摊果然是我不好，碰了骰子，第八摊并没碰动，怎的输到这样?"子龙道："这仍是第七摊上的祸根，被他们摸准了路，千不该、万不该，总是你失手碰骰子的不该。你初摇时，我好好在桌底下，用吸铁石吸了一个白虎，多被你碰做进宝。如今枉费劳心，却也罢了，但我们多是靠此过活的人，'偷鸡不着折了把米'，弄得个资本精光，你怎样对得住人?"

少霞被他们这一席话，只说得哑口无言，正恨没有个地洞钻了下去的时节，还好逢辰进来，假说："事已如此，埋怨也是无益。我们今天且自散罢，缓天等少霞到家里去，多拿些本钱出来，再图翻本。翻了本，贴补你们。"二人还当着没有听见，咕哩咕噜的讲个不住。直到逢辰搀着少霞的手，移步踱至外房，二人始也跟了出来。逢辰暗嘱少霞快去，何必在此受气。少霞一步懒一步的跑出房门，子龙尚问："到那里去?"少霞没有答他。逢辰与阿素使个眼风，阿素会意，口里头说："我去问他。"两只脚如飞的追了出来，在少霞的衣襟上轻轻一扯，说："屠大少

爷，要去了么？你莫生气，方才的五百两银子，放在你处，本当放心，但我端整做节上开消，千万你三天里定要送来，不可耽误！”少霞勉强应道：“那个自然，你进去罢，我要走了。”阿素方说声：“慢去，明天请来。”回身进内，叫逢辰写条、再请乌、格、蓝、施四人到来分银。大约连银连物，乌、格等每人一股，有三百两左右；花、柏二人每人得二股半，五百多两；余下是阿素的，也有二百两零些。借票并阿素借出的五百现银，不在其内，等到缓日银子到手，大家再算。那班人这一夜说说笑笑，好不开怀。

少霞却独自一人，垂头丧气的出了花家，心想到仁寿里去，奈一些没有兴会。在马路口呆呆的立了好一刻儿，想到“欠了这许多银子，若不向家中去取些出来，怎样了法？以后怎在洋场地面做人？”遂决计叫了部野鸡东洋车，星夜进城，要向老太太商量。那里晓得被老太太一顿训斥，问他有甚用处，一个钱也不肯给他。少霞不敢再说，左思右想了一回，无可奈何，只得暂在家中，避他一避。并与帐房里何先生把此事约略说知，倘然有人寻他，只说没有回来，不知溜到那里去了。且等过了十天、廿天，叫何先生劝老太太回心，有了钱再行出去。我且按下慢提，须待第二集书中少霞的老太太病故之后交代。

如今且说阿素，自从串个扇面，借给少霞五百两银子，三天易过，少霞绝迹不来。花子龙、柏幼湘要想分这

钱儿，与贾逢辰商量，可好叫阿素寻他索讨。逢辰道："若然不好去讨，当日也不串这出戏了。我早料他这回输了许多的钱，家里头防拿不出来，才叫阿素出名借他，为的正是索讨地步。他既三日不来，我们也三日没有见面，不知他住在阿珍那边，还是拿不动钱，躲在家里？我们不便找他，阿素是到处可以去得的人，又随便什么说话多好讲的。只要寻见了他，说再隔一礼拜中秋到了，这五百两银子，说明预备节上开销，倘有差池，如何过节？他如情情愿愿的拿了出来便罢，倘有半个不字，等到中秋那日，不妨领着许多不三不四的人向他去讨，看他怎样发付！你们想，这样办法可好？"子龙、幼湘同说："逢辰主见极是。"遂与阿素说知，叫他四处去寻。

阿素先到仁寿里阿珍小房子里去了一次，阿珍说少霞三天没有来了。房间里却像有个客人在内，疑心莫要躲了起来，捉一个空，闯将进去，却见是邓子通，并没少霞踪迹，只得退了出来。又到百花里花笑春家，也说三四天没有到了。笑春因为有三十三台酒、一百五十几个局多没开销，差阿香也在各处寻他。

阿素看是情真，便不再说，但想："这两处找他不见，不是躲在家里，却在何处！何不进城去探他一探。"遂出了百花里，叫部东洋车，拉到西门下车。进城问了许多的信，方才寻到。见好一所五进进深的高大房屋，八扇广漆墙门，甚是气概。门房里有个看门的老头儿，坐在凳上打

盹。阿素叫声："老伯伯，你家大少爷可在里头？烦你进去说声，有一个阿素看他。"那老头儿是受过少霞并何先生分付的，睡梦里听得有妇女声音寻他主人，打个花欠，伸个懒腰，站将起来，把眼睛一擦，细细的对阿素一瞧，回说："你来找大少爷么？他好几天不回来了。我们老太太生病，差小二爷出去寻了几次，总没寻到。多是那班骚货害人，老太太气得发极。你是那里来的，寻他做甚？"阿素听说话不对，呆了一呆，道："我是你少爷的要好朋友差来说句话的，晓得你家少爷有三天不出门了，故此路远迢迢的进来，你莫诓我。"老头儿道："那少爷的朋友是谁？怎见得我来诳你？"阿素道："你少爷的朋友是贾逢辰，与他天天总在一处，只因这几天住在府上，不见面儿，才差我特地进城。你说好几天并没回家，岂不是诳我么？"老头儿道："这朋友叫贾逢辰么？老太太曾经说过，正要寻他说话，你可回去请他自己前来。我们少爷当真不在里头，你且去罢。"阿素见走不进门，心下踌躇，要想就此回去，难道白白的跑了一次？要想硬闯进去，城里头的宅堂，比不得洋场上面，莫要吃了些眼前亏，诉也没有诉处。故而将身倚在门首一根柱上，立了好一刻儿，到底不敢进去，还是回去与逢辰商量好了应该怎样再来的好，没奈何，说声："你家少爷当真不在，烦你等他回来，转言一声，说阿素来过。他心上自然晓得。我要去了。"老头儿将手一摆，道："我听见了，你尽管去。"

阿素垂头丧气的走出大门，约有半条多街，忽见拉少霞包车的车夫江北阿三，手中拿着一大缸洋烟，劈面走来。阿素喜出望外，连忙叫住了他，问道："你家少爷，这几天究竟可在家里？"阿三是天天拿惯轿饭帐、节节拿惯草鞋钱的，巴不得主人家每日出外，这几日不出去了，一个钱也没有进帐。听见阿素问他，一五一十的细细说道："少爷住在家里，有三夜了，尽日尽夜吃鸦片烟，并没出来。却与帐房里何先生商量好了，交代看门的，有人来寻，总说不在家中。谅来你也去过的了，断断没见面儿。"阿素点点头，道："一些不错，你可能替我想个法儿，请他出来？"阿三道："请他出来，谈何容易？我也因这几天没有轿饭钱拿，想过几个念头，要想哄他出门。争奈那一日摇摊的钱输得狠了，回来问老太太要钱，老太太一个不给。少爷是要面子的，没有了钱，出门不来，因此躲着，也不是有意要胡赖人家。如今必得寻一个知己些的朋友，到家里来会他，顺便向老太太劝劝。只要劝得转那老人家给钱，不怕他不出大门。你想这一个人，谁请得来？"阿素道："如此说来，我明天叫贾逢辰贾大少爷进城可好？"阿三摇头道："贾大少爷，我们少爷是要好的，老太太却深怪着他，说多是被他引诱坏的，背后头常常说要与他过不过去，还是不来的好。"阿素道："贾大少爷你们老太太与他不对，你知道老太太，可有个说得上话的人？"阿三道："人是有的，一个是凤鸣岐，一个是平戟三，一

个是熊聘飞，一个是李子靖。这四个老太太多会见过面儿，说他们很是规矩。还有一个短中取长的人，是杜少牧杜二少爷，老太太也说他虽然与少爷一样的在外嫖赌吃着，却比少爷有些骨子。你能够在五个里头请到他一个，或者有些指望。”阿素细细一想，道：“五个人我多认识，姓杜的最是熟些，并且最好说话，那四个不甚好讲。我一准请杜二少爷进来，你瞧好也不好?”阿三道：“二少爷真个请得到他，谅来老太太或肯听几句话。不过比了请姓凤的那四个来、差一点儿，不能够十分拿稳他九分。”阿素道：“你不晓得，那四个人，与我们贾大少爷不甚投机，所以我也说不甚来。一准我去请二少爷，你在家里头候着，须要使他与老太太见面讲话。将来到了北边，还了我摇摊里借的这一注钱，你的意思自然晓得。”阿三带笑答道：“那就是了，且待二少爷到了我家再说。我挑烟出来久了，恐防少爷性急，要回去了。你也往北寻二少爷去罢。”阿素说声：“晓得。”又说：“这件事你我须要放在心上。”二人始各自东西。阿三回家，不必细表。

阿素出了西门，叫东洋车到久安里颜如玉家，寻少牧而去。谁知少牧那天，正与郑志和两个在房中合如玉吵嘴。如玉因近来中秋到了，佯称开消不够，要问少牧借钱。少牧有钱在手，本是个慷慨的人，无奈自从谢幼安回苏之后，推说与经营之合开书局，不知发了几十封信，到家里去要钱，家中只有空信到申。起初说少甫出门，催他

回去，后来竟说少甫“将要来申，面劝回苏，家中颇尚小康，在申不必与人合股贸易，所言汇银一节，可作罢论。倘要零用，动身时所带资斧谅已足够，此间不再寄来。一则长途不便，一则钱在手头，挥霍无底，切宜自警”等语。少牧见了，无可奈何，好不纳闷。看看带出来用剩的钱，渐渐要没有了，心中正在昼夜焦躁。怎禁得如玉再要赤紧与他借钱，说节上房间里要用多少，房饭钱要付多少，马车行开消多少，戏馆里头多少，成衣帐多少，银楼里多少，洋货店多少，卖花的多少，本家处菜钱多少，娘姨相帮掮的洋钱上利钱多少，讲了又讲，满口要少牧至少借五百块钱，方可过去。少牧硬着头皮回说：“客人不是一个，为甚向我一人借钱？”如玉听了，不答应道：“本来我很有几户客人，这一节因与你要好了些，他们多不来了，那是你晓得的。莫说别个，但看那潘少安就是一个榜样。”每每说到此处，少牧无言可答，只得含糊的应许着他，说节边家中若有银信到来，好掉与你掉几百块洋钱。如玉方才欢喜，临了儿灌他几句迷汤，说是：“这节过了，下节最好想个法儿，赶紧把我娶了回去，免再担着心事吃这碗饭，你也不要在外边顽了。那其间一双两好，地久天长，岂不甚好？”说得少牧心花怒开，不由不忘其所以。如玉那模样的做作，已有三四次了。

这日少牧在房，如玉又与他说起过节的话，问他究竟接到家信没有。可巧志和来寻少牧，到东荟芳花媚香家碰

和。少牧要走，被如玉一把拖住，对志和说："人家有句要紧话儿问他，待他说了再去不迟。"志和问："有甚要话，可能与我说知？"如玉想："少牧这人最是面重，何不竟把他答应借洋的话，今日当着志和说知，日后使他缩不回来。倘要缩回，更好就央志和去说，一定难以为情。这几百块洋钱，必可稳稳到手。真是一个绝好机会。"因拉志和一同坐下，把话说知，满望着他帮些儿忙。那里晓得志和听了，说出一席话来，只气得如玉面红耳赤，手足如冰。有分教：

平时莫作亏心事，此日难遮满面羞。

要知志和怎样说话，如玉动气，且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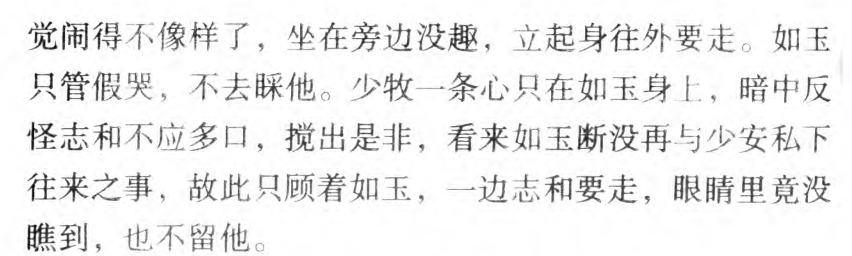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回

筹节费杜少牧觅友
借嫖资贾逢辰作中

话说颜如玉要与少牧借钱，把话向志和说知，指望着帮几句忙。谁知志和心中，一向恼着如玉暗地里仍与少安往来，只瞒少牧一人，听见今日要向少牧借钱，因发话道："你这一节短开消么？做你的客人，不是二少爷一个，可曾向别的客人想个法儿？"如玉道："郑大少爷，你又来了！自从二少爷做我之后，虽然还有几户散客，不过是叫叫清局罢了。莫说向他们开不得口，就使开口，也是无益。"志和闻言，冷笑一声道："杜二少爷之外，别的客人难道多是清局？只怕未必。"如玉听口风不对，脸上一红，硬着嘴儿辩道："不是我颜如玉咬钉嚼铁，这节除了二少之外，当真没有第二个要好客人，那是人人多晓得的。"志和道："从来俗话说得好，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事，二少或者不甚明白，旁人却怎的瞧不出来？"如玉听志和一句紧似一句，恐防说出不好听来，急忙转口想阻住他。那里晓得志和早已说下去道："你做

了杜二少爷，别人果然不做。不过内中还有个人，你待他很是不薄，何不去与他商量?”如玉不听这话犹可，听了时心上边不由不品的一跳，脸上边红里头泛出白来，只得半真半假的勉强答道：“郑大少，你莫要胡说！我这一节除了二少，当真还有那个？说甚顽话。”志和道：“谁与你顽？那潘少安是什么人？”

少牧起初听二人讲话，只认志和有意与如玉作耍，笑微微的毫不在心，如今听见“潘少安”三字，顿时脸色改变，动起火来，忙问：“少安怎样?”志和道：“你问如玉。”少牧真个逼着如玉，要他实说。如玉听被志和触破机关，枉费了平日间遮遮掩掩的多少心思，这一气直气得手足如冰，非同小可。又想事已如此，辩也无益，这回再要骗过少牧，除非使条苦肉计儿，否则休想再瞒。因把两手将眼睛一掩，倒在少牧怀中，假意的啼哭起来，说志和不应造这谣言，有心挑衅，叫少牧休去听他。房间里的姨娘、大姐见了，共来相劝，多说：“有话好讲，何必悲伤?”如玉见有人来劝，愈不肯住，偷眼看妆台上放着一把剪刀，抢在手中，对着少牧与志和道：“你们多来冤我，叫我有口难分，我做人也做得再郁没有的了，不如把头发剪去，到庵堂里做个尼姑，修修下半世罢！”说毕，把右手一擎，将剪刀罅开，装做要剪下去的光景。少牧见了大惊，抢步过来，揿他的手。这剪子早被旁边一位老娘姨夹手抢去，锁入妆台内抽斗之中。志和看如玉这般做作，太



觉闹得不像样了，坐在旁边没趣，立起身往外要走。如玉只管假哭，不去睬他。少牧一条心只在如玉身上，暗中反怪志和不应多口，搅出是非，看来如玉断没再与少安私下往来之事，故此只顾着如玉，一边志和要走，眼睛里竟没瞧到，也不留他。

志和气得独自一人，跑将出去。巧巧的门帘一揭，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大家撞个满怀。志和要想发话，却看进来的不是别人，乃是阿素。暗想："这人来此何事？"因又缩住了脚，走了回来。阿素进房，看如玉哭得头发散了，发上的花卸了一地，脸上边搽着的粉，弄得红一块、白一块的，两条画的眉毛因揩和了，连眼泡上也多有了黑痕，口上点的胭脂，那绯红的颜色，几乎下巴多染红了，真觉狼形到不堪极处，不知为了何事，慌忙启口动问。如玉见是阿素，他也没有甚么不好意思，一五一十，把志和、少牧冤屈他暗与少安两下要好的话，细细说知。阿素最是个鉴貌辨色的人，晓得这是如玉用苦肉计联络少牧，却乐得做个人情，说："郑大少爷、杜二少爷，真是冤枉人了，如玉先生自从做了杜二少爷之后，我曾不时说起，晓得他当真并没留过第二个客人，怪不得心上要郁。二少爷不要多疑，你们很要好的相好，怎的这样起来？如玉先生，我劝你也不要哭了，二少爷与郑大少是一时戏言，要来试试你的心迹。如今心迹明了，他们也断不再疑着你，大家好好儿罢。"如玉听了，并不回言。阿素跑到面架上边，取

了一条毛巾，叫小大姐到灶屋里，去打一盆脸水来，亲手绞了一块手巾，替如玉把脸抹过。又叫梳头的端镜子来，替他梳洗。如玉方才止了假泪，并不做声。阿素既把如玉劝住，又去劝少牧、志和，叫二人看顾些儿。少牧说："只要他真个断了姓潘的人，我心上最喜欢他，冤他甚的？"阿素带笑说道："既你二人这么样说，这口气彼此多可平下来了。想不到我今天跑到这里，做了一个和事老人。"如玉见阿素把二人劝得口风松了，到底自己做下虚心情事，不妨趁此收篷。因一头梳头，一头唤阿素问道："阿素姐，你是没有工夫出来的人，今日到此何事？"

阿素听如玉问他，一把拉了少牧的手至如玉身边，叫他一旁坐下，说："你们在此吵嘴，幸被我劝散了。如今待我把自己的事，说与你两个人听，最好须要求二少爷替我出一出场。"少牧道："你有甚事，快快说来，好出场的，自然替你去干。"阿素遂把屠少霞如何摇摊，如何大负，如何借银，如何几日没有出来，如何到城里去寻，如何门上回复，如何在半途遇见少霞的车夫阿三，如何阿三叫他请少牧去见老太太，劝他回心的话，从头至尾，好似背书一般，背了一遍。又对少牧说："这件事除二少爷帮我的忙，别的人我请不动他，那借去的银子，岂不是石沉大海，知道几时还得出来？将来一到节上，叫我如何得了！"少牧听罢，沉思半晌。阿素认做不肯，央求如玉劝他进城。如玉因即刻斗过了口，推说不愿意合他讲话，阿

素再三相恳，始说："人家难得央你件事，你走一次就是了，拿甚么腔？"岂知少牧的心上，他盘算着自己过节与如玉问他借钱，尚缺一千洋钱数目，正在无处设法。听得阿素央他去看少霞，触动心思，暗想："何不替少霞在老太太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叫他多拿些银子出来，好向少霞移动。真是一举两得，免向别处筹画，羞人答答的开口为难。"惟一时间这条主意还委决不来，幸亏如玉逼了一逼，方才把头一点，开口答道："我去是了。"

阿素听少牧答应，当下满心欢喜，就问："今天可来得及？并不是我故意催急，怎奈节要到了，早些把这银子收了回来，也好使我放下了心。"少牧道："本来今天就去也好，无奈天不早了，城里的路我实有些怕走。"阿素在身边摸出一只夹金表来一看，道："此刻四点半点，坐车子到西门下车，算他要一刻钟，好的是进了西门，路不甚远，再是半刻，一定到了。你进去与少霞合老太太说话，至多说到一点钟已够，大约六点钟左右，便可出城，谅还不甚黑暗，你与我走一次罢！"少牧始答应就去，并问："成与不成，停刻在那里覆你？"阿素道："你进了城，我要回尚仁里去，还是在尚仁里见罢，阿逢想来也在那边。"少牧回身向如玉要长衫马褂，如玉叫大姐开了衣橱，取出来服伺他穿好了，问外边相帮："二少爷的包车夫来了没有？"相帮的说："车夫已来，拉着车在弄口等候。"少牧遂动身要走。

志和见少牧要进城去了，不能再邀他去碰和，只得另外再请别人，说声："今天我睡梦里，不知道却闹了一场是非，如今你们都要走了，我也要别处去了。"如玉听他在那里闯声，到底是少牧的好友，虽然不应多嘴闹这口舌，却怪人只好怪在肚里，不便得罪于他，因道："郑大少爷，你何妨略坐坐儿，碰和时候还早，我还有句话要问你。"志和本已怪着如玉，今见他依旧柔声下气的有意答话，何苦闹甚脾气，因也随口答道："你有甚话，莫非怪我方才多口？"如玉道："我敢怪你？只要你不把我怪在心上是了。往后托你仍叫二少爷到这里来，须知我没有待亏着他。"志和道："二少爷一定来的，莫说往后，就是今夜，谅他也不到别地方去。"回头又问少牧："可是猜到你的心里？"少牧笑了一笑，如玉也笑了一笑，志和、阿素也都笑将起来，大家就此一笑而散。志和自去请客碰和。阿素回尚仁里妓院，等贾逢辰来，与他把央少牧进城的话说知，守候回音。

约有两点钟时，少牧已从城里出来，就到阿素院中。阿素见他面上怒匆匆的，忙问："见了老太太，可能说得进话？"少牧道："不要说起！我到少霞家中，起先被门上的人挡住，说老太太分付，少爷这几天不许出门，随便什么客人不会。后来多亏阿三出来，撒了句谎，说是老太太请我进城，要劝劝少霞收心，方得进去。见了少霞，说明来意，少霞就差阿三向老太太房中通报，说我请见。好个

老太太，说正要与他儿子的朋友谈谈，当时就请在堂楼会面。我还没有开口说甚，他先把少霞如何滥嫖、如何滥赌、如何不要结交好友，专与一班不相干的人聚在一处，絮絮叨叨讲个不了。我说那是少霞年轻，受人之愚，以后我们做朋友的自当随处叫他谨慎。后来始讲到向你借钱，并亏空各处局帐，说：'我想像老太太那般府上，也不是亏少人家款项的人，况且堂子里的钱财，说不定他们要上门索讨，那时像甚样子？还是劝老太太看破些儿，这一次再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把欠的钱开消一个干净，往后少霞再到外边，我愿做个保人，保他再没这种事情。'谁知老太太不听犹可，听了此言，顿时大怒，说：'少霞在外浪荡闲游，花去银钱已经数万。祖宗创业不易，不知吃了多少辛苦，方得有此薄薄家私，怎禁得他今日一千，明天八百，照此用去，那消再是三年两载，眼见得要寸草全无，那时我自己的几根老骨头儿，尚不知甚样收场结果。现在趁我这两只眼睛尚没有闭，必要好好的管教几时，一不许他轻易出门，二不许那狎友淫朋再上门来引诱，三不许再吸乌烟。若说银钱二字，决不能给他分文。因他身旁一有钱财，就要狂到个不可收拾。至于外面的人，登门索取，虽然虑得极是，但是嫖债赌债，比不得别的资财。他们真个闹上门来，我自然有法回他，回不了的再说。并不是我不听人劝，只恐怕还了这注，那注又来，清了一边，那边又欠，彼时叫我女流，怎能了这不肖许多未完之事？此事

实难从命，万望休得见怪。’说完了这几句话，又说一声‘失陪’，并叫少霞：‘你莫跟了朋友出去，我要里面去了。’竟把我阴干在堂楼之上。我落了这一场没趣，没奈何与少霞下楼，在书房内谈了一回，彼此一筹莫展。看看天色晚了。我才出城来的。你们二人替我想想，这一次可是走得乏味？那老太太，真是岂有此理！”阿素听了，把头连摇几摇，说：“世上那有这种的人！帮着儿子赖钱，真是狠不要脸！我却对不住你跑这一回，也是万想不到的事。”

逢辰初时并不作声，后来问少牧道：“你去与少霞说情，叫老太太先拿一二千银子出来，也就够了，为甚要他几千？难怪他听了心疼，出言冲撞。”少牧涨红了脸，并不做声。逢辰心下大疑，逼着问他为甚意思。少牧始老实说：“我与你是自己弟兄，说出来不怕你笑。我这几天，也因中秋到了，开消的钱算起来，堂子里、大菜馆、戏馆、马车行，及绸缎庄剪的衣料、洋货店取的香水洋巾，并栈房里房饭开消，一共须要一千多块洋钱，方能将就过去。那些扇子店、裁缝店等零碎些的，尚还不在其内。自从幼安动身之后，发信回家取银，怎奈家中只有空信到申，不是劝我早早回苏，便说少甫为了地皮的事，在杭州耽搁住了，至今尚未回来。银钱是他经营，旁人不能私动，推得狠是干净。我也曾连次发信到杭，叫少甫寄银出来。少甫又说人在杭城，银在苏地，不能划寄。看看节期

一天近一天了，再想家里寄出钱来，谅来万万不及。我在上海，为日未多，又没有甚知己的人移动移动，好不叫我五内如焚！自从起手巾的那一日起，我已足足担了十多天心事。今日阿素央我到城里去，我就动了个一举两便的念头：想老太太倘能劝得他拿出钱来，不但阿素的款子不空，我也可与少霞暂借一千四五百块洋钱，且把这中秋过了，或是我回到苏州寄出还他，或是另想别的法儿，故与老太太讲话的时节，有叫他拿几千出来的话。早知他一日回绝，真是俗话说的：'鞋子不做，落甚样儿？'说来令人好不懊恼！"

逢辰听罢，叹口气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心下着恼。但我不合与少霞作了个中，如今阿素问我要钱，叫我怎样才好？"少牧道："阿素是个吃亏不起的人，你须与他想个弥补法儿。不过我这几天方寸也有些乱了，不能替你们安排这事，你们休怪我不肯出力。"逢辰又叹口气道："谁怪你不肯出力？当真你看个冷破，今天也不进城了！那是我们晓得你做人本甚热心，阿素才来求你。我却又是一个热心的人，阿素的事弄得这样，已恨不得立刻借注钱来替少霞还了，全了个朋友交情，又免了阿素担惊受恐。只是那里有这个有钱之人！不料你这中秋节上，又是十分过不过去。我不晓得也罢，既然晓得，我们是痛痒相关的朋友，比不得泛泛之交，那有眼看着你忧忧急急的道理。必得也与你设个法儿，方不负相交一场。但恨我也是个手

无寸铁之人，这便怎么！”

少牧听逢辰说出这一番体己话来，心下甚是感激于他，暗想：“这种人才算得是个朋友，只可惜的是有心无力，也是枉然。”阿素一眼觑着逢辰，一眼对着少牧瞧道：“阿逢，亏你说这甜津律的好看话儿！你既不能替二少爷分点儿愁，解点儿急，又不能与我把这未完的事完掉，还要假惺惺的讲他做甚？我劝你就算了罢。”逢辰搔搔头儿，又把眉头一皱，道：“你说甚话！你道我有口无心，讲的话是假好看么？我在这里想一个人，把你们两件事，多要靠在这人身上，一齐了结。”阿素道：“是什么人？怎样的一个了法？”逢辰道：“自然是问他借钱，做个头痛救头之计。只要这人信得过我，又信得过你与二少爷的，我就何妨替你做个中人，借他一月、两月，拚得出些利息。那时你的钱就可抵得用度，二少爷也可以端整过节，没有事了。岂不大妙！”阿素把嘴一抿，道：“你说得这样便当，真个多是空话？一时间那里有这借钱的人等候着你？”少牧也说：“此人要三面都可信得，真是甚难。”

逢辰半晌不答；忽大笑道：“有了，有了！这件事何不去问乌里阿苏、格达两个，他们本来很是有钱，新近摇摊里头，又是二人赢的，又与二少爷合你我两个近来多甚相熟，说不定竟能取信得过。只要我们同心，将来还他的钱，何妨做我不着，立刻就去请他前来，与他商量。你们二人看来可好？”少牧道：“乌、格二人虽是有钱，怎奈性

气不好，只怕不是通融的人。”阿素道：“既有这两个有钱的人，管他肯是不肯，且待阿逢请他到来，碰碰机会却也何妨？况且阿逢这一张嘴，能把死的人说得活将起来。他当真替我二人出力，竟有几分指望，也未可知。”逢辰闻言道：“人家正正经经的话，你又要来说笑了。你几曾见我把死去的人说活转来？倘是真有这事，世界上连死人多没有了，只要我来说几句话，一个个多还了阳，难道将来多叫他们褪壳不成？”

阿素不待把话说完，抢上一步，起手在逢辰头上轻轻的打了一下，道：“我说你会得讲话，那是赞你的能干，怎么反钝起人来？你再要往下说去，我不依了。”逢辰道：“不依你要怎样？”阿素道：“我就要……”少牧笑道：“你要长要短，晚上边罢！如今还是去请乌、格二人，商量正事要紧。倘然有了眉目，你我都可放得下心。那其间你要甚样，老逢自然依你甚样。”阿素啐了一声，道：“二少爷，我与你狠客气的，怎么也与我说起笑话来？”逢辰道：“说说大家笑笑，也是个解闷法儿。二少爷一肚子的心事，与你也不相上下，只管叫他郁着，本来不是道理。目今闲话少提。快差相帮的到迎春坊卫莺俦家，去请二人来罢。”少牧道：“可要取笔砚来写张字条？”逢辰道：“并不是吃酒碰和，字条写他则甚？”少牧道：“不写字条，只怕相帮的去，有些缠不清楚，还是叫我的车夫走一回罢。”阿素道：“二少爷的车夫，不是小崇明么？他也不狠灵清。看

来此事必须我自己前去，方能拉也拉他们到尚仁里来。况且二少爷为了我的事情，路远迢迢的城里头也走了进去。这回去请二人到来，一半为的是二少爷，一半也还为我自己，怎能够贪着懒惰，不亲自去走一遭儿？岂不误事！”逢辰点点头道：“你去最妙，事不宜迟。倘是时候晚了，二人不在卫莺俦家，那时无处寻他。”阿素道：“自然说去就去，你们在这里略等一等，我不须一刻多钟，一定回来。”逢辰道：“你去就是，我们在这里睡着等你。”阿素道：“你说怎么？”逢辰道：“我说我与二少爷在炕榻上睡着吸烟等你。”阿素道：“你嘴里头讲的说话，清楚些儿。今天幸亏我有心事在身，不与你说，不然叫你受些没趣！”逢辰把舌尖一拖，道：“利害，利害！我不说了，你快去罢。”阿素笑了一笑，立起身来，在衣架上拿了一件元色铁线纱夹袄，穿在身上，把脚上边六寸帮的鞋跟兜一兜紧，说一声：“我马上就来。”出房自去。

逢辰因烟瘾到了，果然与少牧在烟炕上睡将下去吸烟。逢辰一连吸了六筒，少牧也吸了两筒，逢辰问他这几天可天天想吸，少牧道：“夜里头不狠熬夜，不吸不妨。白天里有时略吸数口，有时一口不吸。”逢辰道：“如此说来，你这烟还并没上瘾，好在你身体结实，又没有一定时刻的缘故。不像我一吸便上，一上这瘾子便大，真是受累不堪。”

二人谈谈说说，逢辰正把烟瘾过足，听外面相帮喊

声："客人进来！"阿素同着乌里阿苏、格达进房。少牧一见，忙与逢辰起身相迎。阿素笑道："乌大人与格大人，被我一齐硬请来了，跑得真好吃力！"乌里阿苏道："我们本有马车，因巡捕不许他停在弄口，不知赶到那里去了。不然，三个人正好坐着同来。"阿素道："大新街本来不许停的，谅来停在三马路桂仙戏馆后门左近，停刻我叫相帮的去关照一声，叫他们到这里来。"格达道："我有底下人关照去了，你可不必再去。但我走得匆忙，吃的烟还没有狠够，这便怎样？"阿素道："那倒不妨。我们有挑好的广诚信真正广膏在此，待我拿出来，替你烧一筒可好？"逢辰道："你不晓得格大人与乌大人，多是吃广恒信菊字烟的，身畔谅必带来，别的烟一概不吸，待我与他烧几口罢。"阿素点头称是。逢辰走至湘妃榻边，把那盏风罩广灯剔一剔好，看格达果然在贴身取出一个湖色丝线结成的小网络来，把那线结解开，内盛着一只沙地起花五钱头白银烟盒，满装着一匣好烟。逢辰双手接过，揭开匣盖，挑些在钢签上边，一头装烟，一头把请二人到此的来意说知。

乌里阿苏听罢，答道："杜少翁短一千几百块钱开消，我们是要好朋友，那有不答应的道理。不过俗语说的：'人熟理不熟。'须得老逢做个中人，明天一准如数送来。若说阿素的五百两银子，那是屠少霞欠的赌款，少霞自己没有出来，我们只恐不便借他。"格达也是一样说话。逢

辰道："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杜少翁乃是正用，又有交情，故此只要我肯做中，这银子不妨借给。屠少霞乃是赌款，又当别论。但我今天请二位过来，杜少翁的事情在后，他的朋友很多，还可另行想法。阿素这几天却弄不下了，必得二位济一济急，算是借与阿素过节，不干少霞的事，也是我来做个中人如何？"乌里阿苏道："借与少霞，因是赌债不便，借与阿素，是妓债了，更使不得。"逢辰尚要往下说去，格达在榻上把手摇摇，又把头来点点，吸过了一口烟道："阿素的银子"，说完又吸第二口烟，吸毕又道："我看不应许他"，说完，又低下头去吸烟。乌里阿苏笑道："你把这一筒烟吸完了再说罢！像你这样讲话，初一说了一句，十五再说一句，成个甚么样儿？"格达自己也好笑起来，连忙飕飕飕把枪上装好的烟，一口吸个干净，将枪一放，立起身来道："阿素的银子，我看不应许他，老逢与阿素面上，说不过去。应许了他，若算借给少霞，乃是赌债，借给阿素自己，又是妓债，多是我们做官人很犯忌的。我却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在此：不如把这五百两银子，一并借在杜少翁的名下，等少翁再去借与阿素。将来阿素还了少翁，少翁还与我们，有何不可？"

逢辰拍手道："果然格大人想得很是，竟是这样最妙。不但少翁与阿素承情，就是我也感激得很。"阿素听贾、格二人如此讲话，忙接口道："如此多谢你们济我这急，只要姓屠的一到外边，取到了钱，立刻还与杜二少爷，至

多一月半月的事。倘是姓屠的避在城中，我就寻到天边，也一定要把他寻了出来。”乌里阿苏道：“这样办法好虽然甚好，你要问二少爷，他可肯担这个肩，方可定局。”阿素道：“二少与我们阿逢老朋友了，想来断无不肯之理。”说罢，回转头笑微微的动问少牧：“可能成全这桩事儿?”弄得少牧允又不好，不允又是不好，心中甚觉为难。正是：

巧计不防移祸至，甘心为甚受愚来。

要知少牧答应阿素向乌、格二人并借这银子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现开消挖肉医疮
假缠绵推心置腹

话说阿素向乌里阿苏、格达二人借钱，那是逢辰定下的圈套：一来此回翻摊里头没有做得少牧，未报春间捉破牌九之仇；二则借给少霞的五百两银子，少霞现被家中管住，万一三十、二十天绝迹不到租界上来，这银向他怎样讨法？阿素岂不白串了一个扇面？故此想出这移祸江东之计，将来好嘱阿素叫二人出场，问逢辰向少牧要钱。少牧若说少霞没有还将下来，拚着翻个脸儿，说当初借钱的时候，原看姓杜的分上，并不借与少霞，如今应该要问中人向姓杜的讨取，那时不怕少了分文。这计果然甚是恶毒。然而少牧人虽忠厚，究竟也不是个三岁小孩，怎么想不到这点利害？因此听了格达之言，一时委决不来。怎禁得阿素再三央恳，逢辰又竭力担保，说："少霞很有身家，岂是欠了银子不还的人？目今也叫出于无奈，做朋友的正应暗中帮些儿忙。譬如阿素是个妓院里低三下四的人，尚且见他为难，当日借银与他，何况我们至好，又是一举两便

的事。"说来说去，竟然被他说动了心，一口答应问二人共借二千银子，照典起息，一月归清。少霞要还阿素的五百两，就在这二千之内。

逢辰、阿素听了，暗暗欢喜。乌里阿苏、格达见少牧应承下了，与逢辰使个眼风，说："老逢，不是我二人信不过，你与杜少翁银子二千，一个月期，二分起息，都可遵命，但这数目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必得少翁立张契儿，你签个字，免得口说无凭。"逢辰道："那个自然。我们还是等明天写，还是今天就写？"乌里阿苏道："今天写了也好。你们要用银子，我有马夫在此，待我写个字条，可叫他回栈房去取。"格达道："你有多少现银借得出来？"乌里阿苏道："一千二百两是现便的，尚少八百，你来凑个数罢，免得我到票号里去。"格达道："八百两我身傍现有，准定这么样罢。"说毕，就在身边摸出一个皮帐夹来，检出十张汇丰银行钞票，六张是一百两的，四张是五十两的，合成八百之数，双手交与逢辰。逢辰道："格大人这么的爽，我们借契还没有写呢。"格达道："你们写罢。我这八百两银子，因今天有人邀我到尚仁里去摇摊带出来的，如今借与你们，摇摊我不去了。"逢辰道："原来如此，岂不败了你的兴致！"格达道："说甚么话！赌钱也不是稳赢的，倒不如借给人家，这钱将来终久还我。"逢辰道："话虽如此，也要你老人家愿意。"乌里阿苏道："客话你莫说了，这八百两且请少翁收下，我的一千二百，

马上写字条差人去拿。”回头叫阿素取笔砚来，写了一张似通非通的条子，喊马夫进房，叫他回栈房去亲手交与隔壁房间里李师爷，快把银子送来。马夫诺诺而去。

少牧见格达的银子当场交了出来，乌里阿苏也差人前去取了，免不得要立张契儿，叫阿素拿几个钱，分付相帮买了一个花古柬，磨得墨浓，吮得笔饱，随手写道：

立借约杜少牧，为因正用，央中借到乌处九八银一千二百两正，格处九八银八百两正。言明照典起息，一月为期，本利归清，决无错误。忝在至友，并无信物作抵，惟凭中人当面担保。恐后无凭，立此借约存照。

年　月　日立借约杜少牧

中贾逢辰　　自书不代

写好，签过花字，双手交与逢辰。逢辰接来看过，随手交与乌、格。二人也瞧过了，多说写得不错，叫逢辰也签了个字，并令少牧添注数字道：

附批：其银当日一并收足，不另立收票。将来还银之日，仍由原中转交，收还此契。倘有失期延约等事，应由原中理楚。此批。

少牧照样添写好了，仍旧交与逢辰，转交乌、格二人。二人令逢辰在批字底下又写了“见批贾逢辰”五个细字，加上一个花押。乌里阿苏方把此纸收起，藏在身边。恰好马夫领着李师爷来了，乌里阿苏叫把银子取将出来，共是九

百两钞票、三百两现洋，点一点数，交与逢辰。逢辰问阿素向帐房里借个算盘，算一算数目对了，当即交与少牧。乌里阿苏分付李师爷先自回去。

少牧取三百两银子现洋、二百两银子钞票，交给逢辰，借与阿素。阿素接来放在桌上，笑迷迷问道："可要写张借契，"逢辰道："三五百两银子，二少爷不放心你么？比不得格大人、乌大人要二少爷立张契据，因是为数大了。若是几百两的进出，也断没有这桩事儿。"乌、格二人点头称是，弄得少牧不好意思说一定要写，只得也随口答道："契据要他何用？只要等屠大少爷一还了你，马上还我那就是了，你只管把银子收下。"阿素始千多万谢的，把钞票、现洋一封一封收藏在衣橱内一只小官箱里头。

乌里阿苏等又坐了片时，尚仁里钱金花家，一连来了三张条子，请格达前去要钱，格达果然不去。后来是花子龙请逢辰往兆富里吃酒，那请客票上写着："座中客少，倘晤乌、格二君，或有贵友同来最妙。"因要少牧一同前往。少牧这天心上究竟有些不甚开怀，决计不肯，要回长发栈去，说："身边带着这许多银票不便。"遂唤阿素分付车夫点灯，别过众人，上车回栈。逢辰等心上大喜，看见少牧一去，阿素就把这五百两银子取将出来，要想照股均分。乌里阿苏不许，道："这钱虽然少牧认了帐去，防他还起来有甚纠葛，须待还下来时再分。"逢辰、格达也是

一般的说，叫阿素暂把此银藏起。我且慢表。

再说少牧回至栈中，车夫开了房门，因好久不进去了，见台上、椅上的灰尘，积有五六分厚薄，床上的一条湖色绉纱棉被，那绉纱的颜色泛得有些白了，雪白的白洋布被单、褥单上边，起了许多黑点，分明因五月底天公做了个小暑黄梅，把被褥霉过，没有晒晾，弄到这个样儿。又看靠洋台的四扇玻璃窗上，蜘蛛网络好似窗心一般，真觉萧索万分。少牧把眉头连皱几皱，暗想："这多是陷溺烟花所误，弄得个家中不去，栈里不来。但栈里头只有两个多月没到，已是这般光景，家里头出来了半年多了，不知房中糟蹋到个怎么样儿。虽有妻子与仆妇们在那里收拾，只怕妻子固丈夫久出，心中必定气恼，仆妇们见主人没有心绪，一定懒得收拾，也弄得要不像在家的日子了。仔细想将起来，在外多耽搁一天，不但是多花一天的钱，到底总不是个结局。不如过了这中秋节，且与如玉商量，他若当真嫁我，索性亲自回去一次，设法一二千银子娶他回家；若是没甚意思，还不如斩断情丝，早离欲海为是。"这真是滥嫖的人天良发现之处。

那车夫见主人进得房中，皱着眉头，满心不快，晓得是房里头太脏的缘故。连忙出房，去取了一个鸡毛帚、一方抹桌布、一桶自来水，先把鸡毛帚将干灰并蛛网拂去，又用抹布将桌椅揩抹过了，略觉眼前清净些儿。只有那床上的被褥，想法不来，只好拿出去交与茶房，明天叫洗衣

服的拆去洗净。

少牧见车夫略略收拾好了，懒洋洋坐下凳去，在身边取出一大叠的帐来。多是各店家发来的发票，送在栈房里头，由栈房里账房先生交与车夫，带给他。藏在身畔从没有看过的，数一数，共十三张店票，还有一张栈房里的房饭单子，五十三张一品香等番菜馆里的签字单，另外车夫去抄来的几篇局帐。少牧一张一张看个明白，见最大是嘉纶绸缎庄取的绸缎，因有如玉穿的衣料在内，共有一百九十八两几钱银子；还有震泰昌如玉去取的外国衣边绣货等物，计洋一百七十八元有零，却也不小；其余是全亨洋货店洋伞、丝袜、汗衫、丝巾，计洋四十余元；中西药房香水、花露水、香肥皂、口香糖等，也是四十余元；大吉庐扇子店玉带扇一柄，是替如玉买的，六十元；锦润堂雕毛扇一柄、全牙三十方茄排骨折扇一柄，是自己用的，全四増四十方油单一柄，是如玉的，全牙四十方油单扇三柄，是送与房间里人的，[illegible]有零；[illegible]对联六角锦裱冷金琴对三副、什字锦裱高天地头生纸屏条二堂、全绫裱邱梓琴画仕女立轴一幅、全绫裱金免痴画兰花立轴一副，连润笔在内，共洋三十元有零；扬清荷兰水公司荷兰水洋廿元零；公一马车行马车洋八十多元；聚丰园菜洋四十元零；老泰和、新泰和菜洋各二十元有零；栈房里的王成衣工洋二十元有零；杨庆和银楼如玉镶了两只嵌宝金戒指、一副落苏珠金圈，兑了一头风凉押发簪并骑心

簪等，多记在少牧账上，一百二十余元。并将拢来一算，竟有英洋八百余元之多。加上房饭钱，除起初付过外，尚少洋四十余元。如玉处的局连酒，共须洋三百八十余元。又潘少安名下赔账三十多元，那是与少安吃醋时亲口允许下的。其余别的地方，尚有一二台酒、一二十个局的，也有二三台酒、二三十个局的，又是二百元光景。算巫楚云只有调头的那天吃了台酒，连着未曾调头之前叫过十一个局，最是小些，却一并结算起来，堂子里又须七百元上下。那五十三张大菜馆里的签字单，有大有小，最大是一品香五十多元，最小是金谷香不到二十元，共约二百元左右。通共算时，必须一千七八百块洋钱方够开消。另外还有各戏馆的戏钱，与堂子里手巾洋钱、节盘的脚钱、车夫的工钱，又是一百数十元，不在其内。

少牧不觉呆了半天，把借来的一千五百两银子，作着洋钱数目一算，洋价七钱四分有零，刚巧不多不少。不过如玉除了开消之外，尚要借钱，却不够了。立起身来，叹了口气，暗想："这事只好对不住如玉，且等过了中秋，回家与兄长及家人们商量，倘然一准娶他回去，不必借了；娶不成他，上海决不再来，这钱也可无须借得。到底祖先创业不易，子孙那能把洋钱当做萝卜片儿，看得轻飘飘的，随手用去。"主意已定，把各账逐注结开，依旧藏在身旁，端整明天一家家差车夫把钱送去，免得各店家上门催讨，各妓院先生、娘姨、大姐、相帮暗里着慌。结算

既毕，瞧瞧时辰表，已三点二刻半了。

自从白天里四点钟时遇见阿素，进城与屠少霞说话，后来出城与贾逢辰商议，请乌、格二人到阿素院中借银，以至回栈算账，足足忙了半周时工夫。虽然在阿素那边吸过几筒洋烟，如今又觉得身体困乏，四肢无力，花欠连连，想是辛苦了些，又要吸几口了。唤车夫要向账房里去借副烟具，车夫回说："天色将明，账房里多已睡了。"少牧无奈，只得叫车夫把被褥取来，要想铺好将就睡他一夜。那里晓得被褥上有一股霉蒸气儿，莫说不能安睡，鼻子里闻也闻他不得。少牧摇摇头道："这便怎处？"车夫道："栈房里好久不住，这被褥断断盖不得了。况且烟具又没有弄处，真是不便。今夜不如还到久安里去，且等明天再处。"少牧道："没有烟具，幸我还没真正上瘾，不吸也还不妨。但这被褥怎能睡得？"车夫道："二少爷，你不要三心两意，今晚一准到久安里去睡罢。待我点起灯来。"少牧沉吟半晌道："久安里因今天才吵了嘴，故想不去。除了那边，却又并没别的地方，这便怎处？"车夫道："如玉先生与二少爷狠要好的，偶然吵几句嘴，记他则甚？待我点灯。"说罢，退出房门，把两盏车灯多点好了，拔一盏在手中，重新进房，照了少牧出来，回身把房门关好，加上了锁。主仆二人步出外边，把管门的人唤醒，开了栈门。车夫将车子拉到马路上，去伏伺少牧上车，如飞的奔往久安里颜如玉家而去。

如玉本来早该睡了，只因这几天潘少安也因中秋节到，上了心事，好几日没到久安里去。那天如玉与少牧口角之后，想起少安为甚有四五天没来，差小大姐到处去寻，在天仙戏馆里头寻见，拉着同来。如玉问他："因甚事情，这几日面多不见？"少安巴不得他问此一句，遂把节上边不够开消的话说知，要问如玉借几百块洋钱，否则借些首饰也好。如玉在少安身上不是不肯倒贴，怎奈向少牧借的洋钱，尚还没有到手，不便应承于他。若说首饰簪环，那是天天插戴的东西，房间里人个个眼见，怎能借给人家，将来闹成话柄，断断不便，故没答应。只说过节尚有几天，且待缓天再说。少安认做他心上不愿，发起标来，动身要走，如玉那里肯放。二人拉拉扯扯，约有两点钟时光，如玉说天不早了，不许他去。少安说心绪不宁，一定要去。闹到三点多钟，究竟如玉闹不过他，眼看少安穿穿衣服，板起脸儿，往外去了。弄得如玉冷冷清清的独自一人，好不寂寞，坐在床前那张皮交椅上，盘算弄几百块钱来应承少安，不然这事有些不妙。

正在胡思乱想，忽闻院子外有人叩门，那口音像是少牧的车夫，因侧着耳朵细听。少顷，闻相帮的把门开了，那部包车也推了进来，停在上首天井中间。知道必是少牧无疑，急忙使个将机就计之法，不等少牧进房，预先开了房门，抢步出外，高声问相帮的道："进来可是杜二少爷？"相帮的道："正是。"如玉自言自语的道："我说这时

候，除了二少爷，断没有别的客人，果然是他！却也不枉了我守这半夜工夫，眼睛都没闭过。”少牧初听得如玉声音，知他未睡，心中已是暗喜，又听他说“不枉守了半夜，没有睡觉”这话，甜迷迷的，耳朵里听了进去，真令人心花多开。料想：“他既能守这半夜，那白天里吵嘴的事，必已有些懊悔。幸亏今夜仍旧到来，不然岂不要累他一夜无眠，怎能过意得去？”故在屏门外接口答道：“果真是我，如何你这时候，还没有睡？”如玉把门帘一起，放出些些亮光道：“你进来罢，这时候我还不睡，为了怎的？你与我自己去想。”

少牧移步进房，先叫如玉不要叫唤娘姨、大姐，轻轻的闭上房门，然后牵着如玉的手，走至里边，宽下马褂长衣，在靠窗口一张红木单靠椅上一坐。如玉见他只穿着一件法兰纱小马甲、一件雪青罗纺短衫，连忙开了衣橱，取出一件湖色熟罗的小夹袄来，替他披在身上，道：“你心中狠恼着我，偏是我却狠疼着你。这样八月里深秋天气，怎么只穿这点子衣服，岂不要身子受凉？”少牧道：“白天里的天气是狠热的，我这衣服，都是你替我放着，栈房里一件没有，叫我怎样穿法？”如玉道：“本来谁叫你与我吵嘴，要到栈里头去？”少牧道：“嘴是两个人一同吵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不是。”如玉道：“大凡体恤相好的客人，终是客人让些相好，不见得个个相好让了客人。我因中秋节过不过去，要问你借几百块洋钱，也是做妓女的常事，

并不是来砍你斧头。你情情愿愿应许了我，果然不枉了相好一场，就是心上不愿，也不妨好好的回覆一声，待我再想别的念头，却不该应一天一天拖着日子。再说说反叫我向姓潘的借钱，难道你自己不晓得自己，姓潘的被你吃断，不许他来，连那菜钱、局钱尚是你认着代还，如今怎反说出这种话来，令人听了恼是不恼？怎么你还使着自是性儿，只怪别人，不怪自家？方才若不是阿素到来，不知尚要逼到我甚样地步。想起来我们做妓女的真是好苦！”说毕，把两眼连擦几擦，仿佛又要哭将出来。

少牧见了心里头狠是不忍，连忙劝住他道：“你不要哭，有话好说。今天闹了一天，身子觉得疲乏极了，快与我开盏烟灯，装筒烟罢。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如玉皱眉道：“你又要吃烟了么？并不是我多嘴，这洋烟究竟不吃的好。你是个好人家子弟，吃上了废时失业，后来怎样？况且我有心嫁你，原为着你烟酒不闻，并非贪你貌美年轻，家资富足。倘然你竟把洋烟吃上，岂不辜负了我一片初心？但你今日既然身子甚乏，我也不便勉强着你，不许你吸。今夜且待我再装过几筒，以后总望你不吃为是。我的话须知句句好言，不要当做耳边风一般，东面耳朵里进去，西面耳朵里已经出来。那才像一个有志气人，日后真嫁了你，人家也说一声颜如玉并没瞎了眼睛。”少牧听了这几句话，真有道理，点首不迭的道：“你这话真是不错，还好的是这洋烟尚没上瘾。不过今天格外劳顿了些，故想

再吃几口。明天一准不吸，有何不可？”如玉方放下笑脸道：“如此才是，我与你可到榻床上去。”口说着话，替少牧把夹袄上的钮扣钮好，又在床底下拿出一双拖鞋，与少牧换了，双双走到湘妃榻边。如玉取了个火，点好烟灯，先在右边睡下去烧烟。

少牧在左边睡下，隔着烟灯，对如玉细瞧。见他妆已卸了，脸上边脂粉不施，那皮肤却仍吹弹得破的，煞是可爱。身上穿一件淡雪妃绉纱小袖紧身，下身湖色熟罗夹裤，元色排须裤带，小脚上穿一双蓝缎心子一墨绣蝴蝶头拖鞋，只套着一点子的鞋尖。一手拿着一只沙地起花白银烟匣，一手拿了一枝钢签，兰花着三个指头，把烟烧好，放下烟匣。拿起一支白银镶翡翠嘴的橄榄核烟枪，对准斗门装好一筒，递与少牧。此时少牧愈看愈好，接了烟枪，心满意足的一口气吃完一筒，交与如玉再装。真个鸦片烟的力量，甚是利害，吃下去那消三五分钟，便觉得精神顿长。

等到如玉把第二筒装好，少牧接了烟枪，在烟盘内一放，道：“且自慢些，到底我并不是个老瘾，不妨停刻再吸。我说过的，尚还有话，要与你讲。”如玉也把烟签放下，道：“你有甚话，说与我听？”少牧道：“你不是要问我借银了么？须知我本不是不肯的人，怎奈家中好久没有信来，连我自己过节开销，不瞒你说，尚是不够，叫我怎样替你设法？今天因与贾逢辰等商量，还好多承他们信

托，借了二千两银子与我，内中五百两是代阿素借的。尚有一千五百两，本想提出二百两来借给与你，谁知回到栈房一算，奇巧不巧，只够我自己用度，你这银子，依旧落了个空。如今我且问你，下节你的心上，究竟怎样意思？说明了我好想法。”如玉听罢，初时把脸一沉。后来仍旧满面添花的答道：“这几句话，你多真么？我想你既然借了这许多银子，就算内中有五百两是阿素的，不见得一千五百两，只够你一人开消？到底还是不肯罢了。你要问我下节事情，我这一节尚还过不过去，说他做甚！”少牧把头一摇，道：“你不信么？你目今也识得几个字了，现有各店家的发票并各家的局账在此，我与你瞧，才晓得我并不撒谎。”说完，在身边摸出一大把账来，给如玉看。如玉当真信不过少牧有这样大的用处，接过来在烟灯上略略一观，始知果然不错。折好了交还少牧，起两个玉尖尖的手指，向少牧头上一指，道：“我把你这不听好话的人！自从你在我处走动，我平时何等叮嘱，叫你不要吃烟，不要过于浪费，怎么你偏不肯听我？想来真是好气！照你这个样儿，以后我怎能指望着你！看起来我这一番好意，分明是枉用的了，不知怎样的命苦如此！”

少牧见他看了这账，着实发恨，好像花去自己的银钱一般，当做一片真心，因也自怨自艾的道：“这原是我的不是，劝你也不要抱怨我了。只要过了这中秋节，倘然你真有意思，一同回至姑苏，那时我杜门不出，怕不每年省



下一千二千银子，我终不负着你就是。”如玉道：“本来人心是肉做的，人家这样待你，也要对得住人。但想节后的事情尚远，节前却叫我如何过去？”少牧道：“我方才问你节后怎样主意，正是为了你的节前。你且老实说来，自然我有道理。”如玉想了一想，在烟盘内拿起烟枪，对少牧道：“你再吃了装好的这一筒烟，不要吃了，我好与你静心讲话。”少牧接枪在手，道：“吸了这筒，不但今天不吸，明天也不吸了。有话你快讲来。”如玉道：“你问我节后的主意么？我不是三心两意的人，只要能依得我三件大事，我自然一定嫁你。”少牧道：“是那三件？”如玉道：“第一件，我也是好人家女儿出身，虽然现堕烟花，出门时不能不凤冠霞珮，红裙披风，清音彩轿。第二件，日后见了你家里的人，只能姊妹称呼，断不能磕头见礼。那第三件，便容易了，就是我即刻说过的，娶我之后，再不许你嫖赌吃烟，但望你巴图上进。你倘能桩桩依我，我只有三千的债，你节前先付几百块洋钱，节后再替我设法还清，怕不做成个恩爱夫妻？”少牧听罢这一席话，一霎时踌躇不下，答不出来。正是：

偏是美人多巧计，从来男子最痴心。

要知少牧怎样回话、如玉问他借钱毕竟借得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寻弟
李子靖下榻留宾

话说颜如玉要问少牧借银，见少牧不肯答应，却口口声声的问他节后怎样，料着："少牧一心一意存下了个娶他的念头，看来娶不成时，这银子休想借得分毫，比了初到上海的时候，那手段辣了些儿。何不将机就计，竟与他约法三章，只说是一定嫁他，且骗他几百两银子到手，好与少安过节。等到后日当起真来，不妨就在这三章约法里头，故意寻些不是，好令他无可奈何，自己知难而退。那时这银子讨回也讨不出来，真是个绝妙机会。"因向少牧说出三件事来。少牧是个直爽的人，怎能料得到他如此用心？但想："这三件之中，第一件进门时用红裙披风、清音彩轿，好在上海做事比不得苏州城里，亲戚见了定要责备，这件尚可应承。那第三件，娶他过门之后，不许嫖赌吸烟，这是一片好心，况且娶了一个，也不想第二个了，自然更好答应下去。独有那第二件，见了家里的人姊妹称呼，不肯磕头见礼，这事却有些些尴尬，除非娶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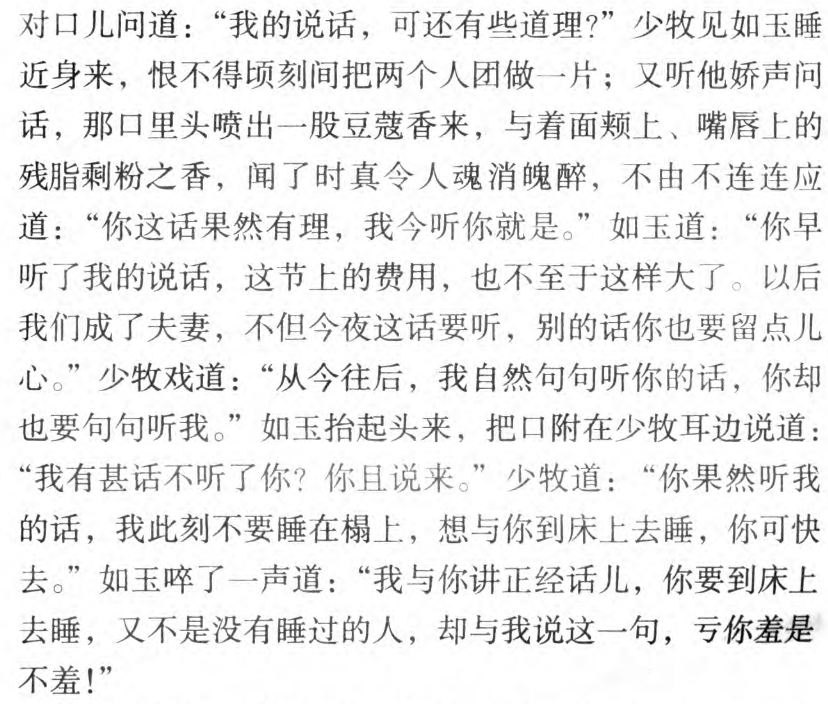
且慢回家，住过三年五载之后，但看他的造化，倘能生下三男二女，回去就有话说了，怕着家里的人怎的。”故此踌躇半晌，方才开口答道：“你说的话，我件件多能依你，但你日后也不可有甚悔心。”如玉道：“我悔甚么？大凡做妓女的，那一个愿吃这饭，那一个不想嫁人？只为嫁人有许多难处，因此一年年耽搁下的。你既然把这三桩事情，一桩桩多依了我的主意，将来我进了门，不使我吃甚么亏，我还有甚反悔？”少牧道：“亏是决不使你吃的，不过我还要老实问你句话：你究竟要多少银子？家里究竟还有何人？你今夜索性说个明白，我好尽心做事。”如玉道：“我家里头并没有人，平时与你说过的了。银子也不很甚多，只亏人家一千五百块洋钱的债，连另碎二千够了。你倘然真有此心，今夜可先付我五百块钱，明天待我先把房间里的利钱算了，顺便好交代他们。”少牧道：“交代甚的？”如玉笑道：“我要嫁人，不应该交代声么？堂子里的规矩，节前先要把节后的事预行定当。我交代过他们之后，好去再接别的生意，不交代他们，节后怎样？”少牧皱眉道：“原来如此。但我节前的钱，凭你怎样打算，付不出来，这却如何是好？”

如玉低头一想，含笑答道：“你这呆子！你不是自己说，今天借了二千两银子，除了阿素五百。尚有一千五百两么？俗语说：‘头痛救头。’何不把别的开消，扣下些儿？”少牧道：“你这话虽然不错，但我开消的各账里头，

你瞧那一注钱可以少付得的？我是个最要场面的人，岂不怕被人耻笑。”如玉道：“你又来了！账钱自然注注要付，难道不会一注注少付些么？譬如一百几十块，付了他一百块，那几十块，对他说缓日送来。中秋本来是个闲节，不见得丢甚么脸。况且内中除了堂子、马车行、戏馆三注的钱，场面有关，不犯着拖欠他们，那绸缎庄、洋广货店、药房、酒馆，多是大来大往的账目，少付些本是不妨。你又不是欠了他们存心不还的了，何必一定要一笔勾清，做那砖钱不买瓦的事儿？你与我仔细去想。”

少牧被他这几句话当时提醒，口虽不言，心中暗想：“如玉这人，果然有些机变，何不竟听从了他，提出五百块钱来，先付他作为定洋，我自己也有了个定盘心儿，只等中秋一过，十六七就马上动身，拚着与家中人费些口舌，把这人娶定了他，往后当真收起邪心，不再出来，岂不是桩美事。”想有三四分钟，那枪上的这一筒烟也吃完了。放下烟枪，在身旁重把各账取出，仔细一算，凡有可以减付的钱，那一注减去三十，那一注减去念块，竟有四百多元；尚少七八十元光景，见绸缎庄最是多些，扣住了五十两不付，也就够了。点点头儿，顿时欢喜起来。

如玉在傍察言观色，见他拿出账来算账，已估量着所说的话，有些意思。及至将账算完，笑容满面，料着他一定听信的了，真个心花怒开，侧转身躯，将烟盘器具推一推开，挨身睡至少牧一边，把头合睡在一个炕枕之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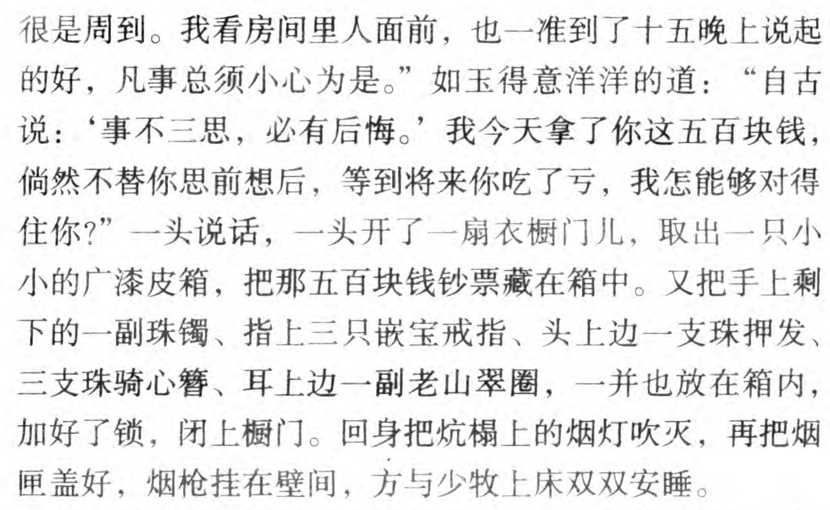


对口儿问道："我的说话，可还有些道理？"少牧见如玉睡近身来，恨不得顷刻间把两个人团做一片；又听他娇声问话，那口里头喷出一股豆蔻香来，与着面颊上、嘴唇上的残脂剩粉之香，闻了时真令人魂消魄醉，不由不连连应道："你这话果然有理，我今听你就是。"如玉道："你早听了我的说话，这节上的费用，也不至于这样大了。以后我们成了夫妻，不但今夜这话要听，别的话你也要留点儿心。"少牧戏道："从今往后，我自然句句听你的话，你却也要句句听我。"如玉抬起头来，把口附在少牧耳边说道："我有甚话不听了你？你且说来。"少牧道："你果然听我的话，我此刻不要睡在榻上，想与你到床上去睡，你可快去。"如玉啐了一声道："我与你讲正经话儿，你要到床上去睡，又不是没有睡过的人，却与我说这一句，亏你羞是不羞！"

少牧笑道："你道这一句话，我与你取笑么？你不瞧瞧窗子上面，天光有些亮了，此时不到床上去睡，还待何时？"如玉闻言回转头，向玻璃窗上一看，果已天色微明，因即立起身来，道："怎么说天光亮得好快！莫非是月亮罢。"要移步到窗口边，去开窗看个明白，少牧一把拖住他道："你呆了么？今天是八月初十，半夜后那有月亮，开什么窗？"如玉听了，格支一笑道："真个我连日子多忘记了，今夜尚只初十，半夜后那得有月？当真是天亮了。待我收拾收拾，上床睡罢。你把那些账目先藏好了，莫要

丢掉了他费事。”少牧道：“账目多在这里，不会丢的。你说的五百块钱，还是今天付你，还是明天再说？”如玉道：“五百块，你身边现在有么？”少牧道：“说过是白天里借下来的，怎的没有？”如玉欲擒故纵，道：“只要你的主意定了，银子放在你处，与放在我处一样，缓天且等你把各店帐开消过了，给我也好。”少牧道：“不是这样说的。各店帐开消不得，一开消就不够了。我看还是今天你先把五百块钱收了，免得我钱在手头用去了，不当稳便。”如玉故意想了一想，道：“如此也好，你给我罢。”少牧遂把各帐目叠在一处，折好了揣入怀中，又在贴身那件法兰纱马甲衣袋内，取出一大把钞票来，拣五张汇丰票子，每张一百块，一共五百，交与如玉，余下的依旧藏在袋中。如玉接了票子，笑迷迷说：“我拿了你这几张纸儿，就是你的人了。但是这一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余外的人一概且慢说起，你须要留心在意。”

少牧不知为了何故，急忙接口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如玉道：“我不是还有一千四五百块钱的局账没有收么？这几天正是最要紧的时候，倘然走漏了这个消息，那些客人们晓得我要嫁人，一个个乐得多不来开消，那可不是顽的。故此我想不但是客人面前要瞒，就是房间里，也等到十五晚边说起的好，怕的是内中倘有个爱说爱话的人传扬出去，有甚差池，临了儿必定又是你来吃亏。你想是也不是？”少牧连连点首，道：“这话一些不错，亏你想得



很是周到。我看房间里人面前，也一准到了十五晚上说起的好，凡事总须小心为是。”如玉得意洋洋的道：“自古说：‘事不三思，必有后悔。’我今天拿了你这五百块钱，倘然不替你思前想后，等到将来你吃了亏，我怎能够对得住你？”一头说话，一头开了一扇衣橱门儿，取出一只小小的广漆皮箱，把那五百块钱钞票藏在箱中。又把手上剩下的一副珠镯、指上三只嵌宝戒指、头上边一支珠押发、三支珠骑心簪、耳上边一副老山翠圈，一并也放在箱内，加好了锁，闭上橱门。回身把炕榻上的烟灯吹灭，再把烟匣盖好，烟枪挂在壁间，方与少牧上床双双安睡。

那里晓得睡不到两三点钟时候，房里的粗做娘姨，与外面相帮吵闹起来。相帮的因车夫一早来寻少牧，说苏州来了三四个人，要娘姨叫二少爷起身。老娘姨却糊糊涂涂的回说：“二少爷昨晚并没有来。”相帮的诧异道：“二少爷是我昨天半夜后开他进门的，怎说没来？”车夫也是这样的说。那老娘姨也不到里边看看，究竟来也不来，却一口咬定着不在房中，弄得车夫与相帮的甚是不懂。后来车夫定要进房，老娘姨拦住不许，隔着房门闹做一片，把少牧和如玉两人惊醒。如玉问老娘姨：“为甚胡闹？”老娘姨还说：“外面相帮的想在那里做梦，杜二少爷昨夜并没有来，他偏说昨天半夜后开他进门，如今有车夫在外找他说话，先生你想可是笑话？”如玉听罢，不由不与少牧在床上失声笑道：“我把你这个骚货！真是老糊涂了，二少爷

昨夜明明住在这里，怎说不来?”那老娘姨呆了一呆，道："怎么说，二少爷当真昨夜在这里么？我怎的没有开过房门?”少牧忍住了笑道：“你不开门，难道就没有别人开我？你好发呆!”如玉道:“二少爷是我开进来的，所以你没有知道。但你早上起来，想必扫过地了，别的不要说起，床面前二少爷的一双鞋子，为甚没瞧见他?”老娘姨道：“鞋子是有一双的，我只认做是……”如玉听到这句，恐他说出不好听的话来，连忙把帐子一揭，露出半个面孔，把眼睛微微的向他一横，道:“你认做怎样?”老娘姨因昨夜将睡未睡的时候，如玉正与少安吵嘴，后来如玉见他打盹，叫他先睡，故此少牧的那一双鞋，错认是潘少安的，几乎脱出口来，幸亏被如玉喝住，急忙转口说道:“我只认做是前几天放在这里的旧鞋，真是我老昏了。二少爷既经在此，待我去叫车夫进来。”

少牧道:“这时候几点钟了，车夫到此做甚?”老娘姨道:“八点钟还没有到。听车夫说，是苏州来了几个客人，故此一早来的。”少牧道：“这又奇了，苏州有甚客人到此？你与我快把车夫唤来。”老娘姨答应一声，传出话去，招呼车夫，连称：“不要见气，少爷果然在内，唤你进房。我昨夜因早睡了些，进来时没知道他。”车夫道:“我想半夜三更，二少爷既然到此，今天又往那里去了？到底是你没有弄楚。如今也不必说了，我只要寻到少爷就是。”说完举步进房，走至床前一站，叫了一声“少爷”。少牧在

床上答应道："你来做甚？"车夫道："少爷还没知道，今天一早，栈房里头来了三个客人，多是苏州口音，要寻少爷讲话，我回说少爷已出去了。他们问是那里去的，几时回来。内中有一个人并问：'昨夜可是在巫楚云家，没有回来。'我因少爷楚云那边好久不去，这人还没晓得，料着必是久不见面的人，初到上海，因问他姓甚名谁，寓在什么地方，可有什么要事，好等少爷回栈告知。那人说是姓谢，又指着一人说道：'这是你主人家的兄长，多从苏州到此。'尚有一人，并未说起是谁。我听他说有大少爷在内，不敢隐瞒，故此特来报知。"

少牧闻说是少甫来了，那姓谢的必是幼安无疑，不知还有一人，却是那个。这班人来到上海，必是要劝我回去，心中好不没趣。急忙坐起身来，分付老娘姨把左边的蚊帐挂起，叫车夫走近一步，附耳问道："大少爷当场可有甚么说话？现今住在那里？你可快说。"车夫道："大少爷并没作声，只叫我开了房门，进房去略略坐了一回。幸亏房里头昨夜收拾过的，故也没有甚说。后来我叫茶房泡茶，那茶房认得这姓谢的，说是春里头与少爷同到上海，住在一间房里，四月里动身回去。因问这回一共有几个人同来，行李可曾起岸。那姓谢的说，共是三个人同来，行李尚在船中。茶房问他可要住栈，那船可是停在门首河边。姓谢的说，住栈且慢再说，这船因今天潮水甚小，摇进洋泾浜很是不便，停在老闸桥那边的苏州河中。茶房又

说这几天栈里头栈客不多，若要三个人同住一房，有宽大些的，可要同去瞧瞧。后来大少爷心中不愿，回说此刻我们要到集贤里去，住栈不住栈，停回再讲。遂三个人吃了杯茶，命我喊了三部东洋车子，车到集贤里去，现今住在那里，只怕尚还未定。"

少牧定一定心，暗想："他们到集贤里，必是探望李子靖去。子靖晓得尚没借栈，定要留他们住在家中。这却比住在一栈还好，免得朝夕见面，必有许多不入耳的说话，不听也要你听。但内中尚有一人，想不出他是谁，莫要再弄一个比着幼安、少甫更是固执的人，这可讨厌得很。"因又动问车夫："尚有一人，你看他有多少年纪？穿的是甚么衣服？"车夫道："这人五十左右年纪，须发多已有些花了，身上着的深蓝洋布长衫，天青小呢对襟马褂，足穿厚底大云头元色布镶鞋，手中拿着一根毛竹旱烟管儿，衣裳的腰身袖口又长又大，下身又没穿套裤，秃着两只袜通管儿，好像是个乡人模样。"少牧诧异道："这是一个何等样人？"如玉听见车夫形容那人的打扮，在被窝中格支格支的笑做一堆，说："那一定是苏州来的乡下乡亲。"少牧道："乡亲里我想也没有这一个人，必须停刻见过了他，方才明白。"遂分付车夫出去，道："你在外头把车子配好，等我起身，就要出门。"车夫答应往外。

如玉问少牧："到那里去？"少牧说："往集贤里李公馆去。"如玉道："去了可回来吃饭？"少牧道："说不定就

在公馆里吃饭，弟兄不见面有半年多了，见了必定有几句长脚话儿。”如玉道：“晚上怎样？”少牧道：“晚间且自再说。倘然他们住在栈中，我必得也要回栈，若是在公馆里住，我十二点钟以后，一准仍旧到这里来。”如玉附耳答道：“我目今是你的人了，你今夜就是不来，也断不许别的客人再在此间过夜，我总要替你争口气儿。我想既是你的哥哥到来，不论他住在栈里、住在别的地方，今天你总须与他亲热一回，尽尽手足之情。这里你竟不要来罢，免得你哥哥知道，说你迷恋烟花，连弟兄多冷淡了。你想是也不是？”

少牧闻言，满心欢喜道：“你的话果然有些见识，将来我娶你回去，聚首的日子长在后边。既是这么样说，我今天一定住在栈房里头，或者住在李公馆中，且等明天再来瞧你可好？”如玉道：“如此最妙。”二人一头讲话，一头披衣起床。老娘姨服伺少牧洗脸漱口已毕，如玉叫他差相帮到九华楼去，买了一碗鸡面，与少牧吃了。车夫已把车子端整，少牧别了如玉，到李子靖家而去。如玉那里是深明大义，这一夜要少牧去尽兄弟之情，叫他不要到院里来，为的是把少牧设法开了，好叫潘少安来，给他洋钱，并使他安安逸逸的住上一夜。这是做妓女瞒哄客人的常技，识得穿、看得破的曾有几人？我且按下慢提。

再说少牧乘车到集贤里，跑进弄堂，见李子靖家将门大开，有几个挑夫，挑了三四担的行李铺陈进去，料着少

甫等一定不住栈房，心上安了几分。让那些挑夫先进了门，款步入内。恰好子靖在客堂中招呼物件，见是少牧来了，说声："牧弟来得正好，少甫大哥与幼安弟，并一个钱家老叔，多在这里。他们才从苏州上来，就住在公馆里。少甫大哥与安弟，都曾到你栈里去过，没有会面，正要安顿好了行李再来寻你。现在楼上客房里头，你上去罢。"少牧道："那钱家老叔是谁？"子靖道："这姓钱的也是苏州口音，听说他名唤守愚，乃是大哥的好友，我却不认得他。"少牧道："钱守愚么？他是苏州木渎镇人，家中有数千亩良田，在各乡开有十数家油车行，苏州有一所布庄，两所花米六陈行。我家取下来的租米，多粜在他六陈行内，因此与我大哥认识。每年到了秋季，必来苏州结算账目，上海却从未来过。这人一钱如命，与大哥并不十分知己，一同来到上海做甚？"子靖道："大哥也曾说起，他到上海并没有甚正经事情，不过是顽顽罢了。因此他要想另外借栈，不肯同在这里下榻，此刻尚还未定。"少牧笑道："他到上海来顽，难道不怕要花钱么？五十多岁的人，怎么忽然高兴起来，这倒是件奇事。"子靖也微笑道："这多是上海繁华太过的不好，地方一出了名，不论年老年少的人，多想要来见识见识。更怪的是，凭你何等样人，一到上海，便把银钱当做粪土一般，甚至流连忘返。不晓得这钱家老叔，将来把握如何？"少牧听子靖语出有因，明明说着自己，不由不涨红了脸，连声道是；因不敢往下再

说，借着要看少甫、幼安，脱身上楼。

子靖见船上边的箱笼行李，多挑完了，分付家人闭好了门，一件件搬上楼去，自己也跟了上来。少牧已与少甫、幼安、守愚会面，在那里诉说别后事情，无非是少甫、幼安动问少牧近日在申作何勾当，劝他早些回去，休再迷恋烟花，我们特来接你的话。少牧问问二人近事，并问少甫："杭州要开筑马路，这地皮怎么样了？"少甫说："我这回到上海来，一是要劝你早早回苏，二因杭州马路的事，已经有了图样，筑是筑定的了，这地上我家有座远代祖坟，若照图上看来，必须掘掉，我想祖宗的尸骨，怎忍他入土百年又要翻动？故想访问访问上海的租界章程，可能设法保留，且待缓天再说。"少牧道："我到上海半年多了，租界上的事情，略知一二。若照大哥说来，筑马路是西人公家的大事，这坟只怕有些难保。此事将来须向久居上海之人，商量办理方好。"少甫点头称是。弟兄二人说到这一席话，自然长谈起来。子靖不去惊动他们，与幼安两人，指点底下人安放行李东西。

守愚独自一个，把自己的物件提开，一定要借栈另住，子靖不便坚留。杜氏弟兄问他要借那一家栈，守愚说："满庭芳街有个同乡，开着一所旅安客栈，想到他那边去。"少牧说："这栈不甚有名，谅来房屋甚小，饮食也不见得能够讲究，何不另换一家？"守愚道："栈房小些，可以省几个钱，一样住夜，何必要甚高大房廊？若说吃

饭，我更随意惯的，要甚山珍海味？我可并不是个出钱的人，你晓得的。”少牧听罢，知他脾气这样，不再多言。少甫等也不说甚么。守愚遂央子靖，叫家丁李贵唤了两乘小车，端整把铺陈装好，别了众人，连人坐在车上，竟往满庭芳街而去。子靖要差人押车送他，守愚因怕破费酒资，执定不许，子靖等只得送出大门而回。正是：

方嗟游子回头晚，又见痴翁失足来。

要知少甫等来到上海，劝得少牧回苏与否，钱守愚住在旅安栈中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丛
痴公子一心迷绮障

话说杜少甫因少牧久住上海，迷恋烟花，又因杭州开了通商码头，西人要从拱宸桥起筑条马路，那路上边，杜家有三十多亩祖遗地基，地上不但建有房屋，并且有祖坟一所，乃杜氏弟兄的从堂伯祖在外经商，病故杭州地面，子孙就把棺木埋葬在此，并未盘柩回苏。皆因这一块地方，是他老人家买下的，子孙不忍卖去，况且杭州山明水秀，正好做个久居之处，故此杜氏原有一房住在杭城。后因发逆扰乱，这一房的子孙，合家闭门殉难。那时江浙两省贼氛正炽，道路上消息不通，直到太平之后，少甫的祖上得知了这个音耗，痛哭一场。因已没有近支承继，只得亲自至杭，把田产收管，所有春秋祭祀一切，就由本房承值。传至少甫弟兄，已经三代。如今这坟地适在马路里头，定要搬掘，那得不谋个保全之法？所以少甫从杭州去了一次回来，更要找寻少牧早早回家，共谋此事。当与谢幼安商议，一同到申。

恰好钱守愚在苏州结算帐目，闻得少甫要往上海，他想："自己五十多岁的人，虽已儿孙满堂，生平却没有享一些福。听说上海很是好顽，何不与他们同去顽一回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因与少甫说知。少甫知他是个一钱如命的人，到上海去必要花钱，怎生舍得？先曾竭力劝阻于他，争奈他老兴勃发，阻挡不住，只得同他动身，到了上海。少甫、幼安借住李子靖家。

守愚因与子靖面不相识，不便住下，独自一个，借在满庭芳街旅安小客栈内。这小客栈只有两间房屋，却搭着十多张的客铺，莫说挤轧不堪，更兼时方八月，晚上边尚有臭虫，咬得人满身是块，不能安睡。守愚只要省钱，吃苦些没甚要紧，安心安意的住在那里。第一夜安顿好了行李，到天仙茶园看了一回夜戏。坐的乃是边厢，花了两角洋钱，二十个钱小帐，心中大为畅快。第二日侵早起来，因隔夜闻得人说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野鸡最多，很是好看，心想："去打一只儿，乐他一乐。"出门问了好几个信，方才寻到，就在第一层楼上泡了碗茶。自从八点多钟坐起，坐到十二点钟，人家多开饭了，不要说野鸡，连野鸭也没有一只。心上好不诧异，暗想："难道是旁人骗我，还是我来得不巧？恐怕再坐下去，栈房里要吃过饭了。"免不得会了茶钞，慢腾腾踱出茶寮，回到宝善街去。走至石路口转湾角上，遇见杜氏弟兄与射幼安、李子靖四个人，迎面而来。

原来少牧隔夜果然听了如玉的话，并没到久安里去，也在子靖家中住了一宵，与少甫、幼安讲了好些别后事情。少甫、幼安苦劝他早早回苏，他总吞吞吐吐，不肯答应，只问少甫带了多少银钱出来。少甫问要来何用，少牧仍说是与经营之合开书局。少甫道："开书局的这一桩事，连次有家信与你，叫你不要做这事情。如今已是半年多了，难道你这一条心，至今还没有丢掉？若是你在上海缺些用度，我带有数百两银子在此，自然与你开消清楚了，一同回去。倘要资本做甚生意，我看这不是你我弟兄念书的人干得来的，还是不去干他的好。况且我当初看你的来信上边，曾说房屋已经借好，机器也定下了。洋场上的房子，比不得别的地方，借一天要一天的租金，那有这空房子包到如今，并没退租之事？就是机器当真托人定下，耽搁得日子久了，焉有不到之理？莫非多是说说罢了。并不是为兄的今夜埋怨着你，大凡血气未定的人，偶然逢场作戏，见识见识世界上的事情，本来也是有的，但究不可迷失本心，误走到魔道里去。入了魔道，一时自然跳不出来。我看你的意思，无非心上有了一个楚云，见这人既有些色，又有些才，遂动了一片怜惜之心，要在火坑里拔他出来。谁知这一个人，为兄的虽没见过，安弟是见过的，听他说将起来，此人性情狡黠，举止轻浮，决不是个娶得的人。幸亏此事没有办成，倘办成了，将来这种人怎能够收得住他？你要再思再想。"

少牧听得少甫说破了他书局之事，起初脸上边红一阵、白一阵的，好不难以为情；后来听得说到楚云这一段话，心想："事已如此，何不索性与他说明，要娶如玉回去，看他怎样？好得如玉不是楚云，这人高出几倍，或者少甫能答应了，省却多少心思，倒是一个绝妙机会。"因把主意拿一拿定，开口答道："大哥说的，句句多是金玉之言，想我焉敢不听。但是楚云那边，自从安哥动身之后，我已试出他一片假情，久已没有去了。如今却另有一人，这人若与楚云比较起来，似乎胜他几分，心地既甚温柔，举动更没有一些轻佻之态，我在他家已经两月余了。实不瞒大哥说，此人厌倦风尘，大有从一而终之意。大哥与安哥不到上海，我过了节，也要想赶紧回家，商议这一件事。倘能如了我两人之意，以后我自然收拾邪心，再不到外边来问柳寻花，以致流连忘返。不知大哥意下如何？"这几句话，少甫不听犹可，听了时不由不煞是为难，将眼望着幼安，一时说不出甚话来。

好个谢幼安，他晓得杜氏弟兄，本来手足甚好，少牧说出这娶妓的话，若是一口答应，那有此事；倘是不答应他，少牧一定心上不欢，又恐伤了弟兄和好，因急从旁说道："牧弟，你近来不到楚云家去，又做了个何等样人，不知此人我可认识？你且说来，我们从长计议。倘是你因爱生魔，这人实与楚云不相上下，自古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自当指点与你。若然果胜楚云，我想你娶

妾之事，也不是大哥作得主的，必须写信回家，商量个上通下睦，岂是草率举办得来。你想是也不是?”少甫点头道：“安弟这话不差，你且先把现在做的是甚么人，说与我合安弟听听，然后慢慢的替你做主。”少牧道：“若问我现在做的这一个人，在久安里，姓颜，名唤如玉。端节前潘少安先曾做过，不知安哥见过没有?”幼安想了一想，道：“潘少安他是何人？好像我并没会过，莫说如玉。”少牧道：“潘少安是常州人氏，此人心地刁险，并不是我道中人。他到上海的时候，想来安哥已回苏州，故而没有会面，那如玉自然也不认得了。何妨明天我们同去瞧瞧，你才晓得这一个人比楚云大是不同，并非我说得他天花乱坠。”幼安听罢，对少甫道：“既是如此，我们到了上海，本须耽搁几天，明日同到如玉那边坐坐，日看此人究竟比楚去何如，大家再作计较可好?”少甫道：“安弟既有此意，我当同去便是。”

少牧听二人这般定议，痴想：“如玉这人，少甫与幼安见了，一定也说他是上品人物，这娶他回去的事，必有几分把握。只要少甫应允下了，余外家里的人，不愁他们不肯。况且妻子又是极贤德的，他要丈夫不嫖，只怕巴不得讨了一个，就好从此收心，正在那里求之不得。”因此这晚心中十分快活。

一宵易过，早上起来吃过点心，少甫因想起钱守愚昨夜独自一人借栈，没有陪他同去，今日必须去看他一次，

莫要被他说瞧不起人，故与幼安、少牧说知，一同出门。子靖问他们到那里头去，三人回说："到旅安栈去看守愚。"子靖在家无事，也要同去看他。四个人遂出了集贤里，坐车同往。至旅安栈门首下车，抬头向里一望，见只有一开间的门面，门口装着八扇半截玻璃窗儿，那玻璃已七零八落的破碎甚多，窗里边高高低低支着几张板铺，好像火轮船上的格子铺一般。窗口有张账桌，桌旁坐着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人，搁起了一只大腿，左手拿着一只饭碗，右手擎着一双毛竹筷儿，钳了一大筷韭菜百叶，在那里吃饭。四人看了，暗暗好笑，免不得走近一步，问："昨夜苏州来的木渎人钱守愚，可在这里？"那人听了，把筷上的韭菜，急忙送入口中，塞了一嘴，连嚼连答的道："你们找钱守愚么？他一早起来，出外去了，连吃饭也没有回来，不知道现在何处。"少甫道："宝栈里的中饭开过了么？"那人道："你不瞧我正在吃饭，怎说没有开过？"

子靖听他语言生硬，气往上冲，要想发作几句，又想："这班本来是个粗人，何苦与他一样见识？"因向少甫把头一摇，大家走出门来。那人也没问得四人姓名，也不说声"慢去"，只顾两只眼睛，钉住在韭菜碗上，一筷一筷的钳着吃饭。少甫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对子靖等说道："世上那有这种但晓得吃饭的人！"子靖笑道："此种人真是饭桶，说他则甚？我却佩服那钱家老叔，有这脾胃，去住此等栈房。"幼安道："钱老先生他生平只要省

钱，莫说此等所在，就是郑家木桥的叫花客寓，只怕他没有晓得，若晓得了，此人一定也会去住。”少牧点点头儿，忍笑答道：“安哥讲得一些不差，省钱省到这一个人，世界上只怕再没有第二个了。”子靖道：“世间俭朴的人，那个不想省钱？凡人能够节省，原是一件美事，但是省得太过分了，就弄到个不近人情。其实也不仔细想想，省下来的钱财，临了时那个带得到棺材里去？真是何苦。”

四个人你言我语，走出了满庭芳街，因守愚没寻见他，想到四马路海国春大菜馆吃饭。刚至石路转湾，恰遇守愚走来，急忙彼此招呼。守愚问四人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四人回说：“方才到过满庭芳旅安栈里，现在想到海国春去，正好一同前往。”守愚道：“如此说来，倒失迎了。请问海国春是北京馆子，还是南京馆子？酒菜可好？”少牧道：“海国春乃是番菜馆儿。”守愚道：“番菜馆，我听得人说牛羊肉的东西很多，恐我吃他不来，你们请自便罢。”子靖道：“番菜馆里的菜，并不是味味多用牛羊肉的，你不喜欢吃牛肉羊肉，可以随意点几样菜，去去何妨？”少甫也是这样的说。争奈守愚决意不去，众人又不便当面撇他，只得问他：“既然不喜番菜，喜欢什么馆子？”守愚道：“我想天下的酒馆，京馆最是驰名，我们还是去吃京菜可好？”少甫道：“京馆也好，聚丰园罢。”子靖道：“聚丰园去，须吃原席，方为合算。若是四五个人小酌，一来价钱太贵，二来也不见得有甚好处。我想不如

到宝丰楼，或者雅叙园去。”少牧道：“雅叙园的大鲫鱼汤，蟹粉三鲜，烧得很是有味，一准到雅叙园罢。”

众人计议已定，就从石路口兆贵里内，直穿出去，到雅叙园拣个座儿坐了。值堂的请众人点菜，子靖就点一尾大鲫鱼汤，守愚点的是糟钵头。值堂的不懂，问：“糟钵头是样怎么菜儿?”守愚道：“你枉做了酒馆里值堂的，连糟钵头多不知道！那是用猪脏糟的。”值堂的微笑答道：“这菜乃是小饭店里卖的，我们馆子里头没有。”守愚晓得差了，脸上一红道：“既然没有，烧一买小妙肉罢。”值堂的又微笑道：“可是炒肉片儿?”少甫见守愚面红耳赤，说出来的菜多不是酒馆里的，恐他老羞变怒，连忙代着答道：“正是妙肉片儿。”幼安点了一只汤包肚，少甫点的是醋溜鱼与炒三鲜，另外叫拿几个碟子，打两壶酒来。众人吃毕，少甫惠帐，一共一千五百多钱，甚是便宜。守愚尚是说他很贵，并说：“这几样菜，要了许多的钱，若到聚丰园去，不知更要多少?”少牧道：“聚丰园去，大约至少二千多钱。”守愚把舌尖一伸道：“真了不得！像我这样的人，断断吃不起他。”子靖笑道：“钱老叔，你太谦了。你又不是个没钱的人，不过不肯使用。但这回既经到了上海，说不得将来总要破费些儿。”守愚道：“既到上海，自然终要花几个钱。但是五个人吃一次饭，就要一吊两吊，想来究竟太费。”回头对少甫道：“今天真是太破钞了。”少甫道：“钱老叔说那里话，今日我很是不恭，缓天尚要

专诚请你叙叙。”守愚连称“不敢”。子靖问：“饭已吃了，可到那处去顽？”幼安要到愚园吃茶，少甫嫌他路远，这日又是天雨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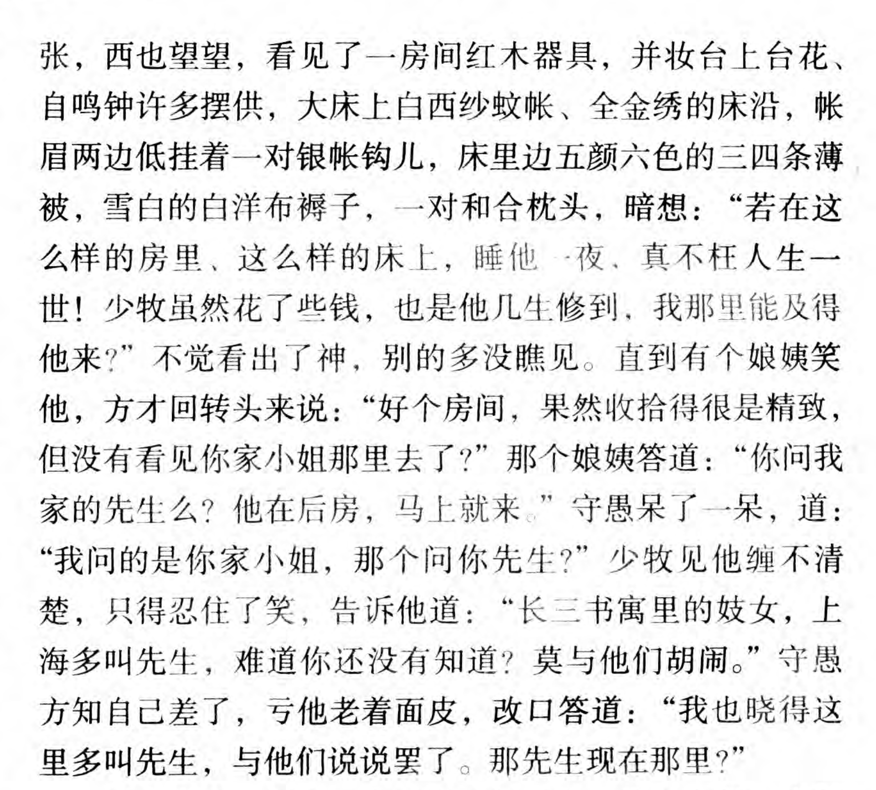
少牧一条心在如玉身上，要少甫、幼安去看看他，以践昨夜之言，因道：“今儿天气不好，愚园缓日去罢。我们可到久安里去坐一回儿，等天晚了，我请钱老叔到丹桂听戏。今夜是夏月润、刘培山、冯志奎、三盏灯、何家声、林步青的第五本《左公平西》，很是好看。”守愚笑嘻嘻的问道：“你说久安里去，那边是甚么地方？”子靖戏他道：“那边是最没有玩耍的区处，去他则甚？”守愚道：“李先生休来骗我，虽然我没到过上海，那久安里、百花里几条弄堂，多是妓院，在木渎常常有人说起，怎说他最没顽耍？”子靖笑道：“原来你老人家也晓得的。既知这弄里多是妓院，可要同去顽顽？”守愚道：“正要见识见识，怎么不去？”少牧道：“如此甚妙。”众人遂下落扶梯，出雅叙园，就从兆贵里穿到久安里去。

少牧照例第一个先自进门上楼，守愚怪他绝不推让，心中有些不解，忽听客堂里相帮的高喊一声：“二少上来！”倒把他吓了一跳，那两只脚站住不走。子靖见了，甚是好笑，说：“钱家老叔，站着做甚？”守愚尚六神无主的低低问道：“那人喊些甚么？”子靖道：“这是堂子里的规矩，凡有客人到来，须得高喊一声。这里头却更有个生客、熟客的分别：若然是个生客，只喊‘客人上来’，楼

下房间是'客人进来'。熟客不喊客人，也有呼某老的、也有呼某少的，少牧排行第二，故呼他做'二少'。但要相帮喊这一声'二少上来'，不喊'客人'，却也不很容易，至少须要花到几百块洋钱。"守愚道："花了几百块洋钱，只买得他们叫声'二少'，值得甚的？少牧不是发呆了么？"子靖道："本来他若不发甚呆，也不至住在上海，不想回苏州去了。"说罢，又附耳道："我们站在这里长谈，被相帮等见了，不好看相，楼上坐罢。"遂一把拉了守愚，移步上楼。幼安、少甫也在后面随着上来。

其时已是两点二刻多了，如玉方才起身，送了潘少安出去，头也未梳，脸也未洗，脚也未裹。起初听相帮的喊"二少上来"，暗喜冤家没有撞见，来得甚巧，又只认做少牧一人，没有梳洗的时候他见惯的，并不在意。后见来了一大群人，自己觉得这副形像不好意思，连忙往后房里一钻，少牧拉多他拉不住。岂知众人眼快，多瞧见他蓬松着一头乱发，脸上边还扑着些隔夜粉儿，只因天气尚热，出了些汗，弄得不清不楚，浓一块、淡一块的，很是触目。身上穿着一件半新旧的湖色熟罗小夹袄儿，把颈上的钮扣松开，那胸口几乎全露出来，下身穿的一条白洋布睡裤，绉得个不像样儿。脚上边拖着一双湖色竹布拖鞋，说大不大，却也有五寸光景，踢踢蹋蹋的飞步进去。说甚么如玉如花，分明是夜叉变相。

独有钱守愚进得房来，两只眼睛骨溜骨溜的东也张



张，西也望望，看见了一房间红木器具，并妆台上台花、自鸣钟许多摆供，大床上白西纱蚊帐、全金绣的床沿，帐眉两边低挂着一对银帐钩儿，床里边五颜六色的三四条薄被，雪白的白洋布褥子，一对和合枕头，暗想："若在这么样的房里、这么样的床上，睡他一夜，真不枉人生一世！少牧虽然花了些钱，也是他几生修到，我那里能及得他来？"不觉看出了神，别的多没瞧见。直到有个娘姨笑他，方才回转头来说："好个房间，果然收拾得很是精致，但没有看见你家小姐那里去了？"那个娘姨答道："你问我家的先生么？他在后房，马上就来。"守愚呆了一呆，道："我问的是你家小姐，那个问你先生？"少牧见他缠不清楚，只得忍住了笑，告诉他道："长三书寓里的妓女，上海多叫先生，难道你还没有知道？莫与他们胡闹。"守愚方知自己差了，亏他老着面皮，改口答道："我也晓得这里多叫先生，与他们说说罢了。那先生现在那里？"

话尚未完，如玉已在后房洗好了脸，换好衣服，穿好绣鞋，移步出来。如今换了一个人了，脸上边把粉痕擦去，不过比不扑粉的时节黑些，究竟十八九岁的人，尚不至十分难看。头上边的鬓发也刷好了，身上穿一件元色熟罗中袖夹袄，下身元色绉纱裤子，足系元色缎子弓鞋，装了几分高底，不但见得小了许多，走路时更觉娉娉婷婷的，与方才大不相同。见了守愚，先问尊姓，然后拿了一盆瓜子，挨次敬过，并一个个动问姓名。结末敬到少甫面

前，缩住了手，先问少牧："这位可是你说的苏州大少爷么？果然面貌与你很像。"少牧道："一些不差。"如玉遂叫了一声，又说声："请用些瓜子"。少甫撮了十数粒，放在桌上，举目向如玉细细一看，只见他面目虽不十分丑恶，无奈鼻梁太陷，额发过低，那双眼睛，更一溜一溜的露着油光，一望而知是薄命之花，岂可娶得到家里头去？后来又听他与少牧并守愚讲话，十句倒有四五句不是打油，便是天花乱坠的毫无凭准，更觉他有口无心。"少牧看上了这种人，真为情欲所迷，始把他当做天仙化人，竟似世间少有。必须慢慢的劝他回心，莫要执迷不悟。"幼安、子靖看了，也是差不多的主意。

守愚却拿了一大把瓜子，一头咬着，一头问如玉："你叫甚芳名，那里人氏？今年已几岁了？杜二少爷待你恩爱如何？你待杜二少爷甚样？"絮絮叨叨，讲个不了。如玉听问他的话，有几句不便回答，分明是初入花丛。又见他举止衣履，多是乡气，说起话来，掀着几根黄须，露出满口板牙，那牙黄一层一层的积了起来，肮脏到个极处，想起昨天包车夫来告诉的那个乡人，必是此人无疑。心中暗暗好笑，遂不当他是个客人，只当着个傻子看待，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故意与他取笑，弄得守愚缠个不清。少甫等见他太轻薄了，更是看不上眼。

坐了一点多钟，如玉因众人不去，自到卧房吃饭。吃过了饭，叫娘姨拿梳具出来，对镜梳头。这个头足足梳了

两点余钟，看看天要夜了，如玉尚拿着一面腰圆式的外国手镜，横照不是，竖照不是，没有梳好。众人看得有些不耐烦了，况且坐在这里，没甚事情，子靖先是要走，少甫、幼安也要去了。少牧说："天已不早，我们尽可叫些菜来，就在此地吃了晚饭，大家到丹桂里去听戏。"守愚正看着如玉梳头，十分有趣，不愿出外，接口答道："既承你的美意，我竟不客气了。叫菜却可不必，就是他们自己吃的吃些也好。"少牧道："他们的菜，那里能吃？待我写张条子，到聚丰园叫去。"遂写了炒虾球、小火方、红烧甲鱼、咸菜笋汤四样汤炒，差相帮马上去叫。幼安等见守愚坐着不走，不便先去，只得也耐心坐下。

直到天色乌黑，如玉方才梳好了头，扑好了粉，戴好花朵，又到后房里去，换了一身杨妃色外国纱夹袄，湖色熟罗夹裤，走进房来，遂觉得容光照人，比了未梳洗的时候，又更不同。只看得守愚见在眼里，浑在心里，虽然不想去剪少牧的边，却想："上海堂子里的妇女真是好看，一个人既然如此，谅来别个人也是一般。缓天必得也嫖上一嫖，始不负到上海一番。"

谁知钱守愚不起此心尚可，一起此心，弄得少甫、幼安本来与他一同出来要劝少牧回去的人，不但少牧一心一意迷恋烟花，连守愚也闹出多少话柄、多少事情！做《繁华梦》的警梦痴仙，不能不做第二集书，归结这一场绮梦。书中有钱守愚一再受愚，屠少霞始终不悟，郑志和求

乞，游治之患疮，贾逢辰受报，夏时行出丑，颜如玉落难，姚景桓破家，温生甫着魔，巫楚云误嫁，邓子通枪毙潘少安，谢幼安情娶桂天香，至杜少牧孽海回头为止，又是足足的三十回。满心要唤醒迷人，同离绮障，庶不负了作者苦心。那初集书却就此煞尾了。正是：

新书莫恨偏中止，后事何妨看续编。

笔墨暂停休性急，终须一梦醒情天。


中國古典孫本小說寶庫

中國古典孫本小說寶庫

中國古典孤本小說寶庫







ISBN 7-81056-499-4/I·34 定价：2980.00元（全三十六卷）